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69984 8

吾土吾情 III

【韋基舜◆著】

黑璽畫 西戎

444

報出版社

作者簡介

- 韋基舜，廣東三水人，1933年生於香港的一個大家庭，年幼恰逢戰亂，從幼稚園至中學，十多年間先後入讀多間學校，計為西南中學幼稚園、真光小學、嶺南小學、培正小學、澳門嶺分、仿林中學、華仁書院及新法書院。其後負笈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後於1956年返港，投身社會工作，推動香港體育運動，有「體育字典」之稱，出錢出力，不勝枚舉。
- 1958年出任香港乒乓球總會主席，同年膺東華體育會主席、東華三院總理，1959年任保良局總理。
- 1958年開始參與電台播音、電視台新聞報導、體育評述；並任香港電台《城市論壇》主持長達十多年，創該節目最長時間主持紀錄。
- 韋氏生於斯長於斯，熱心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深入社會各階層，相識滿天下，對香港事物有深切認識，經常在各報刊發表文章，故亦有「百曉生」美譽。
- 結集付梓著作有《國術的訓練與運用》、《信口集》、《邁向九七》及《吾土吾情》。

吾土吾情 III

【韋基舜 ◆ 著】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成報出版社

吾土吾情 III

作　　者：韋基舜
執行編輯：何錚
封面繪畫：黃黑蠻
封面設計：陳保基
開　　本：140mm×210mm
出　　版：**成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101號成報大廈4樓
電　　話：2570 2201　　圖文傳真：2512 6611
網　　址：www.singpao.com
承　　印：**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2006年7月初版
© Sing Pao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ISBN 988-98821-4-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吾土吾情》 從第一集，第二集出版至今，到第三集問世，不知不覺已是兩個多年頭，蒙讀者抬愛，才會有一，有二，有三…往事足堪回味，伴隨着朝陽與晚霞，它已成爲我每日的功課，讓我天天都可以向年深日久的記憶中搜尋。又給了有心的讀者一個機會來向我提供寶貴線索，這些印証於我尚未衰退的記憶中，造就了源源不絕的題材來寫香江故事的吉光片羽。這些都足堪告慰平生。

這本書除了讓上了年紀的同輩人重温昔日，又給年輕一代的讀者提供一個窗口；內窺或外望香江歲月的離合與悲歡，那道路也是坎坎坷坷。一代一代的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第三集的出版，對我的另一個特別意義是它適逢我鍾愛的幼兒業農去世三十周年。

《吾土吾情 III》出版，畫家黃黑蠻先生三度揮毫作畫，譜繪此集封面，在此再三致以謝忱。

本書的出版，得蔣芸女士、李君夏先生、韓中旋先生、孔憲康先生、錢樹良先生、薛興國先生及何錚先生提供寶貴意見，成報出版社亦積極襄助出版，在此一併致以衷心感謝。

韋基舜

二 OO 六年六月於香江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6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699848

目錄

序

闊佬愛往女子理髮 1

春光明媚馨香宴 2

大禮服不戴煲呔 4

本港也曾發「糧證」 5

養雞傳奇 6

報紙標題風波 7

錄音與採訪簿 8

滑冰、溜冰、踩雪屐 9

真雪滑冰場 10

印象派瑰寶 11

古董小提琴 12

荔園引入摩天輪 13

九龍城寨「三不管」 14

食鴉片「挑燒聞笑撬」 15

拆城寨有錢冇人攞 16

狗肉滘三滘 17

冬瓜香肉 18

發瘋斷六親 19

印度發瘋佬行乞 20

蠱惑師爺蠱惑橋 21

巧施「無中生有」計 22

港人愛好打麻將 23

麻將紙經濟效益大 24

尖沙咀鐘樓 25

港人好「大」 26

安樂園客似雲來 28

劉忠砌低俄國大力士 29

美沙酮帶挈某醫生 30
港人多信奉關帝 31
紅燈示警莫捋虎鬚 32
智剋赤腳大仙 33
兩個馬菲士 34
緬懷「流浪」三悍將 35
「殺手鐧」豈能竄改 36
大牌檔「鑊氣」取勝 37
此「尋」並非彼「沉」 38
古今巡城馬 39
梁蘇記、集大莊…… 41
鵝仔嗲底薄輕快 42
「高和」度腳造鞋 43
「蜂皇漿」發達早 44
「晨歸客」稱霸保齡 45
鄉村俱樂部創會債券 46
揈低心頭大石宴 47
董事的責任 48
乍掃封塵說舊事 49
食飯唔知米價 50
AMIGO 格調高 51
通宵夜店打架多 52
重現舊日風情 53
寫信佬無復當年 55
色情玩意浪復浪 56
「魚蛋檔」所幹何事 57
不愛江山愛美人 58

紗龍與飄色 59
遺失身份證之後…… 60
梁新記「一毛不拔」 61
美國大車走的士 62
的士罷工記者火㷫 63
太平紳士審小販 64
再講 AMIGO 65
針紙與痘紙 67
廣州馬場風波 68
開創免費公關服務 69
「黃昏之戀」聘禮三千萬 70
白牌去，紅牌來 71
騷動期間小巴湧現 72
期待地鐵環島線 73
中華兒女同仇敵愾 74
落水憲查變高官 75
廣州長堤大公餐廳 76
好漢不吃眼前虧 77
輾轉舟車返香港 78
澳港紅寶石餐廳 80
報人匯聚紅寶石 81
紅寶石絢燦歲月 82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83
周恩來福大命大 84
新光潮州海鱟湯 85
「三梁」各領風騷 86
百年字號謝利源 87

舊函勾起籃球事 88
東方籃球隊一鳴驚人 89
反超前挫培爾捧杯 90
執教港大籃球校隊 91
意興闌珊離開籃球圈 92
入閣東華，驍將來投 93
東華三戰巴士 94
東巴大戰萬頭攢動 95
東巴交鋒三度平手 97
400 分鐘未分高下 98
足總主席被記過 99
滂沱大雨仍交鋒 100
交戰 535 分鐘才分高下 101
永隆銀行伍宜孫 102
中醫癒伍宜孫肺癆 103
香港用冷氣冠全球 104
偵緝處長吞槍 105
星期四「咖喱日」 106
50 年代木頭藏毒 107
醫生出診派頭十足 108
遊蕩阻街均成罪 109
擾人清夢亦有罪 110
行為不檢監禁三月 111
十載港督葛量洪 112
47 年正和銀行倒閉 113
1947 年中區賣地 114
銀行鬥高競風騷 115

金鐘昔有死亡彎 116
妙哉滷味球證 117
畢架山尋金熱 118
澳門小姐號劫機 119
唐人舖頭慣例分佣 120
印人深信鬼魅旺財 121
省港拳賽賑災 122
香港流行茶餐廳 123
日治時期報業變遷 124
老總命仔凍過水 125
上海澡堂文化 126
上海師傅修腳好功夫 127
天星小輪事件 128
芬蘭浴室查牌 129
「阿哥」鮑馬壯 130
南洋兄弟煙草 131
簡家子弟多才藝 132
閨房艷照惹囹圄 133
居民死亡須註冊 134
西醫接生與接生婆 135
港人申請英國護照 136
頂包假出世紙 137
港九均有「大笪地」 138
纓槍插喉顯硬功 139
陽春麵妙在「寡」 140
王劍偉發明火膛翅 141
房協仗義伸援手 142

何明華會督 143
太平山下集中營 144
盛哉銅鑼灣 145
六十年前的文章 146
「及時行樂」 147
阻街罪可大可小 149
星相家苦盡甘來 150
香港舞林高手 151
消防員清者自清 152
MG 跑車鴨尾巴 153
彩虹道飛機降落 154
港人熱情機場熱鬧 155
聲淒楚話燒衣 156
玉販袖裡有乾坤 157
公路單程雙線行車 158
香港模特兒 159
五九年碧街舊樓秝牆 160
「雷老虎」被噓 161
人間有溫暖 162
街坊福利會 163
中區希爾頓酒店 164
自幼習武唔怕黑 165
墨爾本詭異事 166
個人「靈」的經歷 167
搞體育最易揚名 168
走私水魚滿艙爬 169
水球內塞滿白粉 170

球隊帶貨無奇不有 171
隨球隊遊埠的「魚」 172
日本領事中槍 173
「日本投降！」 174
抗戰勝利大巡遊 175
各國特務麕集澳門 176
羅德禮街頭遇刺 177
飢婦鬻子而食 178
戰時限量用電 179
人肉豬扒飯 180
盟軍炸新口岸 181
「使銅銀夾大聲」 182
《八年抗戰之經過》 183
湘西之戰 184
新六軍飛援湘西 185
「8・14」日本投降 186
麥帥代表盟國受降 187
重光葵誠惶誠恐 188
湘西芷江洽降 189
9月9日南京受降 191
但願世界和平常保持 192
「借艇割禾」屢見不鮮 193
老襯亭望落嚟…… 194
神通大師目連（目犍連） 195
「五通仙人，六通羅漢」 196
改善派米減少意外 197
「第三位主持」 198

我這主持並非「空降」 200
讓出席者暢所欲言 201
讓市民自己作結論 202
觀眾認可十年表現 203
香港之鶯徐小鳳 204
無牌街渡遭罰款 205
香江舢舨一段情 206
釣友記得「黃七」嗎？ 207
人生如朝露 208
人字拖與木屐 209
仁丹鬚有玄機 210
別矣雍雅山房 211
楓林小館打響名堂 212
狗咬人 213
培正弘社 214
風風雨雨港督府 215
彭定康鬼魅伎倆 216
敬記船廠 217
金銀膶與鴨腳包 218
和玉燒豬稱著 219
白宮酒店 517 220
香港公廁的由來 221
全球第一份彩色新聞報紙 223
柯式印刷成本貴 224
本港滾筒柯式印報先河 225
創辦《南華晚報》 226
本港的士與貨車 227

當舖屏風保私隱 228
「九出十三歸」 229
有當有贖上等人 230
澳門當舖滿目「金勞」 231
有牌「大耳窿」 232
國際炒家狙擊香江 233
狙擊港元匯率 234
交鋒十天，波譎雲詭 235
國際炒家中計 236
「基金」擇肥而食 238
同人唔同命 239
蓋聞義會起自彭公 240
股價插水會頭走路 241
未考過車牌 242
持有三個車牌 243
首位華人考牌官 244
泊位「差三尺」 245
內地考牌妙不可言 246
文壇前輩徐訏 247
《今日世界》中文版 249
女畫家高寶 250
《今日世界》帶挈吳中興 251
戰後方流行恤衫 252
本地名牌鱷魚恤 253
海洋公園遊覽地圖 254
大同酒家少女門僮 255
鶴鳴、陳更煥 256

先施馬家多俊彥 257
永安創業維艱 258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259
大新、中華、瑞興 260
戰亂結婚啟事 261
《甘地會西施》 262
金雞鐵樹酒 263
大同、國賓食「滿漢」 264
「滿漢」席設大庭院 265
滿漢全席原稱燒烤席 267
大圍酒席講究餐具 268
「泉章居」客家菜 269
手撕鹽焗雞 270

闊佬愛往女子理髮

陸羽茶室仍在永吉街舊舖年代，一日，「老友記」盧述卿先生請我替他的新店剪綵，相約好與東華三院主席「三叔」張玉麟在陸羽歎茶後，一齊往剪綵。

份屬朋友，又有「三叔」同行。我也就一口答應。

卻原來「老友記」的新店，乃為陸羽店側的一間「女子理髮」。

當年，「女子理髮」大行其道，源於每日在中區返工之銀行家，南北行老闆，出入口洋雜大老闆，地產商等「闊佬」，午飯後飯氣攻心，昏昏欲睡，但總不會返寫字樓伏在寫字枱休息，這便要找個地方，伸展一下四肢，小睡片刻。

最佳去處，莫過於理髮店，這由於理髮椅放平如牀，可以休息。但一般理髮店燈光火着，難以入睡，「女子理髮」便應運而生。

「女子理髮」燈光半暗柔和，「闊佬」們躺在放平而又有墊板承腳的理髮椅上，再有「髮花」輕輕按摩四肢，很快便沉沉入睡。「髮花」在預定時間叫醒客人，予熱毛巾抹臉醒醒神，「闊佬」們便就精神奕奕，面紅紅返公司視事。

未知是否樹大招風，「闊佬」們多於午間上「女子理髮」休息小睡片刻消息傳開後，引來匪徒垂涎。

某日，有位銀行家如常於午飯後往相熟「女子理髮」休息，正矇矓入睡中被人推醒，原來是匪徒闖入打劫，除掠去銀行家身上財物外，店中眾「髮花」亦無一幸免，幸好匪徒只為求財而來，得手後便逸去。匪徒離去後，銀行家驚魂甫定，着眾人不要報警，也不要把此事張揚，至於各人一切損失，由他個人負責補償。

經此之後，「闊佬」們均有戒心，「女子理髮」生意亦漸式微。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繼「女子理髮」後，近年桑拿浴室興起，擺正按摩牌經營。「骨妹」年輕貌美，相對徐娘半老的「髮花」，自是更為吸引好此道者捧場。

春光明媚馨香宴

春光明媚，葉潔馨與香樹輝聯名請春茗，名為「馨香宴」。賓客盈門，一男士入門令我眼前一亮。這位身御黑西裝，佩結手繪淺色花領呔之男士，乃瘦了十多磅的蔡瀾。

我認識蔡瀾始於上世紀60年代，當時他仍在日本讀書。1968年我與《華僑日報》總編輯何建章，精工錶廣告經理黃墅，邵氏電影公司，後期出任嘉禾電影公司之兩公司重臣蔡永昌，一行四人前往日本。當時由正負笈日本的蔡瀾義務擔任翻譯，其日文與土著（音着）無異，給我們帶來很大方便。

蔡瀾藝術修養不差，尤喜自己動手繪畫領呔佩用。今次穿着深黑色西裝，佩結手繪淺色花領呔特別矚目。

見面握手寒暄時，我在有意無意之間，摸一摸他那套西裝是甚麼料子，以求證是否我心中估量的料子。本來可以在握手時問一問，但基於禮貌，雖是老朋友也不應在大庭廣眾失儀。果然不出所料，蔡瀾那套深黑色西裝料子，是我心目中估量的禮服絨。

歲月流逝，細算蔡瀾在日本為我們擔任翻譯，距今已三十多年，當日聯袂遊扶桑摯友何老總及墅哥亦先後騎鶴西去，當年英姿煥發少年人，今亦雙鬢斑白，時不與我。

話說回禮服絨，對於昔日懂得着西裝的人來講，必不可少。但近年絨料專門店愈來愈少，禮服絨亦少見有發售。

昔日，我每年也往絨料專門店選購衣料做西裝，我選購的英國絨料要在120枝以上的密度才合心意。

早年英國絨料，其中以「人」字絨較為流行，「人」字絨較厚，纖維較粗。另有英國牌子「時嘉寶」及Hollend And Sherry，亦頗流行。

疋頭行夥計呼「Hollend And Sherry」為「好×犀利」。戰前，此地有句口頭禪「名廠絨料」，以此代替聽來較為粗俗的「好×犀利」。

■ 為紀念先父韋少伯公，捐出廣華醫院首總理（第一副主席）室與先母及當年總理在該室留照。

大禮服不戴煲呔

絨料之中，茄士咩以輕、滑、暖取勝。繼英國絨及法蘭西絨外，其後南美生產的駝馬毛，亦打入絨料市場分一杯羹。若說絨料售價之昂，乃為一種夾有金線之絨料，光是一套西裝衫料已逾萬元。

且說禮服絨，早年成親，男士結婚禮服必以禮服絨縫製，禮服絨顏色較一般絨料黑色尤深，氣派更嚴肅。

現今，一般人視穿着黑色西裝，佩結煲呔便是禮服。其實，此種結戴煲呔的禮服只是參加舞會、晚宴或為聽音樂會時穿着。

正式的大禮服不結戴煲呔，而是採用銀色或淺藍色闊領呔。禮服上衣為純深黑色，並須穿西裝背心，褲子則為淺灰色條子而非黑色。

大禮服在隆重場合才穿着。如果讀者有看過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的紀錄片或照片，當時代表日本政府簽署降書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他登上美國密蘇里號軍艦簽降書時穿着的禮服，便是這種俗稱「燕尾」的傳統大禮服，而其他人則穿着軍服。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這是中國人的大日子，這日子對香港市民來講尤其重要，從此脫離港英管治，回歸祖國懷抱。

參加出席這回歸大典，一生人只有一次，若穿着西服，應隆重其事穿着「燕尾」大禮服出席。當然，穿着一般禮服（西裝）並無不可，但似乎不太合適。

常言道「禮多人不怪」，縱為穿着一般西裝，也要穿着深色至近乎黑色為佳。

我本來亦有一套「燕尾」大禮服，是日則穿着一件楊秉堅兄相送他設於中環畢打行樓上時裝店「源」的黑色解放裝（中山裝）。我認為在香港回歸大典中，穿着此服裝更得體。

本港也曾發「糧證」

一日，眾友相聚談及香港身份證的變化，從A4紙般大演進至現今可以儲藏各種資料，面積僅如信用卡般大小的智能身份證。席間，麥煒明老社問及知否本港曾有一種名為「糧證」的官方證件？

二次世界大戰前，基於「天津條約」，港府容許中國人自由出入本港。其後太平洋戰爭，日軍攻佔香港，市民除需領有「良民證」外，還須全家人合影一幀「全家福」照片。

這「全家福」照片有兩種作用：日軍查戶口時，除出示「良民證」外，並須出示此「全家福」照片，若家中的人並非「全家福」的成員，也沒有合理解釋，便視為窩藏游擊隊，又拉又鎖。

香港淪陷初期，本港仍有二百萬人口，由於本地無糧食生產，日軍徵用所有運輸工具運送軍事物資，缺乏運輸工具運糧來港，造成供養困難。

日軍面對這情況，便發給市民「歸鄉證」，勸喻眾人歸鄉「就食」。但有些市民在鄉下無田無地，無法歸鄉，日軍便根據這一幀「全家福」照片發給證件配給米糧。

後來，因米糧缺乏，退而配給日本蘿蔔為口糧。當年憑以配給領米及蘿蔔的證件，便是麥老社所講的「糧證」。

戰後和平，市民復原返港眾多，糧食供應仍不足，港府仍沿用日治時期米糧專賣制。談及日治時期的米糧專賣制，有人大發國難財，和平後竟搖身一變為「英雄」，指其在香港缺糧時買米回來發售，港人才不致餓死（？！）。

本港米糧專賣制，維持到上世紀80年代才取消。港府實行這專賣制，並非優待米商，而是防範奸商操控米價，因而規定全港必須有六個月儲糧。

二次大戰結束初期，全球物資缺乏，很多國家也實行配給制。以英國為例，留學英國的香港學生，每週只配給兩隻雞蛋，須家人寄糧食接濟。和平後曾在英國留學的張永賢律師，亦對我講過當年在英國留學苦況。

養雞傳奇

談及雞蛋，中國產量為全球之冠。在美國讀經濟時，課本亦有講及此事。

當時曾有同學問及，每頭中國母雞每年產蛋多少？我告訴他們，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中國母雞產蛋後十零廿日便菢簇，每簇產蛋十幾隻。美國力康雞每頭每年產蛋三百多隻。

中國人習慣家家戶戶也養雞，視為副產品，這與中國人生活飲食習慣有關。華人主糧食米飯，用水浸了剩飯及飯焦，便是現成雞糧。外國人以肉食為主糧，沒有剩飯養雞，不像中國人養雞那麼方便。

中國人餵雞用雞缽，把淘水飯焦、剩飯置雞缽內，餵食時仿效「喀、喀」啼聲，雞隻聞聲便自動前來啄食。

談及雞缽，分有兩種，一種是餵雞用的陶缽，另一為擲骰「打雞」之瓷器。擲骰「打雞」的雞缽近似闊口大湯碗，碗身較矮；四周圍上銅片，將一把骰仔擲落碗中團團轉滾動，發出悅耳「噹、噹」聲，十分吸引。另一種擲「狀元籌」，也用這種圍繞銅片的闊口雞缽。

且說餵雞，除了用剩飯或飯焦外，亦有把洗完頭的茶籽（音仔）水倒在泥土地上，逼出土中蚯蚓。

早年婦女用茶籽水洗頭，可能茶籽水有毒性，洗完頭倒落地滲入土後，迫使土中蚯蚓鑽出地面，雞隻見到蚯蚓便一擁而上啄食。

此外，亦有用甲由籠捉甲由餵雞。早年廚房煮食用灶燒木柴，有錢人家則燒「坡柴」，一般的廚房通風差且潮濕，普羅家庭不像有錢人家另闢柴房，而是將木柴堆放在廚房角落，柴堆成為甲由藏身之所，因而便在柴堆上放置甲由籠捉甲由。

甲由籠酷似魚籠，用竹篾編織，內置一個頭闊尾窄軟竹膽，甲由爬入擠開竹膽末端軟竹落在籠中後，竹膽末端軟竹自動恢復原狀，甲由困在籠內有入冇出。

翌日工人檢視甲由籠，喚雞前來，倒出甲由，飽食一頓。

報紙標題風波

上世紀60年代初，英國瑪嘉烈公主訪港，港府高調接待王室成員不在話下，當御妹離港時，更鳴禮炮送行。

早年未有海底隧道，王室成員及港督從港島往啟德機場，均在卜公碼頭落船，乘坐「慕蓮夫人號」遊艇前往啟德機場。

話說回瑪嘉烈公主離港翌日，傳媒報道中，有一中文報章頭版大字橫標題：「打炮21 響送御妹過海」。

從字面上講，這標題並無不妥，縱為洋人中自命「中國通」者亦不會發覺有甚麼不妥之處，為何會引起軒然大波？卻原來如果用廣東台山話讀這標題，則味道十足，令人作出會心微笑。

當時未知是否有人向華民政務司投訴？或是華民政務司師爺於每日閱報時有所發現？此港府中唯一熟悉本地事務部門，立刻召見該報負責人問話。該報負責人是「外江佬」對「華民」為何突然召見一頭霧水，當得悉原因時才知驚。

50年代與60年代之間，福建前線解放軍與台灣金門炮戰，分雙單日炮轟金門。當時本港一份以刊登舞廳廣告為主之午報，每日均以「打炮」為題報道炮戰之事，銷路大增。由此，「打炮」一詞一直沿用亦相安無事。

平時，放禮炮稱「鳴炮」，禮炮沒有彈頭，現今每日正午，怡和禮炮在銅鑼灣海旁如常鳴放。這標題用「打炮」而不用「鳴炮」沒有錯。至於標題用「過海」二字，也沒有錯。事實上，從卜公碼頭坐船往啟德機場須坐船過海。

且說報館負責人見過「華民」後，惶惶終日，不知港府會採取甚麼行動，便返報館對大編輯講毋須再編頭版，而調往機構內編其他刊物，對他「明升暗降」。

大編輯認為自己沒有錯，心有不甘，毅然辭職。其實，港府對此事不能追究，從法律上來講，這標題完全沒有錯。

錄音與採訪簿

幾十年傳媒工作經驗，告訴我們萬事也得小心謹慎，無論編輯或記者，對每宗新聞也須仔細推敲其真實程度，縱為「如實」報道，有時候也會成為誤導，甚至可能惹上官司。

上世紀60年代初，影后林黛突然去世，消息傳出後，全城哄動，當時我正主理兩家報館，立刻派記者採訪林黛的父親程思遠先生。

其後，記者撰寫了一篇感性報道，其中一句是引述程思遠先生說「對唔住佢兩母女」。這訪問報道刊出後，報館便收到程思遠先生的律師代表來信，表示程先生沒有說過這句話，提出要求賠償。

早年的影音器材沒有現今那麼先進，手提錄音機大如手提箱，重達兩三磅，那年代除電台外，報館很少採用這種設備，記者採訪時，從後袋取出一些散張原稿紙或白紙速記，不像現今流行用微型錄音機或採訪簿做採訪筆記。

由於當年記者採訪習慣用散張原稿紙速記，返報館寫妥稿便會順手棄掉，再無紀錄保留，不像現今之用採訪簿，每天也保存下來，隨時可以翻查核證。

而且，早年攝記與採訪分開，若非採訪主任有特別安排，有些採訪只作文字採訪，不具「有圖為證」。

我報記者採訪程思遠先生的文章刊出後，沒有保留筆記紀錄，也沒有攝記前往拍攝採訪時情形，難以證明記者曾真正採訪過程先生，遂令報館沒有抗辯餘地，於是作出賠償，刊登道歉啟事。

現今，大多數傳媒採訪時也用錄音機，但根本上在採訪時錄音，必須徵得被訪者同意，不能偷偷錄音。

最佳的做法，是用採訪簿記下被訪者的每一句話，再配合即時錄音，寫稿時把筆記與錄音互相對照。報館亦能確實記者有現場採訪，作為證據。

滑冰、溜冰、踩雪屐

上週二（8日）往西九龍中心飛龍冰上樂園，參觀「2005香港國際冰球邀請賽」。過去，自己不留意本港有冰球（冰上曲棍球）賽事，而且今次是國際邀請賽。

今次參賽隊伍包括哈爾濱平川隊、泰國隊、中華台北隊及香港隊。若以地理環境而言，只有哈爾濱平川隊及中華台北隊有實地冰場練習、作賽，地處亞熱帶的泰國和香港，只能在人造真雪溜冰場練習。

然而，天下事每多出人意表，令我大為驚喜的是這次國際邀請賽，由地處海港，水面未結過冰的香港隊奪魁。

香港隊成員全屬年輕中學生，正處大有作為之年，如果香港冰球協會能提供更多資源、舉辦更多賽事，俾能吸收經驗，前途無可限量。

目前來講，本港有多個真雪滑冰（溜冰）場，較之早年只有「灰沙地」的雪屐場大有進步。

早年，本港沒有真雪溜冰場。記得1955年到56年之間，美國「白雪溜冰團」來港，在現今之維多利亞公園表演。

當時該團攜備自動製雪機前來，結成冰場，本港天氣雖熱，但其製雪技術好，冰場不易溶化，藝員在「冰」上翩翩起舞，如穿花蝴蝶，吸引不少市民捧場，哄動一時。

「溜冰」是香港人慣用詞語，若以冰上運動而言，準確名為「滑冰」，滑冰須穿着鞋底有冰刀的冰鞋。

冰鞋的冰刀為單刃支點，與我們見慣有四個轆，俗稱的「雪屐」不同，穿着冰鞋需有很好的平衡力。

但港人習慣上把「滑冰」、「踩雪屐」也叫做「溜冰」，因而那些「灰沙地」雪屐場也稱為溜冰場。

「雪屐」，鞋底有四個轆，用以滑行，屐尾用皮帶繞着足踝綁住，屐頭左右各有一小夾，鉗住本身的鞋邊，再用鑰匙收緊。但由於踩雪屐時郁動多，屐頭小夾經常鬆脫，須一再收緊才可玩耍。

真雪滑冰場

本港最早之溜冰場(雪屐場),為位於鍋鑼灣的東區遊樂場(今之富豪酒店地盤)。該溜冰場出了一位「溜冰皇后」林家儀,林家儀本有戲曲天分,可惜未有在這方面發展,梨園中人大為可惜。

早年之溜冰場為青年男女好去處,尤為正在談戀愛情侶,雙雙往踩雪屐為其中節目之一,這與時下之唱K未遑相讓。其後,東區遊樂場拆卸改建為豪華戲院,上為豪華樓夜總會,盛極一時。今地再度改建為富豪酒店,歲月流逝,桃花依舊,人面已非。

政府首個溜冰場建於維園,及至上世紀70年代末,九龍才有一個收費公眾溜冰場,但市民仍只是「踩雪屐」而已。

不過,戰後和平,從美國傳入一種靴筒雪屐,穿着雪屐如整隻靴鞋一樣,不怕屐頭鬆落。

時代進步,鯽魚涌太古城落成,發展商在商場建造一個真雪溜冰場,本港進入商營真雪溜冰場時代。「滑冰皇后」黃萍在太古溜冰場開設學習班,教導兒童滑冰;家長們亦樂得帶孩子往學習,把孩子交給老師後,自己在商場購物、歎咖啡,或坐在溜冰場附近觀看孩子活動,悠優自在。

繼而,九龍塘又一城商場、荃灣荔園遊樂場亦先後設有真雪溜冰場。今次參觀「2005 香港國際冰球邀請賽」才知道西九龍中心也有一個真雪溜冰場。

幾十年來,自己致力推動本港體育,卻疏忽冰上運動。冰上運動除冰上曲棍球外,還有花式滑冰、速度滑冰,可惜本港沒有一個標準場地可供練習及舉辦賽事。

當年計劃興建紅磡體育館時,亦包括有滑冰場設計,但若租作滑冰,除租用當天外,仍須提前一天結冰,及事後花一天時間溶冰,費用負擔大增。更何況時下演唱會租用時間表排得滿滿的,其他活動租場不易。

最近,傳聞政府會在將軍澳建造一個標準滑冰場,不妨拭目以待。

印象派瑰寶

未知是否由於政府發表了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建議，市民的藝術愛好程度大增。較早時曾舉辦畢加索畫展，最近再舉辦法國印象派繪畫珍品展。

談及法國藝術，中法藝術交流歷史流長。早在17世紀，法王路易十四已派耶穌會傳教士東來，法國藝術亦隨之進入中土。

清代乾隆盛世的「十全武功」銅版畫圖冊更是中法合作之藝術珍品。及至上世紀90年代，本港每年的「法國五月」，及進入新世代後，內地的「中法文化年」，在推廣法國藝術上，開拓了中港市民視野，對法國藝術有進一步認識。

印象派是藝術流派之一，今次在本港展出的法國印象派繪畫珍品展，展出作品由法國奧塞博物館及多個國家借出，其中包括愛德華・馬奈（1832－1883）的《吹短笛的男孩》；約翰－巴爾洛德・容金德（1819－1891）的《塞納河和巴黎聖母院》；克勞德・莫奈（1840－1926）的《戈迪拜爾夫人》及埃德加・德加（1834－1917）的《舞蹈課》等等印象派瑰寶。

據講這批展品價值40億元，查實，這批曠世珍品之作，既列非賣品，屬於無價寶，更難得的是集名畫在一起展出，豈能以金錢衡量。

談及印象派，源於19世紀60年代法國，當時工業革命令西方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產生新的生活模式：農人遷居城市，農村衰落，中產勢力抬頭，印象派畫家在新環境、新事物及新思潮衝擊下，擺脫傳統學院派的桎梏，走出畫室，面對平民、大自然，鑽研顏色在陽光下的變化，開拓繪畫新領域。

為讓市民對今次法國印象派繪畫珍品展有深刻認識，香港藝術館把展出的珍品名畫編印成冊出版，全冊二百餘頁（版），精裝彩色印刷，每冊只售170元，這對愛好繪畫的市民，尤其是學校圖書館，豈能不收藏。

古董小提琴

最近，本港藝術之風大盛，藝林可真熱鬧，除接連舉辦世界大師級畫展外，本週二（15日）開始一連四天，一個價值連城的古董提琴展覽會亦在本港舉行，展覽會展出34個總值2億5700多萬港元的古董小提琴。

這個名為「香港提琴展覽」，展出的稀世瑰寶中，有21個是超過250年歷史的古董小提琴。

在這些稀世奇寶中，其中有兩個為1727年及1737年製造的古董小提琴，價值不菲，前者雖未命名，但市值為2964萬港元，後者命名為Turkish，市值更高達3510萬港元，是造琴大師Guarneri del Gesu黃金時代精心傑作，據講最少有6至7位名家曾用來演奏。

談及小提琴，本港有位收藏家，他收藏小提琴時，很多人仍未發達。

這位收藏家是一位會計師，是李福兆會計師樓合夥人冼祖銘，冼祖銘與家兄基堯為嶺南中學同班同學，寄宿時室友。

冼祖銘是小提琴發燒友、收藏家。曾有一個時期被認為是世界上擁有最多Stradivarius小提琴的個人。

Stradivarius是樂壇公認小提琴極品，以音色美妙稱著。每個Stradivarius都有別名，例如Stradivarius之頂尖名為「Stradivarius — Messiah」。冼祖銘更擁有以音質雄壯之皇上皇小提琴Guaneri。

冼祖銘除喜愛收藏名琴外，更樂於助人，曾先後借出Stradivarius予本港一位年輕小提琴家赴美深造（音醋）演奏及借予東南亞某小提琴家作輪迴演奏。

據說該琴一年後面目全非，令人惋惜。

自從他離開李福兆會計師樓，不再做會計師後便移民澳洲，現在他仍擁有多少Stradivarius則不得而知。

冼祖銘是香港人，擁有這麼多名琴，我認為康文署應與他聯絡，向港人介紹他的收藏及小提琴修養心得。

荔園引入摩天輪

日前談及溜冰（踩雪屐），有朋友提醒我，本港早年除了銅鑼灣東區遊樂場外，九龍鑽石山竹園也有一個雪屐場。

我住港島，年輕時在港島入學，投身社會後，寫字樓也在港島，平時很少過海，難免對九龍新界有所疏忽。

據友人所說，上世紀 50 年代，九龍鑽石山已有啟德遊樂場。

談及本港遊樂場，戰前有四大遊樂場，而清末民初之愉園、明園及利園等遊樂場，余生也晚，未能恭逢盛會，只從老一輩人家口中得知而已。

我最早知之遊樂場，為早年富商郭雙鰲（郭春秧）位於北角之月園遊樂場。郭春秧除建造經營月園遊樂場外，並在北角大興土木興建春秧街。

郭春秧早在上世紀 20 年代已發跡，他在北角曾擁有超過 1000 萬平方呎地皮，若非當年太勇進，如能守住這一大片土地，其身家財富無人能及。可惜後來月園遊樂場經營失敗，春秧街樓市不景，令本是富甲一方的巨富鬱鬱而終。

且說上世紀中葉，九龍地區除啟德遊樂場外，還有在美孚油倉附近之荔園遊樂場。

荔園遊樂場由兩位「外江佬」創辦（本地人統稱非廣東人為外江佬），記憶中，其中一位是張軍光，另一位是豪華夜總會（位於今銅鑼灣富豪酒店前身大廈樓上）溫先生。

荔園遊樂場最「煞食」是引進外國機動遊戲摩天輪，遊客坐摩天輪轉上半空，有凌雲之感，在當年來講已是十分刺激。

園內並有多種有獎遊戲攤位，攤位帶賭博色彩，例如「掟階磚」，遊客用輔幣擲在身前幾呎地上各種顏色小磁磚上，擲正而不壓線（責界），可領取獎品。

除遊戲玩耍外，還有戲曲表演，其後更上演脫衣舞，可能是過於明目張膽，上演脫衣舞時遭警方「放蛇」冚檔拉人，生意大受打擊。過了一段時期，便賣枱給邱德根經營。

九龍城寨「三不管」

過去啟德遊樂場及荔園遊樂場，也曾有過一段光輝日子，給市民帶來歡樂。

自從港府拍板在大嶼山興建和路迪士尼樂園後，這亞洲地區第二個和路迪士尼樂園，和路迪士尼卡通人物故事已深入人心，將成為市民目光聚焦所在，加上去年內地開放「自由行」，內地各省市居民來港旅遊激增。

今年八九月間，香港和路迪士尼樂園開幕後，勢必成為亞洲及本港新旅遊景點，熱鬧盛況不言而喻。

本港除了一般遊樂場外，還有另類遊樂場，這是在香港百年史中記上一筆的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昔日稱為「三不管」地方。當年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界限街以北租借給英國，但九龍城寨仍由中國管轄，中國船隻仍循官涌水路來往城寨。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政局發生變化，再無中國官員管理城寨，港英亦不能越俎代庖，便形成「三不管」局面。

50年代開始，九龍城寨成為黃賭毒匯聚之地。本來，城寨面積不大，觀之現今清拆後建成供市民休憩公園，則當年面積估計稍大於一個足球場少許而已。

但在「三不管」年代，在城寨內起樓毋須入圖則，只要有勢力，或為有勢力人士撐腰，便可任意起樓。因而，形成城寨內樓宇交錯擠迫，道路橫縱豎錯、曲折狹窄，無規劃可言。

城寨「黃」業，以艷舞表演為號召，這所謂艷舞，除脫衣舞外，還夾雜性動作。好此道者聞風前往，先往東頭村由「道友」帶隊入寨。各人行藏閃縮，多數戴帽及「黑超」遮掩樣貌，唯恐遭人認出，尤其是中環上班一族，更是驚怕泄露行藏。

查實，此種艷舞看一次足矣，及至70年代「會所」湧現，銅鑼灣及灣仔有些「會所」及無上裝酒吧亦有此類艷舞表演。

食鴉片「挑燒聞笑撬」

九龍城寨「三不管」，毒品泛濫人所共知，無論吸毒販毒，比比皆是。

城寨本身不生產毒品，須由外帶入。1958年有一日，兩名警員在城寨外截獲一名毒品帶家，糾纏間帶家掙脫跑入城寨，兩名警員追入捉人，反遭圍毆。

事件發生後，港府大為震怒，認為此風不可長，下令嚴加處理。

在未談及港府如何對付城寨毒風之前，先講講當年本港流行些甚麼毒品。

當年本港流行的毒品是鴉片、白粉、紅丸。早年，廣東人仍未識食白粉，及至上海人南下，有師傅提煉海洛英，才有白粉。

廣東人食鴉片，有錢吸鴉片，無錢吞紅丸。時下年輕人不知紅丸為何物，食紅丸只為「頂癮」而已。

吸鴉片須具煙牀，所謂「橫牀直竹」，二人躺在煙牀上對食。上世紀初本港未禁煙，仍有公煙。20年代尾30年代初仍有煙館，市民可以上煙館食公煙，或在家中設煙牀食私煙，亦不犯法。

食鴉片有所謂：挑、燒、聞、笑、撬。煙牀又稱「貴妃牀」，為酸枝牀，三邊有靠背，牀中央放有煙格、煙燈，從牀口上落。

二人對食時，分別綣縮雙腳側臥在煙格兩側，用針形煙托挑少許煙土，在煙燈上燻成煙泡，再放落煙槍，對着煙燈啜，氣量足者在啜食時發出「居、居」聲。

常見二人對食時，阿甲打好煙泡後把煙槍遞給阿乙吸食；阿乙同樣回敬阿甲，謂之「發（圈聲）槍」。

鴉片燒熱後有一股氣味，鄰坊可聞。煙土之中，以雲南「雲土」最為名貴，「雲土」以小瓷罌盛着，吸食時只挑少許，珍而重之。

至於食白粉，有追龍、吹口琴、高射炮及打針等名目。

多年前，我正管理兩家報館，突然警署請我參加一飯局，席間，探長找來兩個「道友」示範如何食白粉。

拆城寨有錢冇人攞

只見「道友」把煙仔包錫紙對摺成「V」形，將白粉放在錫紙上，以蠟燭烘熱後用吸管吸食，此乃謂之「追龍」。而「吹口琴」則把白粉放火柴盒內，手持火柴盒吸食，狀如吹口琴。

此外，「高射炮」是抽掉煙仔內的煙絲少許，填上白粉，豎高有「料」煙仔仰頭吸食。至於「打針」，則把白粉溶化成液體，用針筒注射。上述是我出席警署飯局時目睹之事。

話說回當日兩名警員執行任務時，在九龍城寨內遭圍毆，港府大為震怒，下令嚴加處理，由警方派出三隊便衣警員，每隊九人，24小時不停入城寨巡邏。

吸毒為國際不容，捉「道友」沒有人有異議。於是，警隊在城寨巡邏時專捉「道友」。初時，城寨陀地對警隊諸多挑釁，當警隊經過賭檔時，便大聲叫「發財埋便」。正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警隊巡邏時縱然見有賭檔，不卹賭而搗檔。若是骰寶、番攤、牌九等檔口，便扮作不小心，將檔口踢翻、撞冧，若是牌局則「順手牽羊」，取一兩隻麻將或一兩張紙牌。

九龍城寨「三不管」局面至直60年代才告整頓下來。由於城寨在內地有一定知名度，1983年許家屯來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也曾往城寨視察。他戴「黑超」巡視城寨，成為來港工作的內地官員典型形象。

九龍寨設於清康熙八年（1669年），「九龍城寨」之名，據說是始於1899年12月27日英國頒布的《城寨樞密令》。

1987年，城寨問題終於解決，港府進行清拆，最奇怪是在拆樓補償中，有位業主不接納港府一筆500萬元補償金額，目前這補償金仍存放在政府內未領取。

香港回歸後，城寨是中國地方，這筆港英存留下來的補償金，未知該業主或其後人能否再領取。

狗肉滘三滘

港英年代，不准食狗肉，惟是昔日九龍城寨雞鴉狗，城寨「三不管」奉旨屠狗烹食。

一般湯狗（時下多誤書為「劏狗」），多用竹筒套住繩圈，繩圈箍住狗頸後，掛高吊死，由於有竹管套着繩索，狗隻難以噬斷。

另一為高手輕撫該狗時，乘其不備以木柴用力扑其鼻樑，該狗被扑便渾身震抖，動也不動，隨即手起刀落割喉放血，有如阿崩湯羊——「咩都唔咩」。

湯狗時，須先燒好一鐔滘水（時下多誤書為「滾水」），用銅水殼舀滿滘水淋狗，再用手一捋（音聯，入聲）狗身便甩毛，但頭毛短且硬，須用火燻。

去毛後，狗身表皮用禾稈草燒或用木炭燻，狗皮遂告滑嫩。一切辦妥後，斬件落鑊，以附子炮薑烹之，香氣四溢，令人垂涎三尺，無怪乎坊間有云：「狗肉滘三滘，神仙企唔穩！」

有人認為食狗肉後渾身發「慶」，乃烹狗時加入藥材。實際上狗肉蛋白質高超牛肉，平時，一家幾口一頓飯也只吃六兩牛肉炒菜心或芥蘭。湯一隻狗則十幾斤，幾個人圍爐大嚼，食肉多且爐火熊熊，縱不酒佐，亦已體內熱量上升，焉不「孭（音慶）炴炴」。

有人說食狗肉後，若飲綠荳水便會脹死，查實只是平時肉食少，一下子吃這麼多，胃部過脹才導致意外，與綠荳水無關。坊間有謂「人多煠（讀若習）狗唔淋」，此乃人多一起食狗肉時，眾人心急均以筷子攪動鐔中「三六」，當然難熟、難淋。

話說圍爐食「三六」，所圍為炭爐，四周各有長轎凳（板凳），老饕食狗肉時，一腳企立，一腳踏着橋凳，大杯酒大塊肉，方謂夠「豪」，尤其冬天，吃得興高采烈，在寒風中敞開衣襟，自有一股豪氣干雲的滿足感，頗令人想起「仗義每多屠狗輩」一句話。

講及「屠狗輩」，我國歷史上最出名的「屠狗輩」是漢高祖劉邦的連襟樊噲。

冬瓜香肉

大戶人家也有家廚，皆為男廚，若在府上請客，廚藝與酒樓未遑相讓。有時老爺興之所致，若家中品嚐「香肉」，家廚亦照烹如儀。

談及巧手烹狗，我最欣賞順德廚師。有位順德廚烹製「一狗九味」，無出其右。年深月久，九味之中，印象最深為狗鞭熬湯，油炸粉絲炒狗瘦肉名為「炒綿羊」，及以肥膘做圓蹄。

鄉間有一較斯文的吃法名為「冬瓜香肉」，把狗肉填塞在大冬瓜內，然後用禾稈草烘熟，敝鄉三水蜆殼崗便有此食法。

談及狗肉，並非僅男士食品，女士亦有所好，只不過是女士從不承認所食乃狗肉而已。

且說回昔日九龍城寨內，雖然公開賣狗肉，但城寨外則禁售，因而「香肉」檔在檔口掛上一個羊頭為記，是為「掛羊頭賣狗肉」，老饕心知肚明。亦曾有朋友約往新界別墅食狗肉，同好紛至沓來，好不熱鬧。

我愛養狗，僱有專人打理。約為50年代，其中一隻大沙皮狗突然走甩。

本來，大沙皮用一條鐵鏈拖繫，但大沙皮力雄，拖狗後生拉不住而脫手，大沙皮連同鐵鏈跑出街與毗鄰犬隻打架，剛好巴士經過，纏着鐵鏈，將大沙皮捲入車底輾死。

拖狗後生見狀，連忙跑上寫字樓向我報告，當我跑到街上察看時，大沙皮的屍體已不知所終。當天晚上，糖水道大牌檔有「羊肉」賣，思之過半。

港英時代禁食狗肉，回歸後，香港是中國特區，從古至今，中國也喜食狗肉，不應認為英國人不食狗肉，便不准香港華人食狗肉。

正如印度人不吃牛肉，也不會限制英國人在印度不准食牛扒。又例如穆斯林（回教）與猶太教不吃豬肉，也不會在馬來西亞禁止其他人食豬肉。

若說要檢控與狗肉有關事宜，只能檢控屠狗方式是否虐畜，如果屠宰方法符合規定，便不犯法。

發瘋斷六親

一夕，牌局中閒扯，談及時下最旺台之電視劇，醫生友人笑謂他只知有大腸熱，不知有《大長今》。

現今本港只有西醫才能稱作醫生，中醫包括跌打醫生在內則稱醫師。但早年本港對醫生界定不像現在這麼嚴謹，中醫亦可以稱為醫生，而且，在報章上刊登醫生廣告也十分寬鬆。

早年，有位來自廣州的何可中醫，經常在報章上刊登廣告，他的廣告仿學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廣告文為：「大風起兮雲飛揚，遇何可兮視平常」。乍看不知他宣傳甚麼，原來他標榜自己能治痲瘋，發瘋佬遇到佢亦可妙手回春，醫發瘋好平常。

昔日，痲瘋視為絕症，患者斷六親，親朋戚友皆不與交往。早年嫁娶，必須查三代。查三代並非查未來親家家世富或貧，而是查三代之內有沒有發瘋，坊間傳云：痲瘋只傳三代，若三代之內無人發瘋便「平安大吉」。

上世紀，港府在喜靈洲建痲瘋醫院，隔離市區，收納痲瘋患者於此醫治。1958年，我任東華三院總理，職責所在，往巡視喜靈洲痲瘋醫院，巡視時西裝煌然不在話下，巡視後便打道回府，返抵家門，先母不准入屋，須把身穿的西裝脫下燒掉消毒。這套西裝價值千多二千元，確屬昂貴。

其後，發明了特效藥，港府關閉喜靈洲另作用途，痲瘋病院遷往青山道，病人可以自由行動出外，往附近酒樓歎茶，酒樓可以搭枱，各茶客不知同枱中誰是痲瘋病人，引起警惶，紛向有關方面投訴。

查實，痲瘋由細菌傳染，早年沒有特效藥，遂令人心惶惶，有說是可以經由口沫傳染，亦有說是凡有榕樹的地方，因潮濕之故便有痲瘋，更有迷信「賣瘋」可以甩難，患者透過性接觸把痲瘋傳給對方，自己便可痊癒（？！）。

印度發瘋佬行乞

中國民間審視一個人是否患痲瘋，首先觀察此人的手指是否屈曲不能伸直，是否脫落，皮膚是否流膿？最厲害的痲瘋是「青雞瘋」，沒有表面跡象。

上世紀30年代尾40年代初，先父在半山巴丙頓道一號開設太和醫院，藥房藥劑師李伯有一怪癖，每有校藥時必自己試食。

姊夫發現後與談及此事，懷疑李伯患有痲瘋。經商量後，暗中燒紅一根針，乘其不備拮他一下，竟毫無反應，顯然是患了痲瘋，遂勸他退休。

三十多年前，前往印度旅行，途經一市鎮，該市鎮醫療經費不足，每週有兩天讓痲瘋病院病人出外行乞。

導遊帶着我們逛街時，忽有人用手撞我一下，回頭一看，是一個手指全已脫落的痲瘋病人向我行乞，當時大吃一驚，雖為同情，但不敢親手施捨，恐怕一出手會引來一群發瘋乞兒包圍討錢，遂將救濟金交給導遊轉交，導遊懂講印度語，不會麻煩。

且說回這位何可中醫，自稱可治痲瘋，查實只是皮膚醫師而已。但此人腦筋靈活，除了在報章上刊登廣告外，更攏絡一些中級酒樓茶居樓面夥計，在每天中午客人最多時，大聲叫「何可醫生聽電話」，這麼一來，「何可醫生」之名不脛而走，大收廣告宣傳之效。

談及報章小廣告，上世紀本港很多報章也有這麼的一段小廣告：「中咗馬票，要搵鄧超」。小廣告每個位為一方吋，鄧超則買四、五個位橫排，在小廣告版中十分顯眼。

原來他是搞旅遊，早年遊埠、出國均為大件事。我在1951年往美國讀書，坐總統輪亦坐18日海程，動身前在大同酒家餞行，出國恍如生離死別。

觀之現今坐飛機有如坐巴士般方便，有些朋友去了遊埠，返港後打個電話來，才知道他早前去了旅行。

蠱惑師爺蠱惑橋

早年一般人入息低微，若不中馬票有筆橫財，要遊埠談何容易。

昔日馬票分為大馬票與小搖彩，大馬票每年開兩次，最初，頭獎彩金為四五十萬元，後增加至百多萬元。小搖彩每月開一次，彩金亦由初時之萬餘元增加至十萬八萬元。發了橫財，少不會有動了「遊埠歎世界」之念。

但話說回來，那年代並非人人也懂英文，若沒有精通中英文導遊帶隊，同樣行不得也哥哥。鄧超懂英文，便食住這條橋，刊登廣告：「中咗馬票，要搵鄧超」，帶隊出外「梳扶」，成為當年小廣告特色之一。

早年，本港對醫藥廣告管制頗為寬鬆，有些報章的主要收入來自醫藥廣告。當時醫藥廣告形式並非如今一般的全版、半版或方塊，而是直度長條形，內容除醫師、藥物外，還有鳴謝啟事。

有一次，一位律師樓師爺，本身也是一家報館老闆妻舅，熟悉報館運作。可能是窮極無聊，想出一條蠱惑橋，着人往幾間報館刊登醫藥鳴謝啟事，鳴謝某某醫生「愈我痔瘡」，該啟事並附有鳴謝人照片。

習慣上，一般商業廣告乃刊出後才結數。但此次刊登醫藥鳴謝啟事之人「先錢後貨」，交稿時一併交付廣告費，報館負責收廣告的職員樂於接受，照收照刊如儀。

豈料此鳴謝啟事刊出後，一名自稱是此廣告中的照片「鳴謝人」向刊出之報館提出控告，說道自己沒有痔瘡。

該年代，民智未開，咸認為狎邪遊才會生痔瘡。「鳴謝人」指報館刊登這廣告有損名譽，由這師爺的律師樓向有關報館發出律師信，要求賠償。

各報館自知錯在己方，怕打官司，為息事寧人遂與師爺「講數」賠錢，師爺「山大斬埋有柴」，刮了一筆。

自此，凡刊登醫藥廣告、紅白二事之結婚或訃聞啟事，必須出示身份證證實身份，留下紀錄，報館才會接受刊登。

巧施「無中生有」計

坊間常言「十個男人九個痔」，實為沒有科學根據。

談及醫治痔瘡，陳顯富醫師採中國古老傳統療法，與西醫不同。西醫用藥物及動手術把痔瘡割掉，陳醫師則用紮綁枯謝法，乃當患者大解時「腸頭」突出後，立刻以線紮住，俾令「腸頭」自動枯謝脫落。

陳醫師閒時最大樂趣是「手談」，與已故《晶報》督印人鍾萍兄交情至篤，鍾兄每有電話召喚「開枱」，例必第一時間赴局。

每當他抵埗埋位，正欲洗牌時，我必大喝一聲「洗手」！借意恐怕他剛替病人紮完「腸頭」，來不及洗手消毒便匆匆趕赴牌局，會有細菌感染。

其實此為三十六計之「無中生有」計，大喝一聲「洗手」，亦有如昔日衙門的三百「殺威棒」。他登時心驚肉跳，卻又心有不甘，便專門對付我。

我輩打牌只為玩耍，打麻將為四人遊戲，若只針對一人，則另外二人便頻頻食糊，陳醫師先輸心理，每役例為「秀才手巾」(歇後語——包輸）。陳醫師在銅鑼灣香港大廈及旺角彌敦道均有醫館，辭世後曾交子裔打理。

講開「手談」，我施「無中生有」計屢克陳醫師。但有另一搭子則施「以逸待勞」計得逞。此君姓周，老闆也，內地未改革開放前代理大陸皮草，後得以代理一隻南非乾鮑。周老闆雖年紀老邁、外表老土，且動作緩慢滿口鄉音，實則面懵心精。

有一次，相約於香港大廈紅寶石酒樓，與我及《華僑日報》何建章總編輯，精工錶廣告經理黃墅兄「手談」。

早年，紅寶石為文人雅士聚會之地，留下不少書畫丹青，其中有張韶石之牡丹及陳荊鴻書法。當年張韶石替紅寶石繪畫一幅牡丹後，生意興隆，客似雲來。經此之後，張韶石乃有「牡丹王」之稱，商場中凡有自己開業或誌賀，多會找張韶石畫一幅牡丹為賀。

紅寶石老闆詹成腦筋靈活，除裱掛各大師字畫外，更把一些字畫製成燈罩懸掛，整間酒樓滿溢文化氣息。

港人愛好打麻將

約了周老闆在紅寶石酒樓「手談」，我與何建章老總、黃墅兄在貴賓房枯候超過約定時間達半小時，才見他施施然入來。

原來他早已到埗，但在外藉詞向櫃面問及有關字畫燈罩諸事，櫃面以為他是知音人，遂與詳談，繼而談及飲食之道，隨之周老闆鼓如簧之舌，成功推銷代理之乾鮑十幾箱。

他對我們三人言及自己之推銷成功，洋洋自得，並言未「開枱」已贏了十幾箱乾鮑利錢。

我三人枯候多時已一肚氣，聽他如此一說，更是氣炸肚皮，這一役，未能集中精神打牌，他那「以逸待勞」計遂告得逞。

講開打麻將，此為中國人最流行遊戲，粗略估計，每逢週末、週日兩天最少也有80萬枱麻將「開枱」，換句話說，每個週末週日起碼有320萬人參與這遊戲。別說是週末週日假期，光是平時飲宴、大圍酒席也無「雀」不歡。

飲宴、大圍酒席多是：三時恭候、七時入席、八時才有得食。所謂「三時恭候」，乃於下午三時便恭候賓客光臨，先作「手談」，「七時入席」則為樓面部長催請賓客埋位，但正在打牌者則有待上菜時才休戰入席，拖拖拉拉便要在八時才有得食。

觀此綜合而言，每週達三百多萬人參與這遊戲，這數字是多是少？見仁見智。

然而，在這曾稱為「國藝」遊戲中，最能投機賺錢的莫過於是麻將紙了。

1988與89年間，港府鼓勵回收舊報紙，用以重造紙，有翻新造紙公司響應港府行動，並表示此舉環保。

我曾參觀過翻新造紙公司，它利用舊報紙為紙漿重新製成的紙盒，由於其纖維短而令質料差劣，且呈灰色。我便提議何不用以造麻將紙，因為麻將紙質料要求不太高，翻造紙亦可應用。

麻將紙經濟效益大

香港打麻將，一般上每四圈便執一次位，所謂「賭仔姓（性情）賴」，打完四圈，輸家「移燈、換凳、屙假尿」之餘，還須換麻將紙。

以每枱牌打十六圈計算，則須用4張麻將紙，每個週末週日有80萬枱牌，所用的麻將紙便達320萬張，以目前每張售價2元2角計，光是這兩天內的麻將紙營業額已超過700萬元，一個月達2900萬元，這可不是一小數目。

雖然，翻新舊報紙為紙漿，用以造麻將紙的經濟效益大過造紙盒，但造紙廠廠家不以為然，他認為本港出口多，紙盒需求量大，維持將舊報紙為紙漿造紙盒。可是，這翻新造紙廠不久便關門。

談及舊報紙，昔日可以賣錢。政府持甚麼理由，經由造紙廠無償收集使用，變成市民「打本」給紙廠做生意！

多年前，中環和安里有家廢紙收購公司，每天也有十幾廿綑舊紙張，其中以逾時原封不動的嶄新報章最多，報館發行將這些報紙賣給廢紙收購公司，多少也收回一些成本，廢紙收購公司再賣給紙廠，正所謂：一家便宜兩家着。

今新派雀友打牌，在枱面墊以薄絨。本來，打啤（撲克）才用薄絨墊枱面，這由於啤牌紙質薄，在絨墊上才易於檢起。但現今打麻將，若遇上天氣潮濕便在枱面灑些爽身粉，洗牌才爽滑易推。如今家家戶戶也有冷氣，開了冷氣抽濕，亦毋須藉助爽身粉。

查實，打麻將最醒神是用酸枝枱，打起來「啪啪」聲響，成隻牌彈起應手。時下有些家庭仍有酸枝麻將枱，但酒樓已欠奉。

昔日，大同酒家與國民酒家用酸枝麻將枱奉客，國民較舊式，枱側有暗格放茶杯，大同則在枱側另設茶几，打牌時不怕碰瀉。

當年國民酒家歇業時，每張酸枝麻將枱只售五百元，已算便宜，但我少在家中打牌，便沒有買。事隔多年，回想起來，倒有點失諸交臂之感。

尖沙咀鐘樓

董建華先生請辭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後，由政務司長曾蔭權出任署理行政長官。

一夕，與朋友飯局，席間友人談及曾司長升格為署理行政長官後，會否再鼓吹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

另一友人則認為：如果不再鼓吹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豈不是沒有作為香港地標的「天篷」？

姑勿論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是否可以付諸實行，但若以「天篷」作為香港地標的建議大有商榷之處。在競投參與這計劃中，太古集團雖然落選，但太古集團由名師設計的模型便沒有「天篷」，市民不妨再次仔細參詳。

談及地標，香港毋須放棄本地有歷史性的建築物不採用，而動用幾十億元來「打造」一個新地標。觀之一水之隔的澳門，地標是百多年殘留下來的大三巴牌坊，世人看見這遭大火劫後殘留下來教堂前門（牌坊）便知道是澳門。

同樣地，本港也應該以有歷史意義，深入民心的建築物為地標，我認為尖沙咀鐘樓便是最佳之選。

尖沙咀鐘樓所在是昔日九廣鐵路九龍總站，1916年尖沙咀火車總站建成後，鐘樓亦相繼於1921年落成。鐘樓屹立在維多利亞海港岸邊，停泊在海港內大洋輪、來往旅人及市民均以這鐘樓作為時間標誌。但有「聰明人」把九廣鐵路九龍總站遷往「半天吊」的紅磡，幸好沒有把鐘樓拆掉，仍留在原地。

最近，東鐵雖然延長至尖沙咀東部，但旅客落車後想乘搭渡海小輪過海，須步行一段頗長的路，若有行李的話，推着行李車走這一段路頗為吃力，這又豈及昔日那麼「就腳」。

話說回尖沙咀鐘樓既保存下來，何以不以這有84年歷史的鐘樓為地標？若說僅此一個鐘樓太單調，大可以在鐘樓四周加建一些有香港地方色彩的小建築群。

港人好「大」

講開鐘樓，早年畢打街與大馬路交界的大酒店（並非時下市民對香港殯儀館之別稱）也有鐘樓。

兒時住羅便臣道，從家中向下望可見到這鐘樓，鐘樓按時敲響，鐘聲響徹中區及半山，每晚九時，大酒店鐘樓敲響九下，我便上牀睡覺，明天早起上課。

早年，市民稱大酒店鐘樓為「大鐘樓」，香港人有一習性，凡事皆「大」，例如昔日高等法院（今之立法會）稱「大葛樓」；皇后大道中則稱「大馬路」。大酒店的鐘樓近似倫敦大笨鐘，因此亦冠之以「大」。「大鐘樓」屹立中區，市民若為對時，以它為準。

一位為人稱譽女作家，言及戰前曾與友人在樓上跳舞廳跳舞。本地人稱住宿地方為酒店，食飯地方為飯店。這作家為外地人，才會稱香港大酒店為香港大飯店。

當年我姊姊出閣，與姊夫在香港大酒店頂樓舉行婚禮，為社交圈子盛事。那時，自己年幼，穿着禮服，替一對新人捧結婚戒子，滿懷高興。記得姊夫曾說，禮堂布置由一家公司規劃設計，光是鮮花擺設已耗五百元。戰前的五百元，可不是少數目。

香港大酒店樓下鱷魚潭餐廳，平時商賈雲集。大酒店準備拆樓重建前，有一日，該酒店洋經理不知何故，突然跳樓。

戰前，香港大酒店一帶人流最旺，著名餐廳除鱷魚潭餐廳外，還有對面馬路畢打街轉角華人行的美利權餐廳。美利權設有地舖、閣仔及地牢，坐於閣仔臨窗處，外望路上行人，熙來攘往，感受社會節拍。

另有一家餐廳，相信很多人已忘記，這是位於娛樂戲院樓上的溫莎餐廳。太平洋戰爭前，本港最暢銷小說《錦繡年華》，其中述及書中女生便以溫莎餐廳為聚會地點。《錦繡年華》作者平可，最近才在加拿大辭世，《錦繡年華》以早年梅芳女子中學為影子，描繪一群中學女生生活，大受婦女及女生歡迎。

■ 1965年任越南戰地記者，穿上軍人工作裝FATIGUE。攝於越南戰場。

安樂園客似雲來

戰前，本港中區有三間本地華人最喜往「打蘠」的餐廳，一間是上日提過，位於娛樂戲院樓上的溫莎餐廳，一間是德輔道中告羅士打地下的聰明人餐廳，另一間是雪廠街 ABC 餐廳。

除此之外，還有一間較為大眾化，位於太平行的加拿大餐廳。

不過，真正算得上「客似雲來」的，首推安樂園餐廳。

日前，成報刊出《老照片》之昔日中央戲院，照片上的中央戲院側有一個招牌是安樂園餐廳。當年安樂園餐廳除了電車路總店外，皇后大道中中央戲院側，及皇后戲院、娛樂戲院對面的興瑋大廈，及堅道也有分店。

安樂園張老闆甚有生意頭腦，他選擇戲院附近設店，乃鑑於幾個朋友相約看電影，由其中一人持戲票或排隊買票，其他人便在附近餐廳內相候。

若自己或與女友往看電影，未夠鐘入場，也會在戲院附近餐廳坐一會，或多或少也有消費。及至上世紀末，張老闆移民澳洲，安樂園餐廳才告全面歇業。

談及中央戲院，幸好業主及時拆卸重建，若延至現今，其外形古香古色，必被有些人視為文物加以「保護」，想拆也難。同樣地，利舞臺戲院及高陞戲院，若非業主適時拆卸重建，也可能遭到中央警署同一命運。

查實，這種「抱殘守缺」心態，並非現今香港才有。歷史記載：民初，廣州市拆城牆，曾引起很多人反對，當時市政府行政主導，不理會這些反對，照拆如儀，廣州若仍被城牆圍住，又何來發展？這是民智問題。

話說回中央戲院，距離我家老店約廿零個舖位，兒時常往看電影。戰前，「中央」專門放映分作上、下集的長片，看了上集，欲知後事如何便須等待十日八日再看下集大結局。這攏客手法，頗為收效。

當年，「中央」以放映科幻片為主，印象最深的一齣名為《海底電國》，也分上下集上映。其後接近拆卸時，則經常上演艷舞招徠。

劉忠砌低俄國大力士

中央戲院有一宗逸事，別說是現今年輕一代不知，縱為上年紀市民，相信很多人也忘記。

自從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不少白俄離開俄國移居外地，其中就近前來中國者甚眾，居於上海的白俄中不乏沙皇時代貴族，其中亦有藝人、拳師、大力士。

上世紀初，一名俄國大力士來港謀生打擂台，有如當年霍元甲在上海與俄國大力士打擂台。

本港有位胡老師傅，在武林中薄有名氣，平時自詡萬人敵。眾人見俄國大力士在中央戲院設下擂台，便慫恿他上台挑戰，以求長自己志氣，滅俄人威風。

體育競技與氣力、年齡有關，試想一下，這俄國大力士體重逾200磅，胡老師傅只是位瘦小老頭，實力懸殊，只不過當年民智未開，以為老師傅必然「打得」，胡老師傅被迫上台挑戰，豈料卻不堪一擊。

在俄國大力士打敗胡老師傅不久，有一任職店舖夥計戇直青年劉忠，正所謂「冇有怕，膽正（音「正嘢」的「正」）」，在眾友人擁簇下，上台挑戰俄國大力士。劉忠有膽有力，只見他在台上勢兇夾狼，一輪狂拳猛打，竟打低俄國大力士。

劉忠擊倒俄國大力士後，記者訪問他是用甚麼拳打低對方？劉忠並非武林中人，無門無派，只得一鋪牛力，一時之間說不出名堂來，便對記者表示，自己用的是直來直打的「衝拳」。

經此之後，傳媒冠以「大力士劉忠」稱譽，一時間哄動全城，為當年香港武林逸事。

現今，有些人連那滿是殖民地管治烙印的中央警署也視為「文物」要保留下來，那麼，光是劉忠在中央戲院力挫俄國大力士事蹟而言，「中央」既是港人吐氣揚眉之地，在這些人心目中焉可不保留，若為今時今日，「中央」更拆不得。

美沙酮帶挈某醫生

日前談及九龍城寨「雞鴉狗」「黃賭毒」，想起時下政府醫院、戒毒中心有美沙酮供應。舉凡參與戒毒人士，均可出示證明文件，前往免費飲用。

事實上，美沙酮戒毒實效不大，只能「頂癮」。當海洛英來源少，「粉」價貴時，癮君子才飲美沙酮。若是真正要戒毒，須由專家醫生診治，個人療理很難成功。

太平山下無奇不有，談及美沙酮有段古，上世紀50年代，有位醫生賺個盤滿缽滿，乃拜美沙酮所賜。

雖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醫生已屬於高收入職業，但在政府有關部門看來，此醫生沒有理由賺這麼多錢，於是立案調查。

經調查後，發現這醫生以美沙酮為處方，換句話說便是賣美沙酮給病人，於是便控以販毒罪名。

法庭聆訊時，這醫生列舉一連串醫學證據，證明自己處方開美沙酮給病人服用，是為了幫助病人戒毒，而當年美沙酮仍未有入口商，形成他為獨市生意，因而賺個盤滿缽滿不足為奇。

法庭經聆訊後，判這醫生無罪，他得以醫生身份仍繼續美沙酮生意。但卻提醒政府，與其由私人醫生賣美沙酮，倒不如由政府自己售賣。

於是，政府醫院及戒毒中心便有美沙酮供應。當然，由政府出面採購，價錢較私人醫生便宜，收費便較私人醫生低，有需要服用的「病人」便轉往政府醫院求治，斷了這醫生財路。

如今看來，這醫生叻在第一個諗到用美沙酮為處方，抵佢發達。

【簡覆】「忠實讀者」先生來函談及有關各種湯狗方法，其中言及將狗按在桶中浸死，應為貓而非狗，因犬隻力大，要按在桶中浸死不易。至於在關帝前不食狗肉，乃個人信仰問題，一如有些人拜關帝而不吃牛肉。查實關帝自己也吃牛肉，《三國演義》中講述桃園結義時，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焚香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

港人多信奉關帝

香港很多人信奉關帝（關羽），尤其是中下階層市民為最，常把「精忠昭日月，義氣滿乾坤」視作為人處世的基本。

關帝之所以如此受華人尊崇，皆拜清帝大力推崇所致。有人指稱滿清入關時，清帝看了《三國演義》，從而學到戰略，鯨吞中原，消滅明朝，其實不然。

且不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光是捧着一本書便可打勝仗，這與書生論戰，紙上談兵沒有分別。更何況世事發展日新月異，從漢末三國時代至明末滿清入關，相隔千多年，清帝又豈會無視當時實際情況，而墨守漢末成規來遣兵調將入侵中原！

不過，清為滿人，入關後便採懷柔政策，安撫籠絡漢人，既知漢人尊崇「桃園三結義」，便也入鄉隨俗，推崇信奉關帝，並力捧為無上至高，忠義之首。

本港亦為如此，英國人初來埗到，見到唐人每有爭執、祈求，也會在關帝前誓願（發誓）、燒黃紙，甚至斬雞頭，他們亦視作平常，有時候在一些儀式中，也如唐人一般在關帝像前上香，無他，只為順民而已。

在警界中，曾有這麼一個傳說：一名高級探目，久久未能破案，便向上級建議在差館（警署）內安裝關帝神位。果然事出神奇，安裝了關帝神位後便立刻破案，後來這高級探目亦晉升華探長，到底是否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關帝顯靈？言人人殊。

多年前，本港有位姓胡的富商突然失蹤，當時我正主理《天天日報》，事發後華探長鄧耘向《天天》提供此消息，並把他為此案在關帝面前扶乩所得之乩文，一併交《天天》刊登。

後來破了案，情形與乩文頗有相符之處，到底是否真個如此靈驗？局內人「雞食放光蟲」（歇後語「心知肚明」）。

不過，中下階層市民，尤為有「社團」背景之人，在關帝面前不打誑言，差人問口供如實招來，破案便事半功倍。

紅燈示警莫捋虎鬚

較早時我曾經講過，回歸前，只要不損害英國利益，殖民地政府對於無傷大雅的事，總是「隻眼開隻眼閉」，此種包容態度，頗收減少民怨之效。

話說回港英時代，差館（警署）內供奉關帝神位，洋警司也同樣上香，不單只是入鄉隨俗，差館內華洋共處融洽，工作效率相應提高。

差館內供奉關帝，舊派差人（警務人員）也在家中供奉關帝。戰前，供奉關帝，神位前除香爐外，並有燭台，平日上香，每逢初一、十五則點燭。

戰後和平，有聰明人以紅燈代替明燭。紅燈長年累月，每天24小時照亮，除了一盞燈泡懸掛在關帝神位前上方外，亦有分置兩隻紅燭型神燈於兩側。

早年未有警員宿舍，差人須自己租屋住，縱然是幫辦，除洋人幫辦有政府宿舍住之外，唐人幫辦則欠奉，須要自行租住民居。

差人在家中供奉關帝，神位多安放在窗前，神位紅燈日夜照亮着，從街外望過去清晰炫目。

這窗前神位紅燈，既是對關帝的尊崇，也變相顯示這單位住着「陀鐵」阿Sir，等於告諸「鼠摸」夜盜莫捋虎鬚，若有冒犯，必傾區內手足緝捕，縱走到天腳底，也緝拿歸案。

談及對關帝的尊崇，很多人說，若信奉關帝便不食牛肉。也有人說，信佛也不食牛肉。

誠然，佛教源自印度，印度興佛教不食牛肉。但是中國人不食牛肉，與宗教信仰關係沒有印度那麼密切。中華以農立國，耕田用牛，農民養一頭牛，等於現今之擁有一台拖拉機。

自古以來，農民與牛關係密切，若將耕牛宰掉裹腹，等於把拖拉機賣掉，再無耕具，如何耕種？更何況農民與耕牛長年相處，牛老了也不忍心人道毀滅，遑論宰殺啖其肉！

智剋赤腳大仙

今年賀歲波，巴西國家足球隊來港賀歲，七比一大勝港隊，傳媒報道描述為「七個一皮」。「七個一皮」一語，源於1959年英國黑池足球隊訪港，大勝港聯七比一，各報體育版稱作「七個一皮」。

（日前，成報校園版一個專欄提及此事時，書作「黑池以十一比一大勝港聯」，實為七比一之誤。）

上世紀，本港譽稱亞洲足球王國，當時由香港球員組成之中國隊，接連奪得1952年新德里亞運及1958年東京亞運足球金牌後，聲譽如日方中。

這兩仗，勝來歷盡艱辛，當年本港足球水平不及印度。1950年10月，印度足球隊首次訪港，印度隊訪港之前曾訪問緬甸，最後一仗以五比一大勝緬甸後，挾餘威來港，首仗以二比一小勝港聯，次仗三比一勝華聯；第三仗再勝港聯三比零。

印度隊全隊赤足作賽，不穿着鞋頭奇硬，若踢中要害可致命的球靴（Ball Boot），本港傳媒稱為「赤腳大仙」。印度球員不着Boot，而用膠布紮住腳趾公，利用腳趾控制足球，並擅用腳趾搓波。

「赤腳大仙」之所以得逞，與早年的足球結構設計有關。早年的足球較現今大，而且有波膽，波膽充氣後用橡筋紮緊波嘴，再將波嘴塞回皮球內，然後扯緊接合口之牛筋，因而，腳趾可以靈活細膩地憑着皮球的凹凸面，巧妙地控制皮球。

1952年新德里亞運，中國隊面對強敵印度，難言勝果，但教練「球王」李惠堂及管理曾境康，深入研究球例後，對印度隊赤腳上陣提出抗議，指出球例規定足球員必須穿着球鞋出賽，印度雖是主辦國亦不能例外。

印度不慣穿着球鞋，腳趾搓波絕技無從發揮，敗在中國隊腳下，中國隊捧走這一屆亞運足球金牌。

兩個馬菲士

「1958 年東京亞運」足球決賽在閉幕禮中舉行，由中國與南韓爭奪金牌，兩隊鏖戰九十分鐘未分勝負，須加時分高下。

當時，眾人皆替中國隊擔心，因南韓球員常服高麗參，好氣好力，而中國隊中眾香港球員平時踢慣七十分鐘賽事，踢九十分鐘已十分吃力，加時多三十分鐘，體力難以應付。

更何況在加時中，有球員被趕出場，十人應戰，形勢更為不妙。當時，兩位教練「球王」李惠堂及「緊張大師」楊根保亦頗為擔憂。

楊根保本「九巴」教練，球場上緊張異常，凡有對方球員攻入己方後半場，必大叫「死喇」不已，若與他並坐觀賽，全場「死喇」之聲不絕於耳，相當難頂。

話說回中國僅十人應戰，唯將士用命，臨完場前，全隊身材最矮細之「牛屎」黃志強，奮不顧身，冒着頭破血流之險，插水式飛身頂球入網，奠定勝局，擊敗南韓，再捧亞運足球金牌。

每歲新春，本港也踢賀歲波，1959 年，由筆名「麥他維殊」的球評家史龍穿針引線，引薦英國黑池來港賀歲，可能史龍是黑池人，故有此淵源。

當時黑池剛由甲組降落乙組，訪港大軍仍有四十二歲的「魔術腳」馬菲士爵士押陣。馬菲士是英國足球壇最出色球員，職翼鋒，球技高，球德佳，幾十年騁馳綠茵從未受罰，獲封爵士。其腳法細膩，與英式「高 Q 大腳」迥然不同，故譽稱「魔術腳」。

馬菲士訪港時，港隊中亦有位人稱「東方馬菲士」的「大黑」何應芬。本港球壇有「雙黑」，此為「大黑——東方馬菲士」何應芬；「小黑——香港之寶」姚卓然，何應芬出道較早，乃稱「大黑」。

何應芬是我所見唐人球員中技術最全面，其頭球攻門姿勢美妙絕倫，有姿勢有實際，為鋒線全材狀元，昔日之 WM 式陣法，鋒線五個位置皆勝任，他多數踢翼鋒，1959 年代表東華時任職中鋒。

緬懷「流浪」三悍將

且說1959年黑池訪港賀歲一役，大勝港隊七比一，乃成「七個一皮」之譏。

此仗誠為港隊之恥，但當年英國是香港宗主國，英人為顯示自己威風，既然香港稱作亞洲足球王國，則「祖家」派一隻「降班馬」東來，亦勝以七比一，羞辱一番，以顯示「祖家」勝一籌。

香港球壇雖受這奇恥大辱，但卻又引出一件好事，身兼電台及《英文虎報》球評家麥他維殊，在黑池訪港後，自費贊助當年十七歲之東華球員張子岱前往黑池學藝。

一年後，「阿香」張子岱學藝返港，果然脫胎換骨，成為一代球星，知名度不下其父「拚命三郎」張金海。

講開「拚命」之「拚」字，正音為樓盤的「盤」音，時下有些人仍把「拚命」講為「拼命」，實為謬誤。若有看過施耐庵的《水滸傳》，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中，便有位綽號為「拚命三郎」的硬漢子石秀。廣東話中亦有「拚死無大害」一語。

話說回本港足球發展，上世紀每個階段也有出類拔萃球星。首先是「球王」李惠堂，繼而是「香港之寶」姚卓然，及至60年代的「阿香」張子岱。可惜，自此後再無堪稱獨領風騷的球星出現。

今老球迷念念不忘「南巴大戰」，其後「精工」進軍球壇，「精南大戰」為每歲球壇盛事。

「精工」球員來自各地，最多時隊中講六種語言，可惜仍無突出者。反而本港最早由業餘轉為職業的「流浪」，隊中「大水牛」「耶穌」及麥哥利在球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三人之中以「耶穌」最矚目，其拚勁之佳，一時無倆，往往別人認為球必出界時，他仍奮力奔跑把球追回，替隊友製造機會。

他退休後任職啤酒廠，每年也贊助足球賽事。在眾多外援球員中，「耶穌」是唯一自動學講廣東話的「老外」，這說明他早已有意在本港發展，有別於其他的「過江龍」。

「殺手鐧」豈能竄改

本港一些慣用的名稱、辭語，沿用了大半個世紀以來，也一直相安無事，但最近二三十年，由於不少內地居民來港居，他們把一些本港慣用的名稱、辭語胡亂竄改，誤導民眾。

例如我們常言的「殺手鐧」，便有人引經據典改為「撒手鐧」。「撒」義為放開，廣東話的意思是甩，如此一來，「外江佬」所指的「撒手鐧　」便是把鐧丟掉，拋掉。

粵劇武場戲打北派，有所謂脫手北派。脫手北派是武師在台上打北派時，互拋接手中兵器，或大老倌用腳，或手持纓槍，把武師拋來之兵器踢或挑回給武師。

兒時隨先慈往看粵劇，每逢看見「武狀元」陳錦棠大打脫手北派時，莫不雀躍拍手叫好。脫手北派為舞台表演，當然不是「撒手」。

至於「殺手鐧」的典故，源自隋末唐初的秦叔寶（秦瓊），歷史故事中「秦瓊賣馬」的秦瓊，他與燕山羅成是表親，助唐王打天下。二人武功高強，切磋交換家傳秘技。交換時發下毒誓，不得有所保留。

秦瓊誓為如有藏私便吐血而亡，羅成立誓如有藏私則萬箭穿心。二人雖發下重誓，仍留有一手。羅家槍天下無雙，羅成少教一招「回馬槍」，秦瓊金鐧打遍天下無敵手，亦少教一招「殺手鐧」，「殺手鐧」乃秦叔寶殺着，而不是甩手把鐧丟掉。結果，二人應誓而亡，傳統劇目《羅成寫書》，便是講羅成身中萬矢故事。

「殺手鐧」本是致勝殺着，改作「撒手鐧」變成棄甲曳兵，簡直莫名其妙。除了把「殺手鐧」改為「撒手鐧」外，有些人還有把「大牌檔」改作「大排檔」，把牌照的「牌」錯改作大排筵席的「排」。

可能是受誤導影響，許家屯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講及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曾想去光顧本港「大牌檔」，但所書為「大排檔」，而並非「大牌檔」。

大牌檔「鑊氣」取勝

大牌檔，是香港戰後飲食業的特殊經營模式。

早年，本港未實行公積金制度，低級公務員的退休金微不足道。港府為着公務員退休後得以維持生活，便發給一個沒有舖位的飲食牌照，能在街邊設檔口經營熟食餐飲，這牌照規格較一般大，持這種牌照的檔口，稱「大牌檔」。

早期大牌檔集中在灣仔，以馬師道，春園街及鵝頸橋一帶最多。當年大牌檔未有接駁電源，晚上開檔用大光燈照明。大光燈以火水為燃料，燒着燈紗後，打氣而令燈紗發出強光。昔日修頓球場及舊港澳碼頭新填地晚上之熟食檔及賣武，亦用大光燈。

大牌檔限於街邊檔口經營，檔口前放一長橋凳，橋凳上再放三兩張小矮凳，食客踎在橋凳上，或坐在小矮凳上幫襯。

後來發展至在檔口側近放置摺枱摺椅，遇有衛生幫查牌，便把摺枱摺椅收回，放在騎樓底行人路牆邊。經營大牌檔者十分勤力，由凌晨五六點開檔賣早餐，直至深宵一兩點賣完宵夜才收檔，每日做達廿小時，抵佢發達。

初期，大牌檔早餐只為白粥油炸鬼，其後有滾水蛋、油多、咖啡奶茶等。大牌檔之熟食、宵夜則以「鑊氣」取勝。

我主理《天天日報》時，社址在北角糖水道，當年仍未建行車天橋，糖水道與渣華道有不少大牌檔，有檔口更設有魚缸賣海鮮，亦有檔主賺到可以送孩子到美加讀書，生意之佳，可見一斑。

其後，港府有意整頓大牌檔，有聰明檔主聽到風聲，便在附近買一舖位，表面上作為貨倉，但把檔口搬至門口，炒烹仍在露天檔口進行，「貨倉」內則擺有枱椅做生意。

90年代，大牌檔漸告式微，有人指其不衛生，容易傳播病菌，應予取締。記得60年代制水時，大牌檔每日洗碗，來來去去也用一桶水，卻未見有市民食完大牌檔要入醫院。

此「尋」並非彼「沉」

有位傳媒中人，退休後寫回憶錄，談及記者之中，有一種名為「沉記」。我大半生與傳媒結緣，管理兩間報館，亦做過戰地記者，只知記者中有「尋記」，不知有「沉記」。

早年，本港記者主要分兩大類，一為採訪記者，另一為攝影記者。採訪記者中則按不同版面分為特發、體育、娛樂、社團及本港特有的新界記者，而攝影記者多是「一腳踢」，只要是上班時間，在採訪主任安排下，不論特發、專訪、娛樂、體育，也須配合相關記者一齊工作。

也許有人會問，為何沒有攝影記者配合社團記者工作？一般來講，社團記者自己兼為攝影。

採訪記者之中有行內稱「講記」，此以特發記者居多。當年「講記」多為採訪特發新聞後，致電報館，把事件告訴「坐堂」同事替他撰寫，亦雖有返回報館，仍由同事代筆，自己則高談闊論一番，是否惜字如金？或另有別情？人言人殊。

話說回早年記者行內衍生出「尋記」，並非單只社團圈子有之，球壇及娛樂圈也有「尋記」。

何以稱為「尋」，而不是「沉」？若參透「尋」字含意，尋乃尋找也，尋找用廣東話來講便是「搵」，「搵」乃包括搵銀，搵食。

較早時我曾講過，稍有名望的社會人士，若有紅白二事，或是社團就職，便有相關記者前往採訪，抄錄名冊，翌日刊於報章，圖文並茂。

刊報後，該記者便會上門奉上是日報紙，以示做事有「交帶」，但絕口不提報酬，且是看對方「識唔識做」，若無「下文」，此招「唔靈（音鯪魚的鯪）」，則下回再無此服務。

俗話有云：三代之下無不好名者，更何況搵到錢多喜出名，每日「樂」（音肴）報，若得自己大名見報，莫不咪咪嘴笑，與友午膳時，故作謙虛，實則炫耀一番，對於「尋記」的服務亦解囊以酬。

古今巡城馬

時代進步，通訊科技日新月異，曾風行一時的電傳已被電郵代替，經由機樓接駁的長途電話亦發展至手機自動撥號，一切在進步中，令人體會到真正的「天涯若比鄰」。

然而，半世紀前，通訊仍由郵局傳遞，或由專人遞送，這些方面可能出現時間上延誤，或中途遇上意外，招致的損失，乃稱「洪喬之誤」。

洪喬是晉朝人，姓殷，官至光祿勳，出任豫章太守時，都中各人託他帶信百多封。他行至「石頭」這地方，將各信盡投入水，乃言：「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因而，凡有寄書遺失也叫「付諸洪喬」或「洪喬之誤」。

舊日，司傳遞函件職責的人，帶着受託付之書函，抵埗後按地址巡城一周，於城中派送，故稱「巡城馬」。此為相當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帶信佬」。

港澳開埠，其後雖有郵局，但郵遞頗耗時日，港澳一水之隔，郵件往往要兩三日才送達。因而，遇有緊急函件，便託「巡城馬」送遞，這些「巡城馬」便是俗稱「帶信佬」的港澳船夥計。

早年港澳船慢如蝸牛，一般航行時間為四至八小時，其中更有「永利航」「廣福祥」竟長達十小時，這與現今之噴射飛航僅需一小時，不能同日而語。

話說當年港澳船抵埗後，並非立刻回航，最少也有半天時間進行補給或上落貨，船員便有充分時間上岸送信，賺取「外快」。

函件上寫有「到奉一元」，收到信的人便給予一元作酬，在當年坐電車只一毫子，食白粥油炸鬼亦只斗零（五仙）的生活水平，一元之數不少，更何況一水（趟）船帶上十封八封信，所謂「山大斬埋有柴」，每月帶信入息多過人工。

船員除了替私人帶信外，也替報館帶稿及圖片。我管理《天日日報》時，駐澳門記者經常託船員帶稿及圖片來港，費用則按月支付。

■ 1948年穿着當年款式牛仔褲的我，注意褲腳摺起，露出白色底。手執風琴式映相机。攝於元朗公路。

梁蘇記、集大莊……

本港百年老字號，以「鋼骨傘」稱著的梁蘇記「光榮」結業時，在報章刊出致全港市民公開信，講述店號百年歷史及結業等情形，行文擲地有聲。其後，本港劇壇亦以梁蘇記事蹟搬上舞台，演出白話劇。

梁蘇記以生產雨遮（傘）馳名省港澳，當年其廣告為「有梁蘇記遮，唔怕大雨淋漓呀嘛」。其老舖位於皇后大道中「狗孖拨」得雲茶樓附近。這封結業公開信出自梁春發學長手筆，梁學長原先在嶺南求學，後來轉讀華仁，在華仁時已有「才子」之名，其後負笈英國。

香港開埠以來有不少百年老字號，春花秋月，很多人也忘記這些曾有過光輝日子的老店。除梁蘇記（鋼骨傘）外，同時位於皇后大道中的集大莊及何大珍金筆，也街知巷聞。

集大莊位於中央戲院側鄰，專營中國毛筆、墨、硯、宣紙及裱畫，欲買上等毛筆，非此莫屬。集大莊老闆李老先生，也寫得一手好書法。自從港府在中央戲院附近收地拆樓後，集大莊後人對經營文房四寶生意興趣趨淡，未幾，這老字號亦「光榮」退休。

現今在中區永和街則有一家文聯莊，也經營中國毛筆及徽墨，與昔日集大莊相似。

集大莊專營中國文房四寶，在其斜對面之何大珍金筆，則專營墨水筆，早年諸如派克、犀飛利、地球牌等牌子名貴金筆，琳瑯滿目，市民對其有信心，要買名貴墨水筆，莫不光顧何大珍。

後來，墨水筆廣為市民採用，筆店愈開愈多，何大珍失去獨市生意優勢，漸告意興闌珊，亦告結業。

【簡覆讀者潘先生】早年，本港無字頭22號車牌乃「南天王」陳濟棠之公子陳樹桓先生擁有，安裝於其普藍色「福特」私家車，其後連車帶牌以六千元轉讓。嚴雲龍先生是雲華夜總會老闆，當年本人乃「雲華」常客，昔日「雲華」夥計健在，應記得我。56年與57年間，在雲華大廈附近一斜路泊有一部無字頭21號車牌、殘舊不堪開蓬「標域」。後來，無字頭21號及22號車牌亦歸周湘農兄擁有。

鵝仔嘜底薄輕快

報載，世界名牌之一，法國手造男士皮鞋品牌 Berluti 進軍本港。日前，其專門店在中區太子大廈開業。

Berluti 只雇用15 名工匠，每年僅造12000 對男士皮鞋，造鞋之220 個工序全由人手處理，沒有一對相同。

其統一生產的現成皮鞋，每對售價由 6000 元（涼鞋）至15800 元。若由法國鞋匠專誠來港，度腳訂造每對起碼 35000 元。

乍看起來，35000 元訂造一對鞋，價錢不菲，但本港有的是「闊佬」，肯花錢的人亦多，估計往Berluti度腳訂造亦大有其人，不愁沒有生意。

戰後和平40年代，本港有兩種最流行、最高格調的英國名牌衣物，一種是鵝仔嘜皮鞋（Swan），另一種是燕子牌乾濕褸（Swallow）。在那年，在本港能穿着這兩種名牌衣物的人，非富則貴，視為人上人，無論在公眾地方或社交場合，均引來不少仰羨目光。

本來，乾濕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官穿着的「戰壕褸」。兩軍交鋒，掘戰壕打陣地戰，軍官落戰壕在前線指揮作戰，經常遇着落雨，便着乾濕褸。二次大戰後，乾濕褸以英國燕子牌最出名，本港「闊佬」無不趨之若鶩。

至於鵝仔嘜皮鞋，以薄底、皮靚見稱。有所謂「薄底快靴」，有別於厚皮底鞋。穿着厚皮底鞋跳舞，稍一不慎，踩着對方，可真痛入心脾。但鵝仔嘜皮鞋薄底輕快，跳舞最佳，在舞池滑步，與舞伴翩翩起舞如穿花蝴蝶，確是羨煞旁人。

1948 年期間，上海人南下，他們「波癮」甚大，對足球狂熱程度，相對於本地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當年未有大球場，只有花墟、掃桿埔、海軍、香港會及仍為竹棚年代的南華會等球場，各球場座位不多，最「大」的南華場，也只有萬餘座位。因而舉凡有「南巴大戰」「星南大戰」等重頭戲上演時，必掀起「撲飛」潮。

「高和」度腳造鞋

上世紀40年代，本港上海人對足球狂熱，相對本地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球星「肥仔祺」(郭英祺)曾對我說，上海人為着要看一場「大戰」，不惜用一雙鵝仔嘜皮鞋換取兩張球票。

那年代，普通一個文員月薪只為數十元，而一雙鵝仔嘜皮鞋為600元，上海球迷出手認真「重」。

話說回，早年本港亦有舖頭或檔口造鞋。太平洋戰爭時期，物資缺乏，採用車轆膠做鞋底司空見慣。車轆膠取自舊汽車輪胎，厚而耐用，有用大頭釘釘牢為鞋底，亦有用膠水黏牢。

當時人力車伕乃以車轆膠造涼鞋，穿上麻繩作鞋耳，繞過足踝(腳眼)繫緊，跑起來健步如飛，坊間呼這種涼鞋為「千里馬」。

過了一段日子，本港生活水平趨於穩定，物資供應亦漸見好轉，造鞋亦開採用生膠底及皮底。

生膠視為高級材料，為淡黃色膠塊，較熟膠堅硬耐用。至於皮底，不單只見諸西鞋，亦有禮服絨面皮底唐裝鞋。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高和」度腳造鞋在灣仔大佛口開業，初期多數做水兵生意。兒時經過店門，見其門口窗櫥放着一對對嶄新的各種款式牛仔靴，可能是訪港水兵上岸時往度腳訂造的製成品。

事實上，「高和」除了做水兵生意，也由於鞋匠手藝有水準，本港很多名人也光顧度腳訂造。

「高和」曾設店在芬域碼頭。由於軍艦停泊在汲水門，水手(水兵)前來市區，須坐汽船由芬域碼頭上岸，因而芬域碼頭設有諸如餐飲、影音器材、服飾等各種消費商店。

我常往理髮、買雜誌、買洋酒及吃漢堡包。近年，昔日吃漢堡包的檔口轉營露天餐廳，晚上在太陽傘下食餐，頗為愜意。

我最近一次往「高和」造鞋，約為四年前左右，當時，連工包料每雙2000餘元。如今世界級品牌Berluti在本港由來自法國鞋匠度腳訂造；每對收35000元，不應算貴。

人生苦短，能御此貴鞋有幾何？着一次又何妨。

「蜂皇漿」發達早

蜂王漿，早年名為蜂皇漿。據說，這「漿」由蜂王分泌出來，用以哺餵幼蟲，功效神奇。

上世紀50年代初，有位世叔替某大家族打工，雖任高職，唯是蹉跎歲月，實非長久之計。正如岳武穆所言：「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應立志闖一番事業。

這世叔懂多少英文，經常看外國雜誌。有一次，看到雜誌小廣告講及蜂王漿，亦有專文講述蜂王漿對人體的功效。他靈機一觸，先行訂一些回來自己服食。正所謂「時來風送滕王閣」，世叔福至心靈，開展從美國入口蜂王漿在香港發售的發財大計。

二次大戰後，本港對外匯有所管制，縱然是洋行做生意訂貨入口，也得先行申請外匯。當年匯價為6元6角港元兌1美元，16港元兌1英鎊。不單只訂貨要申請外匯，我往美國讀書時也要申請外匯。

世叔成功申請外匯，從美國訂了一批蜂王漿入口，命名為「蜂皇漿」，除自己飲用外，並在市面推銷，隨即引起哄動。「蜂皇漿」之所以能快速闖出名堂，世叔得以財源廣進，俗語所謂「收租咁收」，乃命中有「貴人」相助。

他與當年《星島日報》編輯柯武韶頗有交情，柯武韶中英文修養甚佳，友輩暱稱「冇屎嗚」，此為英文習慣把姓氏放於名字後，柯武韶乃變成「武韶、柯」，諧音便讀成「冇屎嗚」（一笑）。

世叔獲得柯武韶幫助，在《星島日報》及《星島晚報》發布有關蜂皇漿的消息及功效。上世紀50年代，《星島晚報》甚為暢銷，蜂皇漿經此渠道宣傳，更是街知巷聞。

由於當年入口之蜂皇漿並非在市面能隨便買到，儼如近年的靈芝一樣，具有獨市生意色彩，更何況早年航運業落後，從落單訂貨到落船付運及至抵埗，需時四五十天。

物以罕為貴，蜂皇漿愈賣愈好賣，幾年間，世叔便已賺個盤滿缽滿。

「晨歸客」稱霸保齡

早年，本港分別有「水手館」及「海員軍人之家」。灣仔填海前，水手館於告士打道，英艦水兵經分域碼頭上岸，往水手館甚方便。其後灣仔填海，沿海旁建夏慤道，告士打道不再靠海皮，芬域碼頭亦於稍後時間遷往灣仔北。

至於海員軍人之家，原址位於灣仔大佛口，今之熙信樓對面。海員軍人之家設有餐廳及客房，供海員及軍人餐飲住宿。

水手館以康體活動、購物及日常生活服務為主。灣仔填海後，渣甸改建發展為商業大廈，其後售予愛美高劉氏家族，今稱夏慤大廈。

昔日水手館是打西洋拳好去處，其地牢的擂台，至今仍留下深刻印象。早年，本港拳手，或上岸水兵、外來拳手練拳，或本港舉辦拳賽時，初賽也在此舉行。

此外，水手館內設有理髮店、疋頭舖及裁縫舖……其中最特別為當年全港僅兩個地方有保齡球場，其一是水手館，另一為中區歐戰和平紀念碑側的香港會。

早期本港保齡球場設施十分落後，球瓶須由人手安放，不像如今之由機械自動操作。

我與一班喜愛打保齡球的朋友組隊，取名「晨歸客」。當年快活谷馬王名「夜遊人」，而我們則是天光才興盡返家休息的小伙子，更顯精力充沛，打遍天下敵手。雖然友輩也曾諧音戲稱為「腎虧客」，但委實每有賽，「晨歸客」必勝無疑。

有一次在水手館舉行保齡球隊際賽，我連打幾個「全中」，館中一個洋人經理，可能認為唐人風頭不應蓋過西人，登時老羞成怒，指我出手大力，取消一個「全中」。

若說涉及賽事，自有負責保齡球場的余先生處理，這與洋人經理毫不相干，但他不甘心唐人勝出，便橫加干預，由此亦可見當年洋人何等傲慢，多麼趾高氣揚。

這次雖取消我其中一個「全中」，但整隊五人出賽，人人技高一籌，少計一個「全中」亦無礙，最終仍然奪魁。

鄉村俱樂部創會債券

香港社會不斷發展，康體活動亦然。繼水手館及香港會後，鄉村俱樂部亦有保齡球場。

談及鄉村俱樂部，我是創會200名債權會員之一。

記得1978年，我參與「佳視」之《名流情史》連續劇演出，飾演劇中「名流」，當時曾有娛樂記者說我不似名流（？！），我倒反問一句，身為鄉村俱樂部創會債權會員及東華三院總理、保良局總理，又算不算是香港社會名流？

話說回鄉村俱樂部創會，時為1958年，由敝鄉（三水）郭贊議員發起招募200名債權創會會員，每一份債權為5000元。其後，債權會員名額增至500人。

鄉村俱樂部原意為社交休閒之所，無拘無束，我前往打保齡、游水，多數也穿着T恤便服。

後來，有人提議出入餐廳必須打領呔，經過一番爭議，最後通過眾議規定在餐廳才打領呔，但地牢餐廳則仍可穿T恤，毋須打領呔。

四十年前，子女尚幼，我經常帶他們往鄉村俱樂部游水，及至他們長大成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我亦成為鄉村俱樂部稀客。

我最不願相約朋友在私人會所飲食，除非與朋友一同前往。此因如果自己是會員，朋友並非會員，若然他先到埗便頗為尷尬。

一般而言，私人會所均採用「簽單」制度，簽單須寫上會員姓名、會籍冧巴或出示會員卡，但朋友不是會員，雖有服務員招呼入座，若叫飲品，如何填上姓名及會籍冧巴？如果你不出現，則誰人簽單？而且，自己是會員，朋友不是會員，便有分彼此，情面上有點難堪。

因此，子女長大後，鄉村俱樂部對我來講，已是用途不大。由於我是創會債權會員，有權提名別人代替使用我的會員權益。

後來，有位朋友想加入鄉村俱樂部為會員，便舉薦他代我做會員。不過，我仍持有創會債券，隨時可以回復我的會籍。

揾低心頭大石宴

最近有酒樓結業，不能支付員工遣散費，員工只好向「破產欠薪基金」申請援助。此事引起一些社會人士不滿，認為商場結業遺留下來的問題，不應由政府負責。

時下本港酒樓結業，多數與租金、租約有關。任何一間酒樓開業時也有裝修，若繼續經營下去，裝修雖漸趨陳舊亦無礙。

若一旦結業，縱然是千萬元裝修也作廢，接手者一定會重新裝修，一方面舊裝修不一定合新經營者心意，更重要的是唐人迷信，認為上手做到「執笠」（結業）乃不吉利，必須重新裝修招財。

舊日，作為業主，咸認為酒樓或商舖物業「做熟唔做生」，舊租客依時依候交租，有紀錄可據。

新租客縱交按金、上期，但隨時會結業，便又重新招租，更何況須給新租客以時間裝修，裝修期不計租，短則一個月，長則兩三個月，這段日子沒有收益，不及舊租客之不折不扣。

時下有些年輕管理人員，只向「錢」看，看不清整體形勢，貿然加租，結果舊客走了，新客未必來。

話說回本港進入新世紀後，酒樓飲食業陷於最最低潮日子是03年「沙士」時期。

我一年365日也光顧酒樓，在外膳食。有一次，最令人心悸莫名的是：整間酒樓連我在內只有兩枱客。市道之差，令人不寒而慄。

當時，老朋友鍾錦負責「東海」及「海都」兩間酒樓。一日，錦哥柬請十位好朋友，相聚於海都酒樓吃「揾低心頭大石宴」。

此宴甚豐，鮑參翅肚不在話下，且菜譜亦具深意，記得有：逆水行舟（香芒沙律龍蝦），市場無情（堂煎神戶牛柳），自強奮鬥（雞茸官燕羹），點石成金（廣肚吉品鮑），去蕪求菁（白玉翡翠），再戰江湖（海衣雞項粥），輕裝上陣（金錢蔥油餅），薄利多銷〔家鄉煎餺飥（音薄嶂）〕，揾低包袱（蟹皇小籠包），勞資並肩（蛋白杏仁茶）。這席菜金為幾萬元，果也豪盛。

董事的責任

為甚麼錦哥會在「沙士」期間，柬請好友共赴「揾低心頭大石宴」？

原來他負責「東海」「海都」二十年，除分紅外，還有五千萬元公積金。但自從「沙士」肆虐後，當時每月虧蝕幾百萬元。

為防止連這五千萬元公積金也蝕光，將來連遣散費也沒有，對不住夥計，便與股東商量，用二千多萬元先行遣散，再以合約方式重新僱用，酒樓可以繼續經營，夥計既拿了遣散費，又可以繼續開工。

錦哥這一提議，幸得各股東大方同意，對得住成班夥計，無愧於心，是為「揾低心頭大石」，遂與眾好友共慶一醉。

全港七百萬人，奮戰經年，擊退疫魔，「沙士」疫症得以控制。去年，本港社會經濟逐步復甦，市面轉呈興旺，錦哥再度邀約團年飯，席間如沐春風，對我說已收復失地，由於社會經濟好轉，「沙士」時期的虧蝕亦已賺回。

經營之道，不可以永遠也想着自己賺錢，別以為「有限公司」便可以把所賺悉數分紅「袋袋平安」，及至生意不景虧蝕時便毋須負責。

成立「有限公司」，明知責任有限，亦知對員工退休、遣散有責任，因而在公司賺錢分紅時，不能把所賺全部分光，必須每年預留一筆儲備，作為員工退休金及遣散費，這筆儲備在公司賬簿中，每年也應有記錄。

預留「儲備」，涉及兩方面責任，一方面是董事責任，另方面是會計師責任。

作為董事，明知必須備有遣散費，卻沒有預留，此為未盡董事責任。縱然公司結業時已不是董事，但在任時未盡董事責任，辭任後仍不能推卸。

至於會計師，在每年年結核數時，如果發現該公司沒有預留「儲備」，便應在評核中註明這公司沒有預留員工遣散費儲備金。

無論董事，包括前任董事及會計師，若沒有在預留「儲備」問題上做足本分，是要負責的。

乍掃封塵說舊事

日前，成報《港人港事》版刊出讀者鄧維光先生保存的1976年出版之《南華晚報》，緣於這舊紙刊出有關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之報道。

鄧先生對成報記者稱，他曾是本港乒乓球冠軍，教過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打乒乓球，以此三十年前出版的《南華晚報》為證。

看了這專訪報道，最令我感觸的是對當年《南華晚報》的一切歷歷在目。當年我負責《天天日報》，報館購置兩部滾筒彩色柯式印刷機，由於《天天》在凌晨三四點便印妥收機，如此一來，兩部印刷機便賦閒至晚上八九點才再開機印副刊，未能做到物盡其用。

為充分發揮兩部印刷機效能，便與曾健士先生商量出版一份類似德國《圖片報》，十六開度英文報紙。

後來，曾健士先生與胡仙小姐、和記洋行合作出版十六開度《英文星報》，我變成沒有着落，索性自己辦《南華晚報》。

1964年，《南華晚報》創刊，出紙一張半，最煞食的是那兩版副刊，一版是本地粵式副刊，另一版海派副刊，並模倣英國《每日鏡報》第三頁女郎，每日也刊印身材「標青」女郎照片。

《南華晚報》面世後，一紙風行，未足三個月便已發行六萬多份，僅次於當時雄霸晚報市場的《星島晚報》。

正當《南華晚報》最好景時，突被警方兩度檢控「不雅」。一次是指這些女郎照片中，有一幀因為攀着欄桿時導致短裙揪起，露出內褲，現今所謂之「露底」。另一次是方龍驤先生小說之四幅插圖，其中一幅為女主角欲誘惑男主角，被對方用大毛巾裹着身體。

本來，英國法庭對「不雅」案件由陪審團裁決。但當時本港未有「不雅及淫穢刊物仲裁處」，也未設陪審團裁決，一切檢控只由審裁處審裁官審理。

結果，在那動輒得咎的年代，兩次檢控各罰一萬八千元。

後來，《天天》《南華晚報》轉手，此乃後話。難得的是鄧先生仍保存三十年前的《南華晚報》，我自己是創辦人，卻未有存檔。

食飯唔知米價

上月，三聯書店（香港）出版由鄭宏泰博士、黃紹倫教授合著的《香港米業史》，並由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高添強先生提供有關圖片。

全書數萬言，內容包括：華人社會與米業傳統、1919—1941年食米半管制時期、1941—1945年食米混亂失調時期、1945—1954年戰後食米配給時期、1955—2003年登記入口商時期、米業與圈子活動、潮州人與米業的關係、政府食米政策評析。

這書以特大16開本印刷，共324面，閱畢掩卷，一幕幕與口糧有關的往事，重現腦際……

我生於富裕家庭，家中米糧從來不用我經手或操心，可以說是「食飯唔知米價」。兒時對米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乃1942年香港淪陷後，端午節隨家人往買粽，聽到粽店老闆娘罵伙計把粽子賣得太便宜，問這伙計：「你知唔知米價幾咁貴，一個銀錢至買十一兩米。」

早年未推行十進制，一斤為十六兩，而所謂「一個銀錢」即是一元，在那家中傭人月薪僅為五元的年代，「一個銀錢」對小市民來講，確不是一個小數目。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父已洞悉先機，儲備大批「藍線包」食米，「藍線包」每包重一擔（100斤），另購備大量坡柴儲在柴房，堆積如山。可是，日軍入城後徵用我家大宅，限予三日收拾細軟，這大批米薪也來不及搬走。因此，全家人搬往巴丙頓道一號先父開設之太和醫院棲身。但由於米糧不夠食，須派男工往輪米。

其後，先父帶領全家往中立之葡屬澳門避戰禍，戰事結束後返港，家中伙食由先母打理，毋須我輩操勞。

我有位朋友楊永忠，他與家兄同窗，其家族的「義和隆」米舖，業界知名度甚高。我與楊兄是「狗友」，同樣喜歡養狗，他是第一位把杜伯文警犬引進香港，我則養老虎獒。

當年楊兄住跑馬地，闢天台養狗，其喜犬之深，足見一斑。

AMIGO 格調高

1967年，本港發生騷動，騷動後兩三日，楊永忠兄親自用他那部「積架」房車載了一包100斤的「藍線包」白米到先母寓所，說是恐怕會有事發生，屆時缺乏米糧「冇米食」。

在此之前，我未曾與楊兄通過電話講騷動之事，而他卻已思及朋友之安危，足見他對朋友照顧周到。

談及食米，《香港米業史》雖有論及港府在食米政策上的專賣制度，批發商須向貿易署登記，但該書卻沒有列出「登記批發米商」名單，只為泛泛其談講及潮州人與米業關係。

查實，本港米商除潮州人外，亦有不少其他人經營米業，楊永忠兄的「義和隆」便是其中表表者。

話說楊兄除經營米業外，也大有興趣進軍飲食，最先是搞雲吞麵舖。

早年，位於灣仔譚臣道附近的「永華」雲吞麵最享盛譽，他不惜工本向「永華」挖角，拉了該店伙計過檔，在軒尼詩道開設雲吞麵店。

楊兄的新店出品甚佳，可惜店外門口不能泊車，經營了一段日子便結業，轉而在波斯富街，現今伊利沙伯大廈舊地盤開設餐廳，取名為PESCADO。PESCADO外牆掛有一個巨型太陽為標誌，樓下酒吧，樓上食餐，通宵營業，開業後生意滔滔，帶旺該區。

但是，舉凡通宵營業之食肆，也會經常有人鬧事、打架。一日深宵，PESCADO內打大架，警方將打架者帶返警署問話，剛好我管理的《天天日報》有記者在店內消夜，挺身作證。

其後，上址地盤拆樓改建為伊利沙伯大廈，楊兄便在黃泥涌道買舖繼續搞高級餐廳，名為AMIGO，中文名「雅谷」。

目前來講，AMIGO是本港數一數二高格調餐廳，除出品好之外，對一些小節也注重，晚餐時餽與女士以一枝用籐籃盛着的玫瑰，男士則餽以印有此客人名字的長盒火柴。

雖然，花與火柴是小玩意，但未見其他餐廳有此餽贈，足見他做事有創意、有心思。

通宵夜店打架多

本港通宵食肆，無論是西餐廳或中菜館，深宵後必然龍蛇混集，經常會有人搞事。

當年利園山道利園酒店啟業之初，酒店內咖啡室亦開通宵，也曾發生過幾次打架。酒店為安全計，僱用一批孔武有力的保安。

這批保安是劉飛師傅的朋友，為揚州人，身懷蒙古摔交絕藝，有他們坐鎮，鮮再有人鬧事。但未幾，利園酒店咖啡室也不再通宵營業。

另一家中菜館龍門酒家，為六七十年代著名通宵夜店。「龍門」位於軒尼詩道，正處於灣仔心臟地帶，雞鴉狗雲集，大佛口、鵝頸、跑馬地以至蓮花宮山各路江湖人物，均喜夜聚於此。

加上樓上有層樓為「籠屋」式散仔館，雜居諸色人等，更形成「龍門」更為複雜。

在今天講，年輕人很難想像得到「籠屋」是甚麼一回事。「龍門」樓上的散仔館，除公用浴廁及兩三間單身板間房外，其他地方全部打通，放滿一行行雙層鐵碌架牀，密麻麻起碼有三四十個牀位。

每張碌架牀有拉趟的鐵線籠門，可以拉合籠門上鎖，以保財物，上牀休息時，便將籠門拉攏從內上閂，有如困獸入籠。早年有某大報體育記者也居於此，不過，他住的是板間房而不是大廳「籠屋」。

話說回「龍門」通宵營業期間，發生多宗斬人案。據事後目擊者稱，行兇者斬人時大叫「唔關事嘅坐定，咪亂蠕（音郁）」。

當年，正值有齣電影《龍門客棧》上映，場面盡是打打殺殺，刀光血影，夜遊人士也將龍門酒樓稱為「龍門客棧」。

這裡補記一筆，有人說陸羽茶室在永吉街時，如不識得企堂，難有位歎茶。記得當時陸羽三樓有企堂兼營賣米，備「米辦」經常向茶客推銷。那年代商舖仍開火爨，舖頭供應早午晚三餐，必須用米。茶客多是商人，其中有幫襯這企堂買米，亦有不幫襯。不幫襯者每日如常在陸羽歎茶，不識得企堂難有位之說，不攻自破。

重現舊日風情

特區政府動用近億元，改建中西區半山衛城道甘棠第為孫中山博物館，改建工程在今年九月動工，預計在 2007 年三月竣工。

改建後，館內展出孫中山先生部分歷史文物，大部分以文字文物為主，例如結婚證書、在本港求學時之試卷、予姪子孫昌之英文書函等。估計落成開幕後，會吸引海外遊客，不失為本港一個新旅遊景點。

最近，特區政府撥款五億元予旅遊發展局，有了這筆資金，有關方面可以大展拳腳，多建造一些能吸引遊客的景點。

目前，九龍方面的「星光大道」收效甚佳。「星光大道」屬於新思維旅遊景點，而本港從一個小漁港發展為大都會，在過去的日子中，有不少值得我們懷念、遊客想知的懷舊事物。那麼，將昔日風情重現於這新世代，是一件值得旅遊發展局去做的事，其中，煤氣街燈最令人懷念。

對煤氣街燈的懷念，不只本港，歐美亦然。目前中環都爹利街與雪廠街交界之石級，保留有兩盞古色古香煤氣街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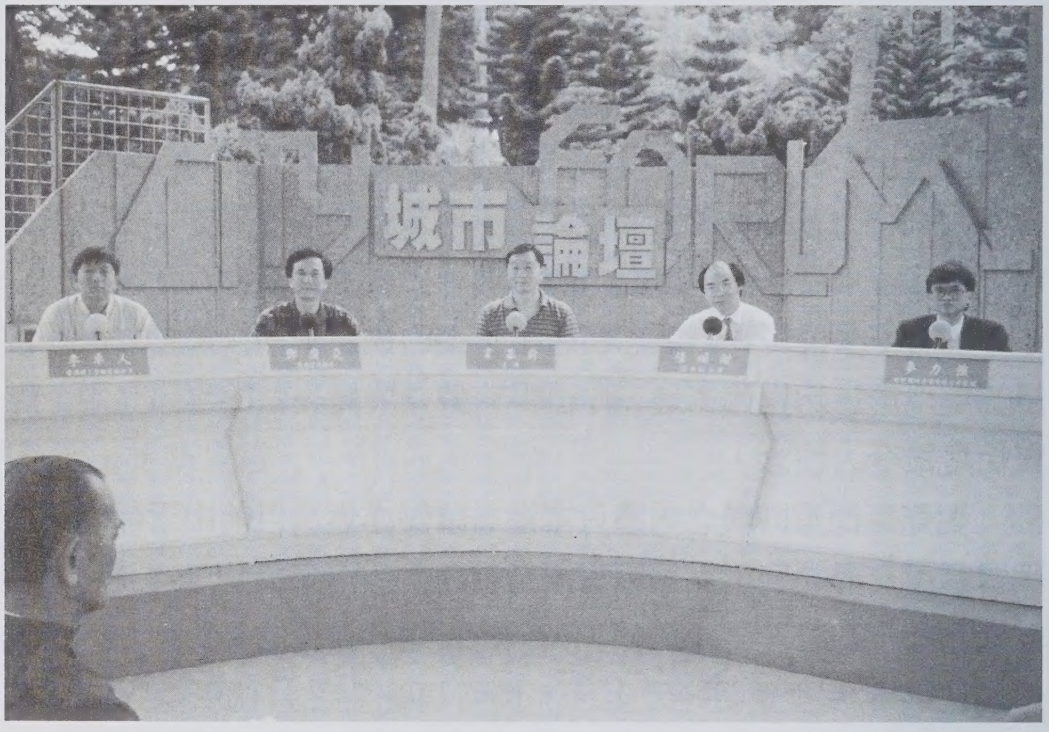
早年，每日黃昏，煤氣工人手持頂端有鐵鈎的長竹桿，把煤氣燈蕊拉高，大放光明，及至天亮時，再把燈蕊拉低僅餘火苗。現今，這作為城市裝飾，碩果僅存的都爹利街煤氣街燈，不再用煤氣燃亮，而改為電燈泡照明。

時下全港大街小巷也用電燈照明，何不物色一些環境幽雅的街道，重新裝設煤氣街燈，既讓遊客感受一下昔日風情，也裨讓懷舊人士重溫舊夢，熱戀中的戀人在浪漫氣氛中享受溫馨。

半山區有不少環境幽雅的街道，但已捨昔日之煤氣街燈改用電燈照明，山頂的夏力道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把夏力道的街燈重新採用煤氣街燈，夜幕低垂，樹影婆娑，幽雅倍添浪漫，除可成為旅遊景點外，對終日營營役役的市民來講，也是公餘散步好去處。

與此同時，有關方面可試行與煤氣公司聯絡，要求該公司贊助重建煤氣街燈。



■ 作者主持“城市論壇”。左起李卓人、鄧廣堯、韋基舜、陸順甜、麥力強。

寫信佬無復當年

上世紀70年代前，街邊寫信佬在中下階層中，可稱得上獨領風騷。

那年代，中下階層目不識丁者，比比皆是，特別是媽姐（女傭）及咕喱（苦力），要寫信或讀信只有依賴街邊寫信佬，其中幫襯最多的是媽姐。

早年的媽姐雖然「梳起——唔落家」（不嫁），但卻十分顧家，然而，她們絕大多數未讀過書，十之八九不識字，每有寄信給鄉間親人，只有靠「先生」（寫信佬）代書，若是鄉下親人有信寄到，亦靠「先生」代為拆讀講述內容。

至於早年舖頭「後生」（年輕雜役），雖然不少也是從鄉下來城市謀生，但在鄉間時多會讀過一段日子「扑扑齋」（私塾），多少也識得一些字，鮮有光顧寫信佬。

該年代，街邊寫信佬各有地盤，港島集中在中環永樂街《真欄日報》社址對面，九龍則在油麻地果欄街。各寫信檔口擺設在行人路上，早年舊樓住家的上落樓梯，多設在舖面側，而樓與樓毗鄰外牆設有水渠，寫信檔口擺在樓梯與舖面之間，或水渠前，以不妨礙舖頭門面為原則。

永樂街的寫信檔口除擺在行人路外，也有擺在廣源東街與永樂街交界巷口，與該處街邊縫製錦旗檔相映成趣。

其後，民智漸開，本港生活方式漸告改變，媽姐這行業亦漸式微。加上港府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年輕一代讀書識字，不單只識中文，也略懂英文，寫信佬生意一落千丈。

俗語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本來只是用毛筆代寫家書的寫信佬，其中有頭腦靈活者，為適應環境需求，檔口增設英文打字機，替客人打英文信及文件。九龍果欄街的檔口，有專門替客人打信與港府打交道，亦有精明到可以替商戶報關、報稅。

時代進步，各種專業人士愈來愈多，會計師湧現後，很多公司聘用會計師報稅，寫信佬生意更是買少見少，一字值千金的時代一去不返。

色情玩意浪復浪

上世紀50年代，本港曾一窩蜂湧現「女子擦鞋」。客人坐在帆布椅上，擦鞋女子穿着低胸T恤，真空不穿褻衣，蹲在客人跟前，挺着胸脯替客人擦鞋，客人居高臨下，俯覽跌蕩搖晃乳房，好此道者，莫不趨之若鶩。後經報章廣為報道，引起警方注意，進行掃蕩告終。

色情玩意，一雞死一雞鳴，進入60年代，名為咖啡座玩意，最初在深水埗、旺角出現，其後在灣仔亦風起雲湧。女侍應真空上陣，御半透明漁網裝，放下咖啡便離去，上咖啡時少不免打情罵俏一番，閣下欲再覽春色，便得又再添飲，冶艷女郎便又再捧着咖啡出現眼前。

70年代，進入無上裝酒吧歲月，最初在尖沙咀出現，女酒保赤裸上身，只在乳頭貼上一些花卉剪紙，或小巧飾物遮遮掩掩，客人圍坐在圓形吧枱四周，與站在中間的無上裝女酒保「任睇唔嬲」，談天說地，各得其樂。

無上裝酒吧盛行之際，有某議員義正嚴辭，指無上裝酒吧有辱女性，提出制裁，並要親往巡視。既有議員表示往巡視無上裝酒吧，自然會引動大批記者跟隨採訪，導致眾酒吧老闆急謀對策，在「集腋成裘」後，巡視之事沒有下文，正是來勢洶洶，卻又無疾而終！

無上裝酒吧經營了一段日子，顧客覺得意猶未足，遂發展至「無卡裝」。無卡裝的「卡」字由「上」「下」兩字合成，無卡則為無上無下，可思之過半。

70年代，另有酒帘出現。而帘者，酒旗也。古時，我國賣酒的地方必於門外樹一幡桿，懸掛的長布條謂之酒帘，宋朝《清明上河圖》亦畫有酒帘。

本港酒帘內春色無邊，女侍應入座，若客人闊綽，則坐在腿上。其後發展至烏燈黑火，客人欲窺全豹，須花五元買一枝火柴，憑火柴之光而得觀胴體。

一枝火柴燃亮時間有限，瞬刻熄滅，若想再睇，又得再買火柴。

當年，一般人每日食用亦只十元八塊，而此等火柴每枝五元，好此道者，買火柴亦買窮。

「魚蛋檔」所幹何事

本地色情場所玩意層出不窮，在酒帘、無卡裝之後，繼而興起的是「魚蛋檔」「魚蛋妹」。

魚蛋是潮汕地區食品，門蟮剝皮去骨後，把蟮肉稍為用滾水一燙，然後搓打至起膠，再用力撻至認為夠「身」，再「唧」成蛋粒狀，乃謂之魚蛋。

昔日，行經北角或灣仔之潮州大牌檔，經常看見潮州人打魚蛋。只見大牌檔夥計用木板敲打門蟮肉至起膠時，便把這團蟮肉，反覆用力撻在木桶內，發出「嘭」「嘭」巨響。

當撻至認為夠「身」，也就是蟮肉之爽、韌口感程度適中，便搓成棍狀，手握門蟮肉棍，用力一「唧」，蟮肉從大拇指與食指之間擠出，再用匙羹刮取，呈蛋粒狀，一粒一粒排放在木板備用，此所謂「打魚蛋」，便大功告成。

魚蛋爽口，除放湯、煮麵外，亦有炸魚蛋，潮州炸魚蛋媲美小欖炸鯪魚球。飲食之道，有所謂物盡其用，魚皮沾少許稀薄麵粉，經油炸後亦頗為香口，下酒、佐粥亦佳。

昔日，香港仔有一間大牌檔的魚蛋最出名，口碑甚佳，慕名前往品嚐者絡繹不絕，亦經常見有「闊佬」驅車前往品嚐，檔口前及附近停滿豪華房車，比比皆是。

色情場所中的「魚蛋檔」，本身是酒帘之一，由於女侍應服侍男客，動作有如大牌檔之「唧」魚蛋，黑社會及中下階層人士遂呼作「魚蛋檔」。

「魚蛋檔」不像舞廳般刊登廣告，而是予報館以酬勞，在夜生活專欄中介紹「女士會客」資訊，早年以《今宵何處去》最受夜遊人士歡迎，多據此按圖索驥。

「魚蛋檔」內裡有幾間板間房，只有三兩個「老女」，招呼客人入座後，便逐間房替客人服務。思之打魚蛋時「唧」魚蛋動作，則「魚蛋妹」服侍客人所作何事，思之過半。

然而，有些女士不明所以，也跟隨其他人大講「打魚蛋」，旁人不便明言與解釋，只好充耳不聞。

不愛江山愛美人

一日，逛舊書店——神州，與一位同樣愛好看書長者相遇。

這位同庚「書」友自我介紹，從1953年開始便看《成報》，至今逾半世紀，《吾土吾情》刊出後，更每日必讀。

這位長期老讀者數十年如一日之情，委實令人敬重。

攀談之下，言及他早年來港，也曾經歷過慶祝英王加冕盛事。

星移物換，我自出生以來，曾經歷過兩次英王加冕，及一次英女王加冕，合共三次大不列顛帝國君主登基大事。

第一次是1936年。早年，威爾斯王子未貴為君主時，曾來港巡視。及至1936年，其父英王佐治（喬治）五世駕崩，遂由他繼位。

但他在一月登基後，於同年十二月便辭去帝位，登基不足一年，便讓位給御弟，是為佐治（喬治）六世。

上世紀，英國在世界各地也有殖民地，號稱「無日落之國」，表示英國國旗每分每秒也在太陽下飄揚。既是如此的一個大國，威爾斯王子登基後貴為大國之君，何以不足一年，便不戀君主之貴，讓位給其弟？只因他愛上一個曾兩度離婚的美國婦人。

本來，威爾斯王子民望甚高，但他不愛江山愛美人，由於威爾斯王子登基後為英王，同時是英倫教會領導，不能接受離婚婦人為王后，為此便逼他放棄帝位，讓位予其弟——佐治（喬治）六世。

因而在1936與37年內，有兩次英王登基加冕，香港亦舉行兩次「出會」，慶祝英王加冕。

30年代「出會」，只在港島舉行。這由於當年九龍仍然十分荒蕪，彌敦道亦只有兩層高平房，馬路兩旁種滿大樹，枝葉濃密伸出街中心。

紗龍與飄色

我家住在羅便臣道，30 年代港島「出會」，主要在石塘咀進行，雖然不行經羅便臣道，但先父四層高的工廠設在石塘咀廣州酒家毗鄰，當年我在工廠四樓看「出會」，印象最深的是舞紗龍。

當時「出會」所舞的紗龍，與現在的金龍不同，當年紗龍龍身為筒狀白紗，內中鑲有巨珠，珠底用木棍托着，沒有龍鱗，柔軟飄逸。而今之金龍，龍鱗金光閃閃，別具威武，兩者一柔一剛，各具擅場。

且說當年紗龍，力士舉着龍珠，在紗龍前舞動帶路，龍身隨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時而急步，時而盤桓，舞來栩栩如生。

而最特別的是從龍嘴發出煙花，恍如龍吐珠，煙花射出，擊中道旁民居屋外牆，薰作一團黑色。兒時的我，以為是龍吐珠，大為神往。

兒時看「出會」，除喜看舞龍外，對於「飄色」亦十分欣賞。

「飄色」為民間巡遊特色，一個小童，打扮成各種歷史故事，或民間傳奇人物，例如《三國演義》之劉、關、張、呂布、貂嬋，《封神榜》踩着風火輪的哪吒及「托塔天王」李靖，《西遊記》之唐三藏四師徒，亦有觀音大士、西施、楊貴妃。

各小童扮成諸色人等，站在一根釘有踏腳板的高高木桿上，由一名大漢手持此木桿緩步而行，雖說有板踏腳，但企立頗長一段巡遊時間，難得這些小童有此能耐。

後來，據云把踏腳板改作板凳，「飄色」小童可以安坐其上，但仍須上下保持重心平衡，才不會摜低。

1936 年及 37 年，本港舉行過兩次英王加冕「出會」。

50年代，本港人口大增，社會經濟大有發展，52年，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加冕，本港又再「出會」祝賀。

該年慶祝英女王加冕「出會」，主力在九龍舉行。各坊眾在「華民」指示下，亦在通衢大道，蓋搭牌樓式大花牌，大舉慶賀，十分「墟冚」。

遺失身份證之後……

日前談及街邊寫信佬，適者生存，從替媽姐（女傭）寫家書，拆讀來信，進而替客人打英文信及文件，以至替商戶報關、報稅，服務範圍不斷擴大。

其後商戶報關、報稅聘用會計師樓代辦，寫信佬生意漸告門堪羅雀。話雖如此，但普羅市民生活中以英文填報諸事，仍須找寫信佬代書，最常見的是填寫遺失身份證之報失補領表格。

回歸前，殖民地政府一切以英文為準，政府文件全是英文，所有憲制團體會議紀錄也用英文，簡單莫如報失身份證及補領，亦要用英文填寫。

不懂英文的小市民，只好找「先生」（寫信佬）代為填報，寫信佬代為填報，每份收費5元。當年警員月薪300元，幫辦亦只400餘元，而代填一份身份證報失補領表格，卻收費5元，相當「和味」（好搵、易賺）。

早年，港府未設立移民局，有關身份證及出入境事務，由警方管理。1949年，本港第一次發身份證時，招聘大學程度青年出任相關職位，但「港大」學生嫌職級低，不肯屈就，結果招聘了一批廣州「嶺大」學生，其中最多的是「勵社」同學，他們與家姊同班，有此方便，領身份證時毋須排隊。

話說回市民遺失身份證，填妥報失補領表格後，把表格交給警署「坐堂幫」（值日幫辦）登記落簿，經證明後簽名，才可以補領身份證。每間警署有兩位「坐堂幫」，兩人輪流當「更」，當一日「更」便休息一日，每「更」工作時間為朝七晚十一，做足十六小時，可見本港首先發明「七、十一」。

有位老友每次當「更」時，也有大批市民到警署報失身份證，但另一同僚當「更」時，卻沒有人前來報失補領。

後來，他發覺原來自己樂於助人，義務替報失者填寫報失補領表格，這些「失魂魚」毋須幫襯寫信佬，可以慳番5元。

梁新記「一毛不拔」

梁蘇記（鋼骨遮）結業時，發表宣言，引起社會人士注意。

另一以「一毛不拔」而得口碑的梁新記，則靜悄悄，不聲不響地退出本港商場。

「一毛不拔」乃指一個人極其吝嗇自私，可見諸《孟子・盡心篇》：「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梁新記所講的「一毛不拔」，乃指其出產的牙刷，一條毛也不會甩掉，正所謂「襟使耐用」。

早年未發明尼龍，牙刷毛為豬鬃毛，牙刷柄為牛骨而不是塑（音數）膠，把豬鬃毛穿在牛骨柄前端的一排小孔上而成。牛骨柄耐用，鮮會變形。但豬鬃毛經日積月累地「刷」，便會變形。

早年生活困難，上環及灣仔有些街邊檔，代客把變了形的牙刷更換穿上新毛，再度使用。

往日口腔衛生護理器具，除豬鬃毛牙刷外，並有腊刮。窄薄長條形的腊刮，主要是用於清潔腊苔。一般腊刮用牛骨「車」薄至可稍為彎曲使用，較為高級的腊刮則用銀做。兒時，經常聽到街童在嬉戲時，大聲唱說：「牙刷刷，腊刮刮，恃住老豆做警察。」

現今口腔衛生護理愈來愈先進，不單只腊刮已少見，連牙粉也被各種各樣牙膏替代。

昔日牙粉用盒盛放，先把牙刷稍為弄濕，然後沾了牙粉刷牙，由於牙刷有水，水滴落在牙粉盒中，會令牙粉凝結成粉團粉粒，頗為浪費，不及現今的筒條形牙膏，用多少擠多少那麼方便。

同時，由於每個人的牙齒結構不同，有些地方連牙刷也刷不到，幸喜發明牙線，可以用牙線清理食物餘屑牙垢，保持口腔清潔衛生。

時下刷牙方式亦有改變，由昔日的橫面來回擦，今多改為平面上下擦。除每日刷牙外，有些人則定時往牙醫醫務所洗牙、漂牙，這會否有損牙齒表層的琺瑯質？言人人殊。

不過牙痛慘過大病，此言不虛。

美國大車走的士

二次大戰結束後，初期全球物資缺乏，本港一位有「橋」的商人，從美國買了50部福特汽車返港，開設的士公司，那時候的美國車稱「大車」。

戰前及戰後初期，本港的私家車多數是英國車。

戰前，本港的英國車只有8匹馬力，車頭擋風玻璃可以用手絞起，車身前座位兩側車門玻璃前端，俗稱「雞翼」之小窗，亦可以隨意開合兜風。早年未發明汽車冷氣，絞起擋風玻璃，打開「雞翼」，迎風飛馳，頗也涼快。

1949年，英國生產一款柯士甸A40型號房車，具40匹馬力，本港車壇為之嘩然！

1948年，華仁書院仍在羅便臣道，一位教低班，綽號「矮仔楊」的楊老師，據講承受一筆遺產後，買了一部英國舊車，每天開着私家車返學校教書，為「華仁」老師中唯一揸私家車返學的人。

當年羅便臣道接近公園的行人路頗為寬敞，楊老師每天上課時，也將私家車泊在現今接近高主教中學的行人路上。

我與幾個同學，既妒忌他有私家車，亦認為他把私家車泊上行人路太霸道，商議後決定予以「顏色」。

當時我正在練舉重，另外幾個同學是運動健兒，眾人均孔武有力，遂合四人之力，把這輛私家車抬出馬路中心，由得警察抄牌。

楊老師被我們「整蠱」後，卻又不敢向神父投訴，只是要求我們放他一馬而已。

如今事隔多年，對於作弄老師的事，覺得未免有點惡作劇。

話說回早年本港的士，只有港島的士及九龍的士，未有新界的士。

當年港島的士用美國車，記憶中「大行」的士老闆姓余，九龍的士則用英國車，也由於未有海底隧道，兩地的士不會載客坐汽車渡輪過海，俗語所謂「唔會撈過界」，各有客路，沒有爭執。

的士罷工記者火㷫

二次大戰結束，德國雖然是戰敗國，但西德在美國扶助下，很快便復原，經濟發展迅速，國民生產力提高，較之一些所謂「戰勝國」猶佳。

50 年代中期，已有德國汽車來港傾銷，由仁孚代理。忽然之間，全港九之的士，全部改用平治油渣（柴油）車。

港島方面，沿着銅鑼灣軒尼詩道，轉入高士威道，沿途所見，盡是氣派不凡，車頭豎立着一個別具一格，環狀徽章之嶄新平治的士。

有一次，與一位外國朋友行經該地域，他忽然大叫一聲，流露驚愕而又羨慕的神情對我說：「原來香港有這麼多平治，多到用平治來做的士！」

本港的士市場隨着經濟及政局形勢而變動，1967 年發生騷動前，位於灣仔乍非道（今稱謝斐道）的中央的士發生罷工，「中央」位於該處之「掘頭」巷，地底車房泊滿的士。

當時我正管理兩間報館，得知罷工消息後，立刻派記者前往採訪。與此同時，左派報館記者亦聞風而至，在採訪過程中，左派報館記者與其他報館記者發生衝突，互相以攝影機頂撞，氣氛緊張，其後幸得雙方自我克制，才不至於發生不愉快事件。

「中央」本是胡忠家族經營，發生罷工後，胡氏索性放棄的士業務，提出每部的士連「牌」帶車以二萬餘之價錢賣給司機自己經營，公司樂得「冇眼屎乾淨盲」。

若以今時今日而言，光是一部車已不只二萬元，而「牌」價高達三百五十萬元計，不由得不令人嘆一句「一個酸梅兩個核，今時唔同往日」。

且說50年代中，德國平治油渣車雄踞本港的士市場後，另一個戰敗國——日本也在美國扶植下，迅速復原，成為亞洲經濟大國，其汽車工業發展尤為發達。

70年代日本車蜂湧來港，廉價爭奪市場，的士市場開始大量轉用日本車，代替售價較貴的德國平治油渣車。

太平紳士審小販

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對「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簡稱JP)這一稱謂的概念全不了解，這到底是甚麼職級？又是否官銜？心中存着疑問。

「太平紳士」發源自英國，但美國亦有。在美國讀書時，有一次在南部喬治亞州開車，經過一個小鎮，突然有一輛警車從橫街駛出截停了我，指我開快車。

我習慣上入到城後，必然把車速減慢，如今顯然「屈」我。當我向他解釋時，他二話不說，帶我交給太平紳士審理。

這太平紳士是一位理髮師，正忙着替客人剪髮，他一邊剪髮一邊說：「認罪便放下三十元了事，不認罪便拘押至下星期三開審。」

當日為星期六，若押後至下星期三才開庭，豈不是被羈留四天？於是便放下三十元罰款，作為交代。

早年本港街邊無牌小販林立，警方掃蕩拉人，控以「無牌」「阻街」罪，因而小販案件相當多。

可是，當年裁判司不多，既要審理其他案件，面對眾多小販案件，俗語所謂「審唔切」，難以如期仲裁。於是，小販案件便交「太平紳士法庭」，由兩位太平紳士審理作出仲裁。

太平紳士除了審理小販案外，亦須處理有關神經病人事宜，若有市民投訴發現有神經佬、神經婆，須由一位醫生及一位太平紳士聯名簽署捉人扣留觀察兩星期，再由精神病專科醫生診斷，若證明確是患上神經病，便送入青山精神醫院治療，否則便須放人。

此外，太平紳士另一個職責是探監，定期由兩位太平紳士一同前往監獄探視囚犯，觀察監獄設施及聽取囚犯投訴。

探監的兩位太平紳士，一位是官守太平紳士(按：舉凡高官也具太平紳士銜頭)，一位是非官守太平紳士。

1982年，保安司舉薦我做「太平紳士」，由於行政局有人反對而做不成。

再講 AMIGO

勞動節假期後，收到一位讀者來函，雖然沒有署名，但從電傳紀錄來看，這讀者應是陳先生。來函談及AMIGO餐廳，並表示託本版同文，把陳醫師的地址告訴我。

首先，多謝陳先生能閱讀我這個懷舊框框，至於「唯一」的陳醫師，即為人稱「俠醫」的陳泰兄，我們已認識多年，毋須第三者告訴我以地址。

至於 AMIGO 餐廳，楊永忠兄在波斯富街搞的那間餐廳名叫 PESCADO，而不是AMIGO。當波斯富街地盤拆樓改建時，楊兄把餐廳搬往黃泥涌道經營，才改用 AMIGO。

PESCADO和AMIGO也是西班牙文，前者是「魚」，後者是「朋友」。

AMIGO是本港數一數二高格調餐廳，不單向女士饋送一枝用精織藤籃盛載的玫瑰花，及向男士饋送盒蓋上印有客人名字的長火柴，以表謝意及紀念。

而楊兄的餐廳有一個必然特色——樓下酒吧，樓上餐廳，波斯富街的PESCADO是這樣，黃泥涌道AMIGO也是這樣。這源於楊兄平時對中外飲食文化，花不少時間觀察，作出的一種經營模式。

中西飲食習慣不同，中國人赴宴，早到的人會自己先行「埋位」（入席），等齊人開飯。洋人赴宴，開席前會飲酒談天，及至人齊才一同入席。

試想一下，入席前一人飲一個 Round（回），餐前售酒量相當可觀。楊兄掌握這特點經營西餐廳，PESCADO與AMIGO的酒吧更是布置得美倫美奐，充滿藝術氣氛。

楊兄經營 AMIGO 另有與眾不同之處，他每天到餐廳視事，不單只穿着整齊筆挺西裝，襟頭例必插着一枝康乃馨。

他經營 PESCADO 時仍未有插襟花，後來，經過一位同學提醒他，身為老闆光穿西裝還不夠，須插有襟花，顯示身份不同，他便開始插上襟花，至今不變。

讀者陳先生若去AMIGO食餐，不妨留意我講的一切，是否如此。

■ 香港交通安全隊會操，筆者與港督戴麟趾握手。

針紙與痘紙

最近有齣電視劇，講述一名毒販用膠袋裝放毒品後吞進肚內，事為其他毒犯得悉，聯手圍攻劏肚取出毒品。這毒犯患有霍亂，毒品亦沾有霍亂菌，吸食此毒品的人，成為霍亂病帶菌者，導致滿城風雨。

講及霍亂，時下很多年輕人也許不知有此傳染病。上世紀中葉，每年暑假前也要注射防疫針，注射後發給針紙，以資證明。

1965年，我去越南，啟程前已注射防疫針，在越南期間，六個月有效期的針紙到期，便再在越南醫院注射防疫針。返港時，有一位我認識的衛生幫在機場檢查針紙，指我的針紙發出不夠一個星期，無效。

我指出針紙註明第一次注射防疫針，經過七天後生效，但第二次及以後注射，即時有效。可是他卻官威十足，不肯認錯，把我送往伊利沙伯醫院隔離。

翌日，當值醫生檢視我的針紙，知道有誤會，立刻送我離開。

早年，除預防霍亂的針紙外，還有預防天花的痘紙。

雖然說種牛痘預防天花是英國人發明，但在很久之前，中國人已有土法防止天花。

英國把天花菌種在牛身上，再提取血清。種牛痘時，把疫苗塗在手臂割開的表皮上，讓人體吸收產生抗體，預防天花。中國的土法預防是將天花的「焦」磨成粉，吹進鼻孔，作為接種。

民智開睿後，嬰兒出生便種牛痘。早年，女性把牛痘種在小腿外側，隨着身體發育，小腿上這個「痘疤」亦相應變大。

後來，牛痘種在手臂上，種後用一個透氣「痘笠」罩住，兩旁用繩綁好，以免碰傷及因癢而抓傷。若護理得好，一般上結「焦」後，只留下淺淺的痘痕。

近年來，天花已被消滅，毋須種牛痘。記得當年坊間流傳取笑曾患天花，臉上留有「痘皮」的人之「順口溜」為：「雨灑灰沙地，反轉石榴皮，後門蟲食菜，成日曬筲箕，蜜蜂飛過去，認錯佢屋企。」

廣州馬場風波

日前，翁靜晶小妹刊文談及廣州馬場事。

有關廣州馬場諸事，我有所聞。當年開幕後，開展如火如荼，投注額甚高，不單只馬會賺錢，連帶馬場附近的地皮也漲價，若發展房地產的話，利潤十分可觀。

但是，此舉卻招來不少老共產黨員非議，他們認為賽馬是資產階級的玩意，投注更是歪風，因而對廣州馬場的賽馬投注提出批評。

誰料到，廣州馬場負責人不簡單，不知哪一位幕僚教他一條公關「好橋」，居然神通廣大，能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專訪，接受記者訪問，講述廣州馬場開辦後，如同香港馬會的做法，多次撥出部分利潤捐作社會福利，並列舉歷來之撥款項目，表示自己開辦廣州馬場不忘公益。

他以為在全國性的《人民日報》發表這麼一篇專訪報道，便可以平息老黨員的批評，豈料卻惹來了另一場風波。

我估量教他這條公關「橋」的幕僚是位香港人。他卻忽略了香港是一個小城市，只容許一個賽馬會。但內地不同，全國省市眾多，各省市看了這報道，得悉開辦馬場如此「好搵」，也要學廣州一樣，紛紛向中央提出開辦馬場，尤其是上海，解放前已有跑馬廳，廣州只不過是後來居上。

最後，主持人因多宗罪收監，廣州馬場關門大吉，馬場雜草叢生，馬匹亦無人飼理，馬毛徒長，更有稍聞人聲，便以為有人前來餵飼，爭相長嘶，其荒涼景況與昔日萬頭攢動，呼聲振天，有雲泥之別。

由此，亦足見同一條「橋」，還須因時、地不同，不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香港與廣州，兩地各異，香港行得通的「公關」好「橋」，若在內地「照辦煮碗」，可能有反效果。

談及「公關」二字，不由得不令人想起已故《星島日報》總編輯鄭郁郎先生。

開創免費公關服務

「公共關係」簡稱「公關」。

1968年，當時《星島日報》總編輯鄭郁郎先生將「公共關係」的概念引進本港。最初他在《星島》負責外電編務，把Public Relations翻譯為「公共關係」，創立一個新辭彙，沿用至今。

鄭老總蓄有美髯，報界朋友暱稱「鬍鬚佬」。此外，鄭老總平素喜穿着唐裝長衫，報壇中喜穿着長衫的，還有成報前輩呂大呂先生，宋郁文先生，三位是業界人所周知的長衫客。

當年，鄭老總借用美容專家李德成女士位於大道中萬宜大廈面對的歷治行單位，開班教「公關」課程，學員甚多。鄭老總與我是好朋友，其課程首三年的畢業典禮均由我任主禮嘉賓，演講「公關事務」及頒發畢業證書。

時代發展，香港人知道公關的重要性，就讀及從事這行業的人數大增，公關這一業務也開始在本港大行其道，遂設立「公關學會」。

有些外資廣告公司，基於客戶需要，亦要提供公關服務。但當時外資廣告公司認為，廣告與公關是兩種不同行業，互不侵犯。

廣告本身在他們來講是需要支付費用刊登的「公關」稿件，而公關的稿件是免費服務，兩者性質不同。當年外資廣告公司勢力龐大，有見及此，便另外成立公關公司，若客戶有涉及公關服務需求，便轉介給「圍內」公關公司，另行收取費用。

由於外資廣告公司生意額大，雖然要另收公關費用，客戶只好照付如儀。

70年初，我開設一家公關公司，但實質上是經營廣告業務，兩者兼容。我所提供給廣告客戶之公關服務完全不收費用。

自從我開創此「免費服務」先河後，不少華資廣告公司亦爭相跟進，一時之間，這種時尚經營方式，大受社會歡迎，迫使外資廣告公司不得不也跟着大隊走。

「黃昏之戀」聘禮三千萬

最近，上流社會名媛圈傳出一個令人忍俊不禁故事。

話說中區某商業大廈內之麥當勞快餐店，尊敬老人，凡65歲以上長者，均可免費飲用店中的咖啡奶茶。

一日，兩名女士在店內正歎下午茶，一老翁前來享受免費餐飲，可能是高朋滿座，或對某些空位不合意，便向這兩名女士搭枱。

三人閒坐搭訕起來，表示一把年紀，時感寂寞。

其中一女士頗為知情識趣，不欲做「電燈膽」(歇後語——唔通氣），自行離去，讓同行女友與這老翁「單對單」談心。

這對上年紀老人，十分投機，自此之後，經常約會，投入「黃昏之戀」中，感情增長突飛猛進，達至談婚論嫁階段。

訂親時，男方表示不知饋送甚麼禮物為佳，遂寫了一張三千萬元支票給女方，由女方自行購買，作為訂情聘禮。

本來，平時光顧麥當勞或肯德基這種美式快餐店，多數是年輕人，或為家長帶同年幼子女幫襯。但這一個「黃昏之戀」故事傳出後，很多年逾65歲的女士，風聞而至，紛紛在這家麥當勞快餐店「打躉」，期待有朝一日，也遇上一個慷慨饋送三千萬元支票的老翁。

雖然，故事在上流社會中流傳，但若追問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姓甚名誰，卻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出來，只說是朋友告訴他的，或是這故事中的男女主角是朋友的朋友，總之有若神龍見首不見尾。

白牌去，紅牌來

上世紀60年代，開始流行一種用作營業的白牌車。

當年，私家車車牌為白底黑字，有些車主用以載客收費，常見有車房的大廈，最少也有一部白牌車，亦有經營走白牌的人，合夥租用一個車房或車位泊車載客。

白牌車之所以受歡迎，主要是它停泊在大廈車位，住客出入，朝見口晚見面，互相認識，便放心把孩子交託白牌車司機接送返學。此外，若有所需，亦可預約時間用車，頗為方便。

然而，白牌車的運作，卻招惹其他交通工具經營者不滿，向政府投訴。不知是誰度出一條好橋，指出用私家車做收費營業車，雖已買保險亦無效，因而駕駛沒有保險的車輛屬於違法。

在警方檢控過幾個白牌司機經定罪後，其他白牌司機便自動不再走白牌，白牌車乃告銷聲匿跡。

正所謂白牌去，紅牌來。政府杜絕白牌車後，未幾則通過批准紅牌車經營載客。紅牌車不同於的士，紅牌車不能像的士般可在街上兜客，須停泊站頭或車房，等候「柯打」電召往接載乘客，習慣上稱為「電召紅牌」。

60年代尾，70年代初，本港經濟起飛，市面上的士不敷需求，尤其是中環下午放工，搶搭的士現象比比皆是，於是紅牌車在下午放工時候，也湧到中環，像的士一樣兜客、上客。

當時，市民不理會這是的士還是紅牌，只要能搶截到有車搭便於願足矣。

面對這混亂情況，政府立刻採取「放蛇」行動，維持綱紀。「放蛇」由一男一女警員假扮乘客，在街頭乘搭兜客之紅牌車，其之所以由一男一女警員假扮乘客，一方面以免打草驚蛇，另方面在法庭上作供時，有兩名證人作供，可加強供詞可信程度。

然而，由於市場需求，一時之間仍難禁絕紅牌車兜客現象。

騷動期間小巴湧現

警方雖然「放蛇」打擊紅牌車兜客，但實在太多紅牌車違例，告不勝告。交通諮詢委員會（簡稱交諮會）有見於此，建議讓紅牌車轉為的士，並提出一個兩全之策：每部紅牌車轉的士，政府一次過收取數萬元。

初時，運輸司在立法局會議上極力反對交諮會的建議。但是，經由交諮會列算出數據，若紅牌車獲准轉為的士，政府一次過的收入，等於當時庫房半年收益。

巨利當前，港督亦為動容，終於立刻接納交諮會的建議，批准紅牌車轉為的士，路面上行走之的士大增，而本是「電召紅牌」的電台轉營的士台，本港的士運作，進入另一階段。

當年本港陸上公共交通工具除巴士、的士、紅牌車及電車外，還有小巴。小巴起源於67年騷動時，公共交通經常有工人曠工，突然不上班，令當局十分尷尬。

當時，我管理的報館有一輛巴士，用作接送員工上落班。有間學校借用為校車，利用空檔時間接送學生，騷動時仍如常運作。

當時有人想起64年東京奧運時，大會購有大批14人小巴，用以接送工作人員及運動員，奧運閉幕後，這批小巴空置下來。於是，往東京購入這批小巴返港，向政府申請發牌為營業車，開啟了紅色車頂、黃色車身的公共小巴交通運輸。

其中有頭腦靈活的經營者，認為一部車由一個司機駕駛，就算多坐兩三名乘客也仍是僱用一個司機，於是便把14人座位改為16人座位，多坐兩名乘客增加收入。

其後，政府公共屋邨及發展商之大型屋苑湧現，政府進而發展專線小巴，專線小巴為綠色車身，乘客上車自動「入錢」，不設找贖，有別於公共小巴。

本港開啟公共小巴交通後，有個別經營者長袖善舞，成為「小巴大王」，更發行股票上市，此乃後話。

期待地鐵環島線

上世紀70年代，本港經濟起飛，路面運輸交通一片繁忙，港九嚴重塞車情況無日無之，尤其是上下班時間，更是「行不得也哥哥」。

曾有統計，交通繁忙時間由筲箕灣坐車到中環，超過一小時，由中環過海往九龍，除了凌晨三時至七時通暢外，其他時間紅磡海底隧道例必塞車。

當局除了盡量擴闊路面，疏導交通外，並制定發展地底交通政策，發展地下交通系統，紓緩路面交通緊張情況。為此，遂向海外財團貸款，興建地下鐵路，簡稱「地鐵」。

「地鐵」這一名稱，引用自日本。

很多去過日本旅遊的人，叫慣了地下鐵路為「地鐵」，但當時《明報》一士謂謂，認為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辭彙，不應跟隨日本，便建議稱為「地車」，並在該報所有有關地下交通系統的報道中，均稱作「地車」不用「地鐵」。

但由於市民年深月久叫慣「地鐵」，《明報》也從眾稱為「地鐵」。

本來，此地建造地鐵時，港府有龐大盈餘儲備，毋須向海外財團貸款，縱然要借貸，也可以求助亞洲發展銀行，毋須向商業機構舉債。

一直以來，亞洲發展銀行也鼓勵各國、城市從事資本性發展，這方面的貸款息口特別低。但港府捨低息而不就，卻情願付高息向商業機構借貸，箇中理由所在，至今仍未見有人解畫。

而且，按道理，幾十年來亦應還清貸款，但至今仍預這筆債，這像一般市民供樓，供一段日子後，仍未供斷便又再作二按。或許政府理財的人心中有一盤數，認為這樣做有「着數」，卻不得而知。

本港地鐵營運了幾十年，路線不斷發展，從單一的港九市區線，發展至接駁東鐵及機場快線，但奇怪的是始終不見建造香港區環島線。港島市區路窄車多，遇上天雨或快活谷跑夜馬，必會嚴重塞車，如果有地鐵港島環島線，對紓緩交通大有裨助。

中華兒女同仇敵愾

攝影名家、《香港文匯報》前廣告部經理周奕兄撰著的《香港英雄兒女》，講述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

最近，內地多個城市市民發動遊行示威，抗議日本教科書竄改中日戰爭歷史，從而引起不少人對六十多年前的戰火回憶及探索。

年輕人不妨買這《香港英雄兒女》閱讀，了解當時烽火歲月，認識歷史。

日軍侵華，中華兒女、熱血青年在此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投身各抗日戰線。東江縱隊成立，展開抗日救亡工作。

香港淪陷後，大批民主愛國人士、文化人滯留香港，其中包括何香凝、廖夢醒、柳亞子、喬冠華、鄒韜奮、茅盾、陳歌辛、瞿白音、歐陽予倩、蔡楚生、張友漁、胡繩、廖沫沙、胡風等數百人，必須及時撤離香港，返回內地大後方，這艱巨工作，由東江縱隊負責。

與此同時，東江縱隊並協助在華南地區墜機或跳傘逃生的美國空軍脫險。

東江縱隊的事蹟，周奕兄撰著的《香港英雄兒女》有詳盡敘述，蕪文不作狗尾續貂。

早年，在本港從事地下工作的組織，除東江縱隊外，還有陳策將軍統領的地下工作隊。

太平洋戰事爆發前，陳策將軍已來港負責三合會工作。戰事爆發未幾，日軍仍未入城，港內告米糧短缺，很多人缺乏口糧，由港府安排救濟。陳策將軍的地下工作隊在港島灣仔聯同各武館負責維持秩序，協助港府派米。

日軍大舉攻港，戰事迫於眉睫，在最危急時，陳策將軍與英國官員乘坐魚雷艇，經由港島南區水域撤退時，魚雷艇被日軍擊沉，陳策將軍一足殘廢，難以泅泳，幸由「長人」徐亨搶救脫險。

陳策將軍脫險後，返回內地，馬不停蹄，立刻投入參與國民政府軍隊工作，指揮抗日。

落水憲查變高官

抗日戰爭中，我國游擊隊活動、殲敵英雄事蹟，在戰後任護花先生撰著的小說《牛精良》中，也有精采描述，對未經歷過大時代炮火洗禮的年輕一代來講，欲知當年同仇敵愾的壯烈事蹟，可以到舊書店或圖書館找幾本《牛精良》看看。

太平洋戰爭期間，英國有一個名為BAAG組織，由麥道軻負責，這組織全名為British Army Aid Group，中文名稱為英軍輔助隊，負責搜集情報。

組織由一批英軍及在日軍集中營內脫險的英人聯同戰前在港府任職的華人給成。這組織之所以吸納曾任職港府的華人，因為他們大多數是讀英文書院，通曉中英文，可以擔任翻譯。

戰後和平，曾進BAAG成員的華人陸續返港，其中有華仁書院徐仁壽校長的公子徐家祥先生及曾被日軍拘留施以「灌水」酷刑，其後得以逃脫返內地的唐人幫辦馮書農先生。

香港淪陷，日軍入城，有人稱為淪陷時期，亦有稱為日治時代，但英文則稱作日佔時代。無論「淪陷」也好，「日治」也好，「日佔」也好，天下事每多令人莫名其妙。

日治時期，本港有些替日軍工作的人，稱為「憲查」。日軍之所以吸納其為鷹犬，一方面這些人通曉中文，另方面是本地人，深知中國人生活習慣。

市民視「憲查」如蛇蠍，這些人為着向日軍交差，每日也向日軍提交「地下分子」名單或情報，以換取日軍信任，便首先把身邊的親友捉交日軍邀功。

這些身穿白沙士堅衫褲，白鞋、白通帽（一種在非洲常見之水松質料，透氣遮陽的歐美獵人帽），全身衣掛白色的「憲查」，壞事做盡兼開賭。戰後竟搖身一變，加入香港警隊。

BAAG既是收集情報組織，但對這些「落水」之人出任警隊高職，卻不聞不問，匪夷所思。

廣州長堤大公餐廳

與友午膳，他談及有位移民美國友好，最近來電談舊事，半小時意猶未足。其中有談及在彼岸得閱蕪文《吾土吾情》，曾講述昔日中環紅寶石餐廳之週末舞會事。

他那位朋友說到他認識今之太太，乃拜紅寶石週末舞會結良緣。電話中傾出無限甜蜜回憶之餘，希望友人轉告於我，於這小框框多講一些紅寶石餐廳往事，多留下一些美好回憶。

首先，我得先向愛護、支持我的讀者致歉，由於一直以來我也沒有寫日記習慣，一切只憑記憶書就，其中有些事情，年深日久，可能有所疏漏或張冠李戴，在所難免，若有此情，萬勿見怪及不吝賜教。

紅寶石餐廳是我三位朋友詹成、冼永就、馮耀錦合股經營，冼、馮二人是我居於澳門時的培正同學。

太平洋戰爭時期，詹成從台灣往內地。戰後和平，詹成講得一口流利廣東話，未被遣返台，留在廣州發展。

當年與詹成際遇相同的，還有兩人，一位是大丸百貨總經理劉火炎先生，及我的柔道導師，後來主持松竹影業的金井干城師傅。

金井干城是日本人，香港打仗前從事情報搜集工作，從廣州帶了幾十個「文雀」(扒手)來港，專門在英國人及英軍身上打主意，竊取文件。

由於劉火炎先生與金井干城師傅也講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加上二人一身中國打扮，港府視二人為本地人，和平後，沒有遣返原居地。

話說回戰後和平，詹成在廣州長堤開設大公餐廳，誰料得到，這大公餐廳影響我一生人的前途。

早年，廣州最出名的兩間西餐廳為「大公」與「太平館」。當時仍未發明卡拉OK，詹成腦筋靈活，他在大公餐廳設有打碟點唱服務。男士攜女伴往光顧時，可以點唱英文歌曲給女友聽，以表心意。

當年懂英文的人不多，在女友面前寫英文歌名點唱，用今天的話來講：「認真夠酷」，演嘢一番。

好漢不吃眼前虧

1950年，往廣州嶺南大學升學。是年暑假將結束的一個早上，與兩姊一妹，一行四人，會合其他入讀嶺南大學的學生，合共百多二百人，浩浩蕩蕩一齊坐火車北上。

沿途由嶺南大學派出一些健碩同學組成學生警察隊（SP），維持秩序。當時，已沒有直通車。

坐火車上廣州，在現今尖沙咀鐘樓側的前尖沙咀火車總站上車，當抵達羅湖後落車，自攜行李步行一段路過羅湖橋，才又在深圳上火車往廣州。過關情形，有如現今之坐東鐵往深圳大同小異。

當年自己年少力壯，平時練習舉重打拳，膂力過人，正所謂「手瓜起腕」，四個人的行李，我一人獨從橋頭來回幾次挽上火車，才乘車直往廣州。

嶺南大學位於廣州河南康樂，今之中山大學所在地，註冊入學後為時尚早，仍未開課。當時已有「青年團」（可能是「共青團」），每天也結隊步操出廣州。自己閒來無事，便與年紀相若的家姊碧薇，坐船由河南出廣州，往長堤大公餐廳，大魚大肉，極之「資本主義」。

一日，忽然有人告訴我，他們（青年團）準備開會批判我這些糜爛生活。我得到這消息後，心諗以一己之力面對此環境，百辭莫辯，懷疑可能被作賤。

正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便向校務主任楊重光先生提出退學。楊主任本是中學部校長，因1948年發生學生打死老師案，被撤調校本部任大學校務主任，楊主任與家兄基華感情最好，視家兄如誼子。

他同意我退學，並表示校方仍保留我的學位，隨時可以返校上課，並予我一封證明公函，但經過多次搬家，遺失此公函，十分可惜。

辦妥退學手續後，已是下午，自己帶着一件行李，趕急出廣州返港，但已無火車。唯恐夜長夢多，立刻轉往長堤搭「渡」於下午五時經中山落前山，再由澳門輾轉返香港。

「渡」又是甚麼一回事？下文再講。

輾轉舟車返香港

「渡」是行走內河的木船，船艙內設上下格牀位，十分簡陋。「渡」本身沒有機器，依賴俗稱「電扒」的火船仔用大麻纜拖着緩緩而行。這次搭「渡」，下午五時廣州長堤落船，一直至翌日早上七時才到達前山（今之珠海）。

離校返港前，買了幾本《新民主主義論》《實踐論》《矛盾論》等毛澤東主席著作放在行李唸面，經過海關時，關員看見這些「寶書」，曾問是否「出差」？當時我稱是返家取行李上課，關員也不再查問。

「渡」行內河，沿途兩岸不足一箭之遙，當年正甫解放，雖是晚上，岸邊田野多見坐着一夥夥男女青年，徹夜不眠唱歌：「東方紅，太陽升」「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的歌聲此起彼落。

搭「渡」抵達前山，已是早上七時，坐了差不多十四、五小時的木船，人亦疲倦。早年，前山仍有座如《三國演義》中張飛所鎮守似的古城，雖古樸迷人，亦無心觀賞。

當時雖有歧關車來往澳門石歧，但前山沒有站，便連忙抱着行李搭單車尾落澳門。這些載客單車，採用英國「克加路」，取其車身堅固可載重。

載客單車在後面貨架安上座，乘客坐在後座墊，從後抱住車夫，而後輪軸心伸出一條腳踏，予乘客踏腳。從廣州輾轉搭「渡」落前山，再從前山搭單車尾落澳門，再由澳門返港，已是九月中。

返港後安定下來，申請往美國讀書，當時美國的大學已開課，雖獲美國的大學接納申請，仍須等候美國駐港領事館批入境簽證。

在這段時間，華仁同學王祖根講及灣仔聖佛蘭士街新法書院開辦補習班，英語授課，由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可暫時入讀，免得荒嬉時日。我覺得此亦可行，便入讀新法。

校長王澤森先生熱愛體育，組有兩支籃球校隊，新法金由新獲乙組冠軍升上公開組之流星隊員組成，而由我們一班雜牌軍組成的名叫新法藍隊。

■ 1954 年筆者於美國策騎紅番馬（PINTO）。

澳港紅寶石餐廳

1950年10月底，美國領事館批出讀書入境簽證，當時美國各大學已開課，須等到51年春季才入學，及至51年1月14日，一個寒風的晚上，家人相送到九龍倉碼頭，乘搭奇利夫蘭總統輪往美國讀書。

從這段人生歷程中來看，詹成的大公餐廳影響了我一生。若非我入讀廣州嶺南大學時，經常在大公餐廳「大魚大肉」，招來青年團的不滿，要對我進行批判，我也不會退學轉赴美國讀書，若仍留在廣州讀嶺南大學，所走的人生道路，可能與如今完全不同。

月圓月缺，彈指間已五十多年，如今憶及往事，莫非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過了一段時間，詹成也從廣州落澳門發展，由我的兩位澳門培正同學冼永就、馮耀錦「打本」（斥資）在新馬路近南灣的利為旅酒店（今之中國銀行）附近開設紅寶石餐廳。

上址側有平安戲院，對面為西洋銀行及郵政局，人流甚多，加上新馬路美國樓餐廳已歇業，國際酒店西餐廳則遠至舊海皮，附近只有中央酒店西餐廳足與競爭，一時之間，紅寶石大行其道，港人前往澳門耍樂莫不前往光顧。

紅寶石餐廳在澳門經營了一般日子，擴展至香港，初時在九龍尖沙咀香檳大廈牛刀小試，後來，港島中區萬宜大廈落成，紅寶石在此大展拳腳。

當年，萬宜大廈在本港首先採用扶手電梯。談及扶手電梯，戰前上海永安公司已有採用，本港至50年代才出現，但市民對此新玩意大感興趣，紛紛試搭之餘，順便往紅寶石歎杯咖啡，多少亦帶旺紅寶石，詹成選址於此，足見其人甚有商業頭腦。

談及中區萬宜大廈，早年曾發生一宗艷聞，一位紅衣女郎在萬宜大廈天台，揚言要跳樓自殺。坊間常言，穿紅衫自殺者，其鬼必厲，這女郎作此舉，莫非大有冤情？

報人匯聚紅寶石

這紅衣女郎並非別人，《超然報》老總羅秀兄之女友，美容專家李小姐是也。李小姐為何徘徊萬宜大廈天台，揚言要跳樓，此為何由？局外人不得而知，但卻苦了羅秀兄。

早年，蔣大方先生的《超然報》與任護花先生的《紅綠日報》，銷路甚佳，同稱「單張紙王」（出紙一大張，四大版）。

羅秀兄亦是記者體育會中堅分子，平時，只有別人求他，如今為免女友之事張揚，不得不轉過來求行家筆下留情。

話說回紅寶石餐廳在中區萬宜大廈開業後，生意滔滔。中區每天有幾十萬人上班，中午須找餐廳、酒樓午膳，當時仍未流行快餐店，紅寶石消費較便宜，出品亦合廣東人口味，尤其是餐包，上枱時既熱且軟，稍帶甜味，塗上牛油無以上之。

講開萬宜大廈紅寶石餐廳，其樓下斜路之蘭香室麵包店，每日下午二時左右，多見有人排隊。原來，蘭香室之蛋撻為老饕推崇，每日下午二時出爐，新鮮熱辣，令人垂涎，此乃別話。

且說紅寶石生意愈做愈大，銅鑼灣香港大廈落成，紅寶石購入地舖及二樓，經營紅寶石酒樓，集團業務從西式餐飲擴展及中式飲食。在遠東交易所成立後，適逢其會，遂於 70 年代在遠東掛牌上市。

香港大廈對面是日本大丸百貨，早年，視為「墮角」之地，發展前景不大。但劉火炎獨排眾議，邀得日資財團在此開設日本大丸百貨，果然闖出一條生路，在崇光百貨未開業之前，大丸百貨門前人流最多，紅寶石酒樓在它對面，亦受裨益。

詹成長袖善舞，尤為擅於與傳媒打交道。每日下午，均有大批報界朋友在紅寶石酒樓品茗，打麻將，打天九或對局中國象棋。

當年銷路不俗之《星島日報》、《星島晚報》及《快報》眾高層，亦以「星眾」之名，長期闢房飲食、耍樂。

紅寶石絢燦歲月

詹成與報界熟絡，星島系高層唐碧川、鄺蔭泉、潘朝彥為紅寶石酒樓必然牌局搭子，成報前輩呂大呂，黎之明則為十三張台柱，「大聲公」宋郁文與《天天日報》老總湯仲光，及人稱「阿伯」的國民漆廠甄文亮老闆，為長駐天九腳。

此外，詹成也經常維繫一些文化界人士，其中不乏書畫文士，如陳荊鴻、蘇文濯、張韶石等，全是紅寶石酒樓座上客。

每日中午，晚報收工後，報界朋友及書畫文人開始在紅寶石酒樓聚會，聚會並非單純賭局，除牌局外，還有棋局，亦有吟詩作對，高談闊論，各適其適，儼如古之蘭亭盛餞，熱鬧非常。

記得，紅寶石酒樓開業時，張韶石畫了一幅大牡丹，懸於大堂入口迎賓，有若黃山迎客松。牡丹富貴旺財，紅寶石酒樓果真是高朋滿座，客似雲來，張韶石亦因而獲得「牡丹王」美譽。

戰前，人稱「雙石」的本港著名畫家張韶石及容漱石，均任職先父二天堂藥廠廣告部，負責廣告畫設計。

張韶石享譽「牡丹王」後，舉凡商號開業，也不惜斥巨金請他畫一幅牡丹懸於店內招財，一時之間，接應不暇。

話說回紅寶石酒樓上市升水，利潤可觀，眾創辦股東皆大歡喜。其後，詹成自己在台灣開設台灣紅寶石酒樓，店中最大的一幅畫，是我與前《快報》老總鄺蔭泉兄所送。

稍後，詹成再在美國三藩市開設三藩市紅寶石酒樓，但與本港的紅寶石酒樓集團沒有關係，引起冼永就、馮耀錦二人不滿。詹成索性與冼、馮二人拆夥，在九龍紅磡謝瑞麟打金工場側開設金寶石酒樓，獨自經營。

過了一段日子，冼永就，馮耀錦二人移民澳洲，把手上紅寶石股份售清，紅寶石酒樓亦告轉手，新股東繼續經營一段時間才告結業，未幾，上市公司亦告「賣殼」。

曾名噪一時的飲食業彗星，隨之淡而消失。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亞非國家領袖會聚印尼萬隆，舉行亞非會議，商談亞非國家的團結及世界和平問題。

今次亞非會議卜址萬隆，剛好距上次萬隆會議50週年。半世紀時光彈指即過，在過去50年光景中，全球發生驚天動地變化，尤其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國民生產力大增，躍身亞洲經濟強國之列，為第三世界，甚至俄羅斯也爭相以中國為師。

50年前，1955年4月18日，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獨立大廈開幕，共有29個亞非國家的340名代表出席，歷史上稱為「萬隆會議」。

然而，在這次會議前，天下大勢波譎雲詭，曾發生一宗與本港有關，全球震驚大事。

當年，新中國由周恩來率領包括陳毅、黃鎮、廖承志、喬冠華、黃華、王倬如等人的代表團，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從香港飛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

也許有些年輕讀者會覺得奇怪，為何航空公司的飛機會有名字？這由於早年航空業不像現在這麼發達，全球飛機不多，航空公司每架飛機也有名字，恍如輪船一樣。

談及輪船名字，廣東話常言之「日本郵船」，其歇後語為「遲早完」。日本船名為「乜丸」「物丸」，日文「丸」字即中文「號」字，廣東話將「丸」字讀作「完」音，「遲早丸」變成「遲早完」，入木三分。

話說回當時周恩來剛完手術，尚未完全康復，率領代表團坐中航機從北京出發，經重慶，轉昆明，再坐「克什米爾公主號」包機往耶加達轉赴萬隆。

由於途程較遠，「克什米爾公主號」須在香港加油及稍作停留。

當時，台灣方面接獲情報，得知周恩來、陳毅等一行人會乘搭印航包機往萬隆，但不知是哪一架機。

經偵查後，發現「克什米爾公主號」餐飲中備有齋菜，而周恩來剛做完手術要戒口，遂估量周、陳等人會坐此機，便部署炸機。

周恩來福大命大

台灣派遣特工趙斌丞、陳鴻舉負責「克什米爾公主號」炸機行動。陳鴻舉早已在香港從事情報工作，趙斌丞則是台灣保密局敵後部署組長，二人經驗豐富，但難進入啟德機場停機坪，遑論登上「克什米爾公主號」。

為此，須由可登機人員在機上安放炸藥。經過一番張羅，二人終於以50萬港元，及承諾事成後可定居台灣為餌，收買機場清潔工人周駒，把計時炸彈安裝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

4月11日早上，周駒如常到啟德機場返工。這天，他負責包括「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內的三架飛機清潔工作。

他把經過偽裝的牙膏狀塑膠計時炸彈與其他清潔用品、工具放在一起，順利通過檢查帶入停機坪。

周駒若無其事登上「克什米爾公主號」後，伺準機會，溜入行李艙，調校好計時炸彈計時器，將炸彈放在隱蔽夾縫，再以雜物遮掩。一切妥當後，如常落機收工，潛逃往台灣。

且說當日中午12時15分，「克什米爾公主號」起飛前往印尼途中海面，藏在行李艙中的計時炸彈爆炸，第三號引擎機艙後面的右翼着火，機身迅速下降觸及海面，機身登時破裂，沉入海底。

機上8名中國代表團人員，北越代表團人員，波蘭、奧地利記者及本港1名姓劉的隨行採訪記者，均告罹難。但奇怪的是，3名機務人員竟在此空難中獲救。

台灣滿以為炸機成功，周恩來、陳毅等人必死無疑。但世事每多出人意表，不知是事有湊巧，還是周恩來收到情報，未有坐「克什米爾公主號」去印尼，而另乘別機往緬甸仰光，與緬甸總理見面才往萬隆出席亞非會議。

4月16日，周恩來率團由仰光飛抵雅加達，17日再往萬隆，18日出席萬隆會議，提出舉世知名的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新光潮州海鱟湯

洛克道過海小巴站附近，新光潮州酒家開業多年，新光有別於一般酒家，其營業時間由下午四時至凌晨四時。

其別具一格的營業時間，對深宵才放工，或為夜遊人士來講，確是好去處，無怪乎其愈夜愈旺，生意甚佳。

新光有兩道食譜為我最喜愛，一道是海鱟（音後）湯，另一道是潮州炒麵。

鱟又稱東方鱟，分布於太平洋水域，此為節肢海產，外形類似龜鱉，但不是水魚（甲魚），其頭胸之甲（殼）呈半月形，腹甲（殼）則為六角形，尾則呈劍狀，其血為藍色，與一般海產不同，據云，常飲用海鱟湯，可增強抵抗力。

至於潮州炒麵，一般潮州炒麵為接近炸的「兩面黃」，沾以醋或沙糖來食，但我喜吃新光的濕炒寬條麵，配以鮮蝦、肉絲、芽菜濕炒，與羊城食譜之辦麵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夕，與友人往新光品嚐海鱟湯與潮州炒麵。席間，有人入門呼我「學長」，轉頭一看，原來是廖行長。

我等雖同在中環返工，平時各有各忙，鮮有會面，今恰逢其會，少不免多寒暄幾句，敘舊敘舊。他說相請不如偶遇，今餐無論如何也由他找數（請客）。廖行長平素為人疏爽，與新光趙老闆既是同鄉又是老友，我便順其意，由他做東道主。

廖行長一聲「學長」，勾起早年一段回憶。我們是五十五年前新法書院舊同學。早年，新法書院位於灣仔聖佛蘭士街，我因為等候美國領事館之大學入境簽證，暫讀新法書院補習班，而廖行長賢昆仲亦入讀聖佛蘭士街新法書院，結為相知。

最近，新法書院在本港報章刊登鴻文，講述該校半世紀以來教育成就斐然，培育出不少社會棟樑、知名人士，但文中未見提及大名鼎鼎的廖行長，未知行文有所疏漏，還是執筆者有眼未識前輩？不得而知。

「三梁」各領風騷

早年，本港老店中有「三梁」，這是指梁蘇記「鋼骨遮」、梁新記「一毛不拔」牙刷及沒有廣告宣傳口號的梁津煥記。

前兩者因為有廣告宣傳口號，一聽便知做甚麼生意，售賣甚麼商品。為甚麼梁津煥記沒有廣告宣傳口號？這可能與它的業務與一般人的避忌有關。

卻原來，梁津煥記是一家專賣壽衣（去世者舉殯入殮時穿的衣服）的店舖，同樣是業內首屈一指的「一哥」。

「三梁」在行內各領風騷，寒來暑往，梁蘇記與梁新記亦已先後歇業，如今只有梁津煥記繼續經營。

梁津煥記店址本在上環荷里活道，後來搬往四方街。如今若從荷里活道由西向東行，經過大笪地而又未到文武廟之間，仍可以看見梁津煥記的一個大招牌。

梁津煥記老舖原先在廣州，老闆梁煥文先生從廣州遷店來港經營，打響名堂。星移物換，梁老闆去世後，生意交由太太伍少梅女士打理。可能是生意性質使然，伍女士與「殯儀大王」蕭明為莫逆之交。

伍女士樂善好施，也曾做過保良局總理，並在葵涌建有一所「梁伍少梅工業中學」，作育英材。伍女士雖屬女流，唯作風果斷，不讓鬚眉，其性格豪邁豁達，視富貴如浮雲，傳說她在一次賭局中，一個晚上輸掉了灣仔天樂里附近一條街，亦只一笑置之。

伍女士還有一個特性，雖兒孫滿堂，仍喜做眾人契媽，城中不少名人，也是伍女士的契仔契女。

伍女士有一對翡翠玉鉅，人稱「玉鉅王」。上世紀70年代，本港一家著名金舖以300萬元高價獲她轉讓一隻，奉為鎮店之寶。幾個月後，該金舖遇劫，這翡翠玉鉅亦不知所蹤。及至90年，伍女士在家中浴室跌一交，僅餘的另一「玉鉅王」跌斷成三截，令人惋惜。

歷來野市傳云：舉凡寶物，有福分者才能擁有。

是耶非耶？言人人殊。

百年字號謝利源

當年，保良局林勇仁主席經營珠寶玉石，曾搜購一批價值不菲玉器，包括一對梅花綠蛋面戒指，色水之佳，譽為百年難得一見，另有一隻翡翠扳指，晶瑩通透，一座逾尺高的玉觀音及一副玉麻將，全屬一時之選。

後來，林主席將這批美玉轉讓給謝利源金舖。

謝利源為百年老字號，清朝咸豐年間已在澳門開業，老舖設於營地大街，鄰近關前後街。當時營地大街及關前後街是澳門華人商業中心，一如早年本港中上環。其後，謝利源來港發展，由「老大」謝志超主持店務，我與其弟志成、志達是澳門嶺南分校同班同學，至於超哥另一幼弟，前浸會大學謝志偉校長，則低幾班屬嶺分細佬班。

曾有一段時間，我計劃撰寫有關貴重藏品介紹，邀彩色攝影名家馮漢復大師以 4 × 5 大底片，拍攝這一批玉器彩色照片備作出版。後因俗務繁忙未有出版，便將這批照片悉數送給謝志超兄。

謝利源除經營門口生意外，並辦存金業務。金舖收受客戶存金，性質近似銀行收受存款。早年太平盛世，金價波動不大，金舖在提存之間賺取利息。

然而，雖無戰爭，惟世事多變幻，美國突然宣布解除黃金買賣禁令，美國人可自由買賣黃金，刺激金價暴升。事前，謝利源沒有做「套戥」，所賺得的利息不足補貼暴升的金價，只好宣布結業。

在此黃金風暴期間，有所謂「金甲蟲」的「經濟專家」來港辦講座教港人炒金，入場費每位二千元，在 70 年代來講，此非小數目。後來更「打」入屋，在電視節目中說金價會炒上每安士一千美元。

當時我在報章上指出，中國人炒金有幾千年歷史，「金甲蟲」前來教我們炒金，無如是「教老竇生仔」。而且當時美國金價早已由最初規定的每安士 32 美元改訂為 35 美元，金價亦已全面冒升，「金甲蟲」不遠千里而來，目的想「散貨」。

結果金價大跌，信其言跟着炒金的人，均成大「傷」家。

舊函勾起籃球事

過去半世紀搬屋頻繁，每次搬家，最頭痛莫過於對書籍的處理，雖由搬運公司打包運送，但在新屋拆包安放時，須親自處理。

家中外籍女傭不懂中文，將書籍胡亂往書架上堆放，連上下也調轉，別說分門別類。每次搬屋最亂的是書房，見此凌亂情景，有時候，自己也沒有心機處理。

前幾晚，輾轉反側未成眠，大發宏願，收拾整理書房，將書籍分門別類，妥善排放。收拾中，書堆跌出兩封信，一封是蔣法賢醫生在民國四十六年（1957年）來函，另一封是朱夢曇教授函件。

蔣法賢醫生是香港聯合書院創校校長，朱夢曇教授則是該校教務主任。蔣法賢醫生親函邀請我出任聯合書院籃球隊名譽教練。

我將二人的函件給朋友看後，不少朋友問及我到底有沒有執教聯合書院籃球隊？當時我已是香港大學籃球隊教練，而且又是東方體育會籃球部「班主」，再無時間兼教其他球隊，只好婉拒蔣法賢醫生一番美意。

1956年，我剛從美國返港，年方23歲，少不更事，喜搞體育。

最初，南華會會長馮漢柱公邀任籃球部主任，但由於會方有些舊人開列出每月經費，較開一間舖頭為多，此非辦事之道，我便婉謝漢柱公相邀。後來，東方體育會會長「南天王」陳濟棠哲嗣陳樹桓兄，無條件邀請我擔任該會籃球部主任，我亦無負樹桓兄所託，先奪「福利杯」冠軍，繼膺56－57年度全港籃球甲組公開賽盟主。

四十九年前，我踏足本港籃球圈，為東方體育會籃球部主任，且與南華會籃球部主任「輯爺」何鴻略兄角逐競選籃聯（今稱籃總）主席，競選時，「輯爺」中途退出，得雲茶樓東主文鑒培兄異軍突起，參加角逐。

第一次投票同票，本來由會員大會主席投下決定一票，但為免得失任何一方，主席婉拒投這決定性一票，便作第二次投票，經再投票後仍是同票，須抽籤決定，抽籤結果文兄勝出。

東方籃球隊一鳴驚人

1956年競選籃聯(今稱籃總)主席之初，很多人指我不見經傳。當時我甫從美國返港，此亦難怪。但經過各報章體育版大篇幅報道競選，知名度大增，可能由於我年方23歲，多冠以「少帥」之稱。

雖失落籃聯主席之位，卻率領東方體育會籃球隊，奪得全港甲組籃球公開賽冠軍，亦算得上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當年率領東方籃球隊奪得甲組公開賽冠軍，得來不易，花了我不少心血，尤其是決賽一役，箇中緊扣心弦的戰況，如今仍歷歷在目。

當年我承諾陳樹桓兄擔起東方籃球隊大旗後，由於剛從美國返港，對離港五年這段日子圈中情況不太了解，便找着華仁舊同學陳華湛協助組軍。

陳華湛入讀聖保羅男女中學時為籃球校隊主力，曾替該校奪得學界冠軍，其後轉讀華仁，任籃球校隊隊長，同樣獲得學界冠軍。我交由他組軍，除召集華仁舊生中的籃球健將外，並招募新秀好手，組成東方籃球隊。

東方籃球隊初試啼聲，便奪得修頓球場兒童遊樂會主辦的「福利杯」。可能是圈中人認為「福利杯」是小型賽事，對我隊未有重視。

其後，我隊參加全港籃球甲組籃球公開賽，該賽採雙循環制，參賽隊伍中以南華及培爾實力最強。交戰之下，我隊盡顯王者本色，連續兩次擊敗南華，而與培爾首仗交鋒亦取得勝利。

及至南華與培爾對陣，如果培爾輸給南華，我隊毋須與培爾打第二仗，已經穩奪冠軍。但南華卻敗在培爾手上，我隊須與培爾打第二仗，決定冠軍花落誰家。

決賽之夜，修頓場館爆滿，先母興致勃勃往觀戰，但見太多人，便將私家車停泊在柯布連道。

由於當年修頓場館不像現今之密封建築，可以從柯布連道看見場內的積分牌，由司機眺望場內「分牌」，便可知戰況。

反超前挫培爾捧杯

由於南華輸給培爾，東方與培爾的第二循環賽事便是冠軍爭奪戰。

初時，我隊球員可能是心情緊張，打不出水準，交鋒未幾，便已落後10分。當時賽事採舊例，沒有「進攻時限」，也沒有3分波，如果對方拖慢來打，控球在手，我隊要追上反敗為勝，頗為吃力。

但對方在叫「暫停」後，欲擴大得分距離，竟與我隊鬥打快波。「打快波」乃我隊所長，培爾此舉，正中我隊下懷，只見各將用命，積分逐步趕上。

當球證銀笛長鳴，結束這場龍爭虎鬥冠軍爭奪戰時，我隊以兩分反超前，擊敗培爾，登上盟主寶座，全場掌聲雷動，莫不歎為觀止。

經此之後，香港大學慕名相邀擔任該校籃球校隊教練。

早年，本港只有一間大學——香港大學，其他則為書院，因而未有大學籃球聯賽。我執教港大籃球校隊，帶領該校校隊參加全港公開賽。同時，港大足球隊亦有參加足球總會的公開賽。

未知是否聞鼙鼓思良將，未幾，香港聯合書院校長蔣法賢醫生亦親函相邀擔任該校籃球校隊名譽教練。但由於我身為東方體育會籃球隊主任，同時又執教港大籃球校隊，再抽不出時間兼顧，只好婉拒蔣法賢醫生一番盛情。

悠悠歲月，無意中保留蔣法賢醫生之邀請函，函件以香港聯合書院信箋用毛筆字書寫。信箋上的香港區校址為堅道147號，此乃華仁同學戴振華兄家族物業。

話說回我執教港大籃球校隊時，隊中有位姓鍾同學，畢業後投身社會，每天上班前，均約定同事在維園網球場打網球晨運。

一日，他如常打完網球後往維園停車場取車時，竟被兇徒捉住割斷大腿大動脈，血流不止喪生。從兇徒行兇手法來看，估量尋仇居多，才會以黑社會家法手段取命。

事後，其東主懸紅100萬元緝兇，但至今已幾十年，命案仍懸，未見有人領賞。

執教港大籃球校隊

我執教香港大學籃球校隊時，訓練場地為半山克頓道，香港大學馬禮遜堂（Morrison Hall）之籃球場。

馬禮遜堂是港大學生宿舍之一，入住的宿生，無論在二次大戰前，或戰後和平，也是校內活躍分子，較之另一宿舍利瑪竇堂（Ricci Hall）的宿生有過之而無不及。

馬禮遜堂宿舍不單只有籃球場，也有網球場。宿舍毗鄰住着上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末，本港炙手可熱，譽稱「政壇教父」，本地最紅的華人爵士——周錫年醫生。

周錫年爵士在葛量洪時代已崛起，曾任香港賽馬會副主席。早年，華人要加入香港馬會為會員，須經由他進行「面試」。

我雖無緣入讀港大，但與馬禮遜堂卻頗有淵源。一方面因為執教港大籃球校隊，經常在馬禮遜堂籃球場進行校隊集訓。

另方面有四名兄弟曾入住該宿舍，其中家兄基澤、基堯，分別於30年代及50年代初讀港大時，入住馬禮遜堂，而兩名弟弟基可、基豪入讀港大時，亦於50年代末期，亦入住馬禮遜堂宿舍。

後來，不知甚麼原因，港大拆掉馬禮遜堂宿舍，進行商業發展，改建為高層住宅大廈。

談及馬禮遜堂宿舍，它較為特別之處，除了設有籃球場及網球場外，其地點也遠離港大校本部教學大樓，置身於半山區住宅群中，較為接近位於旭和道尾的港大副校長住宅。

以馬禮遜堂宿舍的歷史來講，若作為文物保留下來，未嘗不可。然而，在商業社會發展中，並非每一項舊物業也要保留下來。

我雖未曾入住過馬禮遜堂宿舍，但在這宿舍的籃球場訓練港大籃球校隊，花了不少心血，流下不少汗水，對這宿舍亦有深厚感情。

意興闌珊離開籃球圈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在本港籃球圈如日方中之際，何以突然意興闌珊，離開自己喜愛、有建樹的圈子？箇中根由，半世紀後的今天溯憶起來，仍不勝欷歔！

當年我率領東方籃球隊，奪得全港公開賽冠軍後，帶隊往台灣訪問，環島作賽。

早年台灣籃球以克難最強，我隊訪台先與外號「小克難」之國光對壘，旗開得勝。

隨後，在三軍球場與克難對陣，由於兩名球證偏幫克難，無形中對方打多二人，對此不公平現象，我質問台方何會如此？對方說道恐怕一旦克難輸了，難向有關方面交代，既然如此，亦無可奈何。

結果，我隊在克難多打兩個人的形勢下，以8分之差「敗陣」。

賽後，我邀請克難隊訪港作賽。

1958年年初，一支台灣籃球隊訪港，來訪者並非克難，而是全台公開賽盟主民生。時為農曆新年假期，我隊在修頓場館迎戰民生，上演賀歲波，我隊以106：67大勝民生，給全港擁躉送上一份新春賀禮。

東方籃球隊在我率領運籌下，實力不斷增加，稱譽圈內。適逢全美大學籃球冠軍三藩市大學訪港，雖然隊中全美最佳中鋒比爾羅索已經轉打職業，但實力仍為美國學界表表者。

籃聯派出港聯應戰，我隊是全港公開賽冠軍，理應由我出任港聯教練迎戰，但籃聯未委以教練之任，卻徵用我麾下球員交別人指揮，結果僅輸一分，不敵敗陣。

當時，我在場邊觀戰，愈看愈不滿意，便向籃聯提出再打一場，客隊及比賽費用由我負責，但須由我任教練。

可是，由於我並非當權派，我雖出錢出力亦不被接納。同時，正當我隊訪台時，籃聯安排兩場賽事，我隊因離港被判輸波。無巧不成話，不戰而勝的兩隊，竟是我隊上季的手下敗將南華與培爾。

此後，我隊屢遭不公平對待，明顯是這圈子已在排擠我，面對這情況，再搞下去也沒意思，便索性離開籃球圈，轉而在足球、乒乓方面發展。

入閣東華，驍將來投

正所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1958年，我轉向足球圈發展，加入東華體育會為主席。東華體育會由曾任東華三院總理人士組成，東華派隊參加足球總會乙丙組賽事，我加盟入閣出任主席時，東華剛好由乙組升上甲組。

當時，甲組強隊林立，諸如南華、巴士、警察、傑志均為一時瑜亮。執掌東華帥印後，驍將來投，「東方馬菲士」何應芬、「新馬仔」陳輝洪、「神和」黃兆和、「阿泰」羅國泰、「拖佬華」郭滿華、「吳飛」吳偉民及「把喇打——BROTHER」黃志光等人納於麾下，加上李國華、司徒堯、劉義強、吳偉雄、區彭年、譚鑒滿等當打之球員，組成一支力足與群雄爭一日長短的勁旅，且譜下本港足球史上至今仍未打破的紀錄。

時下，球迷喜言「南巴大戰」。然而，當年真正「上山」看過「南巴大戰」的球迷，如今縱非七十老翁，亦為將有資格領取「長者卡」的長者。現在看來，縱是中年球迷講當年「南巴大戰」，亦非目睹戰況，多是聽長輩敘述，人云亦云而已。

話說50年代本港足球盛事，「東巴大戰」之與「南巴大戰」未遑相讓。「東巴大戰」不但創下本港球壇紀錄，也在世界足球史寫上令人歎為觀止一頁。

當年，我帶領東華參加甲組聯賽，與巴士兩度碰頭。巴士擁有「長人添」劉添、「大口北」羅北、「大喪」周少雄及衛佛儉、劉志霖、劉繼照、梁偉雄、陳志剛等一時之選。

第一仗雙方以0：0打和。第二週再度交鋒為59年2月23日。是日天雨連綿，有謂之為「攔門雨」。但當時正好有美國太平洋艦隊訪港，其銀樂隊及海軍陸戰隊蒞臨球場演奏及作槍舞表演，吸引逾萬市民冒雨入場觀戰。

早年球賽，頭場先上演乙組賽事，隨後才由甲組上陣。是日頭場為乙組銀牌淘汰賽，由陸軍對東華乙。

東華三戰巴士

早年乙組銀牌淘汰賽，只踢70分鐘，是日場地濕滑，法定時間內陸軍與東華乙1：1打和，加時20分鐘，陸軍終以4：2淘汰東華乙。

接着上演正本戲，東華對巴士，踢90分鐘。

本來，東華攻勢不弱，可惜未有入球，上半場兩無紀錄。下半場易邊再戰，巴士正前鋒劉繼照先拔頭籌，以1：0領先。

賽至下半場34分鐘，我隊羅國泰在巴士禁區被劉添、梁杰雙雙夾擊犯規，獲判得射12碼球，由何應芬操刀，勁射破網扳（音攀）平1：1。

兩仗合計，東巴兩隊鏖戰180分鐘，未分勝負，然而，我所講的本港及世界足球史上的紀錄，非僅於此，好戲在後。

1959年2月28日，我隊又再披甲上陣，與巴士進行甲組特別銀牌準決賽，爭奪決賽席位與南華、警察兩隊之勝方決戰銀牌。

是仗於掃桿埔香港大球場舉行，門券分三元五角，二元四角及一元二角三種。是日頭場為乙組特別銀牌準決賽，由冠雲對愉園，由於亦為準決賽賽事，雖是「乙組仔」交鋒亦踢90分鐘。

由於我隊與巴士在聯賽中兩度打和，這一仗特別銀牌準決賽，賽前各方面議論紛紛，有看好東華，也有看好巴士，也有認為是「五五波，打過至知」。

在此大戰前夕，有小道消息謂巴士班主「熊爺」於賽前放「水」淹東華，志在必勝。亦有謂東華班費靠一眾新舊三院總理支持，今仗能克巴士，不愁「手緊」。

平時，東華統帥部各首腦與球員，每夕均喜聚於太平館宵夜、談天說地。今大戰當前，曾當過差（警員）之管理李仁智着令各球員在晚上十時過後回家休息，養足精神，準備翌日上陣。

東巴大戰萬頭攢動

1959年2月28日雖有「攔門雨」，但加路連山道上，球迷絡繹不絕，掃桿埔香港大球場萬頭攢動。頭場乙組銀牌準決賽冠雲對愉園，因天雨改期。幸喜午後老天放晴，甲組特別銀牌準決賽東華對巴士，依時上演。

豪雨初歇，場地濕滑，到底哪一隊為擅於變化場地作賽的「爛路馬」？球迷各有揣測。

我隊（東華）在統帥部與教頭「靈駒」宋靈聖商議下，排出「夫添」強陣，派遣黃兆和、司徒堯、李國華、陳輝洪、吳偉民、黃志光、區彭年、何應芬、郭滿華、羅國泰及吳偉雄上陣。

至於巴士，亦盡遣主將出戰，計為衛佛儉、羅北、羅國良、吳添來、劉添、陳志剛、周少雄、劉志霖、劉繼照、林錦棠及梁偉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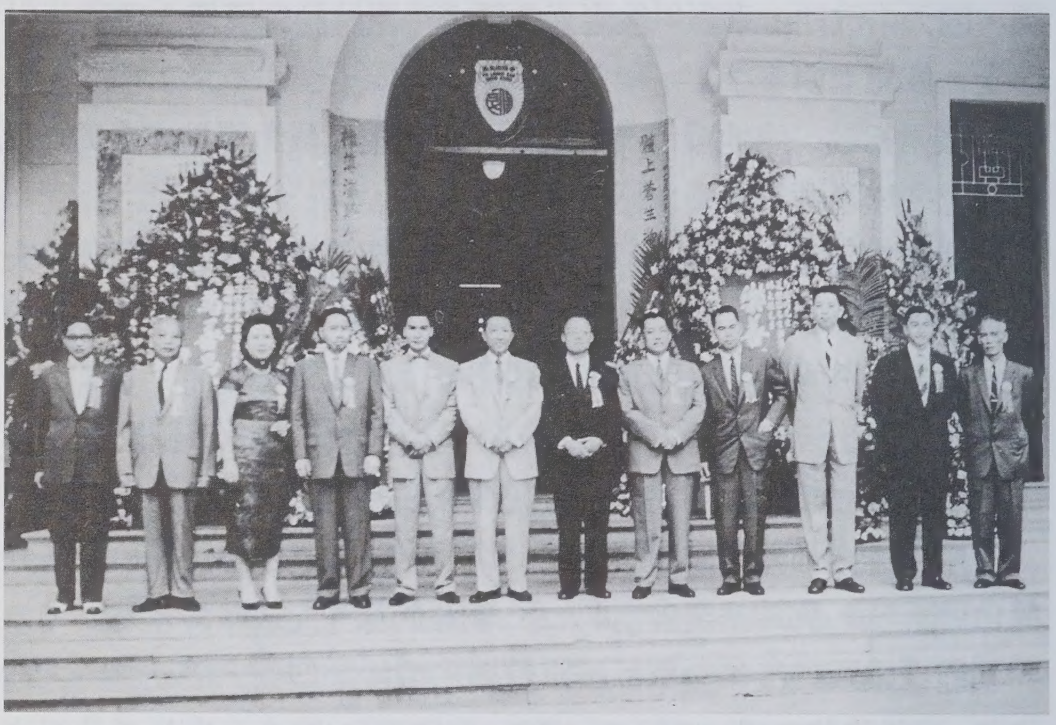
兩隊排出強陣，旗鼓相當。上半場，我隊壓住巴士狂攻。9分鐘，「拖佬華」郭瑞華突破「長人添」劉添防線，先拔頭籌領先1：0。

巴士輸一球後，全軍反撲，反而形成後防空虛。25分鐘，「拖佬華」再從中路突破，射入第二球，我隊領先2：0。及至35分鐘，巴士才由林錦棠斜射破蛋，扳回一球，我隊仍以2：1領先上半場。

中場休息，啖過檸檬，再度交鋒，戰況更為激烈。巴士一鼓作勇，僅兩分鐘，劉志霖門前得機勁射破網，追成2：2平手。

及至7分鐘，我隊李國華在禁區犯手球，被判罰十二碼，由劉志霖操刀，「神和」黃兆和縱有好身手，亦難挽狂瀾，巴士遂得以3：2反超前。我隊雖然落後，各將仍沉着作戰，組織反攻。

及至38分鐘，巴士右後衛羅國良在禁區犯手球，判罰十二碼，由「阿泰」羅國泰主射破網成3：3，打成平手。



■ 1959 年筆者任保良局總理，攝於就職禮（右二為韋基舜）。

東巴交鋒三度平手

特別銀牌雖是淘汰賽，但早年賽例規定，賽和便加時20分鐘決勝負，若加時仍打和，須擇日重賽，尚未發明互射十二碼決勝負。

加時作賽決勝負，我隊（東華）穩守突擊，戰至12分鐘時，伺準機會，由區彭年底線傳中，「拖佬華」郭滿華不負所託，一頂入網，贏得全場掌聲，我隊再以4：3領先。

巴士再度落後，全軍反撲，正所謂「有前冇後，打死罷就」，在加時完場前分半鐘，劉志霖在亂軍中破網，追成4：4完場。

東、巴三度平手，甲組特別銀牌準決賽，擇日重賽。

這一仗，「拖佬華」頭頂腳踢，個人獨取3球，大演帽子戲，成為佳話。

截至這一仗止，東華與巴士在1958 — 59年度球季內，共交鋒290分鐘，仍未分出高下。

重賽卜於3月21日，仍在掃桿埔香港大球場舉行，這是我隊與巴士第四度交鋒。

雙方以上仗原陣出戰，銀笛一鳴，戰幔掀開，我隊立刻搶攻，10分鐘，陳志剛對「新馬仔」陳輝洪有所動作，被球證記名。15分鐘「大喪」周少雄含枚疾走來犯，我隊門前告急，幸「Brother」黃志光及時攔截，化解「大喪」攻勢，得以化險為夷。

由此，雙方互有攻守，及至36分鐘，劉志霖猛攻，被「神和」黃兆和救出，隨即見梁偉雄在我隊禁內拚命巧施妙射，「神和」有如神助，從10呎遠的距離，飛撲把皮球攞住，贏得全場三萬多球迷熱烈掌聲，「神和」之名由此而來。

上半場互交白卷0：0。中場休息時，經由雙方統帥鼓勵志氣，教頭再部署戰術，啖過檸檬後再上陣。

下半場，我隊攻勢在巴士之上，巴士幸有但衛佛儉多次力挽狂瀾。14分鐘，「阿泰」羅國泰妙傳給「拖佬華」勁射，衛佛儉能否化解此「弗到漏油」之勁射？下文再講。

400分鐘未分高下

話說「拖佬華」郭滿華得「阿泰」羅國泰妙傳勁射，被衛佛儉救出，巴士方保不失。

15分鐘，「大口北」羅北傷出，巴士只得十人應戰。自此，我隊（東華）攻勢愈來愈猛勁，屯兵巴士門前，圍着持續狂攻達10分鐘之久。

及至31分鐘，在接近完場前，巴士本有一大好機會，可惜「大喪」周少雄面對空門，操之過急，把球挑高，坐失良機。

其後，雙方互有零星攻勢，但無建樹，0：0完場，須加時決勝負。

加時上半場，巴士採穩守突擊，「大喪」妙傳給劉繼照，「吳飛」吳偉民未能及時截止來球，被劉繼照盤球推進禁區，面對龍門單對單，「神和」黃兆和一時情急出迎侵犯劉繼照，被判罰12碼，由劉志霖操刀射入，巴士以1：0領先加時上半場。

加時下半場，我隊全力反擊，10分鐘，「拖佬華」頭球攻門，可惜越楣而去，繼而吊高球「笠」門亦無功，接近完場時，戰情更為激烈，「大黑」何應芬攻門，衛佛儉竟揮拳相對，被球證趕出場，巴士改由右後衛羅國良把關。

由於衛佛儉已被逐離場，雖毆打「大黑」，亦未有判罰12碼。

及至完場前片刻，劉繼照在禁區內犯手球，判罰12碼，我隊由「大黑」操刀卻射斜未能中「籠」，但由於「大黑」未射之前，對方守門員已經違例跳動，球證判再射，我隊改由「阿泰」主射，勁抽入網成1：1完場。

如此一來，東華與巴士交鋒，四度平手，激戰共達400分鐘仍未分出高下。至於爭奪甲組特別銀牌決賽資格，又須擇日重賽。

未談及東、巴第五度交鋒，將會有甚麼出人意表出現之前，且先談一下衛佛儉被逐離場後，雖判罰停賽，足總竟違反判例，仍選他跟隨香港代表隊前往菲律賓出席第二屆亞洲杯東區預賽。

足總主席被記過

以世界足球球例而言，停賽球員在停賽期間不能參與有關球賽活動，但香港足球總會仍派衛佛儉隨隊出席在菲律賓舉行的第二屆亞洲杯東區預賽。

足總此舉招致眾人非議。當時，足總主席王志聖曾向傳媒解釋，衛佛儉隨隊之事，曾與領隊柯路達上尉商量，認為衛佛儉效力足總五年，並無過錯，功在足總，可否同意其隨隊前往菲筆賓？但最後決定權則在埠際小組。

結果，在埠際小組會議上，只莫慶一人投反對票。

話雖如此，事後，足總仍予主席王志聖及管理夏仙以「記過」處分。夏仙曾是「球王」李惠堂時代球星，掛靴後仍致力足球運動。

但今次二人所記的是「大過」？「中過」？「小過」？卻沒有說明。不過，足總主席被足總「記過」，則是前所未見，今亦未有來者的事。

且說回東華與巴士爭奪甲組特別銀牌決賽席位，兩度平手後，卜於距上仗差不多一個月時間的1959年4月19日，仍在掃捍埔香港大球場舉行。巴士門將衛佛儉停賽期滿，復出把關，「大口北」羅北傷勢未癒，由吳添來上陣踢左後衛，其餘位置各人不變，東華則以上仗原班人馬出戰。

是日午後，天色陰霾密布，頭場預備組開賽前，已有微雨，但仍有二萬四千餘球迷冒雨入場，支持打氣。

正本戲東、巴第五度交手，在細雨中準時開啟戰幔。7分鐘，巴士連續兩次角球，尤以第二球，「大喪」周少雄在門前接獲梁偉雄開出之角球，頭球攻門，險破「神和」黃兆和五指關。

11分鐘，東華「大黑」何應芬策動攻勢，直線快傳，「拖佬華」郭滿華飛奔急射，亦被衛佛儉接住。

17分鐘，劉志霖被「吳飛」吳偉民踢傷，出場治理約3分鐘再度入場作戰，此時雨勢愈來愈大。

滂沱大雨仍交鋒

話說「東巴大戰」五度交鋒，冒雨進行，上半場戰至將達一半時間，已是滂沱大雨，皮球難以控制，但雙方球員仍悉力以赴，此體育精神，大受入場觀眾稱讚。

22分鐘，「新馬仔」陳輝洪侵人犯規，巴士獲一自由球，梁偉雄「笠」射，黃兆和再顯其「神和」身手，一躍抓接來球。

24分鐘，「大喪」扭過李國華，近門斜射中柱，梁偉雄趨前「執雞」，柱邊出界，東華為之抹一把冷汗。

東華另一驚險鏡頭於30分鐘出現，林錦棠禁區內勁射，「神和」竟然「屌蛋」！幸林錦棠射歪擦柱邊出界，場邊客謂東華此球不失，還得神落。

且說大雨中戰至36分鐘，「新馬仔」再犯規，東華門前險象環生，「大喪」衝門受傷，出場治理，巴士10人應戰，東華全軍壓境，巴士門前頓呈風聲鶴唳，及至上半場結束時，仍兩無紀錄，0：0和手。

雨勢愈落愈大，場地無法進行比賽。中場休息時，各球證商議後，認為賽事無法在正常情況下舉行，且對球員亦有危險，決定暫停賽事，擇日補賽，何況上場為0：0，對東、巴均無損失。

球證將決定告之場內足總秘書奧馬，奧馬立刻召集在場執委，包括莫慶、吳祖堅（場地主任）開會研究，同意暫停賽事，並宣布在六日後，即為4月26日舉行補賽，入場觀眾可憑票尾，於補賽時入場。

4月26日，老天仍未放晴，間有驟雨，但東、巴補賽如期舉行。兩隊以上仗原班人馬上陣，經過上幾仗打和後，雙方也不敢托大，步步為營，急攻、勁射鏡頭不多。

開波後10分鐘內，「阿泰」兩度叩關，無功而退，13分鐘「拖佬華」妙傳空檔，「阿泰」含枚疾走接應，衛佛儉見形勢危急，棄關出迎，禁區內起腳一蹴，皮球卻中「阿泰」反彈落地，「阿泰」正舉腳命射之際，「長人添」劉添一時情急，從後拉跌「阿泰」，判罰12碼。「阿泰」自己操刀，勁射入網，東華以1：0領先。

交戰535分鐘才分高下

巴士輸了一球後，全力反撲，唯是東華將士用命，力拒來犯，雙方在中場爭奪糾纏居多。

上半場結束前一剎那，陳志剛助攻，得球勁射，「神和」不慌不忙托出，化險為夷。東華1：0領先上半場。

中場休息過後，換邊再戰，雙方求勝心切，頻見有「超技術」動作，幸好球證判罰甚嚴，方未有不愉快事件發生。

5分鐘，「拖佬華」郭滿華底線傳中，「吳飛」吳偉民門前接應，亂軍中撥入，因犯規判「詐餬」，但東華仍以1：0領先。

巴士反攻，7分鐘，林錦棠在無人看管下，門前失機，射歪出界，失去一個扳平良機。9分鐘，吳添來過勇，被球證警告。

其後，雙方守門員表現神勇，力拒來犯，一一化解對方攻勢，先後有9分鐘「大喪」周少雄傳中，劉繼照衝門勁抽，球勢急勁，「神和」不敢怠慢，一招「雙龍出海」擊拒來球，化險為夷。

巴士門神衛佛儉亦不讓「神和」專美，24分鐘，區彭年「笠」射，眼看皮球由上端死角入網，在此髮不容間之際，衛佛儉飛撲把球打出，只負角球。

雙方激戰至35分鐘，劉志霖「賣老抽」（抽筋），出場經軍醫料理後，才再度入場作戰。完場前10分鐘，巴士心切扳平，梁傑、陳志剛動作過勇，先後被球證記名警告。

下半場激戰45分鐘，巴士回天乏術，終於以1：0敗在東華腳下。

東華淘汰巴士後，將於同年（1959年）5月17日與南華爭奪甲組特別銀牌冠軍，此乃後話。

「東巴大戰」從聯賽到銀牌，對陣五場半，鏖戰共達535分鐘才以1球分出高下。其中光是爭奪一項杯賽決賽權，已踢足355分鐘，從2月28日起至4月26日，為時接近兩個月才分出勝負。

這些，不單只是香港足球史上的一個紀錄，也是世界足球史的紀錄。

永隆銀行伍宜孫

香港永隆銀行創辦人伍宜孫老先生，百歲高齡，上月（5月）仙遊，享壽104歲。宜孫公生於官宦世家，其祖在廣州創辦昭隆銀號，及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歲次癸卯）結束，舉家返故里順德縣古朗鄉，務農為生。

1911年，推翻滿清，軍閥割據，地方盜賊如毛，打家劫舍無日無之，伍家亦難倖免。劫後家道中落，宜孫公年紀輕輕，便輟學謀生，加入銀號由打雜、後生做起，其勤奮好學，不辭勞苦，縱如視為店中「下賤」工作之洗廁所、倒拉圾及掃坑渠等事，亦不推搪。

期間更因舖頭「伙頭將軍」請假，亦入廚代庖，無不勝任。由此，深得東家、主管賞識，升職加薪。據宜孫公自述，1925年香港大罷工時，曾投稿報館，撰寫小說、雜文，當年稿費千字僅得1元，以此而言，宜孫公不單只是銀行家，也是文化界人士。

說來，宜孫公不單只是銀行家、文化界，也是體育界人士。

或有問此話怎講？此為1925年大罷工時，金銀貿易場停市，出市行友日中無聊，由曾為南華會足球健將之廣東銀行葉九皋（k.k.）牽頭，組織金銀貿易場足球隊作賽，公推宜孫公為足球隊義務秘書，主理所有書札通告事宜。及至貿易場復市，招考書記，數十人報考，宜孫公名列第二，且於行內辦事較熟悉，遂獲委任，月薪20元。

1929年間，匯兌炒風大熾，炒家爭分奪秒，電訊來往頻繁。宜孫公聰敏過人，編備一冊應用密碼，自己更為熟習，收發電報，毋須查書，過目便知內容。

由此，得悉消息較行家快捷，其任職之銀號生意滔滔。

翌年，廣州之港紙市場炒風大盛，宜孫公掌握先機，運籌帷幄，經常賺錢，生活得以改善，家債亦一一清還，並自撰一聯：「門外已無追債客，家中常有讀書聲。」

此聯不單只道出箇中辛酸，也顯示出勤奮努力的成果。

中醫癒伍宜孫肺癆

1931 年，金銀貿易場修改章程，議決於該年 9 月底起限制入行，宜孫公以「永隆」之名加入為行員。

1933年2月25日，永隆銀號正式在上環文咸東街37號開業，先父與宜孫公交情深厚，全力支持，在永隆開設戶口，為早年大戶之一。

其後，永隆遷往中環街市對面之大道中112號地舖繼續經營。初為租賃，訂批五年，其後一再續租。

至46年，斥重資購得原租舖址，後再購入右鄰114號及店後舖址合併擴建，於58年完成。60年為配合業務所需，由銀號改為銀行。

73年德輔道中總行大廈落成，原先為總行之大道中行址，改作中區分行。

話說回1941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永隆撤退往澳門運作，由我表姊夫蕭敬光留守大道中舖位，改營燒臘。

戰時，宜孫公堅持「信用至上」，仍在澳門、廣州灣（湛江）及柳州積極清理永隆香港客戶存款，凡持有永隆存款單據者，均可在上述三處提款，獲社會好評。

和平後，永隆把分散在各地之業務陸續集中返港。

及至1973 年，永隆中區總行大廈落成，亦為成立四十週年紀念，為紀誌此雙重慶典，以永隆銀行名義捐贈100 萬元予香港大學，定名為「永隆銀行醫學研究基金」，現今反對捐款命名的港大舊生，未知當年有沒有受惠這基金。

此外，宜孫公與絜宜公昆仲二人合捐100 萬元予香港中文大學，定名為「永隆銀行發揚中國文化基金」。

宜孫公年輕時操勞過度，上世紀30年代已患胃病，後更患「肺癆」且有吐血。早年，「肺癆」視為絕症。初時，宜孫公求診西醫數月無效，在友人關懷下轉診中醫羅禎符，宜孫公依足羅醫師吩咐服藥，果見藥到病除，一直活多70年至104歲。

宜孫公晚年喜玩盆栽，自號「文農」，編撰出版盆栽書籍，更拍攝下心血作品，印製月曆，饋贈友好及永隆客戶，公諸同好。

香港用冷氣冠全球

最近日本政府宣布，夏季內之四個月，上班毋須着西裝打領呔，這可以減少辦公室冷氣用度，節省全國耗電量。

全球空調裝置，使用冷氣最多的地方是香港，不單只商場、寫字樓、私人住宅、公眾場所，絕大多數交通工具，甚至公屋亦有安裝冷氣設備。反之，英國倫敦的名店，竟沒有冷氣設備，我不明白，顧客們怎可以在「焗爐」內耐心挑選衣物？

上世紀50年代初，我經常駕駛開篷跑車，迎風騁馳十分愜意。但夏天駕車往中環，遇着塞車，烈日從頭頂暴曬下來，十分難受，有時真想棄車而去。

60年代的士起表為1元5角，我建議的士安裝冷氣，但很多的士司機反對，認為開冷氣耗油多，不化算。

我指出，司機每天坐在車內超過12小時，本身歎冷氣時間多過乘客，何況安裝冷氣後，每程起表可加多5角。

結果，的士紛紛安裝冷氣，市民亦揀冷氣的士才上車。

1987年住大埔康樂園，每天穿着全套西裝，挽着公事包，從大埔火車站坐火車到紅磡總站，轉乘過海巴士往中環上班。

當年巴士未有冷氣，過海底隧道時關上車窗有如「焗爐」，導致渾身大汗，衣衫濕透有如洗土耳其浴。

當時，我建議巴士安裝冷氣設備，但有巴士公司人員認為無可能。我指出，巴士安裝冷氣設備後加價，冷氣只用半年左右，等於用半年冷氣卻收足一年冷氣費，除笨有精。

其後，巴士公司試辦有些車有冷氣，有些沒有冷氣，看反應。結果是市民揀搭冷氣巴士，如今所有公共巴士也有冷氣。

政府車分等級，首長級用冷氣車，較低級官員欠奉。70年代港府購用的日本車，有跟車原裝冷氣設備，抵港後，竟交由加山車房以每輛500元費用拆掉冷氣，更租貨倉放置這些冷氣設備。

當年，港府首長級官員盡是洋人，下級則為華人，等級分別嚴明。

偵緝處長吞槍

日前，一名海關高級監督在接受廉政公署調查期間，突然墮樓身亡。「墮樓」這一名詞，在上世紀70年代，才由傳媒普遍採用。

在此之前，報章對有關報道，多寫為「跳樓」，但由於未經死因法庭研訊作出決定前，報章稱為「跳樓」，經常引起訴訟，為此便報道「墮樓」，避免麻煩。

今次海關高級監督墮樓身亡事件發生後，一位曾任職紀律部隊的法律界人士，代表死者對廉署的調查程序表示不滿，對傳媒大發牢騷，見諸文字。

廉署成立於麥理浩時代，成立之初，引起警務人員不滿，近百警務人員前往衝擊當時位於中區和記大廈的廉署，雙方發生衝突大打出手，其中雙方推撞及廉署人員被警員拉扯領呔的狼狽情形，見諸電視新聞及報章，市民為之嘩然。

當時「廉」「警」衝突事件不斷擴大，為平息此事，以免影響社會秩序，麥理浩立刻通過一項特赦令，舉凡在廉正公署成立前觸犯貪污條例的警務人員，一律既往不咎，「廉」「警」衝突事件才告平息。

後來，麥理浩退休，香港電台製作一個專訪節目訪問麥理浩，我是其中一名訪者。

當時我問及其任內最棘手的是哪一宗事件？他表示最棘手是他剛到任不久發生的秀茂坪山泥傾瀉事件。其實，在我心目中，「廉」「警」衝突事件，可能是他任內最棘手，最難處理的事。

本來，警察部設有反貪污部，後來有人表示要成立一個不屬於公務員體制的獨立機構——廉政公署，直接受港督指揮（回歸後由特首管轄）。

廉署成立之初，借用警察部人力，其中有警司英格殊，英格殊借用一年後返回警務處任職，升為九龍偵緝處長，同僚因他曾在廉署工作，未知是否真正返回警隊上班？還是做臥底？莫不視為「發瘋屎」——生人勿近，甚至昔日好友，也敬而遠之。

在這種種精神壓力下，結果導至精神分裂，吞槍自殺。

星期四「咖喱日」

香港坊間有一古老傳統——每個星期四為「咖喱日」，現今仍有舊機構、大銀行、會所仍維持這傳統習慣，例如華商會所，每逢星期四必有咖喱奉客。這原來與當年本港航海貨運有關。

開埠初年，外洋貨船來港，入口後於星期三卸貨上岸。昔日船艙沒有冷氣空調，工人在船艙搬卸貨物時，無不大汗淋漓；甚至監工亦身水身汗，於是便於翌日（星期四）進食咖喱食物，以此辟除濕氣。

由於早年輪船公司多數是洋行或洋商所屬，經此之後，星期四食咖喱的習慣推展開去，成為坊間古老傳統，一直流傳至今。

另外，本地另一傳統——渣甸午炮，也與海運有關。

傳說早年渣甸大班來港，曾鳴放21響禮炮歡迎，政府認為不合身份，便命渣甸於每日中午鳴放午炮，作為懲罰，查實，這只為虛構傳說而已。

試想一下，當年渣甸及麥迪臣兩人隨船來香港，兩人均是船上醫生，沒有理由不知香港法例，又怎會狂妄到要本港鳴放禮炮歡迎！

事實上，早年渣甸山上安置有信訊炮，留守人員眺望鯉魚門港口，看見有船隻入口時，便鳴炮報訊，俾讓有關部門得知，上船進行檢查或檢疫。及至後來，通訊科技進步，外洋船入口前，透過電報通知本港海關到港日期及有關資料，本港毋須再依靠渣甸山上的信訊炮報訊，鳴炮之舉遂告取消。

其後，渣甸把訊信炮遷落銅鑼灣，於每日正午十二時鳴放禮炮，市民以此「對時」，調校時鐘。

除此之外，渣甸禮炮亦用作慈善捐款用途，市民只要捐出一定數字善款，便可以自己親手施放禮炮，只見火光一閃，硝煙乍現，炮聲雷鳴，便也過癮一番。

50年代木頭藏毒

坊間出版香港舊事之書刊，有談及1965年警方偵破「竹竿藏毒」之案件。指當年毒販把生鴉片及嗎啡藏在竹竿內，與其他竹竿綁在一起，從泰國經由水路載運來港，上岸後運貯在新界一個農場。

運送途中，警方發覺可疑，經兩日兩夜偵查，認為時機成熟，遂包圍農場搜查，在空地上的數十綑竹竿竿內，搜出生鴉片及嗎啡，時值1225萬元，為開埠以來當年最大宗緝毒案。

「竹竿藏毒」一案，令我想起另一宗性質差不多的案件「木頭藏毒」。「木頭藏毒」案發生於上世紀50年代末期，時間上較「竹竿藏毒」尤早十年八年。

早年香港木廠向南洋購買木材後，把一株株樹桿連成木排浮於海面，由拖船拖着，飄洋過海運來港。樹幹抵港上岸送往木廠，清除樹皮經曬乾後，才用人手鋸開，再依需求鋸成各種不同尺寸。

由於早年未有電鋸，開木時須由兩名木工持大鋸上下拉動鋸開，俗稱「鋸木」。

一夕，一班朋友在中區一家著名食肆飯局，正酒酣耳熱之際，忽然有電話叫其中一位威水「大佬者」（昔日有權有勢之人的別稱）聽電話。「大佬者」聽完電話面色大變，隨即往洗手間嘔吐，並表示不適，須馬上回府休息。

翌日，眾友仍在關懷「大佬者」貴體違和之際，有消息說他突然腦沖血，要往瑞士療治，並辭去在政府一切職務。過了一段時間，才得知「大佬者」有股份的木廠，有人從南洋販運木材來港時，將樹幹鑿開一個洞後挖空樹幹，藏入毒品（白粉）再封密。

由於樹桿浸在海水中拖行一段時間，樹桿與樹皮發漲，洞口不易發覺。同時，由他出面申請木材入口報關，每次入口時海關未有檢查。

但不知如何，今次卻查出樹幹藏毒，雖非「大佬者」主使，但亦難卸責，有關方面便勸喻他辭去所有政府職務。

50年代，政府仍講人情，同時不欲醜聞張揚，報章雖有報道此事，亦不了了之。

醫生出診派頭十足

香港法例規定，西醫稱為醫生，中醫則稱作醫師。一般市民生病便往醫務所診治，亦有不少市民前往政府醫院排隊睇街症。

曾有一段日子，往政府醫院睇街症免費，形成有些人縱是小毛病也往輪街症，甚至看急症，造成政府醫院門診部有人滿之患，壓力難以負荷，連急症室亦應付不下。

為減輕醫務上不必要負擔及節省資源，政府便酌量收取街症醫療費用，以及修訂使用急症室規例。

早年，本港西醫已有「出診」服務，若有病人（或病者家人）致電醫生求診，醫生會上門到病人家中睇症。所謂「醫者父母心」，無論遠近，或是翻風落雨亦會出診，此種服務，歐美各地亦十分流行。

近年，手提無線電話雖然流行，但有些醫生卻不用手機，而用 Call 機（傳呼機），Call 機一響，先看看是誰人傳呼，如果不想出診，便不覆機。

昔日醫生出診，派頭十足。挽着一個中間開合的真皮小提包，內裡放着一些針藥、聽筒、棉花、消毒酒精之類。若是到大戶人家出診，到埗時，由管家出迎，並着傭人代挽小提包入屋診病。

出診醫生診病「把脈」時，隆重其事，打開袋錶（陀錶），一邊「把脈」，一邊看着袋表之秒針行走，全神灌注捏準時間。

診完症後，若病情需要打針，便馬上用帶來的酒精燈煲煤針筒、針嘴替病人注射。

診病後，開好處方予病人家人往藥房配藥，或隨行往診所取藥。離去時，仍由傭人代挽小提包，管家送出門。

醫生出診，最麻煩是過年時候。遇有故意整蠱致電醫生出診而虛報地址，當醫生抵達時並無病人求診，主人家頻呼「大吉利是」不已，新正頭除予以利是之外，還得燒炮仗送醫生走。

遊蕩阻街均成罪

昔日，香港有些罪狀，因時代變遷而無復出現，「遊蕩(阻街)罪」便是其中之一。

戰後和平初期，妓女在街上拉客之風甚盛，港島上環干諾道永安公司海傍一帶，華燈初上，便有妓女三五成群聚於街頭兜客，九龍方面，以廟街及上海街最多街頭妓女出沒。

港府有鑒於此，遂發明一條遊蕩（阻街）罪，市民如果在街上漫無目的流連，便可入罪。同時，此罪名的涵義下，街頭妓女稱為「阻街女郎」。其後，不單只街頭妓女被控阻街，諸式人等在街上聚集，也會被控遊蕩阻街罪。

直至回歸前，由於不少政黨要上街遊行，認為此罪名有損人權及自由，從而極力反對。政府在衡量各方面得失後，便宣布取消遊蕩阻街罪。

另一項「擾人清夢罪」，在上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仍流行。此罪為若在晚上十時過後，聲浪傳出戶外，可被控擾人清夢。

一般，同屋住遇有鄰居嘈吵，便會致電警署投訴，警方接獲投訴後，派警員上門調查。亦有警員巡邏時，聽到傳出戶外的聲浪過高，也會上門調查。

當年，最多被控擾人清夢的，與「手談」有關。昔日打麻將用酸枝枱，打起來特別響，尤其是把麻將牌用力拍在酸枝枱時，整隻牌反彈，份外爽神。

昔日冷氣機未流行，家居多用電風扇取涼。一般家庭用坐扇，大戶人家才用吊扇，牌子以 GE 最流行。

談及冷氣機，由於昔日未流行，連同安裝冷氣機的知識也缺乏，俗語所謂「未夠班」。有些技工，根本上連「熱氣上升，冷氣下降」的原理也不懂。

而且，當年不懂得安裝窗口機，而是在窗下牆壁鑿洞安裝冷氣機，如此一來，室內縱然開了冷氣，也只腳涼而已。

此外，睡房窗口多在牀邊，若把冷氣機安裝在窗下，開冷氣瞓覺，不傷風才怪。

擾人清夢亦有罪

昔日冷氣機未流行，打麻將多數是吹電風扇及打開窗，如此一來，少不免會有聲浪傳出戶外。

本港早年樓宇多是四五層高，警員巡夜，從街上望去，見樓上有燈光且有打牌聲浪，便上樓拍門查看「搵着數」。竹戰者若是「識做」，便相安無安事，把聲浪降低，草草收場。若是「唔識做」，警員便叫與局者抬着重甸甸的酸枝麻將枱，挽着麻將往警署落案。

本來，警員沒有權叫打牌者自己抬着作為證物的麻將枱往警署落案，因為任何證物，也應由警員攜返警署落案。但當年警權大，若有不從，可能會更加麻煩。

除了晚上打麻將隨時會惹上擾人清夢罪外，年輕人開舞會也會惹上擾人清夢罪。一般舞會，不會在晚上十時結束，經常至凌晨二時，甚至通宵才散場。如果是警員巡邏時見聲浪過高，上門干預，還可以「搞掂」，但若是鄰居致電警署報案，可就麻煩。

曾有一位住在薄扶林的男士，參加電視台歌唱比賽，以少許分數之差，只得第二名。而獨佔鰲頭的冠軍人馬，投身歌影視圈後，大紅大紫，譽稱「天王」。

這位屈居次席之薄扶林男士，眼見冠軍之人行運一條龍，可能是心有不甘，受了刺激，突然於每夜深宵開啟窗扉，站於窗前引吭高歌，聲震屋瓦，鄰居無不受這「夜半歌聲」滋擾，紛紛致電警署投訴。初時，警方派員上門調查，此男士亦曾「收聲」，但未幾便又故態復萌，依舊是「夜半歌聲」。警方也曾拘留過他幾次，唯是經醫生診斷後，證實因受刺激過度，以致神經失常，交由有關機構處理。

從此，薄扶林再不聞「夜半歌聲」。

話說回如今冷氣機流行，安裝工進步，毋須鑿牆。加上現今樓宇高逾數十層，警員巡夜，亦難辨高樓住戶燈光外泄，「擾人清夢」罪亦不復見執行。

行為不檢監禁三月

最近，曾有些深夜仍在街上流連人士與警方發生衝突，妄稱每晚十二時過後，是他們的天下，狂言「我哋話事」，如此目無法紀狂妄之事，屢有發生。

面對此種破壞社會秩序的挑釁行為，警方立刻採取行動，對涉嫌與黑社會有關場所進行大掃蕩，以保障社會安寧。

昔日，本港有一項「行為不檢罪」。回歸後，鮮見有報道此類訴訟，這罪項是否已取消？不得而知。

早年，此法例實施時，舉凡俗稱「撩女仔」之調戲女性，或作出騷擾他人的行為，甚至講粗口，也可以控告行為不檢，一經法庭審訊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三個月。

在不檢點的行為中，最討厭的是污言穢語破口大罵。每當被罵得狗血淋頭，心中實難忍受。但有教養的市民，不想反唇相稽，雖心有不甘，只好啞忍。

回歸前，有一年，午間我往中區余仁生藥店買藥，正在店中選購時，一名年約二三十歲，我不認識的青年，可能與我政見不合，他站在余仁生門口，指名道姓，粗口連篇，有所挑釁。

當時，我對這青年作出警告，但他竟自行打 999 報警，並在警方到達前，逃之夭夭。

未幾，我購妥藥物後準備離去。斯時，警員抵達，經查詢後，提議下次若再發生此種事情，倒不如自己先報警，好能把此等行為不檢的人繩之以法。事實上，我無權拘留他，如果他見我打電話報警，便會逃走，我亦無可奈何。

但我有位朋友為警界中人，多年前某日與太太往食肆進食，突然鄰座有幾個人破口大罵，進行挑釁。他與太太沉着氣，若無其事繼續品嚐菜式，並暗中打電話報警。

未幾，警員趕至，拘捕這幾個挑釁者。由於他懂法律，已記錄下這些人所講的一言一語，作為呈堂證供。結果，法官裁定這幾個被告行為不檢，各判監禁三個月及罰款五百元。

十載港督葛量洪

二次大戰結束，夏慤將軍率領英國艦隊搶在中國軍隊前面接收香港，成立軍政府管治香港。

戰時，香港淪陷，日軍扣押港督楊慕琦入集中營，轉解日本苦工營服役。及至日本投降，英國政府才在東瀛尋回楊慕琦，送返英國療養，經復元後再度來港，繼續其殖民地總督任期。

1947 年，楊慕琦任期屆滿，葛量洪在該年 7 月接任。

本來，葛量洪任期4年，但到了1952年，倫敦方面認為葛量洪任內，香港轉變大，要找一個人重新適應運作不易。

而且，適逢韓戰爆發，香港在亞洲區角色更為微妙，於是便宣布葛量洪續任兩年，其後又再連任至1957 年才退休。

葛量洪從1947 年 7 月上任至1957 年退休，做了 10 年港督，其任期之長前所未有。

離任時經美國返英，送別儀式在仍未重建之掃桿埔香港大球場舉行，官紳雲集，十分隆重，香港政府為紀念其對香港的貢獻，公立醫院，師範學院以「葛量洪」命名。

葛量洪任內香港社會面臨的衝擊轉變很大。

政局方面，首先1949 中國大陸政權易手，繼而是 52 年韓戰爆發，56年本港發生第一次騷動。社會經濟民生上，人口增加由戰後和平的 50 萬人；增加至 50 年代的 200 多萬人，增幅超逾 4 倍。

1947年至48年財政年度的總收入為一億八千萬元，總支出為一億二千三百萬元，戰後港府首次出現盈餘。

在今天來講，以「億」為單位，司空見慣，光是一季賽馬的投注額也有一百幾十億元，而足球博彩合法化後，每逢週六週日之「旺場」，每晚投注額也逾億元。

以此觀之，從葛量洪時代至今幾十年來，社會變化又是多麼大。

47 年正和銀行倒閉

葛量洪任內，對香港經濟影響最大之事，莫過於韓戰爆發後，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禁運」。

除「禁運」此世界大事外，本港也發生第一宗銀行倒閉事件，一家名為「正和銀行」的內地來港開設之銀行，經營不足一年，便告倒閉。由於正和銀行並非本地銀行，因而其影響不及後來「廣託事件」那麼深遠，事過情遷，鮮再有人提及。

1946 年，正和銀行來港開業，但不足一年，於翌年 8 月便倒閉，其倒閉主要原因，在於物資及外匯投資失敗，虧損在當年來講的「巨款」百多萬元，無法迴環。

昔日，在本港銀行開戶口，須有人介紹。這情況一直維持至上世紀 70 年代，當時持有匯豐銀行支票簿，等於持有鈔票，任何商店、消費場所均接受簽「仄」。

正和銀行來港開業，除炒物資及僑匯外，並拓展小額儲蓄戶口業務，高息吸引存戶。因而，一些難以在大銀行開戶的市民，紛於該銀行開儲蓄戶口，尤以受薪階級最多。

當年本港及內地物資缺乏，炒賣物資成為一項熱門投機門路，一些腦筋有欠聰明的人，不懂往沖繩島，而只會往關島收購美軍剩餘物資，但亦有人因而發達。

當年有人收購一批降落傘，傘身為尼龍布料，傘繩堅固耐用。此君將降落傘「肢解」，把布料與繩分開，運往內地販賣，賺個盤滿缽滿。正和銀行在炒賣物資上賺到錢，但在炒僑匯上卻焦頭爛額，虧損百多萬元，宣布關門。

1957年，泰國發生政變，鸞披文總理落台。總理身邊好友警察總監乃炮有一位周女士，從泰國帶了一批俗稱「暹羅紙」的泰幣來港。

這批全新的暹羅紙未有印上鈔票「冧巴」，周女士來港找印刷廠代為印上「冧巴」時，也曾問過我家族的印刷公司，我們婉拒所托，結果另外有人承造，賺了一筆。

1947年中區賣地

1947年倒閉的正和銀行，在內地除有總行外，亦有其他支行，其香港行因為炒外匯招損，焦頭爛額，經營不足一年便倒閉，誠足為鑒。

談及本港銀行業發展，倒也逸事連連。

匯豐銀行未重建前，舊行採用整塊巨型大麻石建造，每塊大麻石均四平八正，整整齊齊，給人以「穩健」之感，有若俗語形容之所謂「固若磐石」。

早年，匯豐銀行側面為木球場（今新派人士稱木球為板球），即為現時之遮打花園。昔日木球場綠油油一片草地，望過去令人心曠神怡。

木球賽事進度緩慢，有時候很久也打不到一球，一場球賽要打上三四天才分出勝負。

球場靠近俗稱「大葛樓」之高等法院（今立法會）處，有一小白屋，這是木球會會所。會所面積不大，會所前放置一些藤椅，供會員看比賽、曬太陽，或為歎「威水」（威士己酒加水）。

坐在會所前會眾，毋須上班，談天說地，悠閒地觀看穿着白衫白褲的球員作賽，此等優悠歲月，確也羨煞不少路過駐足而觀，為口奔馳，勞碌終日的升斗小市民。

匯豐銀行側，面對木球場之地盤，今之舊中國銀行行址，本為舊大會堂所在。後來，舊大會堂拆卸後，上址地盤乃告空置。

及至1947年4月，政府突然宣布公開拍賣此貴重地皮，理由是與其空置，不如於此發展商業大廈，促進中區繁榮。

這中區貴重地皮，面積為14000餘呎，底價為2778000元。現今，半山區一個車位，售價亦達百萬元，而一個較佳居屋單位，與這底價亦相差無幾。

由於此為中區貴重地皮，既然公開拍賣，事前少不免大吹大擂，除有描繪為興建高層商業大廈外，亦有傳說會在這中區心臟地帶興建一間新型戲院。

銀行門高競風騷

近年來本港官地拍賣，大多數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或香港文化中心舉行，但1947年拍賣舊大會堂地皮時，則在官地局內進行。

拍賣之日，有意競投的地產商，及報道競投盛況之記者入場後，赫然看見一位稀客在座，此為年已九十多歲，蓄有白長鬚，平時鮮見在公開場合露面的何東爵士。正當眾人驚詫何東爵士竟會在官地局出現時，中國銀行鄭鐵如先生也同時露面。

斯時，場內各人心中有數，知道今番競投，將不出何、鄭二人之爭，縱是事前有心競投的地產商，也偃旗息鼓，靜觀這一場龍爭虎鬥的官地競投。

競投開始後，何、鄭雙方你追我逐互相出價，由底價2778000元起步，不斷上升。當出價至3745000元時，何東爵士收手不再出價，結果由中國銀行以平均呎價250餘元投得這幅中區貴重地皮。

這呎價在當時地產市場中，已屬高價，但觀之現今一個豪宅的呎價，均高逾數十倍，足見在這幾十年光景中，香港社會變化之大，經濟發展增長之快速，不能同日而語。

中國銀行投得此中區心臟地帶貴重地皮後，動工興建古色古香中國銀行大廈。中銀大廈落成，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沿用北京城古樸雕塑，不讓匯豐銀行那對險些被日本政府溶掉的銅獅子專美。而且，落成後的中銀大廈，高過匯豐總行。

未幾，渣打銀行亦拆卸重建，渣打新廈稍為高出中銀，變成居中的匯豐凹了下去。

及後，匯豐總行亦拆卸重建，新廈外型新穎如深海鑽油台，高度較渣打高，這當然高過中銀。不料中銀卻在於花園道口美利兵房舊址，興建高聳入雲的新中銀大廈，成為中區最高的銀行大廈。

銀行大廈鬥高逸事，也告一段落。

金鐘昔有死亡彎

1957年，葛量洪離任前三日宣布，將於兩年後關閉俗稱「鐸也」的海軍船塢。

當年海軍船塢範圍甚廣，包括今之解放軍駐港部隊大廈、添馬艦、海富中心及警察總部，其所僱船塢工人人數之多，為全港所有企業之冠。

由於當時工資低，船塢工人為節省交通費用，多住在灣仔，返工、放工也可步行來回居所與船塢。因此，當每天船塢拉響放工汽笛長鳴後，但見工人魚貫步出船塢，密麻麻的擠滿整個金鐘路面，少說也有二、三萬人，較之大球場散場更為壯觀。

早年大道東（舊稱金鐘）彎路甚急狹，尤以海軍船塢面對維多利亞兵營路段為最，經常發生交通意外。

吾友張華綸兄，既是馬主又是建築商。張兄經營之昌利建築公司，是第一家承建政府公屋的私人建築商。50年代，他每晚也約我，一齊往灣仔白宮酒店前的街邊生果檔食生果。

張兄名下愛駒「錦雲」，也曾揚威快活谷。當年馬會為業餘時代，由於養馬關係，他與騎師布林利建立交情，當年布林利馬上揮鞭雄姿人稱「鏟刀磨較剪」，其正職為《南華早報》秘書長，職權僅次於總經理。

張兄自與布林利交往從密後，上酒吧多過食生果，鮮再約我同往灣仔街邊食生果。

一夕，布林利約張華麟往中區飲酒，他駕着那輛與「錦雲」綵衣同一顏色——紅、黃雙色的開篷跑車赴約，途中行經金鐘地段急彎時失事，四輪朝天，由於是開篷跑車，張兄被壓在車底，經消防員救出送往醫院搶救，亦返魂無術。

經過一段時日，本港社會日趨繁榮，人口不斷增加，昔日海軍船塢亦填海，興建高樓大廈。

政府為配合一日千里的城市發展，把金鐘地段的彎路拉直，由灣仔往中環，或由中區往灣仔的交通意外也告大減。

妙哉滷味球證

一夕，晚膳於越南餐廳金牛苑，餐前小食酸菜，頗為冶味，憶及兒時街邊小販的「攻鼻辣菜」。

此種辣菜為大芥菜，以白甜醋醃妥，置於闊口大玻璃樽內，一毫幾分便可以買一大塊，客人自行撒上芝麻，再塗上芥辣，既辣又酸甜，一口咬下，直攻鼻樑，頓生又愛又恨之感。

一般挑擔賣「攻鼻辣菜」攤販，挑擔一端賣辣菜，另一端賣椰子夾酸薑或馬蹄。

此外，街邊小食中亦有推木頭車滷味檔，諸如生腸、雞鴨腎、腍、墨魚等滷味，以木板承托斜放，方便客人挑選，沾以豉油、麻油、甜醬、芥辣及辣椒醬等味料佐食。

街邊滷味小販開檔時，毋須像外江佬賣冰糖胡蘆似的高聲叫賣，而是手持大較剪，不停開合，弄出「剎剎」巨響，好此道者自會聞聲幫襯。昔日，加路連山南華會露天籃球場側，擺有一檔固定滷味檔，青少年打完籃球後，多會飲汽水時順便幫襯食滷味，生意不俗。

上世紀 40 年代至 50 年代初，有打過學界籃球賽事者，應記得當年有位人稱「滷味球證」的仁兄。何解球證稱「滷味」？講來得啖笑。此球證為「四眼先生」，戴眼鏡「吹雞」。本來，作為球證，視力要求高，無論近視、遠視、老花甚至散光，也難以擔任。

但在該年代，對球證的要求不像如今這麼嚴格，因而學界籃球賽事中，才會有戴眼鏡「吹雞」現象。

平時「滷味球證」上山看青少年練習，各人食滷味時「預埋佢」，此仁兄便心中有數，執法時「秤先啲」！

籃框下繫有由粗繩編成的籃網，入球時便會觸動籃網，若是「穿針」，更會「嚓」的一聲，籃網隨即急擺，十分爽神。「滷味球證」執法時，受了「茶禮」，吃過滷味，縱然「識做」一隊射不中，只要籃網郁動，他也會「吆」的一聲「吹雞」，當作射入！

畢架山尋金熱

端午節後的一個週末，前往筲箕灣，區內市民熙來攘往，車水馬龍。遠望雨後的畢架山（Mount Parker），青蔥如昔，頓想起半世紀前該區發生的一宗空難。

1947年，一架號稱「空中霸王」的DC4菲律賓航機，墮毀畢架山。早年，DC4視為大機，由香港飛往三藩市，亦需36小時，每名乘客限攜行李60磅。

當時，這菲律賓DC4航機，機上載有兩噸半，時值1500萬美元的金條金幣，若以當年美金兌港元匯率為1美元兌6.6港元計，這批金條金幣時值9900萬元，而當時港府全年收入亦只1億元左右。

這DC4原定飛往九龍啟德機場降落，但由於導航雷達未發達，竟在飛往啟德途中撞落畢架山。

可能是鑒於機上載有相當於價值近億元黃金，撞機後，港府立刻封鎖失事現場，派人上山搜索。

事後，有報道說，當時派上山搜索之人員，落山時舉步維艱。有人估計可能是這些人執到「寶」，把金條藏滿靴櫳，黃金沉甸甸，行起路自然吃力。

當年乃楊慕琦港督時代，警權大，「冇王管」。封山幾日後才解封，事後有關方面點算，仍有時值200萬元的金條下落不明，到底有多少被人搜去帶落山？有多少仍散落在山野草叢中？不得而知。

且說回政府解封後，市民得知載金飛機撞落畢架山，全港頓時起一股上山尋金熱。能否發一筆橫財，則看各人際遇了。

不過時至今日，估量畢架山山野草叢中，可能仍藏有當年的金條金幣，市民往晨運，莫再行舊路，不妨試闢行新徑，若時來運到，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

一直以來，香港限制黃金入口，由於鄰埠澳門可以自由進出口黃金買賣，金價較本港低，因而走私客從澳門走私黃金入口，慣用伎倆為「穀道藏金」。

澳門小姐號劫機

「穀道」有兩種解釋，其一為古代方士求取長生不老的方術，另一則指人體直腸至肛門的地方。

此處所講走私客的「穀道藏金」，便是把金條藏在肛門內。由於黃金堅硬，藏在肛門內也令行動不方便，當其乘港澳輪來港，上碼頭時行動異於常人，被海關人員察覺，請入「黑房」檢查，便無所遁形。

談及黃金買賣，上世紀澳門由空運入口。早年，澳門空運為水機，機場在新口岸外港俗稱「石基」水域，水機低飛掠過石基入港，難度甚高。

50年代停航後，這連接岸邊的斜坡跑道仍存在，成為市民到海邊垂釣的好去處。

澳門空運始於1935年11月，泛美航空公司使用一架四個螺旋槳的水陸兩用機「菲律賓飛剪號」來往港澳，每週一班，其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於41年12月停航。

及至48年，恢復空航時，仍採水機在新口岸外港水域升降，班機來往香港、菲律賓。航機在載客時，也運載黃金入口。

話說上世紀40年代末期，港澳空運恢復後，卡達蓮娜式水機「澳門小姐號」來往港澳，此為雙螺旋槳水機，機身兩側各有巨形凸拱玻璃罩，有如蜻蜓巨目，頗為壯觀。

有一日，「澳門小姐號」如常載客飛往澳門。事前，匪幫得悉這班機載有黃金，4名歹徒假扮乘客登機，當飛至九針島上空時，歹徒發難劫機，機組人員奮起反抗，與歹徒搏鬥，航機失控墮海。

全機28人，有27人罹難，其中有一個美國遊客家庭，全家4人均遭不幸。航機墮海，僅1人生還，生還者竟然是4名劫機者之一。

「澳門小姐號」遇劫墮機後，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澳門空運亦於該年年底全部停航，澳門黃金入口，全部改由海運。

唐人舖頭慣例分佣

日前，廉正公署在一項名為「大觀樓」行動中，一名上市公司主席涉疑收受回佣被捕。廉署成立之初，曾邀請傳媒負責人，包括各報社長、總編輯在位於德輔道中廉署臨時辦事處（現今嶺南校友會樓下），召開俗稱「吹風會」之新聞發布會。

上址本是1973年香港節辦事處，73年後，香港節停辦，才用作廉署臨時辦事處。當時，未流行中央冷氣及分體機，一般用運行時聲音嘈響的窗口機。

這次「吹風會」關窗而不開冷氣，場內悶熱難堪。我一時口快，問何以不開冷氣？一職員聞言趕忙開冷氣，各窗口機剛發出「隆隆」聲響，送出冷氣時，主管卻立刻親自把冷氣機關掉。

這動作，稍有思想的人也知道，廉署舉行「吹風會」時進行錄音，因為冷氣機發出的噪音，對他們錄音有影響。

這次「吹風會」談及收受回佣問題，廉署闡釋，在公司東主或負責人同意下，職員可以收受回佣。

當時我提出一個問題：時下本港最大的貿易公司是怡和洋行，但公司的董事及主席也是受僱受薪，那麼，誰人有權同意職員收受回佣？但「吹風會」上未有即時回應。

過了幾天，才予我答覆為：負責「請」人的人有權同意職員收受回佣。這回應令我覺得搞笑，公司「請」人為人事部經理，職權低於公司主席，反而有權同意職員收受回佣！

可能是諮詢過法律意見，才作出此答覆，再爭拗亦無謂。縱訴諸法庭，到頭來吃虧的仍是小市民，因為政府打官司用的是市民的錢，市民輸贏也要破鈔！

過往，我國商舖有收回佣習例，但並非個人收受落袋，而是涓滴歸公，至年尾時把貯存之回佣，全店夥計攤分。近年自己鮮接觸舊式唐人商舖，未知此例仍存在否？

印人深信鬼魅旺財

近日，茶餘飯後話題多為「枯屍奇案」。話說一名女模特兒在1995年離奇失蹤後，竟於1999年其寓所內發現一具枯屍，經鑒證後，證實該具枯屍為失蹤的女模。目前，死者家人正向有關方面追尋死因。

本港歷年之寓所內發現離奇屍體案中，1968年之跑馬地「灶底藏屍」，哄動一時。

當時，有一家人搬入上址，聘請羅便臣道一家裝修公司，重新進行室內設計裝修。裝修師傅開工，將廚房灶台拆除鑿開時，赫然跌出一隻人臂，大驚之下，慌忙報警。

警方到達現場，繼續鑿開灶牀，發現灶底藏有兩具屍體，一具是成年女子，另一為幼童，經調查後，證實二人為母子關係。

母子二人遇害，藏屍灶底，事不尋常。警方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沿藤摸瓜，發現遇害女子生前與一位名為姓林志生之印尼男子有交情，但這印尼人早已離開香港，不知所終。

人命關天，香港警方鍥而不捨，聯絡國際刑警及印尼警方，繼續追查這姓林印尼男子下落。

印尼人口兩億多，國內島嶼之多，世稱「千島之國」，隨便匿居在其中一個小島上，也難以尋覓，要在這茫茫人海中尋找一個人，猶如大海撈針。然而，皇天不負有心人，在國際刑警、印尼警方協同努力下，終於尋獲林志生，引渡返港，經法庭審訊後，定罪判刑。

此案發生後，傳媒大事渲染，且言再無人敢入住此「凶宅」。但天下事，無奇不有，一名印度人士「唔信邪」租住此宅。卻原來，印度人不怕鬼，認為與鬼為伍，可以給自己帶來財運。

另一宗寓所內藏屍案，為1970年銅鑼灣伊利沙伯大廈之「花槽藏屍」。若說「灶底藏屍」在屋內進行，沒有人見到，還說得通。

但花槽在騎樓，埋屍時理應附近有人看見，但卻等到下手住客入住，見騎樓花槽填滿水泥，着裝修工人鑿掉水泥準備種花時，才發現花槽藏屍。

省港拳賽賑災

華中、華南地區連綿暴雨，鄂、粵、桂、閩水患嚴重，為200年來罕見。200年前的水患天災，只能從書本記載中知悉。

但自懂人事以來，我省最嚴重的一次水災，為1947年「西水大」，水浸廣州西關。

粵省三江匯聚，東江、西江、北江，任何一江氾濫，也會造成災害。據羊城老居民稱，若是水浸西關，則是災情嚴重。

該年「西水大」，一向樂善好施之香港人得悉災情嚴重，發起舉辦一場「許李拳賽」，籌款賑災援助災民。

拳賽由廣州許大偉師傅與香港李劍琴師傅對陣。賽前，雙方於1947年開始罵戰，冀能引起省港各界社會人士關注，激發賑災熱情。

雙方罵戰經年，直至48年才正式舉行。有趣的是，西水在47年水患成災，童謠有言：「落雨大，水浸街，姑丈來，冇肉賣」，但到了48年，許、李師傅正式在台上交鋒，籌款賑災時，老天爺卻放晴。

當時萬里無雲，烈日當空，前後僅一年，一雨一晴，老天爺像是與世人開玩笑。但事為善舉，賑災拳賽仍大受各界社會人士支持。

早年，本港空氣污染沒有現今這麼嚴重，若為放晴，仰望穹蒼，一片蔚藍，間或有幾抹白雲，間或有天際奇形怪狀雲團，看得人心情舒暢，這又豈是現今在空氣污染下，多是灰濛濛一片同日而語。

上世紀，東江水仍未越山而來時，本港經常制水，幸好當時本港人口沒有現今這麼多，作出調節性制水措施，仍可應付。

1948年，久無天雨，水塘乾涸，有人為此擔憂，遂獻計進行人造雨。有一日，正於華仁書院上課，突見一架雙翼飛機掠空而過，據說這飛機正撒下乾冰，希望能達至人造雨目的。

顯然此為「杯水車薪」，只憑此十袋八袋乾冰，又豈能天降甘霖。

香港流行茶餐廳

香港流行餐飲業琳瑯滿目，茶餐廳十分流行。

本港芸芸眾多茶餐廳中，除「翠華」外，另一家名為「澳門茶餐廳」者，其知名度亦甚高。

「翠華」初期在銅鑼灣啟業時，以夜市通宵為號召，其後在中區威靈頓街店開業，毗鄰蘭桂坊，亦開通宵，據云自從足球博彩合法化後，威靈頓街店三樓安裝多部電視，供茶客觀賞賽事直播。

「澳門茶餐廳」最初在尖沙咀開業，其後在上環信德中心港澳碼頭設有支店，出品以「豬扒包」稱著。據說，該茶餐廳的麵包，每天在澳門新鮮出爐後，第一時間經由噴射船運來本港奉客。

談及本港茶餐廳，早於半世紀前，一家名為「豪華茶餐廳」，當年知名度不下於現今之「翠華」及「澳門茶餐廳」。

上世紀50年代，位於現在銅鑼灣電車總站迴旋處，原為東區遊樂場所在。其後，遊樂場拆卸，改為豪華戲院，及後經過一段日子，再重建為現在之富豪酒店。

豪華戲院時代，有位腦筋靈活的人度出一條好橋，在豪華戲院橫門側之舖位開設一間「豪華茶餐廳」。

這位稱得上是「食腦」的人，估量到前往戲院看電影的人，未必準時入場，幾個朋友一齊往看電影，等前立後，戲院大堂沒有冷氣，須找個地方坐下來相候，尤其是約了女朋友看電影，入場前約定在附近餐廳見面，才一齊入場。

如此一來，戲院附近的餐廳便成為最佳聚腳相會之所。「豪華茶餐廳」正在豪華戲院橫門側之舖位，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自然是生意滔滔。

早年茶餐廳不准設有炒賣廚房，不像現在之中西餐飲皆備，粥粉麵飯俱全，而是僅由水吧供應三文治食品。

早年茶餐廳最賺錢的是凍檸檬茶，幾片茶葉泡成的「茶膽」、一片檸檬、幾粒冰，成本約角錢，售價一元多，利錢愈十倍，相當和味。

日治時期報業變遷

日前與傳媒前輩飯局，眾人三句不離本行，談及報章標題重要性及一旦出錯的後果，及如何補救。

報海浮沉，如今香港報刊種類之多，以一個城市而言，居亞洲之首。但憶及日治時期，本港報刊甚少。

一方面，由於當時人口少，報紙銷路不振，另方面，由於白報紙供應量少，報館不多，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有個別報館停刊，益令全港報刊出版買少見少。

日治時期，本港暢銷報章中，發生不少變化：

《星島日報》易名為《香島日報》，維持繼續出版。

香港淪陷之初，由何東爵士創辦之《工商日報》，在日軍入城後，仍堅持出版。其位於電車路（德輔道中）的報社編輯部，燈火通明，如常上班。

路人途經上址，仍可見其地下車房（印刷機房）如常運作印報紙。但自從何東爵士移居澳門後，《工商日報》便告停刊。

至於創刊於晚清的《循環日報》，由人稱太平天國「長毛狀元」的王韜擔任主筆，內地不少文人筆耕支持，文萃紛呈，銷路甚佳。

本港淪陷時仍有出版，但卻在盟軍轟炸本港之日軍軍事設施時，殃及池魚，被美軍軍機誤炸，導至發生大火，報館排字房付諸一炬，排版用之鉛字粒溶為一堆堆鉛塊。

早年，未有中文打字，更未有電腦排版。報紙採用鉛字粒排版，有規模的報館自設排字房，每日「散版」後，除保留「題目」字粒外，便把其他字粒倒進溶爐中溶為鉛液，用作重新鑄字。

至於沒有自設字房的小型報刊，便交由一些專門排字公司「執字」「排版」，亦有個別自設字房的報館，只出版日報，便利用字房空暇時間，替一些馬經或夜報「執字」「排版」，物盡其用，增加收入。

話說回《循環日報》被盟軍誤炸，字房付諸一炬，逼不得已停刊。

老總命仔凍過水

香港淪陷時期的白報紙，由「報導部」統一配給。當年，「報導部」有若現今政府新聞處，統管全港報刊事務。

有一次，一家報紙的標題出現問題，總編輯面臨殺頭血光之災。事緣該報在一宗有關日軍報道時，標題本為「大日本皇軍」，見報時竟成為「犬日本皇軍」。

有人說是無心之失，因為「大」字與「犬」字同倉，在排字房字架中，這兩個字毗鄰並排，排字工人執錯字粒不足為奇。但亦有人認為是蓄意如此，呼「大日本皇軍」為「犬日本皇軍」，發泄對日軍之不滿情緒。

一般上，字房執錯字付印出街，如果沒有人挑剔、張揚，也沒有人追究的話，報館方面多會是「側側膊——唔多覺」，不了了之。

但此事發生在日軍鐵蹄下的淪陷區，事情便非同小可。試想一下，當時市民行經日軍站崗而不鞠躬，尚且動輒會殺頭，如今稱之為「犬」，其後果不堪設想。

話說回來，此一字之差，若說是無心之失，實亦難自圓其說。

報紙付印前，要經過多重手續才「上車」，首先是由校對對稿，然後分別由校對長及編輯細心看「大樣」（俗稱大版），最後再由總編輯審閱，認為沒有問題，才在「大版」上簽名，若有修改，排字房據此修改，老總再簽名才能交版。

此層層負責，專人把關，應不會出錯。縱然是「上車」後，機長檢視「紙頭」時發現有問題，也會立刻停車通知老總。

且說該報標題「犬日本皇軍」出街後，總編輯自忖縱是有人擅自在交版時改動標題，但最後的責任是自己，便主動向「報導部」承擔責任。

幸好「報導部」部長的中文修養佳，向日軍軍方解釋「大」「犬」二字的字倉毗鄰，執字工人一時疏忽，實屬無心之失。軍部接納解釋，事情才不了了之，該報老總亦有幸得以逃過一劫。

上海澡堂文化

上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外江佬呼為「澡堂」的上海浴室，十分流行，今已式微，起而代之為新派芬蘭浴室。

芬蘭浴室設有冷熱水大池，冷水池冰凍刺骨，熱水池高溫至冒汗，客人浸身後，由按摩師按摩，渾身舒泰，亦有剪髮吹頭，身光頸靚，誠為生活享受之一。

早年，香港人不習慣往商營浴室沖涼（沐浴），樓宇居所亦非每層樓也有沖涼房（浴室）。沒有沖涼房的，便在廚房中設置大水缸儲水，要沖涼時，便關上廚房門，從水缸中舀水洗個痛快，或挽水到廁所沖涼。

及至40年代尾，大陸政權易手，上海人紛紛南下，帶同其江浙生活文化進入香港，經此，上海浴室便在太平山下流行。

據講，上海人在原居地也並非每天沖涼，多數是三五天才到澡堂沖洗一個痛快。

話說回上海澡堂文化進入本港後，最初的幾間上海浴室開設在洛克道，現今崇光百貨公司後門一帶。

上海浴室服務以擦背為主，客人沖過身後，赤裸上身，俯躺在浴牀上，由一位身穿「孖煙囪」的大漢——擦背師傅，用沾了水及梘的乾絲瓜囊，替客人擦背，此雖名為擦背，其實是擦勻全身。

當時，上海浴室最自豪的，乃是標榜客人縱然是剛剛沖淨涼，亦可以替客人擦出「老泥」！

其實，他們所擦出的並非「老泥」，而是表皮。當表皮擦落時，會輕微出血，客人鮮會察覺之餘，且產生一種痕痕癢癢的舒服快感。

我生平很少往上海浴堂沖涼擦背，一方面基於被一名大漢騎在自己背上用絲瓜囊擦來擦去，頗不是滋味，另方面，表皮擦損後，易受細菌感染，殊不衛生。

因此，偶有逛上海浴室，也是陪朋友前往，順道談天。

上海師傅修腳好功夫

有些朋友光顧上海浴室，沖涼擦背擦上癮，每星期總有三五天往擦背，不足為奇。這正如時下之「足浴」流行，有些人差不多隔三四天便往洗腳、刨腳皮或作腳底按摩一樣，樂而不疲。

談及沖涼，外江佬不習慣用大毛巾，絕大多數上海浴室用的是印有「祝君早安」的白色洗臉毛巾。若以我等身材健碩的人來講，這小小的一條面巾，抹了一會便濕透，不敷應用。

話說回本港的上海浴室，除了擦背外，其修腳趾甲骨，亦為專門技術，深受客人歡迎。

上海浴室修腳師傅用薄竹片自製修腳工具，竹片薄而鋒利。修腳師傅用竹片，輕巧地替客人刮除腳趾甲側的贅皮，其手藝不下於時下新派美容院修甲女技師。這種修腳趾甲骨，也會令客人上癮。

上海浴室修腳技巧中，最高技巧是替客人清除倒生腳甲。有些人的腳甲倒生，深入趾肉，不單只走動時痛楚，而且也因而導致腳甲陷入之處發炎，俗稱「灌膿」。

修腳師傅遇有客人腳甲倒生，便先用熱水浸腳，然後把膿霫（讀若箋，入聲）清，其後將陷入趾肉中的腳甲削掉，無令再陷趾肉內，便可痊癒，確是神乎其技。

春花秋月，隨着時代變遷，上海浴室式微，記憶中港島最後一間上海浴室，為昔日銅鑼灣道百樂戲院側的「日新池」。

其後，由於百樂戲院拆卸，擴建為今之百樂商業大廈，「日新池」亦告歇業。

「日新池」歇業後，同為位於銅鑼灣道的中華游樂會，聘用「日新池」一些師傅，替會員「搽骨」（按摩），好此道者，樂於光顧。

但我對此殊不習慣，由一名大漢騎在背上，搽來搽去，缺乏安全感。

天星小輪事件

有位朋友說，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事件主角蘇守忠，最近出書，書中對葉錫恩女士大表不滿。我未見過此書，不宜置評。但對天星小輪加價，蘇守忠在天星碼頭舉行絕食，及至引發騷動事件，記憶猶新。

1966年，天星小輪提出加價，頭等加「斗零」，由兩毫加至兩毫半，三等則維持不變。天星小輪在加價記者招待會上，公司公關人員未能有效地向傳媒解釋加價理由，而是趾氣高揚地說：「如不滿意可坐三等」。翌日，報章刊出有關報道後，引起廣大市民不滿，蘇守忠在天星碼頭進行絕食抗議。當時，蘇守忠身穿深色風褸，手持《星報》，他穿着的風褸背上，除有「抗議加價」「絕飲食」等中文外，並寫有「Hail Elsie」。

「Elsie」是參與反加價人士其中一位的英文名，此為葉錫恩女士。相信「Hail Elsie」是向葉錫恩女士歡呼。

葉錫恩女士是一位傳教士，也是一間天台小學校長。她秉承傳教士精神，經常接觸及幫助中下階層市民。由於她的英文好，不少小市民與政府打交道，便找葉女士代寫英文信。

事實上，當年縱然中文修養勝於韓（愈）蘇（軾），港府也置之不顧，但若是英文信，則必有回音。葉女士因而受勞苦大眾愛戴，形成她在各層面的議會中，無往而不利。

且說當年由蘇守忠絕食開始，隨之市民遊行抗議天星小輪加價，引發一場騷動，導致警方進行鎮壓，釀成1死18傷；1400多人被捕的社會事件。

事後，港府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一貫作風，委任一個「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對事件展開研究，蘇守忠被控藐視此委員會，判罰款及監禁。

蘇守忠出獄後，我曾在夜店「怡香」見過他，晃眼四十多年，後來聽說他已歸皈我佛。

芬蘭浴室查牌

早年，警方嚴厲管制按摩業，申請按摩牌經營不易。

上世紀70年代，芬蘭浴室開始流行，仍集中在灣仔駱克道一帶，多以「乜乜閣」為名。

1976年，無線電視（TVB）轉播奧運會現場比賽項目，由於時差關係，每天大清早便開始播出，評述即場賽事，中午前稍為休息一會，中午又再「開咪」，日以繼夜，沒有充足時間回家休息。

電視台二廠不是蚊多，便是冷氣太勁。本來，利用不作直播的時候可以回家休息，沖涼換衫，好好地睡上一覺，才又返台開工，但恐防自己熟睡後，連鬧鐘也叫不醒，導致失場。於是，只好帶備衣物更換，在轉播奧運節目之電視台二廠梳洗、休息「打地鋪」或利用僅有的休息時間，前往駱克道的芬蘭浴室沖涼、休息。

當年的芬蘭浴室，按摩在大廳進行，放置一排排的按摩牀，客人焗完桑拿或沖涼後，躺在按摩牀上，按摩與否悉隨尊便。按摩大廳，燈光柔和，躺在按摩牀上，再以一條小毛巾遮着眼睛，擋着光線，很容易便沉沉入睡。客人在休息前，預先告訴按摩師叫醒自己的時間，按摩師便會準時拿走遮眼毛巾，換上熱毛巾敷面，睡意全消，當場為之精神奕奕，舒泰無比。

有一次，利用不作直播之時間往芬蘭浴室休息，熟睡中被狂鳴鐘聲吵醒，卻原來是警方查牌。當時但見有不少客人及按摩女郎紛紛走避。

我自己純為休息而來，便不予理會，繼續用毛巾蓋着臉入睡。其時，一名警員行至我身旁，揭開毛巾，看見是我，便告訴帶隊幫辦：「呢個係韋基舜」。帶隊幫辦連忙叫這警員不要騷擾我，讓我繼續休息，我亦由衷多謝他的照顧，有覺好瞓，養足精神返無線「開咪」。

「阿哥」鮑馬壯

「7.1」回歸八週年紀念，特區政府在紫荊廣場舉行升旗禮。升旗禮在早上八時舉行，出席人士須提早四十五分鐘到場，出席者於早上六時左右便起牀，這對本港生意人士來講，天甫破曉，便準備出門，頗為少有。今年「7.1」升旗禮，曾特首伉儷形影不離。特首夫人鮑笑薇女士，娘家澳門。昔日省港澳均有別稱，省城（廣州）稱「大圈」，此「大圈」並非現在是湖南幫大圈仔，戰前，廣州有一本流行小說「孖指七探案」，以廣州探長「孖指七」事蹟為題材，此小說作者為「大圈地膽」，此佐見廣州之為「大圈」。香港稱「桂枝」；澳門為「梳打埠」。澳門為賭埠，世人譏往澳門賭錢者，十之八九猶如梳打洗身，身上財物洗得乾乾淨淨。

特首夫人鮑笑薇女士為鮑家孺女，鮑元羲老先生育有四子女，長子馬壯為獨子，其餘三人均是女兒。我與「阿哥」馬壯兄認識已有五十多年，「阿哥」年輕時為澳門籃球名將，效力「僑聯」，屢獲全澳甲組公開賽冠軍。當年我搞籃球，彼此風華正茂，球場上一見如故。

「阿哥」除協助父親打理「元記」餅家外，大部分時間也致力發展澳門體育運動，回歸前，1993年，「阿哥」獲澳門葡國政府頒授體育勳章。回歸後，2002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首次授勳，「阿哥」獲何特首頒授體育功績勳章。現任澳門體育委員會委員、澳門奧委會委員、澳門籃球總會理事長等公職。

談及以鮑元羲老先生名字為店號之「元記」餅家，位於新馬路國際酒店斜對面。早年港澳船泊河邊新街16號碼頭，港人耍樂後坐夜船返港，落船前必買些「手信」，因「元記」客似雲來，每日均營業至凌晨三、四時。其後，港澳碼頭搬往新口岸，商業中心移往南灣區，鮑老先生年事已高，不再視事，「阿哥」亦志不在此，「元記」乃告歇業。鮑老先生於2002年仙遊時，享壽逾百歲。鮑老太今逾百歲仍健在，坊眾譽稱人瑞，現居於南灣龍嵩街。

南洋兄弟煙草

報載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一名董事兼副總經理，涉嫌受賄並串謀以貨櫃走私「紅雙喜」香煙，涉款總額逾千萬港元。

廉政公署於去年拘捕涉案董事後，准其擔保出外候審，日前在區域法院開審。

南洋兄弟煙草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煙廠。早年，原名為「南洋兄弟煙草有限公司」。簡氏兄弟在南洋發達後，於清末光緒年間，從南洋返回中國，標榜「中國人吸中國煙」，設廠生產香煙。

當年南洋兄弟煙草產品眾多，「玉葉」風行一時，另生產之上價煙「白金龍」亦未遑相讓，分別佔有上價煙及普羅大眾市場相當大份額，令到洋煙銷路大受打擊。

面對南洋兄弟煙草龐大壓力，外資煙草公司請來一位「陳夢吉」式師爺，想出一條毒計，賄賂獄吏，每當死囚「打靶」(槍斃)前，給予死囚吸食南洋兄弟煙草中之一隻流行牌子香煙，並在坊間大肆渲染，稱這牌子香煙為「打靶煙」。自此之後，無人敢食南洋兄弟煙草此牌子香煙。

記憶中，戰前南洋兄弟煙草在本港經營時，有一聞(音問)人，來頭不少，此乃昔日廣州商團長，曾任匯豐銀行買辦之陳廉伯氏。

陳廉伯在廣州時，組商團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軍對抗。本來，商團的組立是商人為了自衛，自行斥資購買槍械的武裝自衛組織。當年廣州街道以「甫」劃分，例如上、下九甫等，「甫」口設閘，由商團武裝人員把守，出入檢查。話說陳廉伯的商團與孫中山先生對抗，一夕，商團的「雙槍將」(洋槍與煙槍)，被黃埔軍校學生軍聯同李福林的「福軍」，從河南渡江，直搗駐地，把「雙槍將」全部繳械。

其後，陳廉伯從廣州來港為寓公，受聘於南洋兄弟煙草為董事長。

簡家子弟多才藝

陳廉伯出任南洋兄弟煙草為董事長後一段日子，不知何故，賓主雙方竟為一項微不足道的賬目翻臉，對簿公堂。其後經法庭研訊，官判陳廉伯入獄1天。在當年來講，有頭有臉的大紳判囚，縱然是懲戒性地象徵式囚禁1天，也是轟動社會大件事。

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淪陷。據講日軍入城後，陳廉伯曾效力日本皇軍，替日本人維持秩序。日軍投降前夕，陳氏夫婦乘日本客輪「白銀丸」往澳門，途中被盟軍軍機炸沉，葬身大海。

這「白銀丸」與「嶺南丸」同屬小型日本客輪，理應不是盟軍轟炸對象。事後有傳說是盟軍獲得情報，得知陳廉伯乘坐「白銀丸」逃往澳門，待命公海上的美軍水機，在「白銀丸」開航後，立刻奉命起飛前往轟炸，是否屬實，人言人殊。

且說回南洋兄弟煙草簡氏家族，在本港之物業頗多。位於跑馬地樂活道之前培僑中學校舍，今之比華利山莊地盤，原為簡家物業，其後轉由私人地產發展。另外，今之灣仔摩利臣山道南洋酒店及附近一帶物業，包括早期新華社香港分社所在樓宇，乃屬南洋兄弟煙草廠房所在，也是簡家物業。簡家本身則住在禮頓道「三C會」對面一列樓宇。

簡家在本港，亦屬世家，簡氏長子歡愛電影演藝，藝名「高峰」。簡家富家子「高峰」，熱衷電影藝術，以「票友」姿態玩票，演出為樂。由於他長相滑稽，兼且頭大身矮，頭與身之比例為1比5，在電影中飾演社會小人物，其扮相惹笑滑稽，也曾參與羅斌先生之仙鶴港聯影業公司的《女俠木蘭花》演出。

另一位無線電視台藝員「高崗」，高大威猛，可惜死於非命。

閨房艷照惹囹圄

且說簡家眾子中，次子簡文孝，中國象棋棋藝高超，譽稱「棋王」。另一子，太平洋戰爭時名簡日東。香港淪陷後，簡日東為我在澳門的「嶺分」同學，和平後則改名為簡植東。

簡植東一扳高大，長相俏俊，俗語所謂「青靚白淨」「有型有款」。他與杜老誌舞廳一名姓唐舞小姐相好，郎情妾意，如漆如膠。豈料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兩人感情發生變化，宣布分手。本來，簡氏一表人材，又是富家子，不愁找不到新女友，唯獨是他對唐小姐一往情深，未知是否因愛成恨，或是走火入魔，竟將二人熱戀時之閨房艷照，發送給全港傳媒報刊雜誌。結果被警方控以發布不雅淫穢圖片罪，官判入囚。

簡植東出獄後，也曾見過他一次，如今晃眼又是四十多年。

前文曾談及本港演藝界電視藝員高崗專拍武打劇集。

電視藝員高崗住於新界，經常穿着短褲，赤裸上身，展示其健碩肌肉。

一日，他駕車途經石崗時撞車，對方是一名普通身材的男子。撞車後，二人落車理論發生爭吵，並打起上來。

原來對方是休班警探，綽號「梅窩仔」。不知如何，「梅窩仔」拔出佩槍，轟了高崗一槍。初時，高崗不知道對方有槍，中槍後仍能說：「咁小事都開槍？」言畢倒地斃命。

當年本港法例，警探落「更」毋須將槍械交回槍房，可自行攜槍在身。「梅窩仔」有槍在身，與高崗打架時便拔槍轟射對方。

事發後，死因法庭開庭研訊，官認為高崗身材高大健碩，而「梅窩仔」身材瘦削，二人一大一細，打起交來，「梅窩仔」開槍自衛乃合理，遂判「梅窩仔」無罪。

居民死亡須註冊

1999年「枯屍奇案」，女模紅顏白骨。事隔經年，今涉及當年死者家人投訴：社會人士關注下警方O記奉命重新調查，頓為城內熱門話題。

當年發現此女模枯骨時，有關方面指稱無可疑，遂未有召開死因研究法庭進行調查，今舊事重提，不單只涉及當年處理方法，也引起市民對確認死亡，進行殯葬之法例手續的認知。

本港西醫稱醫生，中醫稱醫師。西醫為註冊醫生，由於本港法例規定，有人死亡時，由註冊醫生簽字證明死因，才可以領取死亡證，有死亡證才可以舉喪下葬。因而，凡病重時須請西醫診視（該醫生須能簽發死者病症憑證者），如病終時，其家屬可要求該醫生簽發憑證，然後死者之最親家屬攜此執照往潔淨局生死冊署呈報，並須親筆簽字於註冊部內。早年，本港《生死註冊規則》規定：「凡死後，或屍骸尋得後，十二個月外（按，此即為超過12個月）；非經註冊官允許，不得註冊（按，此為不能作死亡註冊）。」及「凡死後，無論嬰孩與否，未得註死冊執照前，不能殯葬，須得醫生憑證，方能有效。如病終時，無醫生在場者，則須主喪者簽字誓章，方准埋葬。」及「如無醫生執照，或註冊官不滿意者，則註冊官即知會政府醫官，將該死者查驗，俟得理由確實，方准發給落葬執照。」

現在，中醫地位獲政府承認，但有關領發死亡證手續，至今未見修訂，中醫仍未有簽發死亡證權力。花開花謝，大千世界生死循環。香港俗世，生死均須登記註冊。死亡須領死亡證，出生須領出世紙。在本港出生註冊，領有出世紙，不單只證明是「香港仔（女）」，回歸前，有香港出世紙，才可以領取英國護照。

西醫接生與接生婆

早年，本港半數居民也沒有護照，香港政府只發給一本俗稱CI的「身份證明書」，持CI的港人在這證件上只能填寫自稱中國人，因為港英政府無法證明持此證件者是中國人，所以，CI持有人其實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及至上世紀末回歸前，港英政府發BNO（英國海外國民護照），這種護照只發給香港出生的市民。政策實施之初，申請市民未見踴躍，港府便擴大申請資格，任何本港居民也可以申請，於是，持CI者及新移民便一窩蜂申請BNO。

由於新移民不習慣排隊文化，在申請時秩序大亂，打起上來。當時之手提流動電話大如水壺，不似現在這麼小巧，打架者以「水壺」為武器，打到頭破血流。

話說回在本港出生，須予註冊報領出世紙身份證明，這手續由醫生代辦。但在半世紀前，本港接生，除西醫外，還有俗稱「執媽」的接生婆。

接生西醫在醫院產房替孕婦接生，嬰兒出生後，隨之替嬰兒報出生註冊。出世紙上須填寫父母及嬰兒名字，大多數父母在子女出生前，已代為改妥名字，以免臨時周章。

至於「執媽」這行業，存在已久。昔日西方醫術未傳入中國，無論城鄉，大戶人家或佃戶，均由「執媽」接生，她們是一些上年紀婦人，用的是「較剪」「熱水」土法接生。

香港開埠後，西風東漸，本港的接生婆本身多數是護士，但仍有少數中國傳統「執媽」。

早年，坊間流行稱接生婆，常見有以該女士之排行再冠其姓氏，呼為「七姑」「物姑」。上世紀30年代較為人熟識的有江七姑、駱鳳瓊六姑及關十一姑。但並非所有接生婆也稱「姑」，例如當年之黃雪卿、戴福常、陳碧貞、李玉容、羅用柔、郭素眉等人，亦較為人熟識的接生婆。

港人申請英國護照

且說香港居民申請英國護照，除具備香港出世紙、身份證外，還要有一位太平紳士證明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資格。

1950年，我申請英國護照時，港府仍未設立移民局，有關申請英國護照事宜，由警察部門辦理。當時填妥申請表，由一位太平紳士簽名後，前往當年位於干諾道中東方行（其後為富麗華酒店店址）之警察總部遞交申請，一個月後，獲港府發給一本編號5283的英國護照。

當年，香港的英國護照與英國公民護照沒有分別，持有人可以在英國無限期居留。因而，在1972年前，很多新界居民申請了英國護照後，便前往英國落地生根。

早年，由於本地接生婆接生後，沒有替出生嬰兒申報出生註冊，未領取出世紙，這些雖屬在本港出生之人士，要申請英國護照時，只能依循兩個途徑獲得證明。

其中一個途徑是找尋當年接生的接生婆，此人若仍健在，可憑紀錄在法庭宣誓證明當事人在本港出生；另一途徑是找當年曾飲過「滿月酒」的人作證，對方最好是社會知名人士，但仍須找四位太平紳士簽名作證，才可申請英國護照。

香港居民除申請英國護照外，另有是入籍英國。申請入籍時，須找兩個英籍人士簽名舉薦，若舉薦人是華人，必須有官銜或是太平紳士。申請人獲簽名舉薦後，須在報章刊登申請入籍啟事，靜候有沒有人反對，若沒有人反對，一年後才接受為英國公民（或國民），發予英國公民護照。

上世紀，本港經歷戰亂，在那動蕩日子中，市民遺失出世紙之事屢有發生。及至和平後，港人申請英國護照時，若有遺失出世紙者，可往生死註冊處繳交1元查證費用，進行查冊，雖然港府在戰時遺失了一些檔案，但生死註冊處的大部分資料仍保存，經查證此人確是在本港出生後，當事人再繳交1元補領費，便可獲補發一張出世紙。

頂包假出世紙

早年，補領出世紙很方便，本港出生人士若有遺失出世紙，有關方面只是循例問一兩句遺失原因，不予追究，經查證後便可補領。補發出世紙為生死註冊處分內事，但卻衍生出另一個社會問題。

早期生死註冊處職員良莠不齊，有個別人員「精歸左」，估量出生名冊中有些人不會申請護照；例如估量「鄧福水」此人不會申請護照，便售賣名為「鄧福水」的頂包假出世紙予不是本港出生，而想申請護照的居民。

可能是生死註冊處的「內鬼」，在出售頂包假出世紙上獲得甜頭，鮮有失手，於是便明目張膽到處放「聲氣」，找有此需要買家。

上世紀70年代，本港已設立移民局，有關申請護照事宜，歸由移民局辦理。有一位在內地出生，知名度甚高的「大老倌」，欲申請護照，得友人搭路，買了一張頂包假出紙申請護照，並取得太平紳士簽名。

「大老倌」往移民局申請護照時，由於他知名度高，經常曝光，正所謂「無人不識君」，移民官接見時，看見出世紙上的名字並非「大老倌」本人，無法證明而發予護照。

本來，使用頂包假出世紙犯法，但在當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年代，移民局未有起訴「大老倌」使用假出世紙，只是不發予護照，事情不了了之。

當時，居民申請護照，大多數理由是出外旅遊，因此，在申請護照之前，往旅行社或航空公司預先買備機票，以待前往移民局申請護照時作為佐證。及至獲發給護照後，並非真正外出旅遊的申請人，便會往旅行社或航空公司退回機票，或許只能折扣收回，也在所不計，旅行社或航空公司亦樂於接受退票交易。這些人之所以縱為蝕本也這樣做，主要是替自己買「保險」，自以為持有一本護照防身，較之持有沒有國籍的CI（身份證明書）為佳。

港九均有「大笪地」

「大笪地」對上了年紀的市民，不會陌生。

港九兩地也有「大笪地」。早年，港島「大笪地」位於上環荷里活道一帶，由於人口日增，配合社會發展，「大笪地」廣建樓宇，一眾攤檔便遷往上環舊港澳碼頭新填地，改稱「平民夜總會」，每當華燈初上，熟食、戲曲、賣武、占卜、掌相、成衣、日用品等攤檔前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我對「大笪地」最深刻印象是「租燈」。初時攤檔用「大光燈」照明，這種用火水燃點燈紗，打氣後燈紗發出強猛亮光的「大光燈」，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十分流行。未幾，有腦筋靈活的人，在「大笪地」經營「租燈」業務，他們用汽車電池發電接駁電燈泡照明，租汽車電池給各攤檔。或許有人會說，檔主可以自行購買汽車電池發電，毋須向「租燈」集團租用。但經營「租燈」業務者為「陀地」有力人士，而且服侍周到，每晚準時送電池到檔口，及至收檔時有專人回收，「租燈」開檔時無人滋擾，檔主毋須傷神。若檔主自購電池發電，不光顧「租燈」，會惹上麻煩，恐怕難以開檔。

有人指「租燈」如同收「保護費」；亦有人說此舉並非伸大手掌要錢，而是商市交易，人言人殊。

九龍有「大笪地」。九龍「大笪地」位於大坑東又一邨附近九龍仔陸軍球場。九龍仔原名九龍塘村，該村本來位於深水埗界限街；現稱大坑東西所在地。

上世紀40年代末，大陸內戰烽火連天，很多軍政人士，諸如軍職及縣級官員之人，紛紛來港棲身，這些人大多數不懂英文，來港後難以謀生。軍旅者有氣有力，還可以在地盤做泥土，擔擔抬抬，或為在九龍仔「大笪地」表演「纓槍插喉」「心口碎大石」等大力戲餬口，但文職者手無縛雞之力，只好擺檔占卦算命；睇相睇掌，當時九龍仔「大笪地」盡是大力戲及醫卜星相檔口。

纓槍插喉顯硬功

當年在九龍仔「大笪地」表演大力氣者，確有一身橫練功夫。

以「纓槍插喉」而言，武者先把櫻槍用力擲刺木板，但見紅纓抖動、茅桿彈震，雪白槍頭閃閃生光，顯示纓槍鋒利無比。接着，表演者用槍尖頂着咽喉，槍桿端抵地，然後俯首頸部用力壓槍，壓至槍桿彎曲如弓，維持片刻才抬起頭，纓槍回復原狀，表演者提槍遊走一周，向圍觀者展示咽喉絲毫不損，猶如練成「金鐘罩」護體。

亦有表演「背碎大石」及「心口碎大石」。表演「背碎大石」之大力士揹負一塊巨型大麻石，坐馬向前微俯背，由拍檔夥計持長柄大鐵鎚擊碎此大石，背部無損。「心口碎大石」之表演花樣較多，除躺在地上，置一巨型大麻石於胸膛，由拍檔夥計持大鐵鎚擊碎大石外，並躺在一塊釘滿長鐵釘，釘尖透板逾吋抵着背部的木板上，再置大麻石於胸上，舉大鐵鎚碎石，胸背無損，贏得圍觀者熱烈掌聲。

「大笪地」武有大力戲，文有睇相占卜。廣東人稱此種睇相為「照田雞」。此因睇相佬手持長燈筒火水燈，在問津者面前照來照去，彷如鄉間農閒時於田間捉田雞。早年農戶手持火水燈晚上捉田雞，見有田雞時便以火水燈正面相照，田雞面對燈光時瞪眼呆着不動，農戶手到拿來，滿載而歸。睇相佬持長燈筒火水燈睇相，照住問津者一動不動，鑒貌辨色，一如農戶「照田雞」。

占卜之中，「禾鵲占卦」頗為引人入勝。占卦佬養有兩隻禾鵲，分別置於並排雙格籠內，雀籠前放着一盒摺疊得齊齊整整的豎排卦籤。有客幫襯時，占卦佬打開其中一格雀籠，只見禾鵲跳出，在這些卦籤中銜出其中一枝放下，占卦佬餵予一粒禾穀，禾鵲訓練有素，從未有乘機飛走，吃了禾穀便又乖巧地跳返籠中。占卦佬遂打開卦籤，依照籤文替占卜者解答疑難。

陽春麵妙在「寡」

1948 年年中，大量本地人慣稱為「外江佬」之上海人南下來港，帶來不少蘇浙飲食文化，一時之間，鍋貼、小籠包、生煎包等小食包點大為流行，其中最妙者為陽春麵。

「陽春」二字十分雅，有謂：「陽春白雪，曲高和寡」。「陽春白雪」源自《文選・宋玉〈對楚王問〉》之：「客有歌者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以示曲高和寡的成語，今取意「白」與「寡」，乃名為陽春麵，則為寡而無味的廉價淨麵。

早年，現今銅鑼灣崇光百貨公司對面，地鐵出口側東角道口有家「東興樓夜總會」，以上海食譜稱著。

那年代的夜總會取價，以駐場歌星演唱之曲種劃分貴廉。唱英文歌的夜總會收費最貴，稍次為唱國語時代曲者，收費最低的夜總會唱粵語時代曲，當時中環街市對面的金城酒家由周聰駐唱粵語時代曲。

談及東興樓夜總會，駐唱歌星為來自上海，譽稱「歌后」之張露。當年，故友蕭思樓（筆名過來人），經常在東興樓「打蘆」。蕭兄亦為上海人，他創辦一份消閒小報《羅賓漢》，專門撰寫報道飲食娛樂消息，他替歌星撰文，純為義務，從不在過年過節時收禮取酬。

早年，本地外江菜中，禮頓道鄰近黃泥涌道口的松竹樓，經營涮羊肉一段長日子，但在本港推廣羊肉食譜較難，松竹樓凡三十年的努力，仍未達目的。

松竹樓結業前曾有一個神話，時為2003年，沙士疫潮過後，西班牙足球班霸皇家馬德里來港沖喜，有位仁兄入場觀賽，因為未夠鐘入場，便往松竹樓飲茶，與舖主交談中，舖主表示再無興趣經營下去，這仁兄福至心靈，立刻買下此舖位，其後租予鳳城酒家。

據講，這舖位時值 9 千萬元，較易手時升值 3 倍。人生事，際遇不同，發達財來自有方。

王劍偉發明火膧翅

早年本港上海館子中，「三六九菜館」頗有名氣。「三六九」一家在北角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電車總站附近，另一家則在灣仔駱克道。

當年我管理的《天天日報》及《南華晚報》社址在糖水道，間中亦有光顧北角「三六九」。故友「田豐先生」潘懷偉因家居方便，則常光顧灣仔「三六九」宵夜，他例啖凍羊脂。潘兄曾以「田豐先生」筆名替《南華晚報》主編馬經版，其後創辦《田豐日報》及《田豐馬經》，一生人富傳奇色彩。

話說回北角食府，英皇道「北大菜館」，則以豬腦魚雲羹馳名，其後遷往與堡壘街接壤的長康街，經營幾年又告他遷，上址現為華潤超級市場。

外江食府，我認為最成功是「詠藜園」。這原本位於九龍鑽石山黃大仙的食店，招牌食譜為擔擔麵。這麼的一小碗辣醬麵，闖出名堂，經各方名人前往幫襯後，更為提升知名度。

有了口碑後，店主增設多種小菜，益見客似雲來。據說，最後更遷往紅磡「蔡瀾食坊」大展鴻圖。

蘇浙食譜能在本港「食在廣州」的環境下闖出名堂，前上海總會會長、騎師王劍偉先生應記一功。

早年，本港的上海館子食譜沒有翅，但香港人飲宴無翅不歡。王劍偉會長主政上海總會後，發明一款火膧翅，這是以大排翅為主，配以雲腿、肥雞的新派上海菜。

戰後和平，此地物資缺乏，生活困難，廣大市民入息少，吃不上魚翅，只好吃粟米魚肚羹或雞蓉粟米羹。及至70年代，香港股市起飛，在千七點「魚翅撈飯」的日子中，每有自奉或請客，必然有翅，且分量大，非四兩不歡。

自從王會長之火膧翅面世後，不單只本地一眾上海館子有翅食，而粵菜館也爭相仿效，全港滬粵食府也有火膧翅奉客。

房協仗義伸援手

香港地，經常發生令人莫名奇妙的怪象，每有事件發生時，此種事態便會在港九新界不同地區一窩蜂出現，但過一段短時間後，便戛然而止，像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近日，本港發生樓宇鋁窗飛墮事件後，接着，港九不同地點也出現鋁窗飛墮事故。

有人認為事故發生涉及鋁窗安裝之鏍絲釘數量上，如果說事故發生在同一屋邨或同一幢樓宇，還可以說是承建商工程可能出現問題。但不同地區，不同樓宇卻在同一段短時間內有多宗鋁窗飛墮，更何況，事故發生後，港九業主們未必會同時在三四天內進行樓宇鋁窗鞏固工程，但奇怪的是，三四天後，墮窗事件竟然不再發生。

總之，這一窩蜂現象，神奇得令人莫名其妙。

發生鋁窗飛墮事故後，香港房屋協會（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簡稱房協）仗義伸出援手，對於沒有經濟能力的本港任何住戶，該會也予以協助免費檢驗鋁窗。如果經濟有困難，更可予以貸款室內維修費用五分之一，以五萬元為上限，避免再次發生意外。

目前，未知有多少住戶申請貸款維修，但房協主動相助經濟有困難的住戶，此舉值得推崇。

房協已有五十多年歷史，從小規模低位做起，協助解決本港居住問題。

戰後和平，本港人口不斷增加，居住問題日益緊張，坊間有所謂「留食不留宿」。當年，大多數人租住戰前舊樓，舊樓租金低廉，業主所收租金不足支付維修費用，況且當時有租務管制，業主不能收樓另作發展。

當年，如果業主提出加租或收樓，必然受到傳媒圍攻，這由於大多數的編輯、主筆也租住舊樓。記得當時「球王」李惠堂在民安隊擔任要職，因為發表有關舊樓加租、收樓言論，被轟下台。

何明華會督

戰後和平，物資短缺，生活困難，地產發展商不多，在樓宇供應缺乏下，「一家八口一張牀」情況普遍存在，升斗小市民並非租一層樓住，有時候更租不到屋。因此，每層舊樓除間格幾個板間房出租外，亦有在客廳中放置幾張碌架牀，分上下格出租。租客若為女性或夫婦，則用布簾遮住；如果一家幾口，只租得這麼一張牀，各人須分時段休息，往往因為同一時間放工，幾個人只好側臥同睡一牀。這種現象在粵語殘片中，經常可見。

後來，由「會督」何明華（HALL）發起集合社會知名及有心人士組織成立「房協」，協助解決居住問題。

當時的人對政府及宗教之組織認識不深，認為香港權力最大的是「港督」，其次是「會督」。查實，「會督」是英倫教會派來香港主持教務最高領袖，今稱為「主教」。現在為人認識的是鄺主教。

何明華會督組成房協，但房協本身沒有經費，由他出面與倫敦方面商議，終於獲得倫敦市長支持，從「空襲救濟基金」中，撥出1萬4千英鎊予房協作為營運經費。

當年港元與英鎊匯兌率為16: 1，何明華會督籌得的1萬4千英鎊，當時換算得22萬4千港元。

在今天來講，若以這22萬餘元，縱然在港島東西區，或在九龍北區買一個中小型住宅單位的睡房也難。但是房協從低位做起，充分運用這僅有的資金，首先從九龍馬頭圍開始，拆舊樓進行重建，從而進行以後一系列的建屋計劃，在港九廣建屋宇庇民，天下寒士盡歡顏。房協不斷壯大發展，光是1997年，售出的單位及租金收益達10億9百萬，房協能在這五六十年間有此成就，可稱得是香港的奇蹟！

從房協的發展來看，做一件事必須有心，還須有實力。當年若非有何明華會督這位有權有勢的熱心人主持大局，又豈有這麼多顯貴、時俊支持房協?

太平山下集中營

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日軍入城後，先後在九龍漆咸道及香港仔赤柱設立集中營，囚禁英軍。

早期，此地英軍不分國籍，遭日軍囚於漆咸營者，以香港義勇軍團的西洋人（葡萄牙人）最多。

本地人入伍軍警，在日軍攻港烽火連天時，返回家中脫下制服，便再無記認，一如平民。但西洋人軍紀嚴明，死守黃泥涌峽保衛大香港，捐軀陣亡者眾（陣亡名冊今供奉在大會堂花園神龕裏），而日軍入城後仍活着者，便自動結隊步入漆咸營。二次大戰時，葡萄牙是中立國，澳門由大西洋管治，未幾，囚於漆咸營的義勇軍團的西洋人亦獲釋。

漆咸營毗鄰市區，營中戰俘易於越營逃亡。當年在中國地下工作者及游擊隊努力下，救出囚於集中營內英軍，送往內地大後方，組成英軍志願團，一致抗日。

當時英軍志願團，人材濟濟，其中包括有何禮文，及本名麥道高，後把「高」字改為「軻」字的麥道軻。

戰後和平，何禮文返回香港，出任新界理民官。至於麥道軻，戰前已擔任華民政司，和平後返港，駕輕就熟，仍出任華民政司。話說日治時期，由於囚於漆咸營的英軍戰俘經常成功逃亡，日軍便轉移囚於香港仔赤柱集中營。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戰後和平，英國搶收香港後，也設立集中營囚禁駐港日軍。英國人設立的集中營集中在香港島，其中一個在東區北角現今香港煙廠附近。

另一則在大佛口，今之熙信樓地盤。昔日該地盤為一排僅一層高之木屋，用作集中營。和平後，1948年用作麗的呼聲總部，其後政府公開拍賣該地盤，由胡仙小姐以私人名義買入，建成熙信樓，過了一段日子，熙信樓才又易手，新業主為華懋地產。

盛哉銅鑼灣

戰後和平，此地第三個囚禁駐港日軍集中營，位於銅鑼灣利園山(現今三越百貨公司)對面。英國政府甚麼時候於此設立集中營，未見有考據。不過，淪陷時期，滿手血腥，號稱「殺人王」的日軍憲兵大隊長野間賢之助，和平後在此集中營內問吊，血債血償。

今之銅鑼灣，為港島人流最多、最旺地區，光是東角道與軒尼詩道交界，崇光百貨公司正門前地，無論白天晚上也人潮如湧，由東角道往渣甸坊之軒尼詩道交通燈路段，人車爭路，司空見慣。

早年，銅鑼灣仍屬荒涼，東角道範圍為渣甸東倉所在，該地段仍未全面開發，未有大丸百貨，未有香港大廈，更未有崇光，形成位於東興樓對面的東角道香港餐廳（今之崇光正門）環境較幽靜，成為情侶約會談心好去處。

及至上世紀 50 年代，渣甸坊京華戲院落成，情侶們又有好去處。

1953、54年間，李眾勝藥廠在渣甸坊建京華戲院，其最特別是座椅之間的扶手，可以扳起靠貼椅背。情侶入座，座椅無扶手阻隔依偎而坐，溫馨甜蜜地看電影。

如今，京華戲院地盤拆卸重建為京華大廈，不再設戲院，地舖經營屈臣氏。昔日曾在京華戲院依偎而坐看電影的情侶，今應早生華髮，思及往昔，另有一番甜蜜在心頭。

談及戲院內之情侶廂座，利舞台當可勾起年長一輩甜蜜回憶。利舞台未拆卸重建前，除上演粵劇外，也放映電影。一般電影院地下分前、中、後座，票價前座最平，後座最貴，至於二樓超等則為全院最貴。利舞台除地下前、中、後座及二樓超等外，並有俗稱「飛機位」的三樓側翼位，「飛機位」電影票價為全院最平。利舞台二樓超等最後一行座位靠牆，座位前面為通道，無懼有人在背後監視。這行座位為雙人孖座，座位為高靠背沙發，各孖座間有隔板，互不干擾，情侶爭相購票，經常額滿見遺。

六十年前的文章

今天下午郵差派信，其中一封寄自《讀者文摘》辦事處。

《讀者文摘》是美國歷史悠久的月刊，每多勵志文章，但亦有人認為變化不多。

四十年前，《讀者文摘》在香港發行中文版，出版前曾進行社會經濟調查，其中關於家庭經濟狀況，問及有沒有縫紉機（衣車）及收音機？

問卷之所以有此項查詢，當年認為有此家庭用品之家庭，屬中上家庭，出版社認為香港有此能力者會訂閱中文版《讀者文摘》。

時移世易，現在的青少年兒童已玩 MP3 ，普通收音機已屬落後，家庭中仍有衣車者，更是鳳毛麟角。

昔日，主婦自己車衫。記得，早年此地流行有好幾間裁剪學校，授課縫紉，有幾間設於銅鑼灣，其中亦有由衣車公司開班授課。如今一般人也買成衣，再無人自己動手車衫穿着。

何以《讀者文摘》會突然付函予我？

源於上月出席一個晚宴，席間，我講及1946年讀過當年《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IN A CHINESE GARDEN》（在一個中國花園）。《讀者文摘》項目編輯黃淑玲，很有心思，聽到此事後，找來這刊於1946年11月號《讀者文摘》的文章，影印寄給我。

我收到這文章影印本，有若故友重逢，不禁悲從中來！這文章令時光倒流，帶我回到六十年前少年歲月，那時我只是一個初中學生，與班上同學讀這文章情景，歷歷在目。如今六十年只一瞬間，恍如昨天。

年輕時，每到過年，老師出作文題目，多為「來年大計」、「新年願望」之類。

以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來講，最大的願望是快點讀完書，毋須再上學。

作文起句不外乎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光陰如白駒過隙」這些老生常談。

「及時行樂」

我本是一個達觀的人，但重睹六十年前舊文章，亦不禁潸然淚下，這並非為文章感動，乃有感自己大半生已過去，當年一起求學的同窗，有些已是騎鶴西去。

《在一個中國花園》一文作者是位美國醫生，在中國行醫廿多年，一直沒有休息。

後來，有位病人寫信給他，講述自己曾在一個中國花園見到一塊銅牌，寫着「及時行樂」四個字，這病人在信中提醒醫生要及時行樂。

結果，醫生放假往南美旅行，遇上一位也是終生忙於生意，沒有休息的富翁，作者便勸富翁要及時行樂。富翁寫信給太太時，提及「及時行樂」是中國花園牆上的金句。

這文章刊出後，有一首流行曲，便是以《Enjoy Yourself It is later than your think》（及時行樂）為歌名。

當年無線電視（TVB）開台時，最受歡迎的節目「歡樂今宵」主題曲，便採用「及時行樂」的樂譜，但很多人也忘記它的歌詞，現在我默寫第一段出來，與讀者共享：

Enjoy Yourself,
It's later than your think.
Enjoy Yourself,
While you're still in the pink.
The years go by,
As quickly as a wink.
Enjoy Yourself, enjoy Yourself,
It's later than your think.

現在，我很想知道，當年的少年同學，不知還有誰人記得1946年《讀者文摘》這篇文章？

話說回何解我在十幾歲便看《讀者文摘》？這由於嶺分羅作祥校長一再指導我們，《讀者文摘》是用淺易英文講故事，適合中學

生閱讀，對學習英文有幫助。

如今，我誠心向家長們推薦，應該訂閱美國版《讀者文摘》給子女們閱讀，提高子女英文水平。

■ 1972 年筆者訪菲，與馬可斯總統討論其著作《新社會》（NEW SOCIETY），馬可斯總統（右一）接見時握手致意。

阻街罪可大可小

早年，本地人稱街頭妓女（流鶯）為「阻街女郎」。回歸前，「遊蕩」在本港屬於違法行為，「流鶯」在街上流蕩，乃謂之「阻街」。

阻街罪可大可小，一般刑罰為罰款或監禁，最高刑罰為驅逐出境。港英法例規定，如不是在本港出生人士，政府隨時可以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遞解出境。

本港一般街邊小販也被視為阻街。殖民地政府於1933年7月立例，小販要領牌才可以發售雜物，惟對街邊之醫卜星相家，均通融辦理。

1933年，小販牌照由警署負責辦理，當年警察總監胡樂甫發出通告表示，凡屬街邊之補鞋佬、補洋遮、寫信佬、補木桶、牙醫、賣藥、飛髮佬及修整鬼鎖者，均須領牌。牌費每年4元，每年須往警署換牌一次。

街邊小販若不領牌視為阻街，而店舖將貨物放在門口行人路，也視為阻街。昔日列入阻街罪行中，最離譜者，莫過於把街頭賣馬票也視作阻街。

馬票是馬會發行的彩票，分大馬票及小搖彩。大馬票每年開兩次，分別為「春季大馬票」及「秋季大馬票」，小搖彩則每月開一次。大馬票獎金豐厚，動輒百萬。早年本港百萬富翁如鳳毛麟角。因而，每次開大馬票時，全城鬨動，人人爭發橫財夢。

街頭賣馬票者多是老嫗及少年男女街販，他們在馬會買了幾本馬票回來，用一根竹桿，橫插幾條幼枝，懸上衫夾或萬字夾，將一張張的馬票夾着，前往酒樓或在街邊兜售散賣，遇有「大客」者，亦有整本出售。此外，亦有士多舖及街邊煙仔檔，在檔口懸掛散張馬票代售。早年馬票售價每張2元，街販出售，每張賺取1毫使用。當年未有投注站，一般人在茶樓歎茶時，遇有上門兜售馬票，視如財神上門，絕無相拒之理，便會「撞手神」買一兩張接財神，多予1毫不以為貴，亦有較闊綽者多予2毫。

星相家苦盡甘來

一個人有沒有「橫財命」，冥冥中自有安排。當年有位朋友在灣仔飲茶，有馬票妹上茶樓兜售「大馬票」，她在一本馬票中揀購了其中一張，其後開獎，頭獎冧巴與她那張只差三張，如果當時整本馬票二十張也買下，便中頭獎。且說阻街之罪，縱所犯輕微，也會留有紀錄（案底），本地人最怕有案底，其他不說，光是搞移民也不方便。

1933年7月，政府立例街邊謀生者須領牌時，對街邊醫卜星相家，仍通融辦理。但僅一個月，便以維持治安為理由，立例由1933年8月1日起，凡操星相業者，一概禁止執業，倘有陽奉陰違，一經查出可被罰款250元。在當年賬房先生月薪亦只幾十元的年代，250元是一個大數目。

何以在短短一個月內，港府對星相家從通融辦理，突作一百八十度改變為禁止執業？這由於當時出現一股「種錢樹」歪風。市民往占卜睇相後，有些星相家鼓如簧之舌，叫問卜者種「錢」樹，財星通靈，趨吉避凶，其實有訛騙成分，港府鑒此，便在同年8月1日立例禁止星相家執業。

幾千年來，中外也有占卜星相，何能禁絕。俗語有云：「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政府公布禁令後，本地星相家轉移陣地於客棧、酒店租賃長房侍客，在門外掛上自己姓氏之「乜寓」「物寓」宅牌為記。「寓」為居所，縱有占卜睇相者上門，可視為朋友到訪，警方亦難檢控。租用中下客棧者，恐走客，立刻奉侍攏絡解說一番，收錢了事。若較為「高檔」租住酒店侍客的星相家，求卜問相者上門須掛號排期，快則三兩週，長則逾月。無他，利用時間了解該客人身世，因而，講過去往往很準確，但評及將來便靠估。

及至上世紀70年代，港府對星相業管制放寬，中外星相學家湧現，玄學亦成為一門大學問，星相家、輿堪之士的社會地位亦大大提高。

香港舞林高手

一年一度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聯歡晚會，日前假座北角新都會大酒樓舉行。傳媒中人，平時各忙各的，縱為收工宵夜，也只三三五五而已。是夜難得各報「手足」濟濟一堂，觥籌交錯。

北角新都會前身為敦煌酒樓，敦煌前身為新都城酒樓夜總會，新都城由王寬誠大弟子人稱「陸神父」主理，當年我在北角管理兩間報館，風華正茂，經常光顧新都城，留下不少回憶。

且說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聯歡之夜，請來全港公開交際舞大賽冠軍陳潔顏女士、吳澤其先生表演。

昔日，交際舞只視為社交及舞蹈範疇，現已視作運動項目。今年11月在泰國舉行之第一屆室內亞洲運動比賽，交際舞已列入競賽項目之一。

過去，有些人認為跳交際舞只為隨便地「蓬拆」「蓬拆」在地板上走動而已。查實，認真地去跳交際舞，舞者除付出相當力度才有出色表演之外，早年還須有一雙薄底快靴——英國鵝仔嘜皮鞋。

上世紀40至70年代，香港舞林中，有三位舞國高人教授交際舞稱著。

當年張亨利在「麗的映聲」出鏡教跳舞，廣為人知，他住在高士威道，示範舞步時，其隨着音樂拍子講「一拿、二拿、三拿」成為獨有特色。另一位是住在禮頓道怡香潮州酒家樓上的謝魯八，謝魯八以教授拉丁舞飲譽舞林。還有一位是在大道中連卡佛（前身為中華百貨公司）對面；利源西街街口附近舊樓樓上的聶克，也以教授交際舞稱著。

消防員清者自清

日前，港島東區鰂魚涌發生一宗小火警，一家冷氣工程公司閉門失火，消防員趕至，破門入內將火勢撲滅。事後，戶主報稱店內抽屜中三萬元現款不翼而飛，懷疑有人「順手牽羊」遂報警。警方接手調查，在消防隊長同意下，着參加救火之消防員進入停泊現場附近之救護車接受搜身，結果證實眾人清白。

消防員在災場接受搜身，十分罕見。

較早時，蕪文《畢架山尋金熱》談及1947年，一架號稱「空中霸王」的DC4菲航客機，墮毀畢架山事件，當時機上載有兩噸半金條金幣，港府派出之搜山人員下山時，各人步履沉甸，雖有人懷疑各人把金條藏滿靴內，但下山時未有進行搜身。

1972年，發生「6・18」秝山泥事件。事發之初，首先由駐港英軍負責挖掘山泥救災，稍後才交由消防員接手。

當時我住在旭和道雅翠園，事發時我與本港幾位聞人應邀往鹿兒島觀光，週一才返港。

坐的士返回上址，赫然見到山泥堆至我二樓居所窗口，一塊巨石破窗而入，落在睡房牀側。

我進入遭山泥衝擊的住所中察看損壞程度時，放在書房內一個藏有價值二萬元攝影機的小箱子仍在，只是一枚放在睡房抽屜中的大學畢業、紅寶石面的班級戒指不知所蹤。但是，樓上住戶單位的大門，卻有遭人用斧頭砍開痕跡，到底樓上的住戶們有沒有財物損失？或是損失多少？不得而知。

著名小說家傑克——黃天錫，在本港首先開辦新聞訓練班，前《星島晚報》總編輯唐碧川也出於門下。戰前，其流行小說《黑俠》，風靡一時。其中講及「黑俠」參加一個舞會時做案，事發後，警方到場調查，「黑俠」第一個聲稱「搜身搜我先」，卻原來他先把贓物藏在花盆內，待搜身後才取回。

MG 跑車鴨尾巴

英國路華車廠收購戰，暗柳花明，南京汽車快刀斬亂麻，擊敗競爭對手上海汽車及以英國商人David James為首的財團，成功收購MG路華車廠。

南京汽車這次以較低價錢收購MG路華車廠，但卻不能生產路華汽車，而是利用路華的技術生產南京汽車品牌的汽車，同時在中國及英國發展路華的業務。南京汽車仍將聘用路華車廠一千至二千名員工，並把部分工序搬到中國。

南京汽車之競爭對手中，上海汽車在路華車廠宣布破產前，已斥資6700百萬鎊（約9億1千萬港元），購入路華25、75及K系引擎生產權。無怪乎市場人士在事前認為，不管花落誰家，路華必然落在中國企業手上。

二次大戰前及和平後一段日子，MG在世界車壇上頗具名氣。戰前MG是兩座位開蓬跑車，尾箱陡斜如鴨尾巴，坊間呼「鴨尾車」。

由於早年本地人之英語水平不高，不喜講商品名稱全名。而MG僅兩個字母，易講易記，一如拔蘭地酒之XO及FOV，頗易朗朗上口。

上世紀50年代，英國車中，MG最早進入香港市場，稍後，柯士甸希利接踵而來。

且說當年MG跑車，售價為1萬元左右。

1957年，我買了部平治跑車，此車售價37000元，在當年來講，37000可以買一層樓。

我駕駛此名貴跑車出街，識貨者甚少，竟呼為MG！無他，在該年代，普羅大眾對所有的跑車也呼作MG。

MG曾停產一段日子，十年前才復產，但仍未能打開市場，其後與路華合作生產。然而，時移世易，終於對面虧損而出售給中國車廠。這可真是英國人「發夢都估唔到」，太陽不落國的企業，靠中國人打救！

彩虹道飛機降落

早年，香港坊眾維持治安，有所謂「四環更練」。最普遍是由商舖自資僱用「打更佬」，於夜深人靜時，巡邏大街小巷維持治安防盜防劫。

昔日，省城（廣州）打更為兩人出巡，有如今日之警員行「孖吆」，二人分別於屋頂及街上巡邏，一人敲鼓，一人擊柝（音撲），防火防盜。

「更」按時辰劃分更數，所謂頭更、二更、三更以至五更。昔日，生活單調，娛樂少，平常百姓多早睡，吃過晚飯便已洗腳上牀。

因而，常言之「半夜三更」，便是指深宵時分，這與今時今日之24小時工作、娛樂，城開不夜，不能同日而語。

上世紀50年代，九龍石硤尾六條村仍有打更，打更巡夜只行「單吆」，打鑼敲柝「一腳踢」。當年石硤尾、九龍城寨、衙前圍道一帶，街燈不多，縱有亦昏暗如豆，深宵中，打更佬一個人孑孓獨行，樹影屋角仿如鬼魅，少點膽量也震騰騰。

戰前，本港機場只為水機升降，當年泛美航空公司來往美國與香港的「飛剪號」，便是水機。

太平洋戰事爆發，日本人入城後，擴建機場作軍事用途，首先拆城寨及宋皇台。

現在的宋皇台，只是當年石台之一部分；保留下來刻上「宋皇台」三字作為紀念。

戰後和平初期，本港航空用的C46及C47雙螺旋槳運輸機，後來才有號稱「空中霸王」的DC4來港。雖然，日本人曾擴建機場，但航空運輸日趨繁忙，飛機型號漸多，原有的機場跑道不夠長，因而，當年每有飛機降落時，便將彩虹道封閉，禁止車輛行人通過，好讓飛機利用彩虹道滑行進入機場。一如公路上有火車經過時，公路兩旁放下木柵，響起警鐘禁止車輛行人橫過火車軌。好讓飛機利用彩虹道滑行進入機場。

港人熱情機場熱鬧

雖然，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曾擴建機場，但本港航空運輸日趨繁忙，飛機型號漸多，原有的機場跑道不夠長，飛機升降較為困難。因而，當年每有飛機來港，低飛於屋頂迴旋，行將降落時，機場局便將彩虹道封閉，禁止車輛行人通過，好讓飛機利用彩虹道較長的馬路降落，然後才能滑行進入機場。

這情形有如陸上交通中，若公路上有火車橫過時，公路兩旁便放下木柵，響起警鐘禁止車輛行人橫過火車軌。

回歸前，啟德機場為應付日趨繁忙的航空運輸，一再擴建機場，跑道直伸出港海，飛機升降方便得多，但由於機場附近盡是民居高樓大廈，這些建築物雖有高空限制，但航機降落，在屋頂低飛迴旋，一方面佩服機師的駕駛技術，另方面亦替附近居民抹一把冷汗。

話說回早年，香港機場既細且簡陋，送機可以送至機旁，這情況一直維持至上世紀60年代。

香港人熱情，為外國人所不及。歐美人士鮮有到機場送機，多數是在家中說聲「拜拜」，或在門口擁抱吻面額後，目送旅人上車往機場便了事。

但香港人不同，機場未有候機大堂時，送至機旁才依依惜別，有了候機大堂後，更見熱情洋溢。一個人出外旅行或讀書，便會有幾個親朋戚友相送，昔日啟德機場候機大堂的美心餐廳，坐滿離港市民及送機者或旅客。同時也會經常看見出埠與送機的一大群人，排列在台階上，影張大合照作為紀念，若是團體出埠，更拉着橫額，拍照留念。

熱情洋溢不單只是港人本身特性，也與機場地點有關。啟德機場位於九龍城市區，交通方便，送機往返，毋須長途跋涉，自是熙來攘往。

但是，自從把機場搬往東涌赤鱲角後，路途遙遠，送機長途跋涉，交通費昂貴，送機可免則免，赤鱲角機場再無啟德機場那麼熱鬧，餐廳也見冷清清。

聲淒楚話燒衣

詩經有云：「七月流火。」此文見報兩三日後，便是農曆七月。中國民間習俗，七月有兩個節令，一為七月初七「七夕」；另一為七月十五「中元節」。

有人稱「中元節」為中國鬼節，民間習俗於七月十四「燒衣」，超度眾餓鬼。

「中元節」、「燒衣」與「目蓮救母」有關。《東京夢華錄》中亦有言及民間於中元節時搬演目蓮救母雜劇。

目蓮篤信於佛，入地獄見生母淪為餓鬼，乃以缽盛飯餵母，但食未入口已化作火炭，佛祖告之目蓮，須於每年七日十五日以百味五果，置於盆中，供養十方鬼靈，超度眾餓鬼，其母才能得以濟度。

目蓮乃遵佛祖之意行事，最後與父母同證果，成為地藏王之護法。

七月「燒衣」，蟶（音張）聲淒楚。門前燒罷衣紙，撒灑米飯祭品，濟度十方餓鬼後，還須大灑金錢。早年亳子斗零仍值錢，燒完衣後灑撒亳子、斗零，圍於門前看燒衣眾乞兒一湧而上撿拾。

雖同屬廣東人，但潮州人「燒衣」較之省港本地人士隆重。秀茂坪八月十六「尤聖誕」演神功戲有「行火炭」「上刀山」「下油鑊」等儀式。「行火炭」乃是一條10多尺長的炭路，整條路的炭均燒紅熾熱，祭者赤足在火炭上緩步而行，神色自如行畢全程，腳掌足踝絲毫無損，令人嘖嘖稱奇。

「上刀山」則以多柄可斬瓜切菜、鋒利鋼刀作為扶梯橫架，刀鋒向上，一柄一柄的作腳踏，祭者赤足踩着刀鋒逐級而上，上至刀梯之巔，另有一尖刀朝天豎立，祭者以腹部抵着刀尖，俯臥於上，全程腳、腹無損，神乎其技。

「下油鑊」則伸手入沸油鑊中取物。此項較易取巧，由於油之沸點早，將一些化學原料放入油鑊中，鑊中油溫度仍低，亦很快便出現「沸」狀，便可伸手入油鑊取物，間中取巧，亦有可能。

玉販袖裡有乾坤

昔日港島中環干諾道永安公司附近之客棧（小型舊式酒店），為本港早年玉石交易集散地。

玉販在玉璞上開一窗（長方形小孔），可以看到玉色，研究玉璞中有多少玉。玉販把多塊玉璞以筲箕盛着，一列地放在客棧騎樓（陽台），好讓買家在陽光下觀察玉色，心中好有一個價錢。

早年港島之珠寶首飾店，集中在大道中道亨銀號對開狗孖搂，一直延伸至中央戲院。玉販之所以選擇永安公司附近之客棧，成行成市交易，乃方便珠寶首飾商前往選購。上世紀50年代，九龍地區的玉石市場則在油麻地廣東道，但只作地攤經營，不似港島之租用客棧那麼有規模。

港區玉販交易時，穿着闊袖長衫，雙手縮在袖櫳內，左右兩手分別同時與兩個買家在袖櫳內「揸手」議價，價高者得。「揸手」乃買賣雙手互以手指表示出價、還價，可稱是「袖裡乾坤」。九龍地攤玉販交易較為簡陋，只用毛巾覆蓋着雙手，分別同時與兩個買家在毛巾下「揸手」議價。

談及九龍地攤玉販，50年代有一檔檔主是潮州人，卻娶了一個韓國媳婦，該韓婦竟曉講廣東話，當時，戰後和平不久，韓國百廢待興，何以會有韓婦嫁給潮州人，不得而知。不過，他們父、子、媳三人經營手法老實，頗受買家稱讚，生意不俗。

近年來，九龍的玉石檔轉移集中在上海街，接近油麻地警署天橋底經營。港島中區的珠寶首飾店，則從狗孖搂一帶，東移至皇后戲院附近的商業大廈地舖，及電車路之商業大廈地舖，作大規模金飾、鑽石及玉器經營。規模較少的珠寶首飾店則見集中在灣仔鵝頸橋一帶及北角經營，尤以北角，從昔日皇都戲院至電車總站這一段英皇道，金飾店林立，入夜後這一段道路金光璀燦，頗為壯觀。

談及金飾，水上人選購最多，此因水上人嫁娶多以金飾為嫁妝。

公路單程雙線行車

昔日，九龍黃大仙與鑽石山，仍未全面開發。

黃大仙多外江佬（本地人對外省人士統稱）居住，黃大仙有黃大仙廟，香火鼎盛，人所共知，但區內位於竹園村附近的大佛寺，卻鮮為人留意。

鑽石山有一個大花園，主人林伯，潮州人，他與我家藥廠已故暹羅經理林偉芝先生同鄉兼同姓兄弟。林伯此大花園廣種花卉發售，其子嗣猶喜種植蘭花。當年，我經常與林偉芝先生往探訪他老人家。林伯除建有大花園外，並建有多幢屋舍出租。據我所知，當年紅星白光從日本帶了曾參加過韓戰的影星喬宏來港，有一段時間也住在鑽石山林伯的出租屋。

鑽石山毗鄰之牛池灣，兩者僅隔上元嶺及下元嶺。牛池灣有一條關稅道，這是昔日鹽商運鹽到九龍必經之地，海關於此設立稅收關卡。

昔日，牛池灣有渡船來往茶果嶺，由於河牀較淺，水漲時船渡行走載客，水退時，市民可涉水而行達岸。上世紀50年代，茶果嶺建有美孚油庫。戰前，美孚石油油庫位於荔枝角，太平洋戰爭爆發，港英殖民地政府「焦土抗戰」，英軍撤出九龍時，炸毀美孚油庫，油庫冒出的黑煙一直從荔枝角上空延展至啟德機場。及至戰後和平，基於域市經濟發展需求，地產發展商在荔枝角的舊油庫廢址上大興土木，建成本港第一個大型私人屋邨——美孚新邨。

每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城市，也必須面對交通問題，塞車及改路亦司空見慣。

但是在上世紀 50 年代，西貢有一條名為 Hiram's Highway 的公路，則是「單程雙線」行車。這 Hiram's Highway 公路，乃以當年英軍工程師之姓氏命名。所謂「單程雙線」行車，則為乃每一個小時內，分為上半小時駛入，下半小時駛出。若錯過出入時限，便得等候半小時才可通行。

香港模特兒

日前與友人午膳，席間談及香港的模特兒。模特兒行業在本港並非新事業，觀之現今發展如日方中，此為前人努力耕耘的成果。

早年，本港只有先施公司間中舉辦一些時裝表演。

上世紀50年代，仍未有時裝模特兒訓練，大家閨秀不願意，也不會拋頭露面行「天橋」，主辦機構只好求諸舞廳小姐客串。雖云有舞廳小姐充當模特兒，但時裝表演仍如鳳毛麟角，一年之中只舉辦一次半次而已。

及至60年代初，有兩位西婦在港島中區中建大廈地下開辦一間名為Centre of Elegance（中文意譯為「優美中心」）的模特兒訓練學校。

其中一位主持人的丈夫是英國人，任職一隻牌子香水的香港地區經理。

另一位主持人本身是澳洲模特兒，嫁與本港太古洋行英籍經理，來港定居。

二人認為模特兒行業在香港有發展前途，便合作開辦這所模特兒學校。Centre of Elegance不單只訓練模特兒，而且介紹模特兒給時裝機構，參與時裝表演。

在二人悉心訓練下，訓練出本港第一批正式時裝模特兒，不少名模也是出於Centre of Elegance門下。

可喜的是，名模們奠定自己的事業基礎，紛紛自立門戶，設帳授徒，把模特兒行業發揚光大，開枝散葉，培訓出又一代又一代的模特兒。

當年曾在Centre of Elegance上課的名模，如果看到我這蕪文，應記得當時她們在上課時，有一個年僅幾歲的小女孩，坐在一旁觀看上課。

這小女孩正是小女，當時她入讀幼兒班。每天下課後，帶她到Centre of Elegance看別人上模特兒課程，小女年紀幼小，未有像成人一樣學儀態，但經常與兩位主持人交談，倒學曉英文。

五九年碧街舊樓冧牆

香港雨季，6月伊始，往往見連綿天雨，持續不歇。1972年的6月，淫雨成災，「6・18」冧山泥事件，半山旭禾大廈在一瞬間消失，如今說來，仍有餘悸。

在此之前，由於本港舊樓多，因天雨為禍，冧樓事件常有發生。1959年6月，天降傾盆大雨差不多持續三週不停，港九各區之戰前舊樓，高齡之廓，莫不岌岌可危。警方為防止意外發生，各區由一名督察帶着兩名警員在區內巡邏。

當年任職見習副督察，派守油麻地警署的前警務處長李君夏，每天從晚上至翌日早晨，帶着兩名警員，冒着狂風暴雨，各人縱渾身濕透，仍不停在區內巡邏，以防因連綿天雨而引起突發事件發生。

一日凌晨，天將破曉，李君夏等人巡至新填地街與碧街交界處，只見一群坊眾聚集。憑經驗，李君夏料到必有事發生，不然的話，凌晨街頭怎會聚集一大群人，於是便趨前察看。初時，坊眾乃稱「冇乜嘢」，意圖打發李君夏離開，但李氏責任心重，堅持要看個究竟。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大吃一驚。碧街那座樓宇為一列八間四層高大廈，單邊那間的外牆已倒塌了一部分，從街上可以見到屋內已經用多根木柱支撐，很明顯，樓宇結構已存在問題。

早年，本港居住環境差，一層面積約1000平方呎樓宇，間上板間房分租給四、五戶人住，一家八口一張牀的情況，比比皆是。

且說碧街那一列八間四層高樓宇，一共住了超過2000人，他們正與業主商討搬遷補償。在當年來講，如果列為危樓，業主毋須給予住客補償。因此，碧街冧外牆後，住戶不欲警方插手，才力阻李君夏入現場查察。但面對此環生險象，為策安全，李氏堅決撤走屋內住戶，用鐵馬圍住現場，屋內各人從速離開，只准離開不准進入。

「雷老虎」被噓

警方用鐵馬圍住碧街冧外牆之舊樓，引起混亂。李君夏連忙向上司要求協助，但分區主管稱自己有牙病，須往求診，總督察則說家中有事要處理，稍後才能到達現場。

最後只好直接向區警司「求救」，但警司自稱患了感冒，躺在病牀。李氏無奈，自行決定抽調區內一些正在行「咪」(Beat)警員前來維持秩序，並要求工務局派人前來查察屋宇結構。

未幾，工務局老師傅前來視察後，指廢牆仍會倒塌，屋宇補修工作待午後才能進行。

果然，中午過後，樓宇後面一部分亦告倒塌，除兩個原先不肯離開的住戶在倉惶逃生時受輕傷外，其他人均平安。

且說冧外牆舊樓對面，正是油麻地戲院，院主一本互助精神，讓受影響居民入內休息，附近之安利麵廠及九龍麵包公司亦免費供應麵食、麵包給受影響居民充飢，絕大部分「災民」情緒漸告平靜下來。

其後，徙置事務處特別通融受影響居民在附近街道建臨時居所棲身，但在工務局員工搬出居民財物時，卻出現問題。

工人把財物及傢具從露台掉下，引起居民鼓譟，要向這些工人動武。

在現場負責指揮維持秩序的李君夏，手下只有三名警員，面對逾千鼓譟居民，立刻向上級求救增援，但全不得要領。情急之下，李氏直接致電綽號「雷老虎」之九龍區助理警務處長磊樂夫求助。

「雷老虎」聞訊，立刻親自率領一排防暴隊趕至現場支援。抵達現場，對居民講話，由李君夏翻譯。磊氏宣稱自己是1956年「抗暴英雄」，若有人搞事，便以武力鎮壓；話未講完，惹起居民反感，紛紛掟以石頭雜物，磊氏見勢不佳，忙往後退。斯時，李君夏立刻上前勸喻各人少安無躁，可能李氏是中國人，較早時亦多替居民打算，眾人才告平息下來，一齊研究如何安置居民財物。

人間有溫暖

較早時曾稱牙患、感冒的高級警官，聽聞磊樂夫到場看似霍然病除，陸續在現場出現，指手劃腳，好不熱鬧。當「雷老虎」在眾人面前稱讚李君夏處事恰當時，區警司也附和一番，卻把李氏說成「王督察」，足見當年之高級警官與高級下屬溝通不足，俗語所謂「盲官黑帝」。

且說李君夏與災場居民商議後，眾人接納李氏提出折衷辦法，每次一戶，由警員陪同返住所收拾細軟，大件傢具則由工務局員工搬到街上，再由居民認領。但剩下有關賠償問題，仍待解決。以當年法例而言，政府公布這舊樓為危樓，業主便毋須支付賠償，幸得業主樂善好施，深明大義，仍然按照他原本提出的補償金額，支付給居民。

這業主的兒子與我同窗，平素樂善，行事低調，難能可貴。

在這次碧街舊樓秣牆事件中，安利麵廠及九龍麵包公司免費供應麵食、麵包給受影響居民充飢；油麻地戲院亦讓受影響居民入內休息；而業主照舊補償給居民，足見人間有溫暖，事件得以圓滿解決。

【簡覆讀者「敏」】

唐裝長衫馬掛是兩件服裝，通常配搭一起來穿。長衫的長度沒有固定尺寸，香港最出名的長衫客是何東爵士，但是他的長衫較一般短，俗語謂之「吊腳」。由於他是當年大紳、無人敢予批評。長衫長度，一般長至腳眼（足踝）或離地六吋。但何東爵士的長衫卻離地十吋。

馬掛方面，廣東馬掛較短，衫身長僅及腰，不會蓋着臀部；北方馬掛則衫身長直蓋着臀部。

至於短好？還是長好？則視乎個人感受及整體美感。

昔日買唐裝料，以「老九章」最出名，但不知該店搬往何處？或是否仍有經營？近年，港人喜往深圳縫製唐裝，但多屬新派唐裝。若想縫製傳統唐裝，可往上環「西港城」（昔日上環街市）之匹頭舖購買衣料時，由他們介紹傳統裁縫縫製。

街坊福利會

半世紀以來，香港民間編制、社團組織有較大發展。現在流行區議會、區議員，很多人卻忘記了昔日的「街坊福利會」。

上世紀50年代，大量內地居民來港，他們人生路不熟，一時之間未能適應新環境，難以融入社會。

一直以來熱心公益的黃伯勤先生，有見於此，便構思成立街坊福利會，協助大陸來港人士，冀能共同生活在這大家庭中。為此，黃先生不辭勞苦，親自撰寫會章，四出奔走籌辦。在黃先生與一眾有心人士努力下，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宣布成立，產生有助坊眾及社會協調作用。

街坊福利會成立後獲得政府肯定，並撥調資源協助發展，成為半官方機構。在政府撥助資源的案例中，最大宗為把九龍尖沙咀彌敦道西班牙教會對開的一幅土地撥給街坊福利會使用。

70年代，輔政司黎敦義構思提升「華民」職能工作範圍。由於他曾任新界理民府，當年石湖墟大火一役，黎氏與張人龍合作重建石湖墟，其後更在新界始創「丁屋」制度，這些功績使他對「理民」有特別好感，乃構思把新界理民概念用諸市區，在市區成立「理民署」。

當日在政府新聞處舉行各報負責人及總編輯「吹風會」時，我提出「理民」的名稱已落伍。結果，即席各人共議用「民政」之名適合，後來便有各區民政署、民政專員，及統領全港民政工作的民政局先後設立。

如今有了「新人」，忘記「舊人」，自此以後，街坊福利會漸趨式微，十分可惜。

談及街坊福利會，得補記一筆的是大坑街坊福利會。大坑街坊福利會在甄子傑先生出錢出力創立後，除有自己會址外，並有醫療服務。每年中秋節，大坑舞火龍，為旅遊協會大力推介的本港民俗節目。

中區希爾頓酒店

港島中區花園道1號長江集團中心，上址前為希爾頓酒店。早年，本港首屈一指的酒店為九龍半島酒店，稍後，中區的文華酒店及希爾頓酒店等五星級酒店亦先後落成。

希爾頓地盤前身為駐港英軍的「美利操兵地」（Murray Parade Ground）。該處本是一個小山崗，經鏟平後為操場。美利操兵地側有聖約翰座堂，為英國聖公會香港總堂，另旁今之終審法庭，本是一間法國教會。再往上行右轉之上亞里畢道，為昔日港督府（今之禮賓府）所在。此外，對面山坡為三軍司令住宅，今則改作茶具博物館。從地勢位置來講，足見這「操兵地」，在殖民地政府心目中，頗有分量。

戰後和平，1949年新中國成立，英國人深知若仍在這佔領地耀武揚威，殊屬不智，便將此地盤拍賣，既可睦鄰，又有收益。恰於此時，有美國財團來港發展，經過一段時間磋商，港英便將「操兵地」賣給美國財團興建希爾頓酒店，於1963年竣工。美國希爾頓集團在全球經營連鎖酒店，本港希爾頓是其轄下之一。我並非入住才認識這酒店。上世紀50年代，小希爾頓娶了當年荷里活「玉女」今之「玉婆」伊利莎伯泰萊為妻，全球哄動。

本港希爾頓開幕後，曾鬧出一段小風波，其地牢有一酒吧名叫「煙格」（Opium Den）。在該年代，港人對政治十分敏感。有人視標榜橫牀直竹抽鴉片的癮君子是中國人象徵，實屬辱華，更何況滿清政府因「鴉片戰爭」才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因而引起不少人對「煙格」這名字不滿，輿論群起攻擊。在輿論壓力下，這酒吧取消中文「煙格」名字，但英文則保留「Den」。

當年希爾頓酒店內，無論「Den」或「嚤囉街」的女侍應均花容月貌，顧客多醉翁之意。歲月催人，相隔四十多年，當年少艾縱相逢，亦再難相認。年輕人活在明朝（音招），年紀大的人生活在回憶中，回憶往往較事實更美好。

自幼習武唔怕黑

孔夫子有云：「不語怪力亂神」，連孔聖人亦敬鬼神而遠之，則遑論我輩。但是，人性好奇，愈是不可思議、神祕的事，便愈想「八卦」。因之，朋友聚會閒談，常有鬼怪話題。尤為少年時，常與同伴們相聚於更闌夜靜講鬼故，雖愈講愈驚，亦樂在其中。

有人說鬼魅之事，信則有之，不信則無。這碼事，我自己倒有些經驗，今講述出來與讀者分享。

我自幼習武，無懼月黑風高，夜靜更闌。平素工作及應酬多，當年住半山旭和道，亦往往於凌晨兩三點才返家，返家後拖狗外出散步，四周靜悄悄，街燈疏落，樹影恐怖。

尤其是「6・18」秧山泥後，旭和大廈48名失蹤者至今仍未尋獲，更是鬼話連篇，但我從未驚過，深宵放狗如儀。談及「6・18」旭和道秧山泥慘劇，雖事隔多年，至今每年6月18日仍有人往上址拜祭亡魂。於此，亦禱告亡魂安息，早日超渡。

且說我曾經歷過一宗詭異事。此為1970年，英航稱為BOAC年代，邀請香港報社負責人往澳州觀光。一行眾人在雪梨小住幾天，便轉往墨爾本。週日中午抵達墨爾本，入住一間華裔澳洲人雷先生開設之類似汽車酒店的酒店。當年墨爾本的週日為安息日，沒有任何活動，英航公關人員帶我們參觀離城80哩的動物園，觀賞澳洲特產——袋鼠與樹熊。眾人觀賞動物園後，於下午5時返回酒店，稍事休息梳洗一下，準備於晚上7時進膳。由於為時尚早，我便返房假寐片刻，我住的房有兩張牀，我躺在近門口的那張，可能是白天參觀動物園後有點累，漸漸入睡……

墨爾本詭異事

話說我躺在牀上，矇矓間看見一個穿着杏色西裝，身材肥矮的男子走進來，他坐在我左手的牀沿，我只看見他耳朵以下的身體，耳朵以上的頭部則矇矓不清楚。當時我想起身問他入房做甚麼？我做慣運動，在任何情況下也十分醒覺、反應快。我清楚見到自己左腳疊着右腳，第一次想郁動時卻動彈不得，當作第二次努力，仍不能動彈。當時心中泛起一個念頭——「唔通係真嘅？」我一生人從未「俾鬼迮」，此為唯一的經歷。當時，情急之下將雙腳一縮，使出一招「鯉魚打挺」，這一招果然有效，霍然而起，環視房內，當時燈光火着，卻無別人，自己則出了一身冷汗，乃視為是太疲倦而產生的幻覺而已。

晚膳後，我們這一夥慣於遲睡的報人，聚在一起，持觴閒談，晚上十一時左右，各人準備返房休息時，店主雷先生手中持着一把客房門匙，突然走過來問我需不需要換房？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住的房間有廣東人所謂之「污糟嘢」，他之所以事前不對我講，乃想試探我會不會蹤上。這時候，我才對他說：「咁遲至問我（換不換房）？」這詭異事情，確實發生在我身上，雖隔了 35 年，如今仍歷歷在目。

此外，另有一些純為個人經歷。

三十多年前，我與年僅三歲的幼兒住一個2000多呎單位，當時女傭甫剛離職，仍未僱有合適人選。有一日黃昏，他突的大叫大嚷，我雖百般勸解，也無法令他安靜下來。於是，我走出大門口，對他說如果再吵鬧「我便走咗唔要你。」豈料他突然用力關上大門，並閂上半吋直徑的門栓，忽然在屋內大笑，他的笑聲竟是成人的笑聲，令我心頭為之一震，泛起不祥之兆。他隨之隔着門說：「你唔曳我就俾你返入嚟。」我心知不妙，便柔聲與他講話，他便開門。此時，我感覺其壽不永。結果，三十年前一個星期日，患有哮喘的他，突然窒息去世。

個人「靈」的經歷

幼兒去世後，心常思念，他那童真的笑靨、調皮的舉止歷歷在目。思念情切，便也經常在家中見到他的影子。

我平時喜躺在客廳沙發休息，有一天，忽然看見他在客廳，好像在泳池嬉戲跳水似的，打了空翻，撲在我身上，我緊緊抱着他，無比溫馨。但隨即心中一動——他不是去世了嗎？就在這一剎那間，他便消失了。自此之後，竟沒有這種幻覺。

幼兒的骨灰，一直放在家中。直至兩年前一個晚上，我在客廳沙發休息時，朦朦矓矓之間，看見有一男子坐在另一張沙發。

我正想問「你係邊個？」時，他卻消失無影無蹤。我相信這男子可能是去世的幼兒，他去世時雖然只有十二歲，但隨着歲月的增長，縱然去世，也會長大成人。

也許有人會笑我「痴」，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吧！然而，天下父母對子女的愛，莫不如斯。

我個人這些「靈」的經歷，不能作準，僅借此一角敘記。

另，前文《公路單線雙程行車》，談及上世紀50年代，西貢有一條名為Hiram's Highway的公路為單線雙程行車。

蕪文見報後，接獲一位長期讀者電郵，提供相關資料：當年新界有兩條軍建公路，一條是大霧山公路（Route Twist），另一條是西貢公路（Hiram's Highway）。

資料顯示Hiram's Highway並非當年之英軍工程師之姓氏，而是這工程師喜吃的英國香腸牌子。

由於當年交通不便，建路工人午膳吃便當，而這工程師則用這牌子香腸為三文治果腹，其後便以此香腸牌子作為這公路名稱。初時，Route Twist和Hiram's Highway為軍車專用，後來才開放給市民使用。

於此，特向提供相關資料的長期讀者，致以深切謝意。

搞體育最易揚名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夏慤將軍搶收香港。當年維多利亞海港十分遼闊，渡海泳以九龍天星碼頭為起點，泳返現今大會堂低座市政局舊址，昔為一般人呼作「域多利游泳會」之域多利游樂會，全程約一哩水程。

當年維港內，舉目盡是英、美軍艦，常有三、四十艘之多。英艦是天藍色，美艦是炭灰色，兩者十分易於分辨。英美水兵上岸，倚靠艇妹搖舢舨接載。早年，皇夫仍為菲臘王子；「阿尊」「阿積」年代，服役隨軍艦來港，也曾結識一位艇妹，其後於1959年貴為皇夫後訪港，要求安排會晤舊相好。

英、美軍艦入港後，須作諸如蔬果、肉類食用補給。有位仁兄機緣巧合，不知如何弄到兩艘電船仔，軍部給予兩枝旗，可以直接供應運送補給品給各軍艦。可能是為人「交帶」，也可能是慣性使然，基於軍政府慣用其供應，當楊慕琦再續為港督時，港督府的補給也經由他供應，由此，生意愈做愈大。

一個人有了錢，便想揚名。早年，最易揚名是搞體育，想揚名的人並非有興趣搞體育，但報章體育版每天也要「攞料」，最佳莫過於報道班主（老細）動態，如此，見報率甚高。體記報道「老細」動態既不得失人，也有實惠，說不定「老細」看了報道，一時高興，打賞「幾條」（幾十元），當年來講，體記月薪只百餘元，這「幾條嘢」不薄。

這仁兄擠身體育圈後，結識一位圈中人，動之以利，提出一條合作「搵快錢」死橋，在供應軍艦補給品同時，夾雜運送毒品。當年韓戰爆發，英美軍艦多數不敢泊入維港，恐怕一旦有事發生，倉促間難以離開，乃停泊在外港。這仁兄之電船仔奉旨駛出外港，送補給上軍艦時偷運毒品交給水兵，運往英美，便也神不知鬼不覺。

本來，這仁兄供應軍艦及港督府補給，亦夠享夠長。可是，一時貪念，竟以身試法。

走私水魚滿艙爬

韓戰期間，美國主力艦「新澤西號」來港，該艦排水量為36000噸，被譽為「食水深」，指維港水淺，因而泊於外港。

查實，維港河牀甚深，可泊10萬噸巨輪。有趣的是，自此以後，有一段時間，市民把「新澤西」視為「食水深（厚利）」代語詞。

且說那位利用特權電船仔運毒上軍艦的仁兄，初時頗為順利，但「雞春咁密亦菢出仔」，未幾，運毒上艦之事曝光，政府大為震驚，然而，上世紀40年代尾50年代初，港英凡事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這仁兄也不予追究。不過，軍部收回所予之兩枝旗幟，不再供應軍艦補給。

談及本港體育圈走私，該年代以台灣為主。國民政府從大陸撤往台灣後，為爭取國際支持，及港澳、海外僑胞擁護「向心」，大搞球隊訪台，表示擁護台灣政府。

初時，台灣對球隊訪台時帶私貨之限制，尺度寬鬆。第一種最熱門的貨物是「味粉」。

昔日，《星島日報》陳夢因總編輯，以「特級校對」筆名，每天在「星日」撰寫500字食經專欄，為本港第一代食經專欄作家，他揶揄味粉，稱作「搶喉作料」。早年，台灣食肆均用味粉，各店把味粉盒排列在廚窗，表示乃用味粉之名店。50年代，味粉風行一時，成為「水客」、「訪客」赴台攜帶物品中首選。談及最早在台灣呼為食肆之食店，乃60年代之楓林小館，東主彭先生最早是在本港沙田開設楓林小館，其後，在台灣及加拿大亦有支店。

第二選是絨料，尤其是英國絨。第三種貨物是水魚。水魚又稱甲魚、圓菜。記得有一隊球隊訪台，其中有位球員隨身攜帶一批水魚，沒有寄艙，水魚放置沒有蓋的水桶內，擱在客艙。

當時搭的是雙翼螺旋槳客機，並非噴射機。飛行機震盪顛簸，水桶倒跌，水魚跌出，在機艙內到處亂爬，引至哄堂大笑。

水球內塞滿白粉

球隊訪台走私，玻璃絲襪亦為熱門貨物。戰後和平，本港以51針玻璃絲襪為最高檔次，移居台灣的上海人最喜用此種玻璃絲襪。訪台球員將玻璃絲襪塞在皮球內，皮球充氣後，入境時若無其事拍着皮球順利過海關。訪台體育隊利用「向心」之便走私，若是一般貨物，海關或會隻眼開隻眼閉，但若涉及毒品，則非同小可。

有一年，一支游泳隊訪台，除泳手外並有水球隊。水球隊攜有大量水球，水球用球網網着，由球員掛在膊頭入境。過海關時，有關員出於好奇心，拿取其中一個水球觀看，持於手時覺得水球頗為「墜手」，便將水球拋落地，在正常情況下，水球應該反彈，但此水球卻墮地不起。海關生疑，割開一看，卻原來水球內滿是毒品——白粉。幸好領隊與台灣政府有交情，用盡人事才能擺平此事，不了了之。

上世紀50年代，掛着「忠貞」招牌訪台，目的只為走私之事，屢有發生，只不過沒有張揚而已。

1957 年，我帶球隊訪台。行前我再三叮囑各人，為着我的面子，千萬不要帶貨。但一名球員仍帶兩幅絨，被海關檢獲。歡迎會上，負責籃球事務的易廷瑞少將致詞時，說道我率領的球隊是多年來最「清楚」的球隊，只帶了兩幅絨料。易少將這麼一「讚」，頓令我面目無光。球隊訪台時，另有某球員攜帶大批鮑魚海味私貨，住在北投僑委會轄下賓館「僑苑」，他事前未有與當地食肆聯繫交貨，抵台後才親自到各食肆登門出售。各食肆心知球隊訪台停留時間少，私貨急於脫手，便實行壓價。海味要用太陽曬才不變壞，但經由太陽曬過便乾水，重量減降，愈曬愈輕秤，愈未能趕快出售，可能血本無歸，難道帶返香港不成！

當年自己只有24歲，為所有訪台球隊最年輕領隊，那時候對個別球員如斯操守，沒有指責，只為對當事人留有情面。事隔多年，舊事重提，觀之與其他訪台球隊比較，正如易廷瑞少將所說，我率領的是最「清楚」的球隊。

球隊帶貨無奇不有

球隊外遊帶貨，無奇不有，際遇各異。

早年，中華民國足球隊球員全是香港球星，1958年東京亞運，本港一位搞小型足球的錶行老闆，得知本港足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加東京亞運，便向代理取了一批名錶交給有一些球員帶往東京賣。

雖然當時日本經濟仍未起飛，國民生活貧困，物資缺乏，須前來香港辦貨，但這球員不懂英文，也不曉日語，拿着這批名錶在東京轉來轉去，也無法脫手。

這屆亞運，中華將士用命，奪得足球金牌，台灣蔣總統下令犒賞三軍，足球代表隊全體職球員前往台灣參加慶功，那些帶貨球員攜着這批未能脫手的名錶往台灣，參加慶功後，又再帶這批名錶返港。如此一來，不單只人遊埠，手錶也遊「飛機河」，從香港往東京，再往台灣，然後返回香港。事情曝光後，令人發噱。

另有一次，我帶隊往菲律賓，參加亞洲杯。臨上機時，機場貨運部人員持着行李托運單找我，說是行李超重，要我加付超重費用。我細看托運行李單，赫然有 32 把電風扇吊扇，72 對波鞋。

球隊參加杯賽，何以會帶幾十把電風扇？球員本身已有波鞋，何須再帶幾十對波鞋？

當時我雖只有26歲，莫欺我年輕而當作「羊牯」！我便告訴機場貨運部人員，誰帶這批貨，便由誰付托運費用。其後到了馬尼拉，一夕，主人宴請於當地一家名叫「聯合國酒家」。抵達該酒家，一看，心中恍然大悟。原來這酒家早已安裝好掛鉤、電掣（插蘇），只要貨到，掛上去，插好插蘇，即時可用。

未知是否台灣生活水平提高，或是利潤可觀，50年代中，球隊訪台，各人除隨身行李外，必攜帶一輛與球賽風馬牛不相及的摩托車（電單車），前往交貨。

隨球隊遊埠的「魚」

港英時代，本港除香港出生人士持有英國護照外，半數華人只持有俗稱CI的身份證明書。CI只證明持有人在香港居住，可以返港，不致流落異鄉。但CI亦註明持有人自稱中國人，港英政府無法證明持有人是中國人。

當年很多國家、地區岐視CI，持CI出外旅遊簽證，阻力重重。但是，東南亞體壇首長們均為當地有力人士，若邀請本港球隊前往作賽，申請入境簽證十分方便。因而，持CI的港人要遊埠的話，最佳途徑便是跟隨球隊或其他體育團體，花點錢，贊助球隊經費，弄上一個職銜，諸如「副領隊」、「管理」之類，便可大搖大擺隨隊外遊。

體育圈稱這些自掏腰包，贊助球隊經費，隨隊遊埠的人為「魚」。此「魚」指為「黃魚」或「水魚」，不得而知。（廣東話「黃魚」乃指做事馬虎，得過且過，胡混過關；「水魚」則遭人哄着佔便宜，毫不反抗。）因此，球隊外遊，領隊不一定要支付全部費用，而是看看找到多少「魚」，愈多愈妙，有時甚至有得賺。

且說上世紀50年代，不少海外體育隊訪台，但有一次弄至劍拔弩張。事緣一支菲律賓舉重隊訪台，獲蔣總統接見。會上，福建籍菲律賓華僑之領隊施先生致詞，原意想稱讚蔣總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可是卻詞不達意，竟說成「蔣總統是個甚麼東西」，「是個甚麼東西」在國語（普通話）來講，是一句罵人的話。此話一出口，登時只聽得「克嚓」連聲，蔣總統的侍衛紛紛拔出配槍「航空曲」（Colt45，一般為飛機師自衛槍）上膛；此因不知施領隊講了這話後，會有甚麼事發生，第一個反應便是拔槍保護蔣總統。一時之間，施領隊嚇得面無人色，倒見蔣總統談笑自如，風趣地說亦知此人講話「半桶水」，不予計較，事態才告平息。但後來，由於舉重隊鋁質中空旗桿內藏毒（白粉），施領隊遭扣留個月，才不了了之放人。

日本領事中槍

上世紀，太平洋戰爭爆發。先父於1942年4月，日軍入城四個月後，帶領我們，舉家乘搭「嶺南丸」前往澳門避戰難。二次大戰時，葡萄牙是中立國，當年葡屬澳門不受戰火波及，還可過着較為安寧日子。

最初，我家住在連勝馬路，面對新街市，由於這街市外牆為紅磚，現今眾人稱為紅街市。該街市甫落成，仍未啟用便已爆發戰事，澳葡政府先行開放收容難民。我家接近盧家花園，因利乘便，我入讀培正小學五年級。未幾，先父遷居松山腳火藥局斜巷5號，該大宅本是澳門早年賭商香山許祥之物業，許祥生意失敗後，賣給粵華中學。先父租住時，已屬粵華中學產業。故此，這大宅保留至今，仍未拆卸重建。

當年我家斜對面是日本領事館後門，日本領事館正門則在東望洋斜坡。星移物換，當年之日本領事館今成為蔡高中學校舍。

且說太平洋戰爭時，澳門的日本領事館與英國領事館緊貼毗鄰，英、日雖是交戰國，但處於中立葡屬澳門，表面上相安無事。我家前面相對日本領事館後門處，為一片荒地，有三棵大榕樹及一口水井。此地既有水井，一般上原先應住有人家，何以會成為荒地？不得而知。

一日早晨，正在家中吃早餐，準備上學時，忽聽得屋外傳來接連炮仗聲。當時，家姐碧素的男同學（後來我的姐夫）面青青地走進來，說道看見有人追殺日本領事。

我這位未來姐夫，每天早上也踩單車到我家，接家姐碧素搭單車尾前往南灣龍嵩街嶺南中學返學。這天早晨，剛好遇上日本領事被追殺。

日本領事與副領事，每晨均往跑狗場打高爾夫球，回程時必經由火藥局斜巷，再行上松山轉入東望洋斜坡，返回領事館。出事時，日本領事繞着空地的大榕樹逃命，但仍中槍倒地。

「日本投降！」

澳門日本領事遇刺前大半年，有一名年約廿餘歲女乞丐露宿在日本領事館後門。日本領事館後門有幾級石級，女乞丐在石級棲身，奇怪的是從沒有人干涉驅趕。我家憐她淒涼，亦常予以飲食救濟，但自從日本領事遇刺身亡後，這女乞丐也同時不再出現。

事後，有人說這女乞丐是中國特工，扮成乞丐偵察日本領事每日行蹤，部署刺殺行動。

且說當日，我吃完早餐，與家姐碧嫻往上課，行經火藥局斜巷與東望洋斜坡交界，見有一蓄有仁丹鬚男子倒在地上，滾來滾去，腹部流血。

此時，日本領事館已人聲沸嘈，有人跑上來，用人力車急送中槍的日本領事往松山嶺分附近的山頂醫院搶救。

駐澳日本領事遇刺後兩年的1945年8月一個晚上，忽然有電話找家兄基華，當年澳門電話線路少之又少，記得我家電話號碼只有三位數字，若以此推算，當年澳門電話可能只有百具而已。來電告訴家兄「日本投降！」家兄連忙叫醒各人，告之此事。各人半信半疑，走上天台觀看對面日本領事館有甚麼動靜。只見其花園內有火光及煙冒出，而位於鄰街得勝馬路，用作日本特務機關的「文軒」亦出現火光，顯然兩者也在焚燒文件。由此，我們深信「日本投降」。

當年「文軒」用作日本特務機關時，不時傳出令人毛骨悚然之淒厲慘叫，顯然是日本特務在行刑逼供。「文軒」雖位於得勝馬路，但車房則為火藥局斜巷1號。我家住5號，車房為3號，我家天台居高臨下，日本領事館及「文軒」盡收眼底。

「日本投降」消息傳來未幾，街上慶祝和平的炮仗聲此起彼落，澳門街頓成歡樂海洋。但我們仍未敢過分慶祝，此因住在兩個日本機構之間，唯恐平時橫行霸道的「蘿白頭」、「漢奸」臨尾反咬一口。

抗戰勝利大巡遊

雖云戰時葡屬澳門是中立城市，但日本人與漢奸仍見趾高氣揚。當年之漢奸多是身黑膠綢短打，敞開衣襟，內穿短袖白文化衫，腰間倒插「駁殼」，或把「左輪」插在褲頭顯眼地方。彼等結群外出，並非單行或僅兩人並肩而行，而是散兵形排開，霸佔整條馬路，當年澳門有所投鼠忌器，對此橫行霸道情形，若非過分，亦隻眼開隻眼閉。路人見此亦避而遠之，免惹麻煩。因而，傳來「日本投降」消息時，市區新馬路，下環街到處燒炮仗慶祝，鬧得熱火朝天，但昔為日本人勢力範圍之東望洋斜坡一帶，只有零落炮仗聲，因仍有所顧忌。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身為「四強人——中英美蘇」的澳門華人，焉有不大肆慶祝之理，舉行全澳大巡遊，由澳門中華總商會、同善堂發動，全澳中小學、社團紛告踴躍參加。

松山嶺分是初中生，龍嵩街嶺南中學是高中生。早年編制，初中生有童子軍訓練，高中生則參加軍訓，澳門情況較特殊，沒有軍訓，只有初中學生的童子軍。

抗戰勝利，兩校師生熱情澎湃，參加勝利大巡遊。嶺分童子軍隸屬中國全國童子軍總會，編號「531 團」。當年「531 團」中一位童軍，後來成為香港童軍總監。此非別人，周湛燊是也。

為慶祝抗戰勝利大巡遊，羅梁、結義堂等體育社醒獅開道，各校童軍則在校旗帶領下，一隊鼓手與喇叭手居前列，鼓聲震天，號角齊鳴，各人雄糾糾，氣昂昂，浩浩蕩蕩操着正步而行。為慶祝這全球歡騰的日子，各學校、社團各出奇謀，花樣百出，嶺分師生用竹桿、棉絮製成火把，巡遊時點燃着火把，恍如火龍，蔚為壯觀。

這次大巡遊，繞澳門一周，由南灣起步，經西環往馬閣廟入河邊新街，再轉入新馬路經議事亭前地，入板樟堂街、白馬行、落荷蘭園往二龍喉再折返南灣解散。

各國特務麕集澳門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澳門各中小學已有童子軍組織，中學稱童軍，小學稱小狼團。澳門童子軍為華人學子，而當地葡萄牙人則組織葡國青年團。

葡國青年團有別於童子軍。童子軍由英人貝登堡（Lord Rober Baden-Powell）創於1907年，培養少年「智仁勇」，透過野外生活，陶冶品性，發展機智，鍛鍊體能，培養健全之群體生活，奉行「日行一善」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人生觀。我國亦於民國元年2月25日創辦童子軍，澳門童子軍也隸屬全國編旅。

澳門葡國青年團為納粹式訓練，身穿草青色窄身制服，在利宵球場進行嚴厲集訓。記憶中，當年葡國青年團隊長人稱「藍眼鏡」，這由於他無時無刻也戴着一副淺藍色鏡片的眼鏡，至於其真姓名，由於年深月久，反而忘記。

戰時，葡國青年團在澳門十分活躍，頗為神氣。但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突告銷聲匿跡，不再見有穿着草青色窄身制服的「西洋仔」在街上出現。

太平洋戰爭期間，中、英、美、日各國利用澳門中立特殊形勢，均設特務機關於此，其中以位於南灣的「興亞」日本特務機關權勢最大，漢奸及駐守在中山的汪精衛偽政府偽軍，也經常在澳門街頭出現。談及汪精衛偽政府，其旗號雖採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但加上黃邊。

抗戰期間，澳門首富是羅德禮，羅德禮洋行位於新馬路南灣口，與利為旅酒店（今之中國銀行大廈）相對。早年，羅德禮洋行執澳門商貿牛耳，羅德禮與賭商霍芝庭均為澳門大富之家，霍芝庭孫霍偉漢與家兄基堯為澳門培正中學之初中同窗。打仗時，澳門市民可以策馬在馬路行走，但僅羅德禮與霍芝庭兩家有養馬。每晨，霍偉漢騎着白馬，在馬伕牽引下，往賈伯樂提督馬路培正中學上課，有如「西遊記」中之唐僧騎白馬由沙僧牽引而行。羅德禮子弟則平時亦騎馬在街頭踱步。

羅德禮街頭遇刺

抗戰時，澳門排球運動活躍。44年，家兄基恩任澳門排球總會會長，每有賽事在利宵球場舉行時，均見入場球迷「爆棚」，熱情高漲。當年打的仍是九人排球，球隊之中，以「聖保羅」、「台山」實力最強。利宵球場對面為塔石舊西洋墳場，墳場前門有馬路連貫大炮台與荷蘭園。一日，利宵排球賽事甫結束，球迷仍未完全散去，平時坐私家車出入的羅德禮，這天卻與女兒坐人力車經舊西洋墳場馬路往荷蘭園。當時澳門私家車少之又少，除官方外，商界擁有私家車者為羅德禮、羅保及賭商傅老榕、高可寧。家兄基恩亦擁有一輛鴨尾車。

且說羅德禮父女坐人力車行舊西洋墳場時，突然有槍手閃出，向羅德禮開了一槍，此時，羅女護父心切，奮不顧身撲向槍手奪槍，槍手見羅女如斯勇猛，不敢與她糾纏，連忙逃逸。羅女雖殺退槍手，唯羅德禮遭槍手射中要害喪生。一時之間，羅德禮遇刺喪生及羅女護父奪槍，成為戰時澳門大新聞。

戰時澳門，拜中立地位特殊所賜，嫖與賭流行，粉飾市面一片「娛樂昇平」景象。

澳門賭場主要設在新馬路中央酒店，另有賭場則為位於清平直街與福隆新街交界的「瑞貞」。

至於妓寨，則集中在與新馬路平行的福隆新街，「恩客」多為商賈或江湖人物。

當時中山米商用船運米往澳門發售，交易完畢後，鮮有立刻返回中山，而是留在澳門玩耍，盡興方休。

在該年代，亦有內地「大天二」落澳門耍樂，除嫖賭外，「談話室」亦常見此等江湖中人蹤影。澳門的「談話室」實際上是鴉片煙館，好此道者在二樓「橫牀直竹」、「吞雲吐霧」，不會在地下「打地鋪」。當時澳門的煙館多數集中在康公廟前地及清平直街一帶。

飢婦鬻子而食

日軍侵華時，澳門除發生羅德禮街頭遇刺案外，還有多宗大案。

其中一宗為「黃公傑——殺人滅口案」。據講黃公傑夫婦二人均為汪精衛偽政府偽軍，黃妻更是雙槍將，左右手開槍，槍法奇準。一日，卑利喇街發生槍戰，其後西洋政府拘捕黃公傑。事情奇在押解黃公傑往法庭審訊途中，黃氏突然跳車逃走，押犯警員立刻開槍，當場打死黃公傑。事後，有人說是有關方面布局殺人滅口，在解押途中將他推落車，視作逃走，便開槍射殺，趁早結案，以免麻煩。

另一宗「三黃案」，更充滿諜網風雲的神秘色彩。「三黃」乃人稱「黃球仔」的黃球、黃深及黃祥。抗戰時，三人均為中山偽軍，名堂甚響，中山一帶，無人不知，三人亦經常來往中山與澳門之間。抗戰時，華南地區抗日游擊隊有中央的挺進軍，也有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江湖傳聞，黃球仔及黃深、黃祥表面上是偽軍，實際上是國民政府人員，以偽軍身份掩飾，混入敵營刺探情報。未知是否有人「報寸」，日本人得悉黃球仔真正身份，乃設計誘他從澳門乘搭機動帆船往中山。途中，日軍上船查船搜身，黃球仔見自己身份暴露，立刻頂住一枱跳河逃生，但仍遭日軍用機槍掃射喪生。

至於黃深，則早逝。而黃祥則一直住在澳門，60年代初，我見他仍住在柯高馬路毗鄰的雅廉坊。

戰時，澳門雖然仍有米糧供應，但大多數人生活貧困，加上物資缺乏，路有餓殍，食人肉，甚至鬻子而餐的人間慘劇亦有發生。

當年新街市用作難民營，一名少婦甫誕下嬰兒，可能餓至無法忍受，竟鬻食自己的親兒。當時家姐碧素的同學李可珍之兄長做警察，查此案時帶我去看，那用作鬻子的煲中，仍有一個吃剩的嬰頭。這令人悸慄的情景，在當年我幼小心靈中也不期然要問一句人間何世！

戰時限量用電

戰時，澳門物資缺乏，用電量也嚴格限制，每戶每月用電量因地區不同有所不同。最初我家住連勝馬路時，每月限用10度電，若超額便截電。當時連勝馬路仍為泥路，有一次連綿天雨數週，道路水浸，竟然孵生出青蛙來，群蛙整夜「咯咯」叫個不停，恍如住在鄉間塘畔。泥濘兼水浸的連勝馬路，沒有車輛來往，居民把磚頭放在水浸的路面，一步一步地踏着磚頭外出。

且說由於限制用電量，因而，家家戶戶也備有火水燈及油燈輔助照明。有關火水燈，蕪文已有講及，不再重複。油燈發出微光，慳油用一條燈蕊，也有為加強照明用兩條。油燈光源較暗，家用照明時，多放在樓梯轉角處。家兄基華自幼勤力讀書，當年在限制用電量情況下，他經常到街上在街燈下讀書。

戰時澳門生活艱苦，普羅大眾連吃一口飽飯也難，遑論娛樂消遣，入夜後便上牀休息。晚上九時後，除新馬路一帶仍有個別行人外，其他街道難見人影。

澳門西洋政府秉承葡萄牙傳統，信奉天主教，神父在柯高馬路寶血球場附近辦有孤兒院，收容孤兒。然而，在饑荒歲月中，孤兒院也難逃此劫。有時候，我往盧家花園培正中學附小上課時，見有手推車停在孤兒院門前，仵工把一些腹部鼓脹死去了的孤兒放上車運走。有人說這些不幸孩子，可能是死於飢餓，餓死的人會腹脹如鼓。

飢餓令有些人失去尊嚴，更談不上衛生。戰時，我家在澳門仍僱有男廚師及男僕。一次，男僕打死一隻老鼠，順手丟出街上，一個餓昏了頭的乞兒，撿起這頭死老鼠，血淋淋的塞入嘴巴，囫圇吞下。至於街頭搶食，更是司空見慣。若在街邊買食，縱邊行邊食，不論是油炸鬼（油條）、番薯、鬆糕，甚至雪條，也會被餓乞強行搶去，餓乞搶得食物後，原地站着把搶來的食物往嘴巴裡塞，縱然你對他拳打腳踢，也不反抗、不逃跑。

人肉豬扒飯

在糧食缺乏的戰爭日子中，飢餓困擾、折磨着貧苦大眾。連勝馬路接近柯高馬路處有一人力車站，平時，人力車伕（車仔佬）將人力車（車仔）停在車站，等候附近人家要車仔時，在門口大聲叫「車仔」「車仔」時，便前往載客。

有一次，先母帶我坐車仔去看牙醫，當時我只有九歲，車仔佬可能是久不飽食，拉車時突然氣力不支，車仔向後仰，幸好車底有條支撐用的粗鐵枝抵着路面，車仔才不會向後翻倒。此時車仔拉手朝天豎起，車仔佬手握拉手變成半天吊，但見他雙腳仍慣性地凌空跑動，既滑稽又可憐。

以勞力換取兩餐的車仔佬，生命在「飢」「勞」交煎下，溘然而逝猶不自知。有一次，一個車仔佬拉完車後，返回連勝馬路接近柯高馬路的人力車站，停好車坐在車仔踏板上，頭靠着座位休息時，嘴角流着口水，悄然死去。

戰時，澳門劏人、食人肉之事屢有發生。

新馬路美國樓餐廳，為澳門著名西餐廳之一，位於中央酒店對門，其豬扒飯售價特別平。一日，被揭所賣的豬扒飯之豬扒，竟然是人肉！

另有驚人骸聞的是人肉叉燒檔。事為柯高馬路與雅廉坊之間有一空地，本是「寶血蚊香」用作曬蚊香之地，後有坊眾於此踢小型足球，坊眾稱作寶血球場，在柯高馬路接近球場附近有一荒地，搭有小屋，經營燒臘，檔主每日挑擔上街賣叉燒、燒鴨，每日所賣的叉燒竟是人肉，燒鴨髀是「手指公」！戰時，入夜後行人稀少，雅廉坊一帶更甚。入夜後有車仔佬載客經過時，屠夫追出，從後用繩勒住乘客頸部往後拉，乘客翻出車後跌落地，車仔佬縱發覺也不敢做聲，不敢停步。屠夫便將此人拖返小屋（工場）肢解作「叉燒」。

此外，大三巴牌坊腳，俗稱「長樓」一帶，馬路可往白鴿巢，側有小巷，落石級可往關前後街一帶，該石級僻靜，亦曾發生小孩被攫生劏事件。

盟軍炸新口岸

現今澳門新口岸水塘對開，港澳碼頭一帶，乃為戰前新填地。早年，澳門水塘附近有飛機庫，來往港澳水機抵澳後，在遊艇俱樂部（現今文華酒店）上岸後，滑行停泊入飛機庫補給、檢查。

二次大戰時，澳門本屬中立地區，但有一日早上，盟軍美機突然轟炸澳門新口岸。何以盟軍會有此行動？當時有人估計與一架日本木製飛機降落澳門有關。

事緣1944年秋天，盟軍美機炸澳門新口岸前幾天，一架米黃、綠色日本木製飛機，原擬降落香洲三灶機場（今珠海機場），但卻降落在蓮峰球場，擱置在有蓋馬廄內。未幾，便發生轟炸事件。當時，我正在松山嶺分上課，突然聽到有飛機聲及爆炸聲，連忙與同學走出露台觀看，見到有戰鬥機投彈炸新口岸機場。

盟軍戰機投彈後，澳門警察廳長駕車往現場視察，盟軍戰機突然折返，朝警察廳長座駕掃射，一時機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警察廳長連忙爬出車外，匿伏在附近泥地，其座駕則告中彈焚燒。

吃過午飯後，我輩少年好奇心重，往水塘一帶看個究竟及撿拾子彈殼，地上除散彈殼外，竟有整排子彈未發射的機槍彈夾也掉在地上。此時，盟軍戰機又再度出現掃射。事後有人估計，盟軍戰機又再折返，可能是觀察投彈是否命中目標。

盟軍戰機之所以炸水塘機場，乃因有情報指日軍的汽油藏在機庫內，盟軍派出戰機轟炸，斷其補給。亦有人說，盟軍此舉，目標為那架降落在蓮峰球場，藏置在馬廄內的米黃、綠色日本木製飛機。然而，如此一架木製飛機，竟會引起盟軍如此重視，委實詭異。

姑勿論這次轟炸是針對日軍汽油庫，或那架木機，然而，澳門這中立地區在二次大戰中，只有一次遭盟軍投彈炸水機機場。

「使銅銀夾大聲」

港澳回歸後，香港貨幣仍稱港幣，澳門則稱澳門幣。但澳門在回歸前，則稱葡幣或西洋紙。

二次大戰前及大戰期間，粵省發行的輔幣「雙毫」，在澳門市面流通。「雙毫」面值兩角（兩毫子，故俗稱雙毫）。市民及店舖喜用舊報紙把十元「雙毫」捲作一卷攜帶。由於「雙毫」本身為金屬，兩三卷已是重甸甸。若攜帶大量「雙毫」出街，只用舊報紙捲包，招惹歹徒垂涎搶掠，一抓之下，抓爛包捲舊報紙，「雙毫」散跌得滿街亂滾，因此，為防搶劫，凡帶大量「雙毫」出街，必用布包袱包着。

鈔票有偽鈔，「雙毫」亦有俗稱「銅銀」的假銀。早年，店舖置有一塊厚身硬木板，用作辨別「銅銀」。掌櫃平持「雙毫」，用力摜在硬木板上，如果發出清脆聲音，便是真銀，若響聲沉啞，則是「銅銀」。所以有句俗語「使銅銀夾大聲」，乃喻斥一些無道理者竟聲勢洶洶。亦喻摜在硬木板上，分出真假。

當年澳門除「雙毫」外，仙士也在市面流通。本來，10仙為1角，但由於仙士由銅鑄造，銅價有上落，有時，七八個仙士便可換一個「雙毫」，但有時則二三十個仙士才換一個「雙毫」。戰時，日軍曾在澳門收購仙士，用以製造子彈殼，導至仙士身價一度暴漲。

1943年，澳門財政司度出一條絕橋，委託澳門大西洋銀行發行葡幣（紙幣——西洋紙）。當年澳門發行鈔票，不像現在那樣需要有外匯基金保證，只是印發便行。澳葡政府印妥西洋紙後，立刻宣布市面停用「雙毫」，市民須往大西洋銀行，把「雙毫」換成西洋紙行使。這麼一來，澳葡政府以沒有實質保證的西洋紙，換得有實質金屬價值的「雙毫」，賺了一大筆。

《八年抗戰之經過》

2005年為二次大戰日本投降60週年紀念，在此海峽兩岸、全球華人熱烈慶祝之際，海內外的中文報刊，也多以此熱門話題，彙編出版特輯。

其中8月28日出版的24期《亞洲週刊》，也以中華民族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為主題，圖文並茂，刊載中華兒女可歌可泣保家衛國史詩。

該特輯有則短文，引述前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的女兒何麗珠談話。

短文題為「父親感到遺憾，為甚麼不把九月九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文中引述何麗珠說父親六十年前的九月九日代表政府接受日本投降，但中國沒有把這一天，而是把九月三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現今談論我國抗日戰爭歷史，不能不讀何應欽將軍編著的《八年抗戰之經過》。

當年，何應欽是國民政府主席兼最高統帥蔣介石之下第一人，職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兼中國陸軍總司令。

《八年抗戰之經過》成書於民國35年（1946年）4月20日。當年何氏於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為此書付梓時，寫下「益自淬勵，精誠團結，促成國家真正統一，共同努力，使國家建設大業，得以早日完成，則先烈軍民犧牲流血之代價，亦可彪炳史冊，永垂不朽矣！」的《引言》。

1955年，《八年抗戰之經過》一書在台灣再版，何氏在《再版序言》文末誌為「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九日抗戰勝利日軍投降十週年紀念日何應欽序於台北」。

何應欽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地指出九月九日是抗戰勝利日軍投降紀念日，為甚麼何麗珠竟會說「父親感到遺憾，為甚麼不把九月九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究竟我們相信父親還是女兒？

湘西之戰

今年6月，與一班朋友組旅行團往湘西，探望藝林巨匠黃永玉大師。

其中一部分團友，順道往參觀芷江縣七里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館。

當年日軍投降前，國民政府在芷江與日本政府洽談投降事宜，而非受降。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在南京受降，見諸史冊。

芷江之所以在抗日戰爭中載入史冊，除是洽降所在外，芷江機場在抗戰中佔有重要軍事地位。

抗日戰爭時，芷江機場曾是美國14航空隊總部。這美國14航空隊大有來頭，前身為陳納德將軍統領的「飛虎隊」（美國志願軍）。「飛虎隊」來華與中國人並肩作戰，抵抗日軍侵略，名留青史。美國受襲參戰後，「飛虎隊」改稱14航空隊。

1945年戰火燎原，該年4月9日開始，日軍揮九萬之師，兵分三路進攻芷江。國軍北起桃花江，南沿資水，以迄甯鄉與日軍展開激戰，戰線長達4百公里。

交戰之初，我軍節節後退。

中路日軍正面挺攻湘黔公路，沿公路及其西側地區，經洞口而前，攻芷江。

南、北兩路日軍配合中路並進，企圖一舉陷芷江。

南路日軍新甯部隊，於發動中路攻勢前幾天已分別向城步竄攻，企圖包圍我某方面軍主力右翼，並乘隙由武陽鎮、黔陽等地直逼芷江。

北路日軍則由湘鄉入新化，直趨淑浦。另一部分則西進常德，策應主力。

日軍採慣用之滲透戰略，乘虛亂竄亂攻。

4月9日晚，日軍北路得渡資水，中越洞口，南圍武崗，繼續深入。我軍針對日軍戰術，改變戰略，死守據點牽制日軍兵力，以主力控制機動部隊，打擊日軍主力。

新六軍飛援湘西

湘西戰場，我軍堅守據點，視死如歸。例如武岡守軍，對抗佔有優勢之敵軍，始終是被圍而不退，更有武陽守軍與陣地同歸於盡，事蹟可歌可泣，皆令日軍震驚不已。

另有我軍芙蓉山部隊，橫阻敵後，截斷日軍公路交通，令敵軍車輛不能通行，無從增援與補給，先頭部隊亦陷進退兩難。

湘西之戰，每爭奪一據點，敵我雙方往返十餘次，日軍付出沉重代價，僅得寸進。開戰以來，激戰凡兩週，日軍雖有進展，惟節節消耗龐大，補給困難，無法再進。

日軍由4月9日起分頭進攻芷江，竟十九天之功而進展不大，遂於29日起一再增援進侵，其中一股日軍殺抵控制湘黔公路，西路深入遠達芷江基地「前門」武陽鎮。

然而，日軍雖屯兵武陽鎮，但我軍芷江基地空軍在敵人近於百里以內時，仍照常起飛助戰殲敵。

在戰況激烈，芷江基地備受壓力之際。剛好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打勝仗，立刻空運新六軍飛返湘西增援，部署對深入湘西之日軍截擊。日軍得知新六軍在緬甸戰場之厲害，不敢捋其鋒，乃知難而退。

5月1日，國軍將士用命，敵愾同仇，無懼槍林彈雨，收復武陽鎮及城步以北各據點。2日至3日，我陸空軍配合作戰，痛擊雪峰山麓日軍，殲敵約1聯隊。日軍連遭大挫，逼不得已於4日全面停頓攻勢。

5月6日，湘西國軍開始反攻，首先收復西南邊陲的新甯，全線向東推進15公里，位於新甯西北角之武岡市，亦於翌日（7日）解圍。8日，我軍各路人馬，向入侵湘西之日軍發動總攻擊，其後陸續收復失地。其後，於月杪（31日）肅清湘黔公路正面桃花坪以西南北一帶及資水西岸日軍之殘部，湘西之戰將告結束。

6月3日，湘西我軍取得全面勝利，完全收復原陣地。

「8・14」日本投降

湘西大會戰是二次大戰中中國境內最大的一場戰役。此戰役後，1945年7月16日，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日本對此不予理會。

美國鑒於在太平洋之逐島戰役傷亡慘重，日軍不輕言放棄，每每戰至最後方休。若揮軍進攻日本本島，則傷亡會更大，於是便決定向日本投擲原子彈。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雖然殺傷力驚人，但日本仍負隅頑抗，不肯投降。此時，虎視眈眈的蘇俄，得悉美國在廣島投擲原子彈後，知機地在8月8日也向日本宣戰，進軍中國東三省。

8月9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面對此毀滅性的災難，日本內閣再也強硬不下去，8月10日透過瑞士、瑞典兩國政府向中美英蘇四國照會請降。

日本在請降中，提出要求保留天皇為日本至高統治者之皇權。盟國經過磋商，認為利用日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神化」地位影響力，可以順利實施日本投降條件，乃答允決暫保留日皇權位，但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命令，並在覆文中規定：「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

8月14日深夜12時，日本決定接受盟國覆文，正式投降。

8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接受日本投降時，並公布經中英蘇三盟國同意，委派麥克阿瑟將軍為盟國之日本本土最高統帥，負責實施投降條件。19日，日本降使團一行16人，由副參謀總長河邊虎四郎中將率領，飛抵麥帥設於馬尼拉之統帥部洽降。28日開始，美軍空運部隊及盟國軍艦陸續進入東京郊外厚木機場及東京灣。30日，美國艦隊佔領橫濱、東京。同曰，麥帥亦飛抵橫濱，安排受降儀式諸事。

麥帥代表盟國受降

1945年9日3日，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引領以待的日本降書簽字儀式在東京灣美國主力艦米蘇里號舉行。美國主力艦以州名命名，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中遇難的亞里桑那號及「食水深」的新澤西號，亦皆如此。在美國芸芸眾多主力艦中，為甚麼盟軍用米蘇里號受降？這由於杜魯門總統是米蘇里人。

是日上午九時，舉行日本降書簽字儀式，盟國代表包括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美國尼米茲海軍上將、中國徐永昌上將、英國福萊塞上將、蘇聯狄米夫揚科中將（駐麥帥總部代表）、澳洲福列米大將、加拿大魯古列魯夫將軍、荷蘭柏魯夫奇提督、紐西蘭伊西特空軍中將等人。日本政府代表為「瘸腿外相」重光葵，及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

日軍侵華時，重光葵官任公使，本是四肢健全。民國廿一年（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廣東兵十九路軍死守上海，結束後一星期，適逢日本天長節（4月29日），日軍將領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慶祝祝捷大會，正當奏日本國歌時，混在群眾中之朝（音招）鮮志士尹奉吉，突向台上投擲炸彈，當場炸死司令官白川及河端會長，台上的重光葵及植田師團長，村井總領事亦同告傷，重光葵則炸跛腳。且說盟國在米蘇里號主力艦上受降，首先由麥帥發表簡短演說：

「日本投降非在不信任惡意或仇恨之精神中實現者，當採取一切必要處置以保證全部投降條款迅速忠實遵行之際。渠允諾以正義及容忍統治日本人民，戰勝者及戰敗者均將達到該項更崇高之品格，此乃吾人唯一之神聖目的。」

麥帥發表完演說後，身穿着燕尾大禮服，戴着高禮帽的日本外相重光葵拖着一肢木腿，一步一拐地上前，與日本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準備在黑色封面之日文降書及金綠色封面之英文降書上簽降。

重光葵誠惶誠恐

重光葵從燕尾大禮服內袋中掏出自來水筆，看了時計，又再看另一時計，流露出一片惶恐。重光葵擬簽字時，才發覺自己的自來水筆沒有墨水，頗為狼狽，須由美國代表借筆給他簽署。在這情形下，麥帥流露出不悅之色，重光葵則木無表情。重光葵在降書上簽署後，繼而是梅津美治郎上前，移正其牛角邊眼鏡，替日本帝國大本營簽降。

此時，頭戴金穗瓣邊便帽，神采飛揚的麥帥，代表盟國，大筆一揮簽署受降，繼而中、英、蘇、澳、加、法、荷及紐西蘭各國代表亦相繼簽字後，麥帥肅然步至咪高峰前宣稱：「但願和平重返世界，上帝使和平得常保持。」

至此，盟國受降儀式完畢，軍樂大作，宣示日本侵略戰爭結束。

當日米蘇里號上，全球傳媒代表雲集採訪，中國記者是曾恩波先生。

後來，曾先生來港擔任《香港時報》社長。

且說日本向盟國投降後，中國戰區仍留有約128萬日軍及80萬日僑，合共200萬人左右。盟國決定，中國本土由中國受降，包括台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但東三省除外，歸由蘇軍受降。

1945年8月15日，我國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致電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示六項投降原則。這六項投降原則依次為：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二、該指揮官應即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三、軍事行動停止後，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四、所有飛機及船艦應停留現在地，但長江內之船艦應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壞任何設備及物資。六、以上各項命令之執行，該指揮及所屬官員，均應負個人之責任，並迅速答覆為要。

湘西芷江洽降

8月17日，岡村寧次覆電蔣委員長，表示派總參謀副長今井及參謀僑島率同隨員三人飛往杭州候命，再轉飛玉山洽降。

蔣委員長有鑒江西玉山機場受天雨影響，跑道損壞，臨時決定改在湘西（湖南）芷江洽降，並電飭岡村寧次，規定日方人數、日期及有關事項，其中日方代表人數不得超過五名，五人當中須有一名為熟悉南京上海附近機場情形之機師，日方代表須在8月21坐日機由漢口附近，於重慶夏令時間上午十時起飛，逕飛湖南常德上空，高度須為5000英呎，屆時有三架盟軍戰鬥機相迎，護送該日機至芷江機場着陸，着陸順序，第一架為盟機，第二架為日機，第三及第四架為盟機。

此外，日機標誌需為在機翼上下各漆帶有光芒之日本國旗一面，並於兩翼末端，各繫一條四公尺紅色布條，以資識別，但若因天氣影響，未能飛行，則於次日依照原有規定實施。

並規定有關指示，須於8月19日重慶夏令時間午後六時至八時在南京無線電台（XON）以波長5400KC答覆。

與此同時，蔣委員長賦予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任務，負責處理在中國戰區內之全部敵軍投降事宜，指導各戰區、各方面軍、分區分期辦理一切接受敵軍投降之實施及接收偽軍投誠編遣及剿辦不聽命令之偽軍，負責迅速處置南京偽組織政府，恢復南京及其附近之秩序，敬待國民政府還都，及有關受降時可能發生之紀律問題諸事宜。

8月21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日本乞降使節今井武夫一行眾人，飛抵芷江，由我國陸軍總部參謀長蕭毅肅召晤洽降（洽談投降事宜），並代表何應欽上將予以第一號備忘錄，指示日軍投降應準備之各種事宜。

■ 1958 港港督柏立基（左二）華人代表郭贊（左一）與乒乓球總會會長鍾榮光（右二）及作者（右一）相聚於酒會中。

9月9日南京受降

1945年9月8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由芷江飛往南京，翌日——9月9日上午九時，代表最高統帥受降，主持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典禮，接受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次遞交的降書。

簽降儀式在南京中國陸軍總部大禮堂舉行，禮堂布置莊嚴肅穆，掛有中美英蘇國旗，中央為受降席，受降席對面為日軍投降代表席。受降席與投降席四周環以白綢，左側為中國將領席及中國記者席，右側為盟國軍官席及外國記者席，參加者達千人。

上午八時五十六分，我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率參加受降官海軍上將陳紹寬、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肅及空軍上校張廷孟進場。受降席上，何應欽上將居中而坐，左為陳紹寬、張廷孟，右為顧祝同、蕭毅肅。

八時五十八分，王俊中將帶引日軍投降代表入場，各人先向何應欽上將行45度角鞠躬禮，何氏欠身示答命坐，日軍投降代表按規定依次就坐，中為岡村寧次，面對何應欽上將，仰對會場之中美英蘇國旗。

九時零四分，何應欽上將命岡村呈示證明文件，由小林總參謀長呈遞予何氏，何氏檢視後，旋即將日本降書中文本兩份交由蕭毅肅轉交岡村，岡村肅立雙手接過，翻閱後，馬上在兩份降書上分別簽署，呈遞何應欽上將，何氏復將蔣委員長命令第一號交予岡村，隨即宣布日軍代表退席，並發表廣播演說宣布：「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於本日上午九時在南京順利完成。」

並表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誠懇希望我全國同胞自省自覺，深切了解今日為我國家復興之機會，一致精誠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發努力，使復興大業迅速進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礎，以進於世界大同之境域。」這簡短的演說激勵人心，在全國各地引起回響。

但願世界和平常保持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公然侵略中國，侵佔東三省，及至1937 年，中國全面抗戰。

我國經歷八年艱苦抗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

盟國規定，中國戰區包括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澎湖列島及台灣，均由中國受降。但英國海軍夏慤將軍於同年8 月30 日率領艦隊搶收香港。

本來，廣州、香港、雷州半島及海南島由張發奎將軍接收，中、英乃為盟國，但香港被夏慤搶收因而挑起戰端，英國人才得以延續其在香港的英國殖民地管治，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

香港回歸已有八年，現今中區遮打道的和平紀念碑，仍刻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1939年至1945年，這抹殺了中國對日本抗戰的歷史。

現在應該是時侯，有人有勇氣挺身而出，把和平紀念碑刻誌的日子從「1939 年」更正為「1937 年」。

二次大戰，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時光。在這段日治的歲月中，所有的香港人也遭受損失，這些損失不能以金錢為衡量標準。

財物損失不在話下，而家破人亡，生靈塗炭，更是無法挽回，留下難以忘記的創傷。

世事東流水，六十年過去了，我們應該向前看，希望世界有永久和平，人們永遠生活在歡樂的笑聲中。

然而，令人最遺憾的是，現今仍有部分日本人不肯承認過去所犯的罪行。

當然，我們無法去改變這些人的思想，只希望他們能自覺。否則，世界難有一個永久和平。

行文至此，腦際泛起麥克阿瑟將軍代表盟國在米蘇里艦受降時講的一句話：

「但願和平重返世界，上帝使和平得常保持。」

「借艇割禾」屢見不鮮

有傳媒報道，中國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生前珍藏百餘件紫砂壺，將在北京公開拍賣。消息傳出後，陳氏次子陳澤寧，在美國越洋指稱其父戎馬半生，沒有藝術藏品，並斥有人借名炒作「有損父親生前清譽」。

陳立夫與兄果夫組成之CC系，專責蔣介石政府文牘，叱咤一時。有報道稱今次之拍賣品，乃陳立夫前秘書之子拿出來拍賣。何以陳氏子嗣不知其生前有此等藏品？竟又由故人之子拿出來拍賣？實在啟人疑竇。

陳立夫享年101歲，於2001年2月8日病逝台北，晚年仍行文諫政，如斯長壽，委實難得。與其藉陳氏之名賣紫砂壺，倒不如把陳立夫長壽之術公諸於世，相信會更令世人入信。查實，此等「借艇割禾」的「屎橋」，亦屢見不鮮。

上世紀50年代，有位「大老者」（闊佬兼紳襟）騎鶴西去。過了幾年，市面說道其三姨太（三奶）手上擁有一批遺下之古董交予拍賣行。「大老者」生前妻妾十餘眾，兒孫滿堂，俗語所謂「排隊亦排唔到」由三奶拿出來拍賣。

又有一位名醫去世後，有人一連三天拍賣他的遺物，其中包括大批字畫、玉器、古董。奇在這位名醫生前雖然有買字畫，但非大買家，何來此批字畫？思之過半。

另有位早年跟隨孫逸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國民黨紅人，二次大戰時去世。我與其長子相熟，60至70年代期間，亦常一齊飯局。

有人說購得這位革命元老遺孀手上的一尊玉觀音。首先，中國玉觀音用白玉雕塑（音素）而成，但此人買的是翡翠玉觀音。若翡翠原件全為翠綠，便就價值連城。但此君購得之觀音像，有綠有白，如同「花面貓」。

其次，元老曾於抗戰時附敵，日本投降後，其遺孀一直囚監至解放逝於獄中。在這漫長鐵窗歲月中，縱有甚麼家當，也被「索」清，何來仍有這翡翠玉觀音?

老襯亭望落嚟……

這附敵革命元老的「遺物」，竟不交由長子保存，而經女兒出售，這與中國人習俗不符。其後，有位朋友從這女公子手上購得一枝家傳玉拐杖，並在飯局中宣揚一番。既然如此，我曾請他拿出來觀賞，他卻顧左右而言他。看來，他可能事後知道買入「流料」，但永不認衰。過了一段日子，眾人也忘記這一件事，「西貝」貨也當作真品。事實上，很多所謂古董，託稱為某某名人家傳之寶，實乃借名人「過橋」而已，縱買了贋品也「暗啞抵」死撐。

上世紀50年代開始，本港經濟起飛，港人富裕起來。有些人有了錢，唯恐別人不知，正所謂「衣錦夜行」，便四出搜羅古董字畫，無辨真偽也買下，放在家中，充正自己是「世家」。

談及假畫偽作，有些純屬「造假」，有些則是畫家後人或弟子仿作。有人認為可從印章辨別真偽，這是最愚蠢不過的事。試想一下，人會死，印章不會死，畫家雖逝，其印章仍保留下來，後人持之蓋在偽作上「話都冇咁易」！何況如今科技進步，運用電腦科技仿造一個一模一樣的印章，何難之有？毋須找工匠手雕。

有些人買下假畫，找來名人或有名氣書畫店出版一本名家畫冊，把假畫也收輯在內。出版畫冊所費無幾，但售出一幅假畫，利潤認真可觀，所謂「乜都夠晒數」。

廿多年前，有本月刊專談民國舊事，雖有讀者，但發行不多，以銷路計則虧蝕。該刊有一粉紙插頁，每期刊印一幅「名畫」，由一位曾作假畫的國畫大師撰文推介。愛好字畫之讀者趨之若鶩。此月刊全年刊出12幅「名畫」，賣出1幅已夠整年經費。其後，國畫大師辭世，再無人推介「名畫」。未幾，這月刊也自動停刊。

50年代有句口頭禪：「香港地老襯死唔晒」。太平山（扯旗山）山頂建有一觀景亭，供市民、遊客駐足亭中俯瞰「東方之珠」美景，傳媒之稱為「老襯亭」，乃喻從此亭向山下望去，搵這些「老襯」。

神通大師目連（目犍連）

最近，本港有60個團體派米，期間發生意外，一名老婦在排隊時，因人多擠迫而跌倒，雖經在場警員搶救，仍不幸喪生。

今之長者，體力精力之佳，令人驚歎。輪候派米之時，爭先恐後，互相推撞，最令人觸目驚心者，莫過於是在排隊地方設有鐵絲網，一旦發生擠迫推撞，有人迫向挨近鐵絲網，被身後的人群壓着，險象環生。

記得，年前英國有一場足球賽事，後排球迷騷動，將前面的人推向圍欄的鐵絲網，造成嚴重傷亡慘劇。

派米布施誠為功德好事。

近年，香港流行在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後，宗教團體及慈善機構分別派米，布施長者。這與我國習俗「盂蘭節」（又稱盂蘭盆節）息息相關的佛教節日，源自佛祖兩位上首弟子之一目犍連的事蹟。

佛祖兩位上首弟子為舍利弗及目犍連，舍利弗又名舍利之子，目犍連又名摩訶目犍連，大目犍連亦即坊間傳誦「目連救母」之「目連」。兩人齊經歷劫，一同皈依我佛。

舍利弗以佛法見稱，譽為佛法大將，教誨眾生智慧。目犍連既稱神通第一，重於導人禪定。

「神通」有六種，分別為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及第六種的漏盡通。

目連既稱神通大師，其神通之能，以神足通為例，神足通為隨心所欲現身的能力，目連脫離肉身，出現在天界之時間行動迅速，一再以此指導眾生，或照顧僧團事務。並以此方式教導三十三天之天眾四預支流，並測試帝釋天王，觀其是否了解止息渴愛之教導。當佛陀在天界為期三月講授阿毗達磨時，目連出現天上，向他稟告僧團眾事，並請佛陀指導，此可見其神通之能。

「五通仙人，六通羅漢」

天耳通則言具特別敏銳的聽覺。一次，舍利弗往找目連，見其外表極安祥，乃問是否住於禪境中？目連謙言只在粗淺禪境，並謂正與世尊對談。佛陀遠在舍衛城，舍利弗與目連則在王舍城，兩地距甚遠，舍利弗問到底是佛陀前來王舍城，還是目連前往舍衛城？目連乃言他們各自運用天眼與天耳，以心靈的能量交談。而且更能聽到非人、天神與修羅等的聲音，並從他們那裡收到信息，目連有此神通，舍利弗亦大為讚歎。

至於他心通即為「讀心」，乃以自己的心搜尋他人的心，所謂「以自心含容彼等」。

天眼通乃指為特別敏銳的透視力。目連能以天眼與遠距離外的佛陀接觸，並洞觀一切。有一次，舍利弗正坐禪，一夜叉重擊其頭，目連睹此事，乃問舍利弗感覺如何？舍利弗並未見此夜叉，說道還好，只有點頭痛。更重要是目連以天眼觀察業報法則的運用。一次，目連睹人們如何做惡業傷害自己同胞，轉生餓鬼道受苦，而修善與正直的人則轉生到天界。目連常揭示此等事情，以闡釋業報法則。

宿命通亦作「宿住隨念智證通」或「宿住智通」，乃能知自夙世生死及所作業的能力。

至於漏盡通，此第六種神通，是出世間的證悟，煩惱永息不再興生。所有的阿羅漢也有此漏盡通，其為究竟解決的保證。此外，目連還具有俗稱「隔空移物」之心靈傳動力。曾以此功能，從喜瑪拉雅山上將蓮花取來，給舍利弗治病。由於前五種世間神通，來自禪定的結果，第六神通是智慧的結果，因而乃有「五通仙人，六通羅漢」之說。

且說目連以天眼通見亡母在地獄中受苦，如處倒懸，自不能救。雖予母飲食，不是遭火焚去，便是被眾餓鬼搶食清光。目連無奈，乃求之於佛。佛陀乃教之於七月十五，以百味飲食供養十方僧人，可令七世父母及現生父母在厄難中者得以解脫。

改善派米減少意外

南北朝梁武帝蕭衍篤信佛法，於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歲次戊午），設盂蘭盆齋，及至唐代，民間盛行到寺中獻盆設齋，以解先亡倒懸之苦，至宋代演進以盆施鬼。七月十五乃為中元節，亦為稱鬼節。

昔日七月十四「燒衣」，各家各戶在門口供奉齋菜「燒衣」，當「燒衣」後，便在門前大撒碎銀（毫子、輔幣）。早年「燒衣」，不少乞兒、窮苦人家聚於弄里門外，等候派送齋菜飯食，而小童則集於對面為路，等候派完齋菜後，撒碎銀時便一湧而上搶執。

戰後和平，生活困難，街坊團體、宗教團體及慈善團體紛行善舉，施粥濟貧。前往領粥多是貧苦老人，初時長者們用一個罐頭罐或奶粉罐，把罐邊搥摺妥當，避免被鋒利罐邊弄傷，然後再在罐兩側各開一小洞，穿串鐵線為挽手。其後，市民生活漸趨豐裕，領粥多改用銻煲，甚至用不銹鋼器皿領粥。粥為熱粥，燙手，兼且一煲粥重量不輕，一旦倒瀉便會燙傷，有關社團財富增加，施主亦多發達，便將施粥改為派米施布。

布施，本供奉十方，今派米施惠長者，亦為功德。派米善舉本為好事，但見最近發生之意外，須防好事變壞！有關派米慈善機構何不考慮一下，改變派米形式，把現場派送一包包「福米」改為派「米籌」，長者領取了「米籌」後，可在指定的一段日子內，按自己時間，分別往指定地點領取「福米」。為了輪領「福米」，有些長者露宿一宵，或要「爬」百級石級排隊輪候派米。既然長者已排隊，有關派米團體可否由工作人員把「福米」送入隊，有秩序地交到長者手上，免發生擠迫踫撞事故。

【簡覆】讀者Y K Sung君：「三槐五桂」乃指功名顯祿之意。「三槐」源於宋宰相王旦之父王祜為尚書兵部侍郎時，文章譽顯，世多稱其陰德，祜手植三槐於庭表志，言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果然次子旦為宰相，天下稱之三槐王氏。至於「五桂」則言北宋塗濟，生五子，先後俱中進士，是以稱「五桂堂」。

「第三位主持」

常言道人生如朝露，廿五載歲月，這相當於四分一世紀的時光，在苦短人生中，算來也不短。

9月4日，這個帶點驟雨的星期天，香港電台在新一季節目開始時，在維園慶祝《城市論壇》25年廣播。

我這個「老」主持，與其他歷任主持也被邀請出席這慶典，出席慶典的還有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及其他嘉賓。此外，一些多年來參與《城市論壇》討論的觀眾及一間學校的同學也有出席，濟濟一堂。

《城市論壇》源自70年代中英文四台聯播的辯論節目《針鋒相對》，播出後，甚受歡迎。但過了一段日子，因港英政府有所不滿而停播，其後再推出一個《青年論壇》。

1980年開始，《青年論壇》演進為《城市論壇》。從此成為香港電台電視部的一個長壽節目。

《城市論壇》以維園內的音樂亭為播出場地，有些人稱這音樂亭為「涼亭」。查實，歐洲很多公園也建有音樂亭，每逢週日邀請小型樂隊演奏。維園依循歐洲觀念興建，在整個布局中，少不得一個音樂亭。

《城市論壇》啟播，第一位主持是吳明林。吳氏本是香港電台電台部人員，並不隸屬電視部，擔任這節目幾個月後，改由殷巧兒接手為第二位主持。過了一段日子，吳明林又調返電台部。

殷巧兒原本是香港電台電視部公共事務高級節目主任，她只做了幾個月《城市論壇》主持，便由我接手為第三位主持。

在9月4日慶祝《城市論壇》25年廣播的慶典中，論壇主持介紹我是「第三代主持」，此措辭實屬不當，正確的說法應是「第三位主持」。

這首先是香港電台從無規定《城市論壇》主持的退休年限，便沒有「代」的劃分。其次，外國以「世紀」、「千禧」劃分為年代的分野，中國則以三十年為一代。

■ 1958 年訪問崇基書院

我這主持並非「空降」

我擔任《城市論壇》主持，長達10年。

在此之前，70年代初，我已經常擔任香港電台電視部節目主持，諸如《鏗鏘集》、《醫生與我》、《金科玉律》、《法門》等等，其中最緊張的一次是1972年，主持報道「6・18」雨災成禍，山泥傾瀉節目，有關這次經歷，較早時亦已有行文，不再重複。

那麼，以我在香港電台電視部之淵源而言，我任《城市論壇》主持，並非「空降」。

我做這節目主持後，直至91年，有立法局議員在局內提出，說由於我參加「新香港聯盟」這政治團體，不應再擔任《城市論壇》主持，我才停止《城市論壇》的工作。

時至今天，我心中仍認為，當時正將面臨92年立法局選舉，有人恐怕我會參選，便首先減少我出鏡機會。

事實上，若是參加政治團體，便不能做公共事務主持，實屬不公平。

對於我應否出任主持，應該要看我在主持節目時，有沒有偏倚。

以美國為例，主要有兩個政黨，不是甲便是乙。如果參加政治團體便不能做節目主持，美國便沒有節目主持了。

歲月如流水，回想起昔日擔任《城市論壇》主持，有一段美好的日子，曾在一段日子中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

我喜愛旅遊(遊埠)，在此之前，我的護照頁數要加厚才夠用。

但擔任《城市論壇》主持後，每週也要做節目，既然應承做一件事，便要守諾，不能請假去遊埠，因而減少了外遊。

以英國為例，自1979年帶小兒往英國讀書後，直至2002年，相隔23年才再前往。雖然每年仲夏，《城市論壇》也有抖暑，但遊埠之事，若驛馬星久不動，便也不思起行。

讓出席者暢所欲言

我不是教徒，星期天沒有上教堂習慣，因而，每逢週日，也會睡至日上三竿方起牀。但自從擔任《城市論壇》主持後，節目播出時間為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身為主持，不能遲到，更何況我有「早到」習慣，形成每個星期天也早起，以免工作人員擔心我會失場。

在擔任主持的日子中，經歷過多種不同的場合。

例如有一次，由於港府規範豬農養豬，新界豬農前往立法局示威時，擲掟雞隻，場面相當火爆。

《城市論壇》以養豬作為論題，這一天，我很早便到達維園，發覺警方派出兩隊警員進駐現場。平時，論壇由民安隊協助維持秩序，今次竟出動警員，令我吃了一驚，我便對帶隊幫辦提出，希望他們站在較遠，不着眼的地方，以免在節目未開始時，便已出現劍拔弩張敵對氣氛，帶隊幫辦也接納了我的意見。

未幾，豬農們乘座兩部旅遊巴士抵達維園，由於時間尚早，我主動與他們溝通，了解他們有些甚麼理據要講。

一般市民大眾不同於經常出鏡的傳媒人士或學者，縱然平時口齒伶俐，一旦面對攝影機便會緊張起來，舌頭打結，甚至遺忘了應該講的話。作為主持便要適當時使他們可以暢所欲言。

要做到這一點，有時需要做到事前溝通。這次由於事前了解他們有甚麼話想講，提醒他們講出由於一時緊張而遺忘了的話。當節目結束時，由於豬農們能在節目中盡量發表，他們滿意地離開。

又有一次，當時為1989年「六四」後，「論壇」以「六四」為論題，一位現場觀眾女士，站在觀眾人群的最後排，她發言同情北京政府的做法，剛開口，人群中登時湧現喊「打」之聲。我作為主持，立刻對各人解釋：「你可以不同意這位女士看法，但一定要維護她的發言權，才符合言論自由原則。」

讓市民自己作結論

我一直相信，電視節目出鏡的人是會理性的，他們不想讓觀眾及家人看到自己做出不正當行為，香港人所謂之「衰咗」。作為主持，只要心平氣靜地解釋，他們便會接受。可見，對於現場觀眾情緒，主持必須審慎處理。

另外一次，以「足球」為論題。一位現場觀眾發言，從他的說話中，知道是位老球迷，對本港足球有深切認識和熱愛。但他滿口盡是廣東粗俗助語詞。社會上不少人有這種習慣，喜以助語詞加強說話力量，已是生活一部分。若主持立刻制止他發言，會令他尷尬地停止講出心中話。當時我只是對他的發言方式笑笑，隨之引起哄堂大笑，講者立刻自覺收斂，繼續發表他的議論，不再借重助語詞。

我做了十年《城市論壇》主持，明白這個節目，宗旨在於要讓出席論壇的嘉賓，及現場觀眾能暢所欲言。難得現場觀眾可以利用大氣電波傳播，向市民大眾發表自己的思想。因此，作為此節目主持，應盡量減少打斷嘉賓或現場觀眾發言，但由於節目時間有限，如果一位發言者的言論已有人在節目中講過，便必須提醒他不再浪費論壇時間。

作為主持，必須保持中立，不要令任何一位出席者、任何一位講者受困。

很多論題，我有自己的主見。但作為節目主持，最重要是做到不偏不倚，不能讓自己的主見影響節目中的辯論。

所謂「對等時間」觀念，便是「正」「反」意見也能夠有對等的時間表達。若現場有三分二人是「正」；三分一為「反」，雙方發言時間不能為二對一，而是對等——發言機會相等，否則會造成人多講便是對，人少講便錯的謬誤。

在我接手主持之前，每次《城市論壇》也有結論，在節目最後幾分鐘，由主持作出結論。這做法，我認為不對。在不足一小時的節目中，講者只是對廣大市民、聽眾講出自己的理論，給市民大眾自己作出結論，不能由主持像法官判案一樣作出定論。

觀眾認可十年表現

《城市論壇》好處在於每個星期天都能提供一個園地，讓各階層人士發表自己意見，來者不拒。

記得1988年年初，今之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首次出席這節目。當時，正有旅行社倒閉，令到旅行人士蒙受損失。當日由我主持這節目，論題為「如何保障旅行社」，經節目辯論後，有關當局成立旅遊基金，監管旅行社及協助遊客解決困難。劉慧卿議員亦緬懷二十多年前的《城市論壇》，當年她出席這節目時毋須用裝甲車保護，也沒有現場觀眾作出人身或語言衝擊，當時的主持也是我。

如今時移世易，現今節目播出時，須用鐵馬（活動鐵欄棚）攔着，不准一部分人進入論壇範圍，並有武裝警員在現場戒備，如臨大敵。如斯戒備森嚴，與最初之與民眾打成一片，暢所欲言的宗旨有所不符。

有人認為，要避免嘉賓講者與現場觀眾之間的衝擊，或現場觀眾之間的互相衝擊，不得不採取這些措施。

其實，問題在於「論壇」主持何以不能控制場面，縱為激烈的辯論，也可以在和平的氣氛下進行，各抒己見。

每逢做事，最易的是把責任推給別人。

今番《城市論壇》25週年紀念節目結束後，現場內有多位議員及觀眾與我這「老」主持握手。我步出現場鐵馬外，很多熟口熟面的「維園阿伯」趨前與我握手，這令我感到安慰，表示他們認可我主持《城市論壇》十年的表現。此外，我做主持時，觀眾收視人數達40多萬人，在這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的午膳時間播出這節目，人數這麼多，至今仍告慰。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祈望《城市論壇》在今後的日子中，無論誰人出任主持，也應該恢復昔日「公平」、「公開」的作風，首先是把鐵馬撤走，及毋須派駐眾多警員，浪費警力，為一個公眾發表意見的地方，虎視眈眈作警衛。

香港之鶯徐小鳳

歌壇譽為「小白光」的徐小鳳開演唱會，知音歌迷雲集紅館，場場爆滿。「廚王」鍾錦亦為徐小鳳知音人，捧場之餘，更上台表演跳舞，籌得巨額善款，善舉融入娛樂，為港人特色，錦叔出錢出力，徐小鳳落力演唱，相得益彰，福有攸歸。

記得，1964年，《天天日報》、邵氏影業及將軍煙，假座九龍漢宮夜總會合辦「香港之鶯」歌唱比賽。

早年的夜總會與現今之日式夜總會迥然不同。昔日之夜總會純為晚膳飯局，或舞廳打烊後，夜遊人士娛樂消遣之地，亦只營業至凌晨二時。其後，日式夜總會出現，可以提供舞伴及賣酒，營業時間亦延長至凌晨四時。在這新的競爭對手衝擊下，舊式夜總會已無生存空間，昔日名噪一時的都城、麗宮、月宮、夏瑤、豪華、雲華、東興樓、漢宮、金冠、美麗華及帝國等等，多數已成為歷史陳跡。現在若問我：仍有哪間存在？亦說不上來。

昔日，夜總會除有歌星長駐演唱外，每晚也有一場表演，諸如魔術、舞蹈、雜技等節目加插娛賓。

早年無線電視開台，最受歡迎的節目是蔡和平兄編導的《歡樂今宵》。每當夜總會有新節目來港表演時，蔡兄也搶先上《歡樂今宵》，然後再在夜總會演出，可以讓沒有時間「蒲」夜總會的普羅大眾，也可以免費觀賞到這些節目表演，倒也是一件好事。

話說回64年的「香港之鶯」歌唱比賽，我為主辦單位負責人，沒有擔任評判。

徐小鳳上台參賽，只見她開腔歌聲雄厚，唱白光成名的歌，神韻酷似，座上觀眾多認為這小女孩必然勝出。果然經過一番角逐，徐小鳳獲得「香港之鶯」美譽。

歲月催人，四十一年彈指即過，昔日小女孩如今已是「小鳳姐」矣。時至今天，她那技驚四座的歌聲，仍繞迴腦際。

無牌街渡遭罰款

今之維港，渡輪穿梭，遊艇游弋，一片繁榮景象。憶及本港開埠之前，居民來往港島、九龍及各離島之間，依賴艇家撐槳的「橫水渡」及「街渡」。

無論是可載多人之橫水渡，或街渡小舢舨，作為港海交通工具，由來已久，一直相安無事。最近，海事處收緊執法，檢控舢舨艇家，無牌由長洲載客往芝蔴灣。8月4日，此案在東區裁判署審訊，經法官裁定，分別判兩名舢舨艇主罰款200元及350元。

「渡」，這種水上交通工具，歷史悠久。早年，西江的花尾渡最出名。花尾渡本身沒有機房，由一艘俗稱「火船仔」的拖渡用繩纜拖着行走。別少看這些花尾渡，不單只在廣東省內行走，而且更穿州過省，由西江沿着水道，來往廣西梧州。

別小看花尾渡只是「火船仔」拖着行走內河的渡輪，在當年來講，裝飾設備已屬豪華，「渡」身有色彩艷麗圖案，船艙設有像早年港澳船「尾樓」的「燒豬盆」牀鋪。

昔日內地水道不靖，各「渡」均聘有武林人士護航，以策萬全。

早年，黃飛鴻師傅的大公子也任職護航，但在一次護航中遭劫匪槍殺後，黃師傅再不准子嗣學功夫，在火槍年代，縱有好功夫也難敵一槍取命！

戰後和平，各省航道，尤為內河，勒收「行水」之風甚盛，達到「冇王管」地步。所謂「行水」便是保護費、「買路錢」。其實，勒收「行水」者不一定是海盜，很多也是本地村民，當渡船經過其河道範圍，便須交下「買路錢」，不然的話，小則開槍掃射，大則用水雷炸船。

初時，花尾渡聘用孔武有力或武林人士護航。其後，由於戰後和平，有些軍隊無紀律，售賣槍械。富有的「渡」主索性買軍火護航，其中更買入火力甚猛之衝鋒槍為護航之寶。

香江舢舨一段情

勒收「行水」之「地頭蟲」，只是撐着三幾隻舢舨，攔着河道打劫。渡船遇上此等攔途截劫時，先觀察對方撐船速度快慢，如果自己隻「渡」可以很快地擺脫對方追截，便速速駛離這河段，離開對方「地頭」，劫匪便不會追來。但如果對方追貼或企圖攔截，便用衝鋒槍對付。

一般勒收「行水」之鄉下佬，用的是單響「七九」或「六八」步槍，每發射一次，便須重新「扳雞」，而非自動步槍，威力有限。遇着渡船護航人員持衝鋒槍，一輪「排頭火」冚過來，雖然未必射中人，但火力猛烈，當場冚窒該等鄉下佬，不敢駁火，亦不敢追截。

早年，珠江河道也有渡船行走。1950 年我搭渡由廣州落前山（今之珠海），傍晚五時在廣州長堤落船，翌日早上七、八點才抵達前山。

但香港的街渡與珠三角的渡船有所不同。香港的街渡多數是舢舨。

早年有齣荷里活電影《生死戀》，由威廉荷頓、珍妮花鍾絲主演。故事以韓戰時的香港為背景，其中有取景香港仔海鮮艇。

劇情講及男、女主角於岸邊坐舢舨，由艇妹撐往「太白」海鮮艇歎海鮮。這電影公映後，全世界也知道有「香港」這地方，遊客們來港，往「太白」海鮮艇食海鮮是必然節目，舢舨與艇妹也大出風光，「太白」海鮮艇老闆「冷榕」發夢亦料不到自己無端端發達。

談及本港的舢舨與艇妹，倒有一段與英國皇室扯上關係的「溫馨」、「浪漫」往事。

和平初期，英美軍艦來港，水兵上岸由艇妹撐舢舨接送。當年，菲臘親王只是「阿尊」、「阿積」一般的水兵而已。他入伍後隨英艦來港，由艇妹撐上岸。及後貴為皇夫，「尊駕」重臨香江，對當年撐他上岸的舊相好念念不忘，着人找來相會！

釣友記得「黃七」嗎？

早年港內水上交通未發達，多數依靠渡船。記憶中，往返渡頭有西灣河／鯉魚門，筲箕灣／調景嶺，香港仔／鴨脷洲。亦有由長洲碼頭逕往張保仔洞山邊涉水之處。

大澳涌渡頭則落後中帶有古樸風味，渡頭兩岸邊繫有粗繩，客人上渡船後，村婦並非用槳撐渡，而是以手拉繩索，渡船緩緩而行。

至於在灣仔坐舢舨往「大包米」（尖東），1949至50年間仍大行其道。

喜愛垂釣的釣友，還記得「黃七」嗎？

二十多年前，青山灣十九咪半，有名叫黃七一家人，擁有多艘舢舨，接載釣友撐出海釣魚。釣友到了十九咪半，只要大叫一聲「黃七」，便會有一艘舢舨扒來岸邊接載，每艇20元撐往汲水門釣魚。

這情形有若《水滸傳》中，「旱地忽律」朱貴當日接「豹子頭」林沖上山時差不多，只見朱貴在岸邊朝湖中敗蘆折葦處射去一枝響箭，沒多時，蘆葦深處便有三五個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接了林沖上梁山。

朱貴在梁山泊專責打聽消息，邀接英雄入夥，他在岸邊設店，若有人投奔梁山泊，必經此店，他細心觀察對方是官府奸細，還是真正想上梁山的好漢。若是真正想上梁山，他便送上山。這個「地囚星」之所以外號為「旱地忽律」，因其聲音洪宏，大叫一聲有如晴天霹靂，「旱地忽律」便是晴天霹靂的意思。

話說回十九咪半「黃七」，釣友所坐的舢舨，未必是黃七家人的舢舨，但以「黃七」為聯絡信號，艇家們一直樂以為之，相安無事。

如今，若然管制舢舨，在目前有些離島仍未有渡輪航線，並非每個人也有遊艇，如果不依靠舢舨，普羅大眾用甚麼交通工具？

人生如朝露

今年7月28日，程思遠先生在北京逝世。早年程思遠在廣西跟隨李宗仁，為桂系重臣。1948年，中華民國大選，李宗仁與孫科競逐副總統勝出，其後國共內戰，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程思遠任代總統祕書。國共內戰三大戰役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撤往台灣，卻未許李宗仁一齊赴台。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李宗仁攜同家眷、親信來香港，轉赴美國做寓公。

李宗仁留港期間，住在巴丙頓道一號太和醫院。曾有報導稱李宗仁留港時住養和醫院，此為不確。太和醫院為先父少伯公創立，院長葉大楨醫生。李宗仁並非有病入才住太和，而是醫院環境幽靜，保安好。太和樓高四層，李宗仁包了三樓及四樓，程思遠亦隨李宗仁住於此。

1965年，李宗仁從美國返北京，不再寄人籬下，程思遠亦跟隨李宗仁返國，其後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

我與程思遠有過一段未見面的過節。事緣當年影后林黛突然去世，全港哄動。林黛是程思遠之女，當時我正管理《天天日報》及《南華晚報》，立刻派記者訪問程氏。翌日，編輯引用程氏對記者講的一句話：「我對唔住佢兩母女」為專訪標題。隔幾天，報館接獲廖瑤珠律師樓律師信，表示可能因這文章提出訴訟。廖女士就讀聖士提反女校時，與我家姐是同班同學，為年輕時朋友，今番她受程氏所託，公事公辦。為此，我亦交由已故《天天日報》長期法律顧問張貫天律師，轉聘張奧偉大律師辯護。雙方律師書信來往一段日子後，有一天，張奧偉大律師對我講：「我知你養狗，一隻狼狗仔值幾多錢？」我告之約為港幣三千元。張大律師乃說賠一隻狼狗仔了事。結果，我方賠三千元了結這官司。

事情過了四十多年，當年雙方律師，《天天》港聞編輯湯仲光及採訪主任張寬義均先後辭世，程氏亦於最近去世。憶及這宗官司，思人生之如朝露，不禁有點欷歔！

人字拖與木屐

週日（18日）成報「名氣派」版有談及日本「人字拖」，作者對這種拖鞋推崇備至，譽為活潑多姿，更多穿人字拖上飛機，「讓腳趾可以呼吸新鮮空氣」。作者更說：「在日本，當穿着高貴和服的時候，絕不能缺少一對人字拖，因為人字拖代表傳統典雅的氣派」。

在此，我必須指出，穿和服時腳上穿着不是人字拖，而是日本屐。

談及木屐，昔日生活困難，貧苦大眾連兩餐溫飽也顧不上，赤足而行，不以為忤，稍佳者才穿着木屐；至於拖鞋，一般富裕人家才會穿着拖鞋。有錢人家於家中穿着拖鞋，有男女之分，男士拖鞋為皮底皮面，女士拖鞋為絨底繡花鞋面之「繡花拖鞋」。

話說回木屐，我國古代已有。與木屐有關故事，最為人熟悉是晉代「淝水之戰」，當謝玄打敗苻堅後，消息傳至京師，謝安正與張元對弈，謝安把驛書稍看一下，不動聲色繼續下棋，及至棋局結束張元告辭後，謝安急不及待跑返內室，緊張得忘記跨門檻，把屐齒踢斷。

何以會踢斷屐齒，乃因當時之木屐乃在屐板下釘有「齒」，東瀛文化源自中華，因而，日本屐亦有釘上屐齒。

不過，廣東屐與北方屐不同，廣東屐以原塊厚木製成，在屐底中間稍為斜斜削掉少許凹位，留出空間，形成屐尾有踭，然後在屐頭橫釘一塊闊皮（屐皮）便成。

廣東屐之中，有「豬肉佬屐」及「媽姐屐」。「豬肉佬屐」高厚達四、五寸，這由於肉枱周圍水濕，肉販穿着此高屐無懼涉水，除肉枱外，昔日食肆廚房伙計亦着「豬肉佬屐」，近年才改穿白色長統水鞋。

「豬肉佬屐」不單只可涉水，而且其重量不輕，廚房打架時用作武器，若撲中頭顱，莫不頭破血流。

「媽姐屐」多是油漆，除鮮艷底色外，更漆上花草樹木等圖案。

仁丹鬚有玄機

日本「人字拖」脫胎自日本屐，日本屐與中國古代屐相似，同樣在屐底釘有屐齒，不之同處乃中國屐帶是橫帶，套着五隻腳趾，日本屐屐帶為「人」字形，用大拇趾及二趾夾住帶端，把腳背伸入「人」字帶中。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人已前來中國潛伏做間諜。日人深謀遠慮，派遣來華做間諜的人者，不單只講得一口流利、純正華語，而且在生活習慣上，也盡量模仿當地中國人，令人難以辨別其真正身份。

話雖如此，不過仍有破綻，破綻在腳趾上！

由於日本人自幼穿慣日本屐，長年累月用大拇趾及二趾夾住屐帶，形成大拇趾及二趾之間有頗闊隔隙，這種生理現象是日本人獨有，中國人所無，只須查視一下，便無所遁形。

二次大戰時，日本間諜在非淪陷區進行間諜活動，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廣告畫也利用上。

戰前，日本有種類似「保濟丸」，專治嘔嘔肚痛，四時感冒的藥丸「仁丹」，十為流行，中國鄉鎮到處也張貼大幅「仁丹」廣告。「仁丹」廣告畫是一個上唇「人中」蓄有短鬍的日本人，據說這短鬍兩邊有厚薄之分，指示路向。而且廣告畫中人的眼睛望向左或右或正視，也是一種暗號，日軍毋須地圖，便可以知道走哪一條路。

我的柔道師傅金井干城，講得一口純正廣東話，與本地人無異。太平洋戰爭前，在廣州帶了幾十個扒手來香港，專門扒竊歐洲人士文件，獲知情報。由於這些扒手是廣東人，拘捕後也無法證明他們從事間諜活動，只能作為一般盜竊處理。

戰後和平，金井干城講得一口流利廣東話，便留在香港，初時生活困苦，及至日本經濟起飛，金井干城出任一家日本電影公司經理，生活環境有了很大改善。

別矣雍雅山房

週二（20日），中秋甫過，朗月光華未逝，具四十二年歷史的沙田雍雅山房在一片懷舊情懷中結業。

結業之夜，明月照雍雅，冠蓋滿山房，昔日老主顧，曾在此拍過戲的電影明星，例如胡楓，應邀出席懷舊告別宴。

這曾經帶給港人歡樂，港產電影中常見的郊外美景，從此，只留在懷舊的腦海中。

時光流逝，轉眼四十二年，雍雅山房這地方本是「南天王」陳濟棠物業，由其一子承繼。

雍雅山房前身是馬料水一鄉村屋，其後以如斯文雅名字稱譽，與一個姓彭的文化人家庭有關。

彭氏一家本居於廣州，內地政權易手，彭氏一族來港，在沙田買了一個車不到門口的園，計劃躬耕。早年，沙田屬於郊區，傳有老虎出沒，人口只幾萬，不像如今之幾十萬，為小學生遠足旅行地點，加上當時在本港經營種植業難，俗語所謂「搵唔到食」，與其如此，這一家文化中人，索性經營飲食，在沙田墟開設「楓林小館」，出動全家，從廚房到樓面，全由一家人做。楓林小館開業後，很快便以「山水豆腐」打響名堂。

50年代後期，楓林小館相繼在銅鑼灣禮頓道及九龍尖沙咀寶勒巷開設分店。

且說彭氏家庭成員中，彭成慧為陳濟棠家族家庭教師，50年代在聖保羅男女中學教中文，60年代兼職《天天日報》副刊編輯，由於他與「南天王」家族之賓主關係，得以租用陳家馬料水之鄉村屋，經營飲食，彭氏書香之家，把這食肆取名「雍雅山房」，文爾風雅，並於此廣植楊柳、布置假山、小橋流水，為郊外風光明媚，美景好去處。

早年，港產電影拍攝郊外情節，多取景容龍別墅，但自從雍雅山房落成後，其天然景致成為導演們新寵兒，很多粵語片亦在此取景拍攝。

楓林小館打響名堂

彭家的雍雅山房及楓林小館，在本港打響名堂後，便向外發展，首先是在台灣開設台灣楓林小館。

60年代，台灣未有正式大型酒樓。彭氏進軍台灣，在台灣找着一家美國銀行洽談融資事宜，陳述其在香港創業經過，及楓林小館在香港的成就。經過一輪洽商，終於獲得這一家美國銀行答允貸款，彭氏便在台灣買了一幢五層高的物業，開設台灣楓林小館。

台灣楓林開業後，生意滔滔，開創了香港飲食業在台灣新的一頁。其後，詹成的紅寶石酒樓也進軍台灣，但不及台灣楓林那麼旺場。

本來，在楓林小館進軍台灣之前，香港告羅士打酒樓已在台灣發展，可惜未有置業，只租用一個汽車不能抵達門前的橫街舖位，結果做了一段短時間便歇業。

且說彭成慧一家在港台兩地經營飲食業，有了成就，積累經驗後，便部署投資移民計劃，經過一番安排，最後在美國三藩市建造一間中國形式酒樓，及後在羅省環球片場再建一間酒樓，發展至今。

記憶中，彭成慧對我說，他們以28萬元從「南天王」的一個兒子手上購下雍雅山房。

中文大學李卓敏擔任校長時期，港府收回雍雅山房其中一部分土地，用作興建中文大學校長宿舍。

其後，雍雅山房以逾三億八千萬元售予百樂集團，平均每平方呎樓面地價為7951元。發展商將把這小橋流水，楊柳依依，景色迷人的庭院改建為17幢洋房，昔日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情懷不再。

正如是夜參與雍雅山房告別晚會，曾在此拍過不少電影的影星胡楓說：

「在雍雅山房拆掉後，香港再無類似格調的露天特色餐廳……」

狗咬人

早年，新聞系的課本中，常談及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然而，今時今日，香港社會光怪陸離，「八」得無可再「八」，俗語所謂「打瀉屎」也是新聞，那麼，狗咬人上頭條新聞也不足為奇。

最近，一友人年僅幾歲之子，拖狗出街散步，此犬咬傷鄰舍菲傭。友人連忙致電問我怎麼辦？

我告之首先是驗傷，並由警員帶這犬隻往政府狗房檢查，查驗有沒有患上瘋狗症。如果由於管束不善，導至該犬傷人，狗主要罰款。

二十多年前，我養狼狗，它們全皆受過護主訓練。有一個星期天早上，約為十時左右，我如常放狗，牽着狼狗在旭和道朝山上行去。當時正有一男子可能行完晨運，從山上直衝落山，此人跑動時，雙臂擺動動作大，衝至我跟前仍未有停步。

我平時拖狗，習慣雙手正手持狗帶，讓狗靠在我左邊，理由是大部分人用右手，其右邊對着我左邊，如果對方攻擊我時，靠在我身左的狗便立刻奮起護主，迎擊來敵。

且說該晨運男子從山上直衝至我面前，跑動時雙手扔得很大，狼狗以為對方襲擊我，立刻撲過去。此際，我已拉住狼狗，喝令牠坐在身旁，只見對方外衣左上手臂有一個小洞，肯定是狼狗右爪抓破，我仍舊問他有沒有受傷？對方連聲「冇事」「冇事」。

由於我要主持《城市論壇》，事情發生距離中午十二時出鏡時間緊迫，問過他「冇事」後，便以心為心，沒有報案，也沒有叫他去驗傷，講句「對唔住」，以為了事。

可是，過了幾日，中央警署卻派出傳票，檢控我的狼狗咬傷人，由於當時沒有報案，也沒有驗傷，變成自己理虧，結果罰了幾百元。

由此可見，處事莫輕信人言。

培正弘社

今年為培正中學弘社同學離校55週年，日前，海內外弘社同學組團前往北京訪問，與內地弘社同學歡聚，濟濟一堂，樂也融融。

各屆畢業班，以畢業之年為誌，弘社同學為1950年中學畢業班，乃稱50年班。

省港澳也有培正，從小學至中學，不一定每個同學也讀到畢業，有中途轉校，亦有中途加入，但舉凡曾步入校門，均稱校友。

這次培正弘社同學離校55週年紀念活動，從北京延續至本港，眾人先後返港，弘社舊生黃乾亨、李錦鴻兩學長，於上週四(22日)設宴位於舊中銀大廈之「中國會」，款待在港及來自內地、海外的弘社舊同窗。

雖然並非全社同學也出席宴會，仍筵開五席，十分熱鬧。

席間，有人攜來46至47年讀中學時「老照片」，席上傳閱，再溫當年歲月，那一臉稚氣的少年，如今多是耆英，歲月無情，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豈不黯然神傷。

記得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三位聞（音問）人謝家寶、梁士貽、李冠春，曾替「九老團」祝壽。

當年這「九老」年齡最長為八十四歲，最幼只七十一歲，分別為李煜堂八十四歲，周東生七十七歲，杜四端七十四歲，郭少鎏七十四歲，傅翼鵬七十三歲，周壽臣七十二歲，郭靖堂七十二歲，周始南七十二歲，李右泉七十一歲。

祝壽盛典隆而重之，謝家寶以東道主名義書聯上壽，聯文為：「三子身恭逢匝九老，一堂首敘慶頌千秋」。

七十多年前，本港聞人，七十一歲以上只有九人，當時，四十歲已呼為「伯父」「老坑」。

現在，一個班級同學在港聚餐，五圍酒席約50人以上均逾70歲，現代人這麼長壽，皆拜食用好，醫藥進步所賜。

風風雨雨港督府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府第，將重設於今稱為禮賓府之舊港督府，並計劃動用千餘萬元重新裝修，社會人士對此意見不一。

上亞里畢道的港督府，超過百年歷史。上世紀30年代後期，本港居住半山的華人愈來愈多，港督府位於山腰，身為香港「揸弗人」，住在唐人腳下，心中大不舒服，便計劃把港督府遷往金馬倫山上。當年港督為求磐基永固，仿效匯豐銀行，採用巨型大麻石為建築材料，興建新港督府。於是，招標在摩利臣山開山採石。豈料該處為石山，而當年開山劈石，只用人手鑿，未有風鑽，開鑿此石山，不知蝕盡幾多建築商。不過，終於仍開採了不少巨型大麻石，運上金馬倫山。

豈料，新港督府仍未興建，便爆發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日軍入城後，用這些大麻石在金馬倫山興建一座「忠靈塔」，對向太平洋戰事中死亡日軍招魂。現今禮賓府（前稱港督府），有幾個西班牙式的塔，很多人以為戰前已有。其實不然，戰前，港督府沒有這些塔，而是日本總督磯谷廉介入住時才建造。

戰後和平，夏慤搶收香港後，英國人不再提興建新港督府之事，繼續沿用上亞厘畢道的港督府，並於1947年炸掉「忠靈塔」，但港督府內由日本人興建的塔，卻未拆掉，也許有人認為美觀，便保留下來。

香港回歸，港督府改作禮賓府，七年來沒有人住，平時只用作特區政府宴客及「十一」國慶酒會場地，或是慈善團體借用，舉辦宴會籌款。現在，再度成為香港特區「特首府」，自然要修葺一番，至於裝修費多寡則視乎所需修葺的面積而定。

彭定康鬼魅伎倆

回歸前，禮賓府本是港督府，末代總督彭定康在此居住及辦公一段長日子。彭定康任內，暗中把在港督府會見各級官員或與社會人士時的過程，全部攝錄下來存檔。這有如三十多年前，尼克遜在白宮與諸式人等會見時，錄下所有談話，如出一轍。兩者不同之處，只為尼克遜時代科技落後只用錄音機，而彭定康時代則發展到用針孔錄影機。

彭定康離開香港後，有一次突然興之所至，越洋專門播出一段他在任時的錄影帶，內容為當年正作政制爭拗，偷聽到魯平從北京打來電話，其下屬向他（彭定康）報喜時情形。當事人可能已忘記當年之事，但一看之下，無不心驚肉跳，遂令有些人在回歸後有所顧忌。

回歸後，董特首不肯入住前港督府，言人人殊。有人指為風水，說是新中銀大廈有如利刃，直劈港督府。當尤德於任內客死在北京後，有人建議在港督府廣種垂柳擋煞，以柔制剛。查實，若是利刃劈來，區區垂柳又豈能擋得住。

偷影錄音，國際上司空見慣。十幾年前，仍是蘇聯時期，美國在莫斯科興建新大使館，接近竣工時，才發現新大使館內到處都安裝有偷聽器，於是便立刻把整幢大使館拆掉，重新興建。

回歸後，禮賓府內會不會仍有偷聽器，不得而知，但若然內室私語也會被偷聽，這對任何人來講，如芒在背。

禮賓府（港督府）內接近圍牆之處，建有一簇矮屋。這源於1967年騷動時期，群眾結隊往港督府示威，戴麟趾對守衛港督府的華人警員沒有信心，改由英軍守衛，後轉由啒喀兵駐守。這些矮屋便是駐兵營房及「哨站」，監視示威群眾。這些矮屋與禮賓府內建築物格格不相入，絕不協調，沒有存在價值，卻偏偏存在幾十年。如今，回歸已逾七載，威脅何來？這幢矮屋沒有必要存在，應該拆掉。日前經過禮賓府，見這矮屋外搭上棚架，不知是準備拆卸？還是修葺？

敬記船廠

日前，於陸羽午膳時與一友人相遇。友謂我寫這麼多香港舊事，可知有「敬記船廠」？

敬記船廠是老字號，焉有不知之理。銅鑼灣填海前，敬記船廠位於避風塘側。

填海後，建成維多利亞公園，避風塘向外移，敬記船廠亦相對外移至維園道與威菲老道交界，現今銅鑼灣消防局側。

敬記船廠主人梁老先生，我不認識他本人，但與他其中一位公子是好朋友。

五十多年前，梁老先生之長子是本港游泳健將，以蛙式稱雄泳壇，另一子梁澤炳則愛好田徑運動，擅長跑 400 公尺。

我與梁澤炳同讀於聖法蘭士街年代的新法書院，當年新法書院有兩籃球隊——新法金及新法藍。新法金由剛從乙組升上甲組的流星隊全體球員，加上幾名好手組成，新法藍則拉雜成軍，由於人數不足，有見梁澤炳跑田徑有速度，便拉攏他參加，與我一同效力新法藍。我二人同隊，十分投契。

不久，我去美國讀書。1954年左右，曾是新法藍的隊友王祖根來信，說道梁澤炳與父親有拗撬，離開家庭，獨自謀生。當時香港謀職不易，觀之粵語殘片中，述及吳楚帆為求一職，雖予介紹人介紹費，謀職一事卻石沉大海，方知受騙，由此可見一斑。

王祖根來信中，問可否替梁澤炳找一份工作？當時我家族的基業建築公司由家兄基球負責，恰好建築業開始蓬勃，便安置他入基業，其後我從美國返港，他仍在基業上班。1957年，有一日，梁澤炳對我說與父親和好如初，返回船廠打理生意。自此以後，有半個多世紀未見過他。

在陸羽午膳時遇見的友人，對我說他的公司買了敬記船廠的地皮，才問我知否這船廠舊事。當時自己一時倉促，忘記問他是從甚麼人手上買入這地皮？也忘記問及梁澤炳的近況。此文執筆時，倒有點惘然若失。

金銀腩與鴨腳包

早年，香港有三間著名燒臘舖，其中一間位於中環（央）街市正門對面的金菊園。

太平洋戰爭前，金菊園已存在，戰後和平仍繼續營業。當年永隆未升格為銀行仍稱永隆銀號，租用皇后大道中112號舖位（現今永隆中區分行），金菊園便在其鄰。

打仗時，永隆伍氏把銀號業務經曲澳門轉移往廣州灣（湛江），香港舖位交由殷實夥計看守。由於香港淪陷，銀號生意停頓，舖位一度改營燒臘。

金菊園最出名是金銀腩與鴨腳包（又稱鴨腳紮），早年之燒臘舖必有金銀腩出品，其製作用整塊鴨腩夾着肥膘，燒熟後香噴噴，入口甘香。近年，可能是懼於動物內臟膽固醇高，及肥膘入口肥腍腩（讀若墜，入聲），市面鮮有發售，只在一些懷舊熱葷中出現。至於鴨腳包，由於製作繁瑣，更為罕見，鴨腳包以鴨掌裹着鴨腩，再以鴨腸纏紮，有如士兵打腳綳（讀若蜢、平聲）一樣，因而，引伸至民間取笑「丘八」為「鴨腳紮」。兒時喜食鴨腳包，慢慢品嚐啜食鴨腸後，再食鴨腩，由於我不喜吮（讀若船、上聲）腳趾，鴨掌便留給別人。不知甚麼緣故，金菊園從中環遷往北角，我鮮有再幫襯。近年，這老字號亦淡出。

另一間著名燒臘舖是華豐，以叉燒最出名，該店舖原本也在中環街市對面，每日均有人排隊買叉燒。後來因為業主加租，便搬往威靈頓街經營至今。

簡覆讀者Steven君：西冷牛扒之「西冷」，英文為Sirloin，此為牛隻上腰部的肌肉，用作牛排烹食。而西冷紅茶的「西冷」為錫蘭（Ceylon）譯音，中國茶葉傳入錫蘭後，由於土壤不同，茶葉也不同，飲西茶便用西冷紅茶。至於「吉列」英文為Cutlet，「吉列豬扒」是炸豬排。早年，香港遊艇會位於維港內的吉列島（Cutlet Island），因該島形狀如一塊豬排而名，近年維港填海已連接吉列島，再無「豬排島」。

和玉燒豬稱著

燒臘舖之中，灣仔和玉，知名度不下於金菊園、華豐。和玉燒臘以燒豬稱著，位於灣仔莊士敦道與菲林明道交界，面對英京酒家（今已重建為大有商場），旁為白宮酒店。

每年拜山（掃墓），古例有骨落地，孝子賢孫必備燒豬拜祭，拜祭後便在先人墳前食燒豬燒雞。和玉既以燒豬出名，生意自是十分旺市。老闆鄧伯，夫婦二人經營和玉，每事親力親為，鄧太負責櫃面收銀。鄧太老派作風，每日把所收現金，趁着銀行未閂門，便用裝燒味的紙袋袋着，拿往菲林明道恆生銀行入數，日日如是，引起歹徒垂涎。

一日，鄧太如常拿着一紙袋現金往銀行入數時遇劫，立刻往灣仔警署報案，差人不負所託緝獲劫匪。破案後，一名有份捉賊的探員每日也到和玉「斬料」，日日一包，風雨無間。當年警力大，生意人多買「怕」，豈敢收錢，每日一包，重慘過打劫。打劫只一次過，日日如是，年終計算，條數比打劫損失還要大。先母經常去和玉買燒臘，鄧太為此向先母訴苦。先母問我有何辦法應付？當時，鄧生為灣仔華探長，鄧兄乃詠春高手，與我相熟，我將此事告之，請他留意此事。自此，該探員不再往和玉「斬料」。

鄧伯育有七女一子，譽為「七星伴月」。其中三名女兒均嫁與傳媒中人，兩婿入職《星島日報》，一婿入職《明報》。十年前，鄧伯退休。和玉既有聲譽，生意又現成，我本有意接手經營，後因其家族繁衍作罷。未幾，和玉終告光榮結業。上週，鄧伯亦騎鶴西去。此外，燒臘行內較後出名的有中環楚記。楚記老店位於皇后大道中利源東、西街附近，老店主分支兩子經營。弟則傍住陳意齋設舖，斜對「二天堂」。我間中幫襯時，常提及燒叉燒必須用脢肉（豬前胸腋底之肉，以「一字脢」最佳）。當時我管理兩家報館，如果其出品叉燒上佳，可協助他在報章上宣揚。可能是經營方針不同，老闆專心做飯盒生意，對我的意見一笑置之。

白宮酒店517

談及灣仔白宮酒店，有段頗有趣味的掌故。

白宮酒店位於灣仔道與莊士敦道交界，電車路沿莊士敦道向東伸延至菲林明道路口分岔，一線為莊士敦道，另一線為灣仔道。灣仔道為曲尺形，因而，菲林明道路口轉右也是灣仔道。

上世紀50年代，白宮酒店建於此灣仔道與莊士敦道交界之地盤。這地盤在太平洋戰爭時，曾遭美軍軍機地氈式轟炸，成為廢墟。其後地盤進行重建，曾掘出人骨。

白宮酒店落成，為一幢五層高樓宇，正門左邊有一檔生果檔，每日凌晨二時過後，我喜與已故《星島日報》體育版編輯黎振兄，幫襯食生果。

間中，當時之「大馬主」——昌利建築老總張華倫兄亦前來吃生果，談天說地。

談及昌利建築，1953年聖誕，石硤尾大火後，港府為安置災民及山邊木屋居民，進行徙置區計劃，交由昌利在石硤尾興建十二幢七層高平房為第一批徙置區公屋，安置災民上樓。

白宮酒店只是一間普通旅館，為何這麼出名？

緣於上世紀60年代，本港各區探長，不喜在警署內會見「線人」諸色人等，而是在外另租用地方闢室「打躉」，方便接見傾談。

呂樂為探長時，在白宮酒店517號房「打躉」，其後升任總華探長，認為白宮517好風水，仍長駐於此，各人若在白天有事找「老總」，懂門路者往白宮517號房，多數也能會晤。

呂樂與足球圈人士相熟，有興趣搞波，初期組「517」球隊，參加足總賽事。

「樂哥」的球隊「517」，為何以數目字為名，相信很多人也不知甚麼原因。卻原來，這靈感來自呂樂在白宮酒店租用的517號房，以房號為球隊名稱。

香港公廁的由來

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後，內地遊客蜂擁而至。有報道指有些內地遊客不遵守園內規矩，諸如排隊打尖、在不准吸煙的地方吸煙、隨地小便等，令人側目。

此等陋習披露後，有人卻在網上表示：「老子花錢遊覽，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有關這言論態度，自有公論。

十九世紀，本港沒有公廁。如今，舉凡公眾地方，例如公園、球場、火車站、機場及鬧市，也有公廁，尤其是火車站和機場的公廁設施較佳，免費供應衛生紙、洗手梘液，如廁洗手後有風機乾手。

香港市內建有公廁，應該多謝日本人。

此話怎講？在未及此事，先講一下日本人的城市生活。早年，日本廁所男女共用，廁所入口設有尿兜，男士於此小便，內為間房座廁，女士如廁須經過男士身邊入內，習以為常。日本人隨處小便，比比皆是。60年代，我在東京一個晚上，曾見一醉漢，一邊行路一邊小便。

台灣由日本人統治一段日子，戰後和平，仍沿用日式廁所，尤其是足球場，廁所亦不分男女。

話說回當年香港市內未有公廁，一名日本人當街小便，被警員拘捕，控以行為不檢。法庭上，辯護律師辯稱香港沒有公廁，當事人人有三急，此為 Call Of Nature（自然呼喚），急起來無法忍耐。

此案後，港府有關部門才在市內設有公廁。

但近年來，公廁數目減少，可能由於商廈林立，商場處處有廁所，借用方便。

本港對有傷風化之事，十分重視，隨處小便有罪，不在話下。昔日，拉鏈仍未流行，男士西裝褲前襠扣鈕，若忘記扣褲鈕也會被罰款，當年有句口頭禪為：「唔扣褲鈕罰五蚊」。

■ 當年啟德機場，送機者可在飛機旁合照。

全球第一份彩色新聞報紙

香港的生活緊張，各有各忙，有時候在同一區工作，或許會經常通電話，但往往一兩個月沒有聚首，屢見不鮮。「十一」國慶假期後，與一位廿多年未見過面的舊朋友共聚午膳，話題少不了「想當年」，其中談及我以前管理的《天天日報》為全球第一份彩色新聞報紙，事隔經年，難得他仍記得《天天》。

《天天》出版前，本港有兩份平版柯式十六開度彩色娛樂報，一份是《銀燈日報》，另一份是《明燈日報》。當年在英皇道的新昌印務，本是承印電話公司之電話簿，後來沒有這份承印合約，其中一位股東胡先生本身經營紙業，也是《華僑日報》董事，便索性出版《銀燈》，《銀燈》以報道娛樂、演藝界消息為主，加上彩色印刷，刊出明星、老倌彩照，迎合普羅大眾，尤其是工廠妹口味，銷路不俗。

《銀燈》一紙風行後，桃源影業公司李會桃先生除出版教科書外，並搞電影，記得「童星」馮寶寶也是出身桃源。桃源有見《銀燈》成功，見獵心喜，便出版《明燈日報》，走同樣路線，同樣是十六開度彩色印刷。《銀燈》、《明燈》先後出版，佔有彩色印刷優勢，銷路均佳。

我家族本身製藥，由於「二天堂」藥廠生產之成品須有包裝及附有宣傳單方，與其幫襯外間印刷公司，倒不如自己設廠，承做自己生意。家兄基澤前往英國學習柯式印刷，學成返港，負責二天堂印務，購用新式印刷機，並開班授徒，訓練出不少學生。其後購入全港第一台四色柯式印刷機，因為機位有空，首先出版《求知》雜誌，後來認為出版彩色報紙是發展途徑，便出版《天天日報》。《天天》出版之初，彩色印刷以時事、新聞為主，每份零售兩毫，當時只有《華僑日報》及《星島日報》賣兩毫，其他各報只售一毫。

柯式印刷成本貴

上世紀60年代，一毫子很「大」。我曾講過之63年天星小輪加價，三等票價只加「斗零」（五仙），亦演變成騷動，足見一毫子之「大」。

《天天》為全球第一份彩色新聞報紙，出版之初，讀者對此新事物興致勃勃，廣東人所謂之「新屎坑三日香」。但兩毫子只買兩大張紙的《天天》，較之出紙起碼四至六大張的《華僑》及《星島》，自然吃虧，過了幾月，便由兩毫減收一毫。

《天天》、《銀燈》、《明燈》同屬彩色報紙，但讀者路線不同，《銀燈》、《明燈》的娛樂新聞以本地為主，《天天》則以外國明星為主。此外，《天天》還闢有少年兒童版，俾讓小讀者有自己的園地，此本屬好事，卻成為競爭對手攻擊的藉口，指《天天》是一份「細佬哥」報紙。

報紙收益，除銷路外，廣告也是主要收入來源。大多數商品廣告對象為成年人，如果是「細佬哥」報紙，在接廣告方面頗為不易。如是單張鉛版紅黑印刷，每份賣一毫有利可圖，但《天天》出紙兩大張，又是彩色柯式印刷，廣告收入少，頗為吃力。

柯式印刷較鉛版印刷成本貴。鉛版印刷鑄（倒）一次版，印完後，翌日便可溶版，鉛塊可以循環再用。但柯式印刷須用外國入口鋅版，每一色用一塊，紅藍黃黑四色印刷便用四塊，當年每塊鋅版價錢等於鉛版的二十倍，這還未計算鋅版印刷時有磨損，有時需補版成本在內。

最初設計出版一份彩色報紙時，有一些問題未能周詳考慮，最顯著的是廣告製版問題。

當年鉛版紅黑雙色印刷，廣告或圖片製成電版釘上便行。由於當年除《天天》外，其他報紙也是鉛版印刷，廣告公司唯恐遲版或失拖，便先行把廣告稿由電版公司製成銅電版，最後才把原稿交給《天天》自行分色、製片，再曬鋅。

本港滾筒柯式印報先河

鉛版印刷的報館，廣告稿銅版由廣告公司經電版公司製妥，免費供給，但《天天》卻要自己分色、製版及曬鋅。當年未有電腦分色，一切須人手操作，工作量大，皮費大，而且時間急促須趕及準時上「車」，十分吃力。雖是如此，但廣告公司不會鑒於是柯式印刷，而多付廣告費，而是以讀者多少作為標準。

如今，時移世易，所有的報紙也是柯式印刷，廣告公司須自行製妥分色片交給報館，報館毋須自己分色，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最初，印報紙採用平版四色機，平版機每次只能印一面，印完「面」後，翻轉再印「底」，速度緩慢，每小時只印6000份。後來，美國Fairchild發明製成滾筒柯式印刷機，可以「底」「面」一齊印，每座機印一個色，四座機印四個色，一齊開機印刷，出紙時四色俱備，速度較平版機快得多，當時每小時可以印1萬份，如今，科技進步，速度快了10倍，行內稱為「十萬車頭」已不足為奇。

《天天》向Fairchild訂購全港第一部滾筒柯式印刷機，首先用作印報紙。然而，此新式印刷機運抵《天天》位於北角糖水道後，卻遇上一些難題。

該款滾筒柯式印刷機在美國廠試機時表現良好，來港後，電源須由交流電轉為直流電，這問題，不難解決，但有一難題，令《天天》試機逾季，才順利成功出紙，這是當初購買Fairchild滾筒柯式印刷機時，始料不及。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香港起卸貨物方式與美國不同，香港起卸貨物仍未有「吊雞」車，只用人手操作，利用「跳板」把白報紙推上貨車，運抵報館車（印刷）房門前，落貨時把一捆捆的白報紙從貨車掟落地，再推入車房。白報紙出廠時每捆的圓周均「四四正正」，但一經從貨車掟落地後便變形，不再「圓」，問題便出在白報紙上車（印刷）時不夠「圓」上。

創辦《南華晚報》

當年滾筒柯式印刷機用三條膠帶，白報紙經由這膠帶上機。如此，膠帶便有如馬路，馬路平坦，行車便滑順，若是路面不平，行車便跌蕩大。今用三條膠帶帶紙，但白報紙經掟落地變形後，紙捆不圓，有如馬路凹凸不平，紙張跳動大，印刷機運轉快便容易扯斷紙。

《天天》購買此滾筒柯式印刷機時，美國廠派遣工程師來港負責安裝。我們安置他入住英皇道雲華酒店，「雲華」與《天天》印刷廠房相距步行只兩三分鐘路程，方便往返。但在安裝過程中，因為白報紙變形後不夠「圓」而經常斷紙，無法正常出紙，他一住便住了三個月，仍無法交貨。

家兄基澤在大學時讀「機械」，他想出一個辦法，用「制動」(Brake)送紙，此法果然奏效，上車(印刷)後可以印到紙。當時，家兄這一發明，沒有註冊專利。現在很多滾筒柯式印刷機也採用這「制動」系統，若當年有註冊，家兄可獲相當多的專利。

《天天》買了第一部滾筒柯式印刷機，順利運作出紙後，又再買多一部。當時，每天黃昏時候才開始印日報，白晝車位閒置，如此大投資須物盡其用，便計劃出版一份類似德國《鏡報》式的英文晚報，為此，我找着曾健士商量。曾氏是一位「中國通」資深報人，太平洋戰爭前已在南京採訪。我認識他於50年代，當時他代表新加坡《海峽時報》來港收購一份英文報紙，失敗後留在港，加入一家廣告公司工作。我對曾氏講出版一份英文晚報計劃，後來，他另與其他人合作出版《英文星報》，未有邀我參加，但我仍按計劃出版一份晚報——《南華晚報》。

《南華晚》出版後銷量甚佳，為全港晚報第二位，僅次於《星島晚》。我自62年開始管理《天天》；63年創辦《南華晚》；78年賣《天天》，前前後後辦報十幾年，從平版印刷發展至滾筒柯式印刷，經歷倡導報業印刷的進步轉變，如今看見所有報紙也印柯式，亦感安慰。

本港的士與貨車

有讀者來函，談及上世紀60年代末本港的士諸事。這讀者自稱當時只四五歲，如今屈指一算，目下已是中年人，童年往事，最是甜蜜回憶。

來函謂當年見到本港用平治汽車走的士，今與其年紀相若的朋友談及此事，各人半信半疑。

委實，這讀者沒有講錯，本港早年曾用平治車走的士。

戰後和平，本港「大行」的士（Dollar）有辦法買到50部福特（Ford）車，經營的士業務，這些車圓頭圓尾，只在港島行走，在當年來講，已十分新穎。而九龍方面之的士，則為戰前柯士甸舊車。

50年代中，德國經濟起飛，開始有平治車輸銷本港，的士便採用平治柴油（油渣）車走的士，記得當時出車價為28000元，一直維持至70年代初，本港以平治油渣車走風氣，亦延至70年代尾。在這一段時期，外國朋友來港，看見市內以平治車走的士，無不大為驚讚香港人「豪氣」。

其後，日本汽車業隨着本土經濟起飛蓬勃發展，大舉出口競爭，打入本港汽車市場，的士公司及車主紛紛改用豐田車及日產車，直至目前為止，日本車仍雄霸本港的士市場。這讀者也講及有開本港貨車見聞，並提及英國利蘭貨車（Leyland）。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本土汽車製造廠，不是遭德軍炸毀，便是轉而生產軍車，因而戰後和平初期，英國沒有汽車（包括貨車）生產。

二次大戰後，本港的貨車為兩種美國車，一種是「道濟」（Dodge），另一種是沒有中文譯名的International（Havester），有人稱為「國際」。

道濟為十輪大貨車，扁頭，來港時未有改軑，仍為美式左車軑。International本是芝加哥一家大型農業車廠，專門生產農業用的貨車，International車頭較長，屬長頭貨車類。

直至過了一段頗長日子，才有英國貨車輸銷來港。

當舖屏風保私隱

當舖，廣東人俗稱「二叔公」。「二叔公」的來源，據說舊日鄉下人遇有周轉不靈時，便向「隔籬二叔公」（鄰舍）舉貸，二叔公雖予幫忙，惟或多或少也要有抵押，流傳之下，經營押物貸款的當舖，便稱作「二叔公」。

當舖門口懸掛之招牌，多數為圓形，頂端有一隻蝠鼠，寓意福臨、福蔭，招牌除有該當舖字號外，中央有一大紅「押」字，老遠便可望見。本港曾有一段時間，當舖甚多，可能因為生活環境習慣改變，當舖逐漸減少，但近年卻又見增加。昔日，本港當舖大王姓李，後來被高家（上一代澳門賭商高可寧）取代，以前，有一段時間港澳兩地當舖大多數是高家經營。

以前，不一定輸了錢才上當舖找「二叔公」江湖救急。早年，一般人居住地方狹窄，只租一個牀位，到了夏天，便把「綿羊」（棉被）拿往當舖押放，待到冬天便贖回。

40年代曾有一個流行笑話，說是有一個人拿「綿羊」往當舖，雙手高舉「綿羊」擱在高高的櫃枱時，「朝奉」（當舖櫃枱掌櫃）伸出五隻手指，押當之人以為可以當五元，便問：「五蚊呀？」「朝奉」連忙將五隻手指接連橫搖，俗語所謂之「耍手」，表示「綿羊」不受當。

何以入當舖押貸，稱為「舉當」，須將物件高舉過頭擱在高高的櫃枱上，這與當舖的設計及保安有關。

未講及當舖之櫃枱為何過人頭之前，先講講當舖入門地方，在門口與櫃枱之間，有一道可以遮擋一兩個人的木屏風。有些人不想被人看見自己上當舖，入門後便站在屏風後與「朝奉」交易，可以保護私隱。也基於這個緣故，昔日之當舖大多數有橫門，方便出入。

何以當舖櫃枱過人頭，皆因當舖內櫃地方之地台較外邊高三四尺，經由封閉式鐵閘進入內櫃後，拾級而上為櫃枱大廳，中置一張酸枝大寫字枱寫當票，櫃枱前再墊高半尺，「朝奉」站於此居高臨下與典當者交易，對外邊情形一目了然，縱有歹徒假扮典當也難得逞。

「九出十三歸」

當舖須貯存典當物件，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由於典當者隨時隨地贖當，所有典當物件也須貯存當舖內。昔日當舖多是一幢四五層高的青磚大屋，門窗封閉，目前這種全幢四五層高的堅固當舖屋，中環電車路萬宜大廈側仍有一幢，堪稱碩果僅存。

近年設於商業大廈之當舖，多數由地舖及內設樓梯打通閣樓或二樓，作為貨倉。

當舖又稱「雷公轟」，意喻當舖息口厲害，有若雷公持鑿狂轟，難以抵擋。

昔日當舖息口為「九出十三歸」，「九出」乃有典當物件時，當舖本應付給十元，但只給九元，「十三歸」是指典當者前來贖回物件時，須付十三元。

當舖利息按月計算，分別有三個月或六個月押當期，可以付息續期，逾期不續不贖便「斷當」，當舖有權變賣「斷當」物件。

有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若「斷當」物件中有「平、靚、正」者，當舖夥計或經常在當舖「打躉」之雜差（便衣探員），便以當舖內定價錢買入。

當舖認票不認人，當票為信物。但當票上的字有如「鬼畫符」，除了銀碼及日期較為清楚外，其他文字常人難以辨識，而且，對典當物件皆「上好沉香當爛柴」，例如金戒指寫作銅戒指，金錶寫作銅錶，縱是性能仍佳原子粒收音機，也寫作殘舊收音機一部。若典當手錶，當舖會拆開來看，看看是否原裝錶肉。「朝奉」審視典當之珠寶玉石，除了全憑經驗之外，還有自己一套方法。有位鄉里開當舖，我曾問他，現今玉器分A貨及B貨，如何辨識？他解釋一番，但仍未盡釋我心中問題。

我未上過當舖。少年時，有一位同住在跑馬地中學同學，家境不差，喜跳舞，每到月尾便用罄零用錢，找我陪他坐電車往灣仔修頓球場附近一間當舖當手錶，我只在門外等候，他當錶有了錢與女朋友行街睇戲，到了月頭，便贖回。

有當有贖上等人

廣東人有句口頭禪：「有當有贖上等人」，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入當舖份屬閒事。

古有李太白之「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傳為千古佳話，今亦屢見有為了請客而上當舖，又是何等瀟灑。

有位朋友，太太在醫院分娩，他迫車坐巴士往醫院接太太出院，豈料在巴士上被「打荷包」，十分狼狽，連忙求助「二叔公」，典當了手錶才夠錢支付醫院費用。為此，他立志有朝一日發達便開一間巴士公司，後來果然如願以償。昔日入當舖「江湖救急」，十分方便。後來，政府為堵塞賊贓借當舖脫手之漏洞，典當物件時須出示身份證，當票上亦寫上典當人的姓名、住址。間中亦有「雜差」（便衣探員）在當舖內「打鼈」，遇有可疑時，立刻查問。

講及賊贓，回歸前，有位朋友遇劫，被搶走一隻勞力士金錶。隔了一段時間，警局有電話通知她，警方在澳門當舖尋獲這賊贓，叫事主與探員往澳門贖回這「金勞」。很明顯，所謂尋獲賊贓，及往澳門贖錶，內中另有玄虛，暗藏一條「橋」。

首先，到底是甚麼人帶此「金勞」往澳門典當？澳門典當也要出示身份證，沿藤摸瓜，便可找出當時之劫匪。

其次，有可能是有人捉着劫匪後，起回贓物帶往澳門典當，得款袋袋平安後，再通知事主往澳門贖回。此外，贖錶必須有當票，縱是查出是被劫的贓物，也須由警方出具證明，才可以贖回。

程序上，警察部應該向事主發出公函，表示已尋獲失物，邀請事主往澳門認領，不是由警員以電話通知，便由探員與女事主往澳門說贖便贖。由於事有蹊蹺，我這位朋友當然不會獨自一人跟隨這探員往澳門贖錶。

此事雖發生在回歸前，如今揭露出來，戳穿某些人的詭計，俾讓讀者遇有類似事情，提高警惕。

澳門當舖滿目「金勞」

昔日澳門的當舖多位於新馬路及清平直街，現在則集中在南灣葡京賭場一帶，方便賭仔「趕注」。

近年來，澳門當舖認真服務周到，做到「澳門當，香港贖」。大多數的澳門當舖也與香港一些當舖掛鈎，香港市民在澳門典當物件，返港後只要提早一日通知香港有掛鈎的當舖，翌日便可往這香港當舖贖回物件。

無論本港或澳門，當舖最歡迎押當鑽石戒指，一枚價值四萬元鑽石戒指只當一萬或一萬五千，當舖最希望物主「斷當」，則在「出當」時，縱標價三萬至三萬五千元，也獲厚利。

本港與澳門之當舖「出當」方式不同。

本港多數是透過一些行內人售予珠寶店，亦有些「識途老馬」候時候刻往當舖打聽有甚麼「筍」貨「出當」。

現在澳門當舖經營與昔日不同，除保留舊日高櫃台外，並有門口生意。有些當舖在門面增設窗櫥、飾櫃，把「斷當」之金錶、鑽戒首飾陳列其中，標上價錢「出當」，亦有些當舖另設舖位出售。

澳門當舖出售「斷當」之店舖，燈火輝煌，內中「出當」貴重物品琳瑯滿目，手錶以勞力士居多，有「金勞」也有「金銀膶」，若是「識途老馬」，只花萬餘元便可以買到一隻八成新的「金銀膶」。

到澳門買「斷當」勞力士會遇上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這隻手錶沒有「出世紙」，賭仔絕對不會帶同「出世紙」往澳門賭錢，當舖也不會要求出示「出世紙」或連同「出世紙」一齊典當。

第二個問題是曾傳聞有人從澳門買回來的「斷當」勞力士，發現不是瑞士原廠錶肉，而是新加坡錶肉。有可能有些人用「斷當」為號召，摻雜一些不是原廠錶肉的「勞」牟利。這雖然是個別現象，但亦不能不在買「出當」錶時，認真審慎考慮。

有牌「大耳窿」

前文談及向「二叔公」借錢，須有物件抵押，雖是「九出十三歸」，但亦有字有據。但若向「大耳窿」借錢，一般毋須抵押，甚至毋須立下字據。

何以「大耳窿」如此「仁慈」？何以稱之「大耳窿」？「大耳窿」是高利貸的另一稱謂，這些現今稱為「放數」的放債人，昔日主要在街市放數，街市檔口無論肉檔菜檔，遇有賭輸錢，或周轉不靈，便向「大耳窿」借錢，正所謂「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債仔有檔口在街市，每日也要做生意，不怕走數，照借如儀。昔日錢銀交易，大銀碼多數用「大頭「（銀元），小數目為「銅板」（銅仙），高利貸者收數後，多數將銀元、銅仙之類塞在耳窿，日子有功，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撐大，故稱為「大耳窿」。

我以前講過，南海十三郎每晚到太平館，並非黐飲黐食，而是討一枝煙仔，把煙仔夾在耳背，然後站着高談闊論，閣下若是坐卡位，他則居高臨下口水亂噴，認真難頂。食肆夥計也喜把煙仔夾在耳背，永吉街年代的陸羽茶室，步上三樓品茗時，給企堂一枝煙後，他們欣然接受卻不吸，而是把煙仔夾在耳背，表示有老細關照，向同伴炫耀一番。另有喜把物件夾在耳背的是掌櫃先生、文書及木匠，掌櫃先生與文書愛把筆夾在耳背，方便隨時記數書寫，木匠則在開工時把扁而闊的鉛筆夾在耳背，方便隨時畫線。

且說「大耳窿」放貴利是逐日起「釘」（利息）以複息計算，此謂之「利疊利」。往往借幾百元，過了一年半載才還，連本帶利可能要還幾萬。

廿年前，港府認為高利貸犯法，立例管制，放債人須領牌，此名為財務公司的 Money Lender ，直譯為「借錢（放債）者」。這種放債財務公司須交稅。申請放債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調查申請人有沒有黑社會背景，證實「身家清白」才交法庭審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決定，而是有兩名市民協同審查，經三人一致通過才發牌，我曾有一段日子擔任過助理審查發牌。

國際炒家狙擊香江

歲月如梭，這專欄行文逾兩載，講的多是幾十年前香港舊事，對於近年發生的事，趁着仍未忘記，記敘下來，祈與讀者一齊溫故知新。

「九七」回歸之初，香港社會經濟曾遭受嚴重衝擊，衝擊來自東南亞爆發經濟危機。

一直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大鱷（炒家）已經監察着東南亞一些社會經濟基礎脆弱、國庫儲備不多、社會環境不安的國家，伺機狙擊該國匯率及股市。

1997年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突然宣布放棄實行了13年的固定匯率制度，改用浮動匯率制度。早已虎視眈眈的國際炒家立刻狂拋泰銖，令泰銖在當天已狂跌20%。

在泰銖匯率大跌牽連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及緬甸等國的貨幣亦接踵大跌。與此同時，國際炒家並向上述設有股市的國家，狙擊其股市，遂令本是「一紙值千金」的股票變成一文不值的「牆紙」。一股金融風暴形成，肆虐東南亞地區。

國際炒家心存大慾，並不滿只攻陷菲、馬、緬及印尼。經過一番部署，於8月開始作試探式狙擊南韓、台灣及香港三地的匯率及股市。8月中旬，開始有所行動，8月19日，港股恆指跌了619點，萬五點告急，但當時仍有買家入市，吸納有實力銀行、地產股，跌勢稍斂。國際炒家未因稍獲甜頭便收手，反之變本加厲，加狂拋空港股，8月28日，恆指跌650點，跌幅達4.23%，連同當晚的倫敦港股參考指數共跌了接近千二點，恆指萬五點失守，為1987年股災以來第五大跌幅。

同日，覆巢之下，東南亞股市，無一倖免，其中韓國跌1.8%；台灣跌幅達2.2%；印尼跌4.5%：馬來西亞跌4.2%；泰國跌2.3%；新加坡跌3.62%，而跌得最慘的是菲律賓，證交所30種指數跌212點，跌幅達9.3%。

狙擊港元匯率

國際炒家不單狙擊香港股市，也狙擊港元匯率，企圖一舉擊潰維持了14年的聯繫匯率，為了達到這目的，不惜由一些專家在媒體發表「港元自由浮動」言論，更「禮聘」諾貝爾獎得主來港，鼓吹本港應撤銷聯繫匯率。

8月中旬，國際炒家狂沽港元，令到一年期美元兌港元升至7.93，為「六四」以來新高。

接着下來的日子，國際炒家更張牙舞爪，蓋天覆地拋空港股及沽港元，10月底，恆指跌破一萬點關口，而倫敦、紐約及法蘭克福股市亦下跌，其中紐約股市更跌7.18%，全球性股災亦告形成。正當國際炒家洋洋得意之際，香港廉政公署在10月14日拘捕了七名人士，其中包括四名上市公司董事，涉及利用基金托市、造市。雖然此事未證實與國際炒家狙擊港股、港匯有直接關連，但亦稍為殺其氣焰。

踏入1998年，本港股市在「虎年」開市時喜見紅盤，勁升1326點，恆指重登萬點水位，升14.3%，市值在一日之間暴增3300億元，為全亞洲之冠，股民莫不爭相慶賀。可是好景不常，該年8月11日，日圓兌美元跌至1美元兌147.6日圓的八年新低，觸發全球股災，美國長期債券息率更跌至20年來新低，俄羅斯股市跌停牌，港股恆指跌穿7000關口，連6800也守不住。若從97年8月7日恆指歷史高位16820點開始下跌，至98年8月11日收市之6779點，市值損失達32000億元，為當年本港外匯儲備約965億美元的4.3倍，以當年本港約660萬人口計，每名市民平均損失48萬多元。

在這風雨如晦的時刻，特區政府毅然入市，擊退國際大鱷，挽救了香港經濟。雖然事後有議員在立法會上彈劾財政司司長及金融管理局在入市前未有諮詢議員意見。入市有如作戰，怎可把自己行動通知對方，俾讓其作出防範。

交鋒十天，波譎雲詭

特區政府動用千億儲備，與國際炒家鏖戰十日，從8月14日至8日28日，交鋒十天，波譎雲詭。

8月14日，星期五，戰幔開啟，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公開表示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入市干預股市及期貨市場，痛擊國際炒家離場。首次交鋒，市場估計金融管理局只動用40億元，而選擇這天入市，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因為接下來的15日及16日為週末週日休市，而17日雖是週一，卻是公眾假期（香港重光紀念日），炒家縱然反擊，也須在三日後，週二（8月18日）開市才行。

8月18日，美股雖告回穩，但外圍市況未明，政府買盤未有積極入市，只重點接貨及吸納電訊股，俾令恆指企穩7200水平。國際炒家經上週五打擊後，亦把數千張8月期指淡倉台約轉入9月，以圖後計。

8月19日，政府趁外圍利好消息，掃高大市，並向託管股票銀行及中央結算公司施壓，嚴格執行T＋2制度，截斷國際炒家借貨來源及拖延時間補貨，但仍有超過一萬張8月份期指轉9月份。所謂T＋2是交易後兩天便要交收，曾有經紀行提出把T＋2改為T＋4，把交收時間多延長兩天，但被證監及聯交所及中央結算公司否決。

8月20日，在日圓回升利好因素下，政府於早市買盤掃高兩百點，午後稍為縮盤立見有英美背景基金狂沽期指及推低大藍籌，政府有見於此再入市，是日恆指升逾百點。

8月21日，政府從14日入市至此，恆指已升逾千點，這天為週五尾市，加上俄羅斯經濟情況惡化，政府按兵不動，國際炒家有機可乘，質低恆指兩百多點，收市前幾分鐘更出現火爆鏡頭。事後有在場經紀說，是當時期交所內有八名高大健碩外資經紀圍成一圈，不斷叫低價位，企圖叫至極低價時才由自己人承接。當時有些代表政府的經紀，欲加入接貨，卻被這八名大漢阻攔，令是日期指大幅下跌。

國際炒家中計

8月24日，週一股市重開，政府總結過去五個交易日經驗，不容國際炒家有喘息機會，重槌出擊期指，買8月沽9月，迫炒家平8月倉。同時聘富林明及金英這兩家經紀行加入御用經紀行列，聯同原先政府聘用的經紀行一齊入市，狂掃藍籌及二線股，恆指升逾三百點，接近七千九水位，市場估計，是日政府動用60億至80億元。

8月25日，政府在股市及期市敲響勝鼓後，匯市亦發動攻勢，突然抽高隔夜拆息至15厘，把國際炒家殺個措手不及，令其回補港元成本大增，更推高期指接近八千水位，令8、9月份期指差距拉闊，增加轉倉成本，迫其平倉離場。

同時，由於上幾日政府大力托高匯豐等大藍籌，予國際炒家一個超買假象，誘其中計拋空八百多萬股匯豐後，立刻強制執行T+2，在匯豐此大藍籌市面貨源短缺，無從借貨的情況下，國際炒家只好在市場高價補倉，再一次損手爛腳。

8月26日，外圍市況欠佳，期指中段波動較大達三百點，恆指則跌55點，大市進入暴風雨前夕的平靜。

8月27日，期指結算前夕，政府入市，雷霆萬鈞，狂掃33隻恆指成分股，國際炒家負隅頑抗追沽，市內此起彼落，狂吸狠沽，全日成交高達230億元，8、9月份期指差距亦拉闊逾三百點。是日，索羅斯旗下量子基金總經理在新加坡接受傳媒訪問時，公開承認該基金入市港股及期指。

8月28日，期指結算日，政府不容功敗垂成，國際炒家見勢不妙，但求全身而退，開市便狂沽匯豐及香港電訊，但政府嚴陣以待，見貨接貨，上午成交達460億元。午後，炒家孤注一擲，繼續狂沽，政府手瓜硬，恆指企穩七千八巋然不動，以7829點收市，全日成交高達790億元，8、9月份期指差距擴大差幅達643點。

這一仗不浴血的香港保衛戰，如果特區政府輸了，慘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日子。結果特區政府大獲全勝，港人無不額

手稱慶。尤為可喜的是，政府在這一役中購入的港股，到了1999年6月21日結算，多賺963億元。

■ 香港交通安全會（1969年）警務處長伊善達（站立演講）
會長陳普芬（右三）副會長韋基舜（右五）

「基金」擇肥而食

這一仗金融風暴「殲鱷戰」，觸目驚心。那麼，這次狙擊港股、港匯，在世界各地擇肥而食的「基金」，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投資形式？當有所虧損時，會不會像股民炒輸股票時「上身」？

所謂「基金」，只是一種組合，每一份為1200萬美元，集齊資金後進行投資（投機），賺錢後立刻攤分。由於是「有限公司」，而且僅此運作存在一次，換句話說，若是賺錢，分了錢後，這「基金」便結束。如果蝕清，由於是「有限公司」，也毋須「上身」，廣東人所謂：「拍吓籮柚鬆人」。至於要進行另一次運作，便重新成立另一間「有限公司」。

由於這「基金」曾有獲四倍厚利，食髓知味，便又再組合，利用東南亞風暴之勢，加上香港剛剛回歸，便前來本港，利用槓桿原理，一如太極拳所講之「挑動四兩撥千斤」，狙擊港股、港匯，他們以為特區政府「新埋班」，一切未就緒，挾千億而來，狙擊港股、港匯，可以「支錢咁支」。

當時，本港有不少專家認為這「基金」實力雄厚，特區政府難以抗衡，便在股市拋空匯豐，在匯市沽港元及做期指淡倉，從中獲利。面對這情勢，特區政府豈能坐視不理，任人魚肉，立刻毅然入市干預，確保香港經濟穩定。

但有人卻利用回歸後的自由，指摘特區政府干預自由市場。

其實，全球各國為了保護本身，也會採用一些措施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像美國這麼的經濟大國，也以利息為手段控制市場。

話說這次國際炒家來港狙擊港股、港匯，找來諾貝爾得獎人批評特區政府入市，也有人要求把股市交收的T＋2改為T＋4，但亦鎩羽，結果兩隻以為鴻鵠將至的「基金」，被財政司長與金融管理局一棍撲死，但亦由於其為「有限公司」，雖然輸了12億元，卻毋須「上身」，可以大搖大擺置身事外。相對1987年，本港一間公司也是炒鎩期指，卻沒有這兩隻「基金」那麼幸運！

同人唔同命

1987年秋天，風和日麗，秋高氣爽，本港股市及期指市場，一片好景，入市投資人士無論「長揸」「短炒」，均大有所獲，尤其是期指市場，由於賺錢快，成為投資者的新寵兒，甚至有些上市公司也把買賣期指列入投資項目。

有所謂天有不測風雲，正當市場人士與股民興高采烈迎接該年最後一個季度時，初冬10月卻烏雲遮天，10月19日，本港股市隨着外圍股市跌勢，瘋狂急挫，恆指在一日之內，跌了420點，跌幅達11.123%，期指更跌至兩度停板，令到期指市場全面停頓，股市損失達七百億元。雖然港府在當天下午發表聲明，安定人心，聯交所亦在收市後召開緊急董事會，通過嚴格執行24小時交收條例，但外圍股市仍出現恐慌性拋售，倫敦港股一瀉如注，20日，聯交所及期交所決定由即日起停市四日，緩和跌勢。

本港期指市場歷史較淺，在這衝擊下，25日港府決定入市干預，從外匯基金撥款10億元，及由大經紀行、期貨保證公司股東集資10億元，合共20億元作為備用貸款，支持期指市場於翌日（26日）重開，與此同時亦宣布期交所正副主席湛佑森、李福兆辭職（李氏亦為聯交所主席）。

本港一間具規模的公司在好市時投資期指，賺了二億元，但遇上這場大風暴，倒蝕10億元，來回合共蝕12億。這家公司以「有限公司」投資期指，按理說，蝕多蝕少也毋須「上身」。但當年港英政府玩手段，事前「放料」給傳媒，說是廉署往搜查這公司，要搬走一些文件檔案，通知記者往影相。

與此同時，並召該公司高層往財政司官邸飲紅酒，問該富商還想不想在香港做生意？如果想繼續在太平山下「搵食」，便要搞掂這10億元期指輸數。

結果，該公司承擔此10億元輸數，分10年償還。

觀之1997年特區政府痛殲國際炒家一役，國際炒家焦頭爛額，毋須「上身」，確是此一時彼一時。

蓋聞義會起自彭公

日前講過「二叔公」、「大耳窿」此等江湖救急押貸外，另有一種為坊間流行，俗稱「做會」的「義會」。

幾十年前，本港已流行兼具頭寸周轉救急及賺取利息的「義會」。

每個「義會」也有會簿，會簿首頁寫着「蓋聞義會，起自彭公」，但所指的「彭公」到底是彭甚麼，沒有進一步說明，不過若以我國而言，彭姓之中，最長壽為彭祖，所指的「彭公」若是彭祖，則「義會」確是源流深遠。

會簿為一本中式紅色封面小簿，內頁直行書寫「會頭」(該義會牽頭人）及「會仔」名字、共有多少份、每份會銀銀碼及每月「標會」(執會）日期。

昔日，一般坊間友輩做「會」，每份5元或10元，每月開一次或兩次。四五十年前，5元、10元對普羅大眾來講，已是一家人兩三天的買餸錢。

會仔互相之間，大多互不相熟，但由於會頭與各會仔認識，眾人對他信任，使由會頭居中撮合組成「義會」，通常一份「會」會仔少則廿餘人，多則四五十人。

每月「會」期，有急需頭寸周轉的會仔便以暗標方式「執會」，會頭當眾開「標」價高者得，由出利息最多的會仔執到這一期會銀。會仔執到會後，收得的會銀，並非全部也是全份聽這由於執到「會」的會仔須付出利息，未有執會的會仔便食息（　息），只供餘款。至於在此之前已執會者，則須供全份，一股稱為「供死會」。因而，如果在會頭開「會」後，馬上接着執「會」的會仔，便由頭到尾也「供死會」，至於執「尾會」的人，長年計數，其利十分可觀，甚至最後兩三「會」也會等於別人代供。

會頭享有權利，常見為毋須出「利」執頭會，全數收足，或收「地舖」。所謂有權利有義務，開「會」後，會頭負責向各會仔收齊會銀，以最快時間交給執到「會」的會仔。

股價插水會頭走路

「義會」原意不差，正合江湖救急，寓意於「義」。若有急需現金周轉時，也毋須幫襯「二叔公」，亦毋須搵「大耳窿」，而有閒錢的人，亦可以賺息。由於「義會」流行，愈做愈多，愈做愈大，有些會頭一個人開幾十份「會」，導致「義會」亦存在風險，最大的危機便是會仔或會頭「走路」。

常見有個別會仔執會後，未及供完，便突然不知所終。或許有人會說，會頭執「頭會」時毋須出利，若有會仔「走路」，應由會頭填數。話不能這麼說，因為會簿中白紙黑字寫着：「但逢山高水低各安天命」，也就是說，發生甚麼意外也與人無尤，沒有人要負上責任。

這字句等於合約條文，寫得清清楚楚，只不過會仔做「會」時沒有留心細閱而已。

個別會仔「走路」，收少一份半份，損失未算慘重，如果是會頭「走路」，可就慘矣！

上世紀60年代尾70年代初，會頭「走路」屢見不鮮。70年代初，本港股市如火如荼，炒上千七點。當時任何股票也可以點石成金。主持十幾廿份以至更多「會」的會頭，收齊會銀後，藉詞拖延兩三天才交給會仔，利用於兩天內炒「即日鮮」，獲利後把會銀如數交付，這招「借艇割禾」，牛市時，確曾養肥不少會頭。然而，花無百日紅，73年本港出現第一次股災，股價「插水」，挪用會銀炒股的會頭全軍覆沒，無法交出會銀，索性「走路」。

自此以後，港府立例，每一名會頭只准主持一份「義會」。平時，會頭既要主持執「會」，執「會」後還須奔波向會仔收會銀，有時候往返多次才收齊，用去不少車錢。由於經營「份」數受限制，會頭已「冇肉食」，逐漸地，近年來「義會」也少了。仍見做「會」的，多數是一些相熟朋友，每月聚會一次，有如大食會一樣，順便「手談」耍樂兼執「會」。

未考過車牌

有朋友誇說自己精叻，一次過便考到車牌（駕駛執照）。我則從未學過車，也未考過車牌。

上世紀40年代尾50年代初，教車師傅教車時，除「學神」外，還容許第三者坐在後座位遊「車河」。一直以來，我對別人做事也十分留心，因而，當家姐碧艷學車時，自己跟着遊「車河」時，留心教車師傅講的一切，默記心中。

戰後和平，先兄基恩買輛美國Pointiac（潘迪），經常着司機載我周圍去，當車輛停下熄火後，我便試着操作換檔（熨波），學習一下轉波。

1949年，有一日，由一位朋友駕駛一部「棍波」福特（Ford）大車，與我及一班年紀相若男女朋友遊「車河」。當時，朋友說揸車十分難。我聽了，便口多多插嘴說道：「雙手管揸軚（方向盤）及轉波兩樣，雙腳管三樣：油門、『極力子（離合器）』，及腳掣，何難之有？」朋友聽我這麼一說，仍繼續開車，行到淺水灣海灘道昔日麗都餐廳對開馬路上斜時，突然把車停下來，拉好手掣，叫我接手開車。他這樣做，分明睇死我沒有車牌，又如何斜路開車？

平時我跟教車師傅遊「車河」時，已默記他講過斜路開車的要訣：先入一波，一腳踩着油門，另一腳慢慢鬆開「極力子」，聽到車頭（引擎）響聲顯示合適時「波牙」與車軸已接合時，便再慢慢加油，鬆「極力子」，車頭便不死火，雖是上斜坡亦暢順而行。又怎難得倒我。我按照這方法斜路開車，一蹴而就，上完斜至平地，便交回給朋友開車，一眾繼續遊「車河」。

1951年去美國讀書時，只有17歲，密蘇里州規定18歲才可以買車，當時由我出錢，由一位夠年齡買車同學出頭買部46年標域（Buick）代步。密蘇里州農鄉地方，當地孩子從小已駕農業車。有一日，見一名年僅九歲的孩子，駕駛一輛黑色大車與女友同行。何以一個小孩能駕駛大車？卻原來他父親把車改裝成殘疾人士車輛似的，一切操作也是手動按鈕或扳手，所有按鈕及扳手也在身旁，伸手可及。

持有三個車牌

當年在密蘇里州領車牌（駕駛執照）十分方便，只要填妥申請表格，把兩毫半子放入信封內，連同表格郵寄給州政府，政府便發給車牌。未幾，轉往伊連諾州上學，由於已夠18歲，便自己買車，並取得該州車牌。

換句話說，我在十七、八歲時已有美國兩個州的車牌。負笈美國畢業後，經英國返香港，赴英前，在美國領取了國際牌，方便在英國開車。抵英後，找着正在英國讀書的關卓然律師（當時他仍未考取律師牌），他提醒我為何不申請英國車牌，在英國及英聯邦地方開車方便得多。

英國車牌由簡稱 AA 的汽車會主管簽發，由於我有美國牌及國際牌，申請英國牌毋須再考，便發給我英國車牌。

返香港後，第一日駕駛舍弟基可那輛Nash美國大車，車身闊若巴士，呼為「大車」，一點也毫不誇張。第一次駕駛這大車遊「車河」，從深水灣往香港仔，行將至現今鄉村俱樂部，該處路窄彎多，忽然有一輛福士小車扒頭，並立刻切線，導致其左邊後沙板被我的大車右邊前沙板勾爛。失事後，兩車停下來，福士上一名西婦及其一雙年幼子女均嚇得大哭起來。我看見這情形，連忙抱住這對小孩，好言安慰。

此時，對面行車線有車駛至，突然調頭，停在我們的車前面，有名洋人落車，聲勢洶洶對我大罵。見此，我便問：「你是否想做證人？」對方聽到我講英文，便連忙改口說：「我乜都睇唔到！」其間，恰好一名開着電單車的山東差經過，落車看個究竟，並檢視我的車牌。

山東差，顧名思義是早年香港警隊中的我國山東人，這由於海員大罷工後，英國人對本地唐人不信任，便往山東招聘入伍。

早年山東差中，有位外號「肥佬施」的「咩咋」（警長），亦為華仁書院學生，與家兄基澤同班。「肥佬施」神高神大，任職「咩咋」後，出更時掛上「紅帶」，駕駛着電單車，確是威風凜凜。可惜有一日在雪廠街遭一名洋人開車撞死。

首位華人考牌官

話說當日在深水灣兩車沙板碰撞後，一名山東差檢視我的車牌（駕駛執照）後，說我沒有香港牌，叫我隨他往中央警署，要落案控告我無牌駕駛，至於這扒頭失事的西婦，則「關人個關」，繼續她的行程。

我到達中央警署，負責「落簿」（落案）的兩名見習幫辦是英國人，我出示三個車牌——美國牌、國際牌及英國牌，二人見我有英國牌，立刻和藹相待，不但不起訴，並因為我持有大不列顛車牌，叫我辦一個香港車牌，發給我的香港牌號碼為 55611 ，十分易記。

歲月流逝，自從1951 年有美國牌， 56 年返港攞香港牌，至今不經不覺已54年，由始至終也未學過車、未考過牌，倒也是人生一妙事！

講開考車牌，香港早年只有一個考牌官，這是中央警署的哈利士先生，我尊為「先生」，敬重此人處事公正嚴格而非刁難。由於他要求嚴格，縱然是戰前有車牌，打仗遺失，亦須重考，若車術欠佳亦照樣「肥佬」。當年很少人會一次過便考到車牌，往往要考上兩三次才成功。

香港第一位華人考牌官是阮家強幫辦。阮家強綽號「肥仔阮」，為1950 年皇仁中學畢業生，與足球名將「小白兔」區志賢兄同校，他們那一屆皇仁畢業生，多投身警界。我認識「肥仔阮」始於1947 年，當時我們一同在般咸道李氏健身院玩舉重。

自從「肥仔阮」開華人考牌官先河後，港府陸續聘用華人考牌官。廉政公署成立前，社會上紛紛說考牌官是一個「肥缺」，常言考牌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其中原因不言而喻。

戰後和平初期，考香港牌只考路試，及至上世紀60年代，考牌分三部分——筆試、中期試及路試，過三關，才發給車牌。筆試考道路常識、交通標誌，中期試考斜路開車、煞車及泊位技巧，路試考在指定市區或近郊街道行車。若其中一關「肥佬」（不合格），須重新排期再考，重新排期往往需時一兩個月。

泊位「差三尺」

近年，為節省時間，運輸署考車牌把中期試與路試一齊進行，考牌市民筆試合格後，便可直接排期考路試。

前文我曾講過的雍雅山房及楓材小館彭氏一族，家族成員彭成慧兄，60年代白天在聖保羅男女中學教國文，晚上兼任《天天日報》副刊編輯，彭兄年逾五十，仍學車考牌，卻多次「肥佬」，乃求教於我。我去函當年負責發牌之警察交通部，表示彭成慧因工作關係，需要揸車，希望能予以提早排期重考。結果，重考時便立刻合格。

話說回前文講過，廉政公署成立前，眾口紛紜，指考牌官是一個「肥缺」，其「肥」何在？我未考過車，不知箇中情形，只在茶餘飯後，略有所聞。

坊間流傳「差三尺」故事，指中期試考泊位時，考生雖然照足規矩，泊得四四正正，但考牌官仍說「差三尺」。考生若不「醒水」，伸頭出車窗外看是否泊歪或壓線時，考牌官便隨即再講「差三尺」！若仍不「醒水」，考牌官便結束考試，着其繼續開車返回報到處，結果是「肥佬」。

但「醒目」考生，或教車師傅在事前有所暗示，一聽到考牌官說「差三尺」，便把三百元（市民俗稱「百」為「尺」或「舊」），放入其制服表袋，大家心照不宣，泊位試便合格過關。試想一下，考牌官每日約考十個人，個個「差三尺」，則每日收入三「撇」左右（市民俗稱「千」為「撇」），若此傳說屬實，收入好過銀行大班，無怪乎當年盛傳欲謀「考牌官」之職，要花錢「炒」。

筆試及泊位過關後，剩下考路試。據講，大多數考路試要考兩次或三次才合格，有人說由於在馬路上行車，稍一不慎便會發生意外，因而考牌官比較看得緊一些。亦有人說此為港府斂財之計，因為每次重新排期須另行繳費，正所謂「山大斬埋有柴」。不過，在教車師傅之間則流傳——凡在中期試時搞掂「差三尺」的考生，考路試時若非有嚴重錯誤，只考兩次便獲發牌。

內地考牌妙不可言

談及考車牌（駕駛執照），有位朋友講及一些妙不可言的事：內地自從經濟改革開放後，帶來無限商機，中港貿易大增，為方便港人在內地運作，持有本港私家車車牌人士，亦可透過安排，往內地考領內地C1（包括C2C3）的私家車牌。因而，2000年開始，本港承辦帶團往內地考牌的公司，頓告如雨後春筍出現，這些公司收取的費用，包括來回交通費、一頓午膳、試場費用及兩年牌費。這位朋友由於工作及旅遊需要，於02年交了逾千元費用，報名參加考牌團往內地考車牌。

前往內地考牌之日，眾人在九龍中港碼頭集合，由考牌公司派人帶隊，乘搭個多小時航程渡輪，往珠三角一個考牌試場，抵碼頭後，再乘專車前往。考牌試場倒也美輪美奐，有如一間大學，有課室供考筆試，有飯堂、小賣部，路試試場有直路、彎路、斜坡，周圍植滿花草樹木。考生先考筆試，輔導員講解一番考試細則後，即席銷售內地交通規則常識小冊子，作為筆試時「參考」。果然，筆試試題盡在此書，有些人索性持此照抄答案，懶得思考。

考完筆試考路試，每組10人由考牌官帶着，同坐一輛作為考牌用的棍波舊Van仔考路試。考生逐一坐上司機位開車，其他考生則坐車內一齊遊「車河」。考生須行一段直路，中途換一兩次波，然後泊在路邊便大功告成。

妙在有位女士連撻火、鬆（CLUTCH）、踩油開車亦唔掂，頻頻死火，該女士則對考牌官說自己在香港揸自動波，無揸棍波，令考牌官一臉無奈。當全組人考完返回點名處時，考牌官召一名職員前來，着他即場教這女士如何開車，學曉後再行駛一段路，才作打算。考完牌午膳時，有些人擔心自己會否「肥佬」，追問考牌公司領隊，領隊着眾人放心，大聲宣布「全部合格」，看來連那撻火開車亦唔掂之女士亦合格？認真兒戲。

近年，領取內地私家車牌，已毋須前往考車場應試，只要持有效香港車牌，填妥表格便可直接交由指定機構代為換領。

文壇前輩徐訏

一位移民海外的專欄作者，說他認識文壇前輩徐訏先生，並談及當年文壇舊事。

以這位作者的年齡及職業而言，很難有機會認識徐前輩，因為他在大學讀書時，徐前輩已鮮與外界應酬。

徐訏先生成名甚早，我拜讀他的作品中，以描繪抗日戰爭時抗日諜報人員事蹟的《風蕭蕭》最著名。抗日戰爭時期，當時大後方流行一句話：「一時競讀風蕭蕭」，由此可見這部小說何等暢銷。

徐訏先生崖岸自高，不輕易動筆。適逢美國新聞處（簡稱美新處）刊行一本雜誌《今日世界》，邀得徐先生撰稿，此雜誌以美國標準支付稿酬，稿費十分高，我是透過美新處的朋友認識他。

上世紀60年代，我接手管理《天天日報》。有一天，坐渡輪由九龍返港島，在天星小輪與徐訏先生相遇，問他有沒有可能在《天天日報》撰稿，記得當時他親口對我說，他的稿費是50元1000字，「如果你負責《天天》，便折半收25元1000字」。

雖說文章沒有定價，但在同一間報館內稿酬相差太大，出現「鶴立雞群」現象，我難向其他作者交代，我不會怪他的「天價」，因為他替《今日世界》撰稿，已收取美國標準稿酬，香港業界如何養得起他？無怪乎當年本港報壇沒有他的大作。

上世紀中葉，香港本土稿酬有自己標準，有人說50年代為16元1000字，簡直屬天方夜譚。當時稿酬為每1000字5元，及至60年代才提高為8元至10元1000字。那時最多讀者擁躉的作家高雄，他署名「三蘇」的文章每1000字10元，若署名「史得」的文稿則8元1000字。

若說50年代本港報壇有位稿酬為每千字16元的作者，我倒有興趣知道是哪一位？若真有此人，其知名度之高，讀者擁躉之多應在「三蘇」之上，何以業界未有所聞？

■ 先父少伯公，三代單傳，唯恐斷裔。結果由先父一人衍生出一個大家庭。圖為韋氏家庭攝於1960年

《今日世界》中文版

上世紀50年代，徐訏前輩替《今日世界》撰稿，稿酬採美國標準，香港本土難望其領，因之此地報壇根本上沒有徐前輩的文章。至於那位年紀較我輕、已退休移民海外的作者，到底甚麼時候、甚麼場合認識徐前輩？

且說美國新聞處（簡稱美新處）出版《今日世界》中文版，由鄧樹勛兄負責。

鄧兄是上海人，來港多年，講廣東話帶濃厚上海口音，千金「丁寧」為當年邵氏紅星，嫁與邵邨人幼子。鄧兄長相與眾不同，上顎有兩排牙，在原有牙齒後，另有幾隻成為另一排，當他仰着頭講話或授課時，兩排牙清晰可見。

最初，鄧兄在「麗的映聲」教英文，以趣味方式教學，頗受觀眾歡迎，收視率甚高。藉在電視教英文時觀眾眾多有利條件，他出版一份16開度中英文對照報紙，由《天天日報》承印。

其後，《新午報》麥煒明兄與劉家傑合作，出版一份同為16開度的中英文對照週刊，也是由《天天日報》承印。

鄧樹勛兄離開美新處後，曾任一家航空公司華經理，同時成立一間旅行社，在澳門註冊，專門經營包機業務，由他發明始創替留學生包機。其後，據云生意失敗，移民台灣。

講開美新處，想起一段引以為鑒的往事：

我可以說是本港戰後和平早期美國留學生，英文帶有美國口音，因為留學美國關係，加上負責管理《天天日報》，與美新處較為接近。《天天》購入柯式四色滾筒印刷機，出版全球第一份彩色新聞日報，印刷機裝嵌試機成功後，由於這印刷機是美國產品，專誠邀請美新處處長主持開機禮。當時我30歲，經驗不足，未思及事有顧忌，一時大意，只邀請政府新聞處高官觀禮，沒有邀請他主持開機儀式，可能因此之故，是日該高官只派副手出席。從此，他耿耿於懷，對我諸多不滿。

女畫家高寶

67年騷動後，政府新聞處經常舉行吹風會，開始時把《天天日報》摒諸門外，甚至邀請各報負責人往英國考察，《天天》未在受邀之列。

及後，過了一段日子，《天天》才榜上有名。

幾十年後，這港英高官退休，留在香港。十多年前，有一日，在路上遇見此人，他交給我一疊手稿，說是他撰寫的小說，拜託我替他出版。當時我表示已經沒有辦報，沒有印刷廠，無法效力。他仍客氣把手稿交給我，我一直替他保存至今，卻苦於沒有其地址及電話號碼，無法把原稿交還給他。

且說《今日世界》，其印刷精美，不少有名氣的畫家也受惠，本港以繪畫仕女人像著名的女畫家高寶便是其一。《今日世界》每期也刊出一個中國歷史故事，由高寶繪畫插圖。

現今，很多人推崇范曾的古裝人像畫。我認為五十年前高寶的仕女人像不遜色於范曾。

過去，我國一向重男輕女，文學藝術領域也不例外。我們不妨翻翻《唐詩三百首》或《詞綜》，入選作品中，又有多少詩詞是選自女子？畫卷何嘗不是如斯！

高寶是高雄（三蘇）妹妹，我知道她曾替本港不少女名流、女藝人繪像，在我印象中，只有她繪畫過這麼多本港女名流、女藝人肖像。我曾提議她舉辦畫展，展出這些佳作，她卻婉拒，表示不為名利，只醉心藝術。

試想一下，舊照片亦價值不菲，何況畫像！縱不求名利、不展出，又何妨饋送給博物館，讓市民觀賞。但她對我的建議，每次總是笑而不答。

《今日世界》惠及畫家、作家，也惠及克勤克業的人。有位在書報發行上事業成功的朋友，也拜《今日世界》惠澤，但要聲明一點，這朋友並非做《今日世界》發行，卻靠《今日世界》步上成功之路，這話怎講？這朋友是誰？下文再道其詳。

《今日世界》帶挈吳中興

吳中興書報社是本港書報最大發行之一，老闆吳中興兄，湖北人，40年代來港，至今講不正廣東話，滿口湖北話。

吳兄喜手談，間中亦為我等牌局搭子，但近年鮮見組局，因吳兄年事已高，牌局常通宵達旦，朋友對其健康不肯負責，有個甚麼「冬瓜豆腐」，怎向吳兄家人交代？

吳中興兄初營書報發行時，規模不大。然而，他勤奮努力兼且腦筋靈活，利用一些過期的《今日世界》舊書，開闢一條發達途徑。本港未興建行車海底隧道之前，汽車過海依靠汽車渡輪，中環汽車渡輪碼頭，每十幾分鐘一班船，每班載量不大，等候上船車經常大排長龍「打蛇餅」。當時未發明汽車CD機，甚至汽車收音機仍未普遍，司機及乘客坐在車內，輪候上船，枯燥無聊。吳中興兄有見及此，腦筋一轉，把一些過期《今日世界》舊書拿到汽車渡輪碼頭，以較便宜價錢向正在排隊的司機、乘客兜售，眾人反正無聊，兼且便宜，樂得買本翻閱，打發時間。

這些過期舊雜誌，本來不是「回書」退回給出版社，便是賤價以「斤」計算賣給廢紙收集商，但吳兄這麼的動動腦筋，頓為財源廣進，每日收益可觀。俗語所謂有了「第一桶金」後，吳兄大展拳腳，吳中興書報社一度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最大發行，很多新出版報刊雜誌，紛紛交「吳中興」發行，生意愈做愈大。現今，歐美亦有子公司。

出版一份定期刊物，除非自設印刷廠，若委託別人承印，印刷「車位」須預早安排。早年彩色封面不單只要提早「分色」，有時更要提早連做幾期，往往到出版時已失去時效性。《今日世界》突然停刊，可能除與印刷有關，也可能是美新處節減開支。查實，美新處為宣傳美國國策而出版《今日世界》，每期只發表一兩篇文章，毋須花這麼大氣力辦一份雜誌。據云，有人提議不如資助一些月刊、週刊，由這些刊物刊登有關宣傳美國國策文章，毋須美新處打正旗號，文章更易為社會人士接受。

戰後方流行恤衫

太平洋戰爭前，香港男士衣着以唐裝為主，唐裝包括長衫與短打（衫褲），其中以短打最為普遍流行。

戰後和平，男士才開始流穿行着恤衫、西褲。一般人購買山寨廠生產的恤衫成衣，富裕人家則由裁縫度身訂做。至於穿着西裝，多是洋人及洋行買辦，唐人穿着西裝如鳳毛麟角，只富商及富家子弟才穿着得起。

當年洋服舖中，以「式雅」最著名，「式雅」標榜「體格各異，裁剪不同」，手工最貴，連工包料每套600元，在當時打住家工「使麻」（女傭）月薪只有20元的年代，600元一套西裝，又豈是等閒之人着得起？

當然，早年灣仔利東街，中上環機利文街亦有較廉價之樓梯底洋服檔口，顧客多是寫字樓「先生」或「行街經紀」，但亦動輒一二百元，因而不少人縱縫着西裝，也只一套，有應酬出場面時才穿着一次，坊間呼作「單吊西」。

昔日出入大酒店，須西裝革履，其後，穿着「香港少爺裝」亦可出入大酒店。「香港少爺裝」為白恤衫，藍斜短褲，白長襪，皮鞋，穿着者多是年輕商賈。

講及年輕人衣飾，當年莘莘學子，僅已故影后林黛曾入讀之羅頓書院，及部分教會學校有校服外，其餘學校男生只穿着白恤衫，及藍斜或黃斜西褲，女生則穿白恤衫藍布裙，而真光女校校服為藍布長衫。

過去，本港沒有生產自己牌子的恤衫，及至上世紀中，本港廠家才生產自己首隻恤衫牌子「葉牌」，當年「葉牌」門市部位於現今上環「西港城」附近。「葉牌」老闆葉燦旭先生喜於工餘時候往夜總會飲酒。「葉牌」除出品恤衫外，還生產睡衣。唐人對睡衣十分重視，富裕人家四季衣裳中，睡衣不可缺，更備有睡袍，綾羅綢緞因時而異。

早年本地人不喜穿着睡衣，男士只御一條前面索帶的牛犢短褲，職業女性睡覺時亦只穿內衣褲，只有大家閨秀才穿着睡衣。

本地名牌鱷魚恤

上世紀接近50年代，歐美恤衫進入本港市場，其中以美國「鴉路恤」（Arrow Shirt）最是高檔，以能穿着「鴉路恤」最叻。因而，有些人喜歡翻開別人的恤衫領，看看是甚麼牌子，若是 Arrow 字樣及一支箭的標誌，便認為威水。在當年「先敬羅衣後敬人」的風氣中，具有這種心態不足為怪。

「鴉路恤」在本港大行其道，連卡佛、龍子行及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瑞興、大新均有「鴉路恤」專櫃，一支箭的標誌十分奪目。

經此之後，另一隻美國牌子恤衫「曼克頓恤」（Manhattan Shirt）也打入本港市場。在此之前，恤衫前胸鈕門為「筒形」車邊直條，「曼克頓恤」首創取消鈕門直條「筒形」車邊，給人們一種前胸光滑的新鮮感覺。「曼克頓恤」這新設計與眾不同，一看便知是美國名牌，穿着者毋須再翻出衣領，露出 Manhattan 牌子字樣。

話說回本港廠家生產之牌子恤衫，繼「葉牌」後有「槍牌」，及接踵而來的「鱷魚恤」、「伊人恤」。

「槍牌」陳老闆，首先參加工展會。參加工展會的恤衫攤位，以「鱷魚恤」風頭最勁。「鱷魚恤」老闆是越南華僑，工展會「鱷魚恤」攤位面積大，面對工展大門入口，市民逛工展，舉目便見那條綠色蹺尾大鱷魚。「鱷魚恤」首創在工展攤位由「鱷魚小姐」替顧客「度領」。一般人不留意自己的頸寬，恤衫着多少號「領」！但若光顧「鱷魚恤」攤位的話，如花似玉的「鱷魚小姐」，便會用皮尺往閣下頸上一套，拉近身前替閣下「度領」。為此，不少醉翁之意，亦會買件「鱷魚恤」，伸長頸於「鱷魚小姐」胸前，由伊人「度領」。

「鱷魚恤」於 70 年代上市，其後，股權轉讓給麗新集團林百欣先生。

過去歷屆工展會宣傳部長黃桂兄，為吸引市民入場參觀，每屆也舉辦「工展小姐」選舉，由入場觀眾在各參展攤位之攤位小姐中，投票選出「工展小姐」。由於「鱷魚恤」攤位靚女多，「鱷魚小姐」多告金榜題名。

海洋公園遊覽地圖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通過海洋公園55億5000萬元變身發展大計，增加70個景點。

這發展大計，特區政府準備支付半數工程費用，即為27億7500萬元。

海洋公園早應如此！

當初港府批出這麼的一幅上佳土地予海洋公園，偏偏不思進取，經營這麼多年，導致年年虧蝕，及至內地開放「自由行」才轉虧為盈。

過去，海洋公園經營欠善，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每天開放時間較少，黃昏後便關門，晚上沒有遊客進園，入場收入減少之餘，園內餐廳亦無生意做，白白浪費資源。

另一個原因是視為皇牌節目之一的「海豚表演」，作為表演的海豚飼養不易。早前，海豚池受細菌感染，海豚死亡頻頻，如果自行買海豚回來訓練，需要時日。

為使這節目持續演出，須補充一批受過訓練的海豚，則成本昂貴。

當年海洋公園開幕時，由我印製園內各種設施遊覽地圖，該園代售。遊客持地圖於園內遊覽，按圖索驥往自己欲觀賞之景點。

這地圖為彩色印刷，背面並印有對各種魚類的介紹，美輪美奐。

有一日，海洋公園負責人召我到他寫字樓見面，不由分說，對我斥責一番後，表示不再代售我的遊覽地圖。

當初，這遊覽地圖經海洋公園審閱過才發售，何解突告不代售？卻原來，本港有一家銀行願意印製海洋公園遊覽地圖，免費派送給遊客。

本來，我與海洋公園簽了合約，印製這遊覽地圖，對方突然毀約，理應追討賠償，何以不追究？

這只因為介紹接洽印製此遊覽地圖的介紹人，受僱海洋公園。如果我持合約追究的話，可能會影響他的職業，此為俗語所謂之「投鼠忌器」，事情乃不了了之。

由此，亦足見殖民地時代的香港華人，經常吃虧也只好「暗啞抵」。

大同酒家少女門僮

報載本港有一家剛啟業超星級酒店，僱有美少女開車門。

查實，本港各大酒店、大百貨公司及著名食府，甚至舞廳夜總會也僱有門僮，由來已久。

上世紀50年代中，中環電車路大同酒家僱有三四名十三四歲的少女為門僮，這批少女如花似玉，相貌娟好，其中一人更為標緻，公認「靚女」，好逑君子，趨之若鶩。唯此「靚女」返工只一星期，卻失去芳蹤。原來「靚女」之母亦在大同返工，有大老闆憐香惜玉，向其母說項，納為妾侍，其母焉不應承！小門僮遂飛上枝頭作富人妾。

事後，常客有微言，指「靚女」年僅十三、四便委身為妾，未免太年幼。唯是世上美人難求，有花堪折直須折，又豈會錯過良機，用時下的話來講：有殺錯冇放過。

細數門僮逸事，其中最特別者，莫過於昔日中環希爾頓酒店的兩個紅袍大漢。此兩名印度「掌門人」，神高神大，穿着印度宮庭式紅袍，果是威猛，專責替客人開車門。

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後，曾有一段時間要拘控這兩個「掌門人」，指其未經僱主同意收受小費（貼士）。一直以來，全世界包括酒店在內的消費場所，替客人開門及開車門的人，或代客泊車的泊車仔，收受客人「貼士」，已屬慣例，行之已久。但廉政公署卻要拘控希爾頓酒店兩個「掌門人」，有人指未免矯枉過正。

很多人或許忘記，中環連卡佛門口，有兩個穿着制服印度人，專責替客人把物品送上車或截的士。試想一下，闊太們在連卡佛購物後，又怎會有損身份地自攜物品走向泊在門外的勞斯萊斯或平治！這印度人「一眼關七」，既有責任替客人攜物，便連忙趨前代提物品，闊太們自是少不免會打賞「貼士」。

當我在附近要截的士時，這兩個印度人便主動替我截車。有朋友妒忌我，何以這兩個印度人對我如此友善？其實，每次我也予10元「貼士」。所以，當年每日放工時候，的士多數也會「冚旗」，由他們替我截車，省卻麻煩。

鶴鳴、陳更煥

日前講及工展會攤位，「鱷魚恤」首創由「鱷魚小姐」替顧客「度領」，大受男士歡迎，風頭之勁，一時無兩。

「鱷魚恤」老闆陳俊先生是位虔誠基督徒，他的教派做「禮拜」是在星期六，而非星期日，因而，他轄下的店舖每逢週六休息。

早年，本港衣物鞋履老字號中，「鶴鳴鞋帽」知名度甚高。「鶴鳴」老闆為外省人士，南下經營鞋帽，港島軒尼詩道及九龍均有門市部。「鶴鳴」以販賣唐裝鞋稱著，其發售之唐裝鞋為京式，有別於本地之粵式。本地唐鞋為氈底薄履，京式則用白布，用粗線作迴環狀衲層為鞋底，俗稱「簪（音湛）底」，鞋底迴線清晰可見。讀者諸君若欲對京式唐鞋形狀有所認知，可往書店買本「吳鏡泉氏的太極拳」看看，書中吳師傅所御便是京式唐鞋。

廣東人喜於農曆過年前買新鞋，尤為家中婦孺，新衫新鞋迎新歲喜洋洋，不會在新正頭買鞋，以免「鞋鞋」聲有若長嗟短歎如斯不吉利。

上世紀60年代，洋風大熾，每年聖誕節，新派年輕人紛紛舉行聖誕舞會，為免失禮於人，好讓舞伴威水一番，男士們多穿着嶄新革履赴會，因之，聖誕前及過年前，鞋店生意滔滔。

本港兩位闊佬——鄧肇堅爵士與蕭明先生，亦必於過年前幫襯「鶴鳴」買新唐鞋過年。

「鶴鳴」既是鞋帽店，除了賣鞋也賣帽。但本地人很少戴帽，尤其是唐裝帽，除非是着長衫馬掛才會戴卜帽。

後來，「鶴鳴」改為「大大百貨」，舖位設於彌敦道與石水渠交界附近，70 年代發生劫案，警匪槍戰，一名女士遭流彈擊中脊椎，導至終生要坐輪椅。

本港中型百貨公司中，另有間「陳更煥百貨」，「陳更煥」在九龍城有店舖，其特別之處，在於老闆是陳祖澤先生。但這位陳祖澤並非現今九巴董事長及馬會董事的陳祖澤，二人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先施馬家多俊彥

「陳更煥百貨」的陳祖澤先生與我是文友，當年我主理《天天日報》，陳先生經常來函討論一些問題，文筆洗煉，白話文中具文言文結構，應是讀過私塾（扑扑齋）。陳先生來函報館，署名頗為特別，並非僅只「陳祖澤」三字，而是「東莞陳祖澤」。

陳先生樂善好施，生前熱心公益，任九龍城樂善堂值理。年前騎鶴西去時，已逾百歲，可稱得是福壽雙全。

講及香港百貨業，我在這專欄中，曾講本地四大華資百貨公司。

本港聖雅各福群會，旗下長者讀物《松柏之聲》05年10月刊，刊有專文談及香港四大華資百貨公司——先施、永安、中華及大新，其中「先施」啟業最早，成立於1900年，店址位於皇后大道中（大馬路）172至174號。

「先施」創辦人馬應彪先生與先父交好，互相敬重。應彪公為澳洲華僑，早年支持孫逸仙先生革命。應彪公亦為基督教徒，上世紀50年代初，香港女青年會位於半山麥當奴道之會址興建時，也是由馬應彪夫人奠基。

「先施」馬家，應彪公哲裔馬文輝兄與我深交，馬兄為人高風亮節，令人欽敬。初期，馬兄出錢出力，組織成立聯合國香港協會，促使港府實行民主，為普羅大眾爭取權益，並借出他位於中區雲咸街物業為會址，每週在大會堂演講室舉辦「聯合國香港協會講座」，講座上各抒己見，凸顯言論自由。

後來，馬兄君子坦蕩蕩，過於信任他人，廣收會員。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一次週年會員大會上，忽有一群會員突然發難，另選新會長及全面改組理事會，馬兄由創會人變作普通永遠會員，而「聯合國香港協會講座」亦不能冠以「聯合國香港協會」之名，只好改稱「海德公園真言宗講座」。

永安創業維艱

本港第二間華資大百貨公司「永安」，於「先施」啟業後七年，即1907年開業。

初時，「永安」舖位亦在大道中「先施」對面，亦即現今永亨銀行行址所在。

世事往往無巧不成話，本港四大華資百貨公司，三間的老闆原籍是廣東中山，而且是澳洲華僑，「永安」郭家便是其中之一。

1890年，中山暴雨成災，坑基崩潰，田地積沙三尺，中山一區旗鼓鄉郭家廿八畝耕地，良田頓變「沙」田，無以為生，郭家食指浩繁，與其聽天由命，倒不如向外謀生，縱遠涉重洋，亦冀給能打出一條生路。

得聞族人言及可往澳洲謀生，郭沛勳老先生籌得港幣280元為移民手續費及船費等使用，由次子郭樂銜命踏上異邦之路，離鄉別井謀生。

郭樂由中山落香港，再轉乘「成都號」輪船往澳洲，海程二十多天才抵達墨爾本（舊稱美爾砵）。

當年墨爾本十分落後，華僑稀少，難以謀生。其後幾經設法，得鄉親幫助，才得以轉往華僑眾多之繁榮都市雪梨，展開他人生新一頁。

郭樂自幼務農，不懂英文，又沒有營商經驗，初到「貴境」，只好仍從事老本行——務農。初時在當地一位中山鄉親菜園打工，未幾則自行挑擔上街，沿街販賣蔬菜，手胼足胝，捱盡「鹹苦」。

當年，雪梨有不少華僑經營果欄，「永生」果欄老闆郭標乃郭樂之堂兄，有見郭樂勤奮，便招攬入公司相助。未幾，剛好有「永安棧」果欄出讓，郭樂便與同事多人合股承購，改名「永安」果欄，眾人推舉郭樂為司理。

「永安」之名由此而來，亦開展「永安」郭家輝煌歲月。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郭樂在雪梨經營「永安」果欄後，勤奮好學，工餘仍往基督教禮拜堂之英文夜校讀書。

在雪梨十多年的日子中，郭樂目睹當地百貨業之繁盛，有感我國仍處於小販方式經營，難有作為，經與家人及友好研究後，決定在香港開設「香港永安公司」，以大公司形式專營百貨業。

1907年，郭泉專程返港負責一切開辦事宜，並於是年8月28日開幕啟業，當年店舖位於皇后大道中167號。

1910年，郭樂親自由雪梨返港，增資60萬元，舖位由皇后大道中遷往德輔道中，自此不斷拓展為今之佔地四萬平方尺之總行大廈。

「永安」除經營百貨外，亦有經營保險業及開辦銀行。先後於1914年及1925年開設「永安水火保險公司」及「永安人壽公司」。

「永安銀行」則於1930年冬季籌備開辦，資本額一千萬元，於1933年啟業。

「永安」在澳洲奠定基業，返港大開拳腳後，並在我國商業大都會——上海，開展業務，包括百貨業及紗廠。

當年上海南京路的「上海永安公司」，知名度甚高，為黃埔灘頭大百貨公司之一。

至於「永安紡織公司」，生產品牌眾多，紗線方面有「金城」、「金棧」、「嘉禾」，棉布方面有「金城」、「大鵬」，布疋方面有「永安」、「青島」、「上海」等。

日軍侵華，「八一三」之役，相繼上海淪陷，永安紗廠遭受嚴重毀壞，成品與原料損失慘重。

太平洋戰爭時，郭泉攜孫——志仁、志勇、志豪等人往澳門避戰難，住在松山腳火藥斜巷我家毗鄰。

大新、中華、瑞興

1911 年，繼「先施」、「永安」後，本港出現第三間華資大百貨公司——「大新」。「大新」開業時位於電車路新世界戲院側，稍後才在永和街西面建總行大廈。

人面桃花，昔日「大新」所在改建為李寶椿大廈，半世紀以來，李寶椿大廈由昔日本港之傳統商業大廈，變身為時下流行之智慧型商廈。每有行經上址，少不免想起昔日地舖的「伊人恤」、「昆和汽車」及樓上「月宮夜總會」。

蔡家「大新」有其特別之處，乃玩具部較其他百貨公司為大。當年我輩小孩隨長輩逛百貨公司，特別喜往「大新」睇玩具。近年，有惡作劇者以「臭蛋」作弄對方，導至報警大陣仗。查實，戰前已流行玩具「臭蛋」，這玩具首先在「大新」發售。「臭蛋」以薄玻璃為殼，內藏發出惡臭氣味化學劑，蛋殼容易裂，碎裂後惡臭四溢，學生暗把「臭蛋」放在老師抽屜內，作弄師長。

「大新」蔡家子裔蔡天華、蔡天健昆仲與我相熟。天華與我同是中華遊樂會會員，天健在華仁讀書時高我一班，喜愛體育，為校隊人馬。

其後，「四大」之一的「中華百貨公司」於1929 年開業。「中華」位於現今大道中「連卡佛」舖位，樓上開設有「中華酒樓」，為當年中環著名食府之一。「中華」總經理周日光先生是周壽臣紳士之子。日光先生之子周振威是我在美國讀書時同學。「中華」經營至至70年代中才結業。結業後原址則興建為連卡佛大廈，原位於大道中與畢打街交界的「連卡佛」則遷新廈營業，此乃後話。

戰前，本港除「先施」、「永安」、「大新」、「中華」四大華資百貨公司外，還有古家的「瑞興百貨」。戰後和平，「瑞興」發展迅速，港島舖位曾設於「大新」初址，為今之李寶椿大廈前身，而九龍尖沙咀的舖位，回歸後業權有轉變，古家仍保持「瑞興」之名。近年，間中仍與古勝祥兄見面，古兄精神奕奕，不減當年。

戰亂結婚啟事

現今，本港奉行一夫一妻制，結婚須往婚姻註冊署登記，但昔日沒有規定註冊結婚。追溯至1972年前，根據大清律例，納妾仍屬合法，男女雙方只要曾設婚宴，請過客便視為合法。

然而，抗戰時期，在兵荒馬亂的日子中，縱為男婚女嫁如此人生大事，亦多見在報章上刊登啟事，昭告親友，其他一切從簡。日軍侵華，青年男女前往大後方，避開日寇魔爪，或工作或求學，孤男寡女走在一起，諸多不便，若是戀人，多數也結了婚才動身。

然而，在戰火紛飛的日子中，兩餐溫飽不繼，又何來能力擺酒請客？為今之計，只好在報章上刊登結婚啟事。當年報章文字為直排，結婚啟事亦然。啟事右上端書着「我倆」二字，然後於「我倆」之下，並排男女雙方名字，再在男女雙方名字下，排印着「情投意合」四字，凸顯這對戀人的心境。當年，青年男女雖有閱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對覺新慘受盲婚啞嫁之苦同掬一淚，對敢於反抗封建制度的覺慧無比嚮往。唯是當時仍未徹底擺脫家庭觀念枷鎖，便在「情投意合」之後，寫上「並得雙方家長同意」字句，以示對家庭的尊重。若只有「情投意合」，而沒有「並得雙方家長同意」，便會惹來非議。

啟事並書明定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結婚，然而，啟事「點睛」之處為「時值非常，一切禮儀從簡，謹此敬告親友」一句。結婚啟事刊登後，男女雙方均保存這份報章，日後有甚麼爭拗，或因戰亂而失散，或有子女，亦可憑此報章上的結婚啟事進行排解、相認。因而啟事中「時值非常，一切禮儀從簡」，在當年來講已具有法律效力。

戰後和平，有齣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十分賣座，由白楊、陶金主演，講述戰火中夫妻分離後，丈夫與富女再婚，不認糟糠，若當年有在報章上刊登結婚啟事，豈容賴賬？

《甘地會西施》

上月最後一個週末（29 日），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館晚宴。席間，郭老師談及最近本港有間大學舉辦孔子儒家學說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學者參加，出席研討會的韓籍教授，以流利普通話及英語講學，令人敬仰。郭老師並提及在研討會上，有位講者以孔夫子與馬克思的比較為題發言。

其實，這論題多年前在內地已進行討論，發表不少評論文章。

把不同時代的人放在一起，無論是比較也好，甚至是打破時空隔障，天馬行空地生活在同一年代中，也不是甚麼新意思。

席上，我指出當年廖俠懷的《甘地會西施》，也是將兩個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人物放在一起，透過舞台演出，表達出不同的愛國思想。

我講出《甘地會西施》這齣粵劇後，奇在席上在座12人之中，除我外，只有一個人還記得廖俠懷這位粵劇紅伶。廖俠懷在戲班中人稱「聖人」，當年他與李小龍之父李海泉同為著名丑生。廖俠懷做戲甚有心思，有一次演出時，跖在台上咳個不停，台下戲迷一時之間摸不着頭腦，後來經他解釋，原來這舉止乃指汽車 Motorcar，廣東人諧音呼為「跖低咳」。因而「跖低咳」一語亦大行其道，可見廖俠懷心思靈聰，不失「名丑」本色。

談及粵劇，早年梨園「肉彈」秦小梨，最近在美國辭世。秦小梨戲寶《肉山藏妲己》哄動一時，記憶中，當年曾由羅家權、劉克宣飾演紂王。《肉山藏妲己》講的是九尾狐下凡，化作妲己迷惑商紂，殺害忠良，發展至武王伐紂的歷史故事。

秦小梨另一戲寶《大鬧盤絲洞》，在昔日民智未開的年代，《大鬧盤絲洞》以蜘蛛精當眾撕胸圍，坦胸露臂為號召。當年年輕，慕名往觀看，卻原來只見秦小梨穿着舊款泳衣，站在用童軍繩織成的繩網上，便算是盤絲洞內的蜘蛛精，不禁大歎做了老襯！

金雞鐵樹酒

立冬後，晨昏有點寒意，香港人重視進補，日前，有位作者講及一隻補酒「金雞鐵樹酒」。

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金雞鐵樹酒」在本港頗為流行，由一家位於中區畢打行之印度洋行代理。當年此牌子佳釀以俏嬌娃做「生招牌」，宣傳廣告由一些如花似玉的女影星、女歌星任代言人。酒商亦有贊助一些選美活動，市民觀看選美且觀佳釀，一時成為城中熱門話題。

早年本港商品廣告中，「金雞鐵樹酒」的靚女最多，記憶中，這些嬌娃玉照由一位名叫金英的娛樂記者提供。

我認識金英，追溯至45年前：

金英原先並非娛樂記者，為北角英皇道蘭心攝影室一位攝影師，蘭心攝影室以拍攝人像及婚紗相稱著，原址現為24小時營業，現場轉播足球賽事的餐廳。

1960年羅馬奧運，楊傳廣代表中華民國奪得男子十項全能銀牌，此為中國在奧運會中「零的突破」，獲得第一面獎牌。

羅馬奧運閉幕後，楊傳廣載譽從羅馬經香港返台灣，《中外雜誌》有感中國人的光榮，準備採用楊傳廣照片為封面，邀我相助。我透過「長人」徐亨「亨哥」，約妥楊傳廣以加路連山南華會為背景，由金英「揸機」，拍攝楊傳廣雄姿。

後來，金英離開蘭心攝影室，投身傳媒為娛樂版攝影記者。他入行後，任勞任怨，全情投入工作，受圈中「阿哥」、「阿姐」賞識外，更受「明日之星」歡迎。

過了一段日子，金英自行出版一份32開度的娛樂雜誌，聘用一位姓陳同業負責編輯工作，他自己雖是老闆，每日仍頂着攝影機周圍「撲」，採訪映相親力親為。及至其子「金仔」成年，也投身娛樂圈傳媒工作，子承父業，金英才告退休。

大同、國賓食「滿漢」

現代飲食專業協會為慶祝本月28日週年紀念，計劃出版《滿漢全席》圖文集及光碟，此為本港飲食文化出版創舉，值得我輩識飲識食之人一書。

上週二（8日），該會特於九龍彌敦道聯邦皇宮大酒樓設宴，為出版《滿漢全席》圖文集，邀請及訪問本港對滿漢全席有認識、有興趣之資深人士，宣布此出版盛事。

我之所以受邀晚宴，相信是由於1959年本港戰後和平第一次在大同酒家舉辦「滿漢全席」時，本人躬逢勝餞之故。

在大同酒家舉辦此勝餞18年後，1977年11月，當時之國賓大酒樓（聯邦皇宮大酒樓前身）也舉辦過一次「滿漢全席」。「大同」與「國賓」不同之處，在於「大同」只食一日共兩餐，「國賓」則食兩日共四餐。「國賓」所辦轟動全球，與日本T.B.S.電視台有關，當年T.B.S.來港，計劃拍攝一輯最貴的中國華筵，世人嚮往的「滿漢全席」作全球播送，經事前一再「探盤」後，選定在「國賓」舉行，每席菜金10萬港元，另加一小費，當年10萬元可以買一個400呎住宅單位，可見「滿漢全席」之矜貴。

1977年「國賓」舉辦之「滿漢全席」，首日午宴名為「玉堂宴」，由上午十一時開始，先奉點心：鳳眼餃子、白首先翁、鷓鴣肉糜，及至下午一時才正式上菜。

冷葷為甕醞瑞蹄及杏酪凝脂，前者以燻蹄為主，配以冬菰、金筍、芥蘭頭、本地菠蘿，以鹹蘿蔔絲墊底。後者為杏仁磨汁，混以羊奶，推戈炸成杏仁型。

素葷乃麒麟胎素，用料為竹笙，加入芋泥成蛋型。

主菜為：高官燕喜——此為白燕盞。天錫鴻鵫——「鴻鵫」乃果狸，今果狸為受保護動物，盤中難有一見。二甲傳臚——俗之片皮鴨。金榜揚名——「揚」者羊也。龍運吉祥——此為座菜，主料是乾龍腸、乾黃耳、短菜遠，我相信此乾龍腸為鱘魚腸。我國黑龍江盛產鱘魚，其卵即為餐廚珍品魚子醬。

「滿漢」席設大庭院

當年「國賓」舉辦之「滿漢全席」，首日午宴，還有甜菜——百歲壽湯；麵食——萬年青麵；點心四式——狀元品糕、如意酥盒、仙姬寶扇、荇藻軟糍。此外，席上擺設的蜜果為嘉慶喜果、蜜炙羊桃；糖果則為金輝桔餅、聖壽無疆。

晚宴則名為「龍門宴」；

席上擺設為兩式京果：向陽丹荔、風乾杏脯。

兩冷葷為雁塔題名、御扇生香。前者以雁肉為主料，後者為蝦。

熱葷王侯玉扣，主料為豬天梯與田雞扣。

主菜為回鍋大翅——採雙頂骨翼片。一掌山河——大熊掌為主，配以白鴿、斑雀、山雞、沙追、禾花雀、鵪鶉。雪菊鱘龍——菊花炒鱘龍片。滿堂吉慶——乳豬也。福祿鴛鴦——鹿尾羓輔以鴛鴦一雙。瑯玕鹿脯——鹿肉煎脯，配以雞肝。

此外，座菜為九如獻瑞（海狗、山瑞）；竹溪蔬影（竹笙花、紅白筍花、短菜遠、上湯）；鎮江鱖蓉（桂魚）；雪苑根香（蠶豆、磨菇、炸菜、雪裡紅、麵筋）。飯點為民康甜飯。四式點心為：玉堂酥棗、獨佔鰲頭、千層鳳夾、百子油餅。

光此首日，史見菜式繁多，若照足古例食「滿漢全席」，其盛況及勞師動眾之處，不言而喻。

曾有人說，當年李鴻章訪港，香港也辦過一次「滿漢全席」款待李中堂。此事實為存疑，「滿漢全席」要吃上幾餐，李中堂官事訪港，公事來去匆匆，何來這麼多時間逗留在香港大快朵頤？而且，此說只為坊間耳傳，未見有文獻記載。

早年，「滿漢全席」並非在酒樓舉行，而是席設大庭院。主人家須具廣宅，內有花圃園林，亭台樓閣及客舍。

賓客吃完一餐，不會立刻打道回府，休息更衣後又再重來吃第二餐。因而賓客必有僮僕攜備衣物更換，主人家必須備有地方供賓客休息、耍樂、更衣。

■ 1974年輔警週年會操，時遇天雨，改在室內舉行，作者出任主禮嘉賓，於會操檢閱時致辭。

滿漢全席原稱燒烤席

「滿漢全席」除豐富珍饈百味，還有諸如奏八音、唱女伶、演出大戲及木偶戲等娛樂，並有棋琴書畫等文雅事，賓客吃喝玩樂，各適其適，得其所哉！

「滿漢全席」原稱「燒烤席」，又稱「滿漢大席」。菜餚皆上上之品，除燕窩、魚翅諸等山珍海錯外，必有燒豬、燒方。酒過三巡，便進燒豬。膳夫與僕人均穿着禮服，膳夫奉着整隻燒豬，僕人以小佩刀割取燒豬肉盛於器皿，屈一膝先獻給首座尊客，尊客起箸後，其他賓客才陸續品嚐。較次之酒席則為燒方，所謂「燒方」，乃為豚（小豬）肉一大塊，並非整隻燒豬，但仍比較只有燒鴨高級。

現今若吃真正的「滿漢全席」，用料方面存在一定困難。光是猩唇、豹胎、猴腦已難求。今時今日，猩猩與花豹均是受保護動物，捕猩取唇違法，若獵豹取胎更有違人道。至於猴子種類繁多，絕大部分也列入受保護之列。

傳說吃猴腦，縱然吃的是野猴，也十分殘忍。食桌中央挖一小洞，把猴子藏於桌下，猴頭頂部從這桌洞伸出，剃掉毛，揭開天靈蓋，以滄（滾）油淋於腦中，監生漉熟，再加酒，以湯匙一勺一勺挖嚐。

試想一下，平時吃豬腦，腦中滿布紅筋，也須把紅筋挑淨才庖燉，今活生生的猴腦同樣是紅筋密布，縱以滄（滾）油漉熟，又如何進食？據說，上世紀有一戲院家族請客，曾吃過一次猴腦。由於太殘忍，早已嚴禁此食譜。

此外，「滿漢全席」亦有吃駝峰。廿多年前，有位朋友買了一個駝峰，交由波斯富街「有利」烹調品嚐，可能由於原材料運輸時保鮮條件差，而駝峰脂肪豐富，吃上口有點怪味。

由於古例的「滿漢全席」很多食料難求或禁用，現今多已改用「貴料」代替。

大圍酒席講究餐具

且說聯邦皇宮大酒樓，由於前身國賓大酒樓曾舉辦過「滿漢全席」，因而保藏有一套12人用的鍍金餐具，相信是酒樓行中僅它一家有此珍藏。不過，仍有不足之處，乃欠缺高腳碟，昔日舉凡大圍酒席，四京果、四冷盤及四熱葷，均用高腳碟上枱。

講開大圍酒席，不單只餐具須十分講究，昔日大排筵席之膳桌及安排亦講究。時下筵席時興坐大圓枱，縱如1977年11月，日本T.B.S.電視台來港拍攝中國最矜貴酒席，當時由國賓大酒樓舉辦，每席菜金10萬港元另加一小費之「滿漢全席」，也是坐大圓枱。

12人一席大圓枱，清末才流行。在此之前，飲宴用八仙枱為「開口席」，每桌只坐六人，即為四方枱只坐三邊，每邊坐兩人，前邊不坐客，以方便上菜。現今，八仙枱已鮮見，這由於舊宅重建，傢俬亦改用西式，要找一張八仙枱不易，尤以酸枝八仙枱。

昔日飲宴之八仙枱「開口席」，並非說每次宴會只得賓主六人，而是每張枱坐六個人，整個宴會一二十枱或十枱八枱，作U形排列，中為主人家及尊客，兩例為來賓，前端中央不設枱，以便膳僕上菜。

舊例上菜為「每人每」，由膳僕捧菜登堂，一邊「讚」，一邊讓賓客觀賞。所謂「讚」乃是向賓客道出菜名及介紹此餚的材料。「讚」「賞」後，膳僕捧餚退下，按宴會人數分成小份，每人一份，再進堂端奉各人桌上供享用。無疑，時下也有由侍應分菜，但與昔日八仙枱「開口席」的分菜迥然不同。

近十多年來，內地曾出版一些「滿漢全席」菜譜書籍。「滿漢全席」據說是清代宴會，但一直被學術界視為研究清代衣食住行、風俗習慣不可少的文獻——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中，對「滿漢全席」的敘述不足140個字，也沒有列出菜譜。

「泉章居」客家菜

前文談及十幾廿年前，有位朋友購買一個駝峰，公諸同好，何以會交由波斯富街「有利」烹調品嚐？主要是當年秀官極力推薦此食肆。

駝峰這罕有食物，此地食肆鮮有烹調經驗，但當時自己一時托大，事前未有問及「有利」如何炮製，結果平白浪費珍饈。

且說這次品嚐駝峰夜宴，廣邀傳媒朋友共聚，原定晚上七時開席，第一道菜為龍蝦沙律，此冷盤理應可以預先做妥，放在雪櫃，準時奉客，但不知甚麼原故，竟然遲至九時仍未上枱！

雖然，當年各報章未像現今那樣實行「早版」時間，老總們可以稍遲才返報館看大版，但吃至主菜——駝峰上枱時，一方面時間已晚，另方面食物烹調有點怪味，老總們連聲「唔好意思！」、「趕住返工！」先後離席。

「有利」經營了一段日子，便告結業，舖位由經營客家菜的「泉章居」接手經營。

現今內地出版的飲食書籍把我國食譜分為四大類：魯（山東菜）、川（四川菜）、淮揚（江蘇菜）及粵（廣東菜）。這樣劃分，我覺得有點勉強籠統，以潮州菜及客家菜為例，有別於以順德菜，又豈能光以「粵」便代表所有。

此地有個別寫食經作家認為客家菜賣不到好價，難以經營。其實不然，觀之「泉章居」接手「有利」舖位經營至今，悠長一段也都客似雲來，晚晚「爆棚」。

「泉章居」老闆陳錫輝兄長袖善舞，波斯富街舖位，最近以二億五千萬元易手，但「泉章居」並非從此結業，而是日內遷往軒尼詩道銅鑼灣廣場一期七、八樓，將於明年初（06年）在新舖繼續經營。

為何「泉章居」遷址經營？可能一方面是波斯富街舖位賣了好價錢，另方面可能是永安集團買入銅鑼灣廣場一期，全力羅致座無虛席的食府進駐，使這人流眾多商場，更壯聲威。

手撕鹽焗雞

我認識「泉章居」老闆陳錫輝兄接近半世紀。昔日本港客家菜館，最出名的是「梅江」與「醉瓊樓」，錫輝兄未做「泉章居」前，已在「醉瓊樓」。

昔日「梅江」位於乍非道（今稱謝斐道），已結業多年，「醉瓊樓」則位於怡和街樂聲戲院側勝斯酒店。

怡和街未建環形行人天橋，風水未遭破壞時，「醉瓊樓」與對面的「豪華樓」生意滔滔。樂聲戲院拆卸重建後，現今在燈籠街仍有「醉瓊樓」經營客家菜。

幾十年前，我搞球隊，歷任球隊班主，每有賽事，必於賽前與教練、管理及球員，卜於酒樓，共聚一堂，飽餐戰飯。席上，我向各人鼓勵一番後，便由教練宣布出場球員名單及講這仗戰術，這才一齊乘車前往球場。

賽後，亦同往酒樓聚餐，檢討賽事得失。這與現今之賽前各人各赴球場，賽後各自散去，大有不同。

球員體力消耗大，喜肉食，三牲三鳥不可少，怡和街「醉瓊樓」與大球場、南華會球場相隔不遠，我喜於此設戰飯，與眾人共聚。而且，先母喜吃客家菜，經常由舍弟基可陪同前往品嚐，我遂與錫輝兄相熟。

且說錫輝兄離開「醉瓊樓」，創辦「泉章居」，最初在深水埗經營，及至80年代接手波斯富街「有利」舖位大展鴻圖。

本港「沙士」時期，錫輝兄在此風聲鶴唳日子中，以無比信心在九龍染布房街伊利沙伯體育館附近的伊利大廈，買舖開九龍「泉章居」分店，十分旺市。經營食府，首重出品。

「泉章居」最出名手撕鹽焗雞及梅菜扣肉，所謂「大件夾抵食」，這兩款招牌菜，我評為全港首屈一指。

「泉章居」自設雞場，從生蛋，孵小雞，飼養成大雞以供自家做餚奉客，此種「一條龍」生產作業，出品之鹽焗雞肉質嫩滑肥美，每日也賣數百隻之多，足見獲眾多顧客認同。一直以來，我認為食鹽焗雞，以手撕最佳。

吾土吾情 III

《吾土吾情》一、二輯自去年出版以來，深受廣大讀者歡迎；故此在各界的支持和厚愛之下，第三輯得以「再三」與讀者見面。

《吾土吾情III》一如前二輯，作者透過真摯感性的情懷，將近百年來耳聞目睹香港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一展現讀者眼前。本書不單讓上了年紀的人緬懷昔日，也讓年輕一代得悉香港百年的滄海桑田、悲歡離合……

《吾土吾情》是作者的歲月留聲，亦是香港彌足珍貴的歷史片斷。

ISBN 988-98821-4-0
9 789889 882143
SW03 HK$58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